

著者名學文界世

寧沙

著者 阿志巴綏夫
譯者 周作民



小引

沙寧(Sarin)的作者俄國小說家戲曲家阿志巴綏夫(Michael Artzybashev, 1878—1927)生在窮困的家庭裏。他少年時候先在鄉下的中學校裏念書，因為素性喜歡繪畫，便進了美術學校。那時他的生活，窘迫異常，鎮天躲在黑暗的屋角裏，連買麪包吃的錢都沒有，對於繪圖用的麻布和顏料，當然更沒有餘錢去購備。他因為生活，便替當地的小日報上做些小文章，繪幾幅漫畫。後來阿志巴綏夫到了當時文學的中心聖彼得堡，他的文章，為一位雜誌編輯所賞識，便請他做了助手。於是阿氏開始和虛無主義發生關係。他的作品，描寫革命前夕中等階級的彷徨，非常逼真，因此觸了沙皇之忌。一九〇五年，他為了他無政府主義的小說（朝影、血痕）賈禍，被沙皇的鐵騎捕去，判決死刑。結果卻和陀司妥夫斯基一樣，特蒙赦免。但是他鼓吹革命的思想，總是改不過來。蘇聯成立以後，因為他那虛無主義個人主義的思想，也不容於現在的蘇聯，阿氏像許多老作家一樣，在窮愁潦倒裏，葬送了他的暮年。

阿志巴綏夫和高爾基等同是一流人物，也是一個強者，他所讚頌的是個人，他極重視個人的神聖權利。沙寧便是他最偉大的作品，在本書中，充分發揮個人主義的思想，批評家常以本書舉為近代強烈的個人主義的代表。書裏的青年主角沙寧，秉着和阿氏一樣的思想，在大革命的前夕彷徨，這是帝俄時代大多數青年的影子。把沙寧和屠格涅夫的羅亭比較，我們可以窺出大革命前帝俄覺悟的知識階級的全型了。

目次

第一章	一
第二章	四
第三章	一四
第四章	二二
第五章	三一
第六章	三七
第七章	四二
第八章	四五
第九章	五〇
第十章	五三
第十一章	六四
第十二章	六七
第十三章	七四
第十四章	八二
第十五章	八九
第十六章	九五

第十七章	一〇三
第十八章	一〇九
第十九章	一一〇
第二十章	一一八
第二十一章	一二四
第二十二章	一二七
第二十三章	一三〇
第二十四章	一三五
第二十五章	一四〇
第二十六章	一五一
第二十七章	一五三
第二十八章	一五六
第二十九章	一六六
第三十章	一七一
第三十一章	一七七
第三十二章	一八五
第三十三章	一九二
第三十四章	一九八

第三十五章·····	二〇二
第三十六章·····	二一〇
第三十七章·····	二一五
第三十八章·····	二一七
第三十九章·····	二二八
第四十章·····	二三〇
第四十一章·····	二三四
第四十二章·····	二三九
第四十三章·····	二四三
第四十四章·····	二四七

第一章

當他的性情初受薰陶，首次與世接觸，與人來往的時候，是「的一生至要的時期。沙寧遠離了他的家，不經人家的防範與指使，而由他的靈魂儘在自由獨立之下發展，如生在田野間的樹自由獨立發展。離家數載的沙寧回家的時候，他的母親和妹妹幾乎不認識他了。他的聲音，笑貌固然改得有限，但他已變了。使他有點新奇，在儀表上的光彩表露着一種與前不同的樣子了。黃昏時候他抵家，走進內室去，優閒自若得好像五分鐘前出外歸來一樣。他在那裏站着，顯得體度高昂，皮色淨白，肩膀寬闊，臉色也顯得沉靜，嘴角微露着侮慢，絕不見有倦乏或情動的樣範。他母親和妹妹熱烈的歡迎，漸自下沉了。

當他就食的時候，坐在他對面的妹妹老把眼釘視着他，她原和其他的浪漫女子，都愛她們的久行在外的兄弟樣地，愛她的哥哥的。莉黛（Lida）輒自理想富萊提（Vladimir）是一個奇人，同書裏所見的一樣。她也理想到，他的生活也必悲慘的，衝突在抑鬱孤獨中，和一個偉人在不可思議中求生似的。

「幹嗎這樣地瞧我？」沙寧微笑地問她。

這種安詳的微笑，固是他的本色，但這並不使莉黛喜歡。莉黛認為這種種全是自得的表露，未嘗是心中的痛苦和糾葛的現實。她掉頭左右不作一響，旋即機械地一頁一頁翻着一本書。

餐已就終，沙寧的母親關心地撫摩他的頭說：「你把你的生活和你在那裏所幹的一切來告訴我們吧？」

「我幹的嗎？」沙寧笑着說「我是吃喝睡，有時做點事，有時自閒逍遙！」

起初他似乎不願把自己的事多談，但經他的母親問長問短，他才高興地把閱歷訴述。可是不知何故，他所說的事體，人家對之所得的印象，覺得很是淡漠。他的態度雖然斌斌有禮，但同他們全不顯得有親族的成份，他這樣有禮，自然地流露着



和普照的燈光無異。

他們到花園中，在階石上坐下較低一級，坐着的莉黛聽她哥哥說話。她心中覺得冷寂的。她那微妙的女性本能告訴她，她的哥哥並非她理想中的人。在他面前她覺得羞怯而侷促，似乎他是一個生客。這時黃昏已屆，模糊的淡影圍上了他們。沙寧燃上一根紙煙，芬芳的煙味同馨郁的花香相混，他告訴他們，他怎樣常爲生命所困厄，怎樣常常捱餓，而致流爲遊手好閒的人；怎樣曾經參加政治競爭，又怎樣厭倦了而丟棄這種種。

莉黛不動地坐着，悉心靜聽，現得這樣地神妙和俏麗，如同在夏夜中的任何一個美麗女子一樣。

他愈對她說，她愈相信這個她從前所認爲光彩的生命，實是簡單平凡極了。其中還有別的怪事，但這是什麼？連她自己也不能捉摸。毋論如何，她的哥哥的敘述，她聽來始終是極簡單，枯燥不耐煩的。他看來曾住過任何地方，而隨便地做些什麼事，今天作了事，明天就休息，並且他愛吃酒，女人的性情，他知道得很多。不過這種生活並不好算得黑暗和痛苦，祇是不合於她想像的那種哥哥了。他原無生活的理想，也不尤人，而他本沒爲人受苦啊！他的敘述，有的很使她討厭，如他說：「有一次真窮得難堪，不得已祇有自己來縫補褲子。」

「喂，你會縫補嗎？」她不由自主地問，話中帶點詭異和藐視的口吻。這種工作她以爲是下賤的；男人不當做的事。

「起初我不會，但我很快就學會了。」沙寧似乎猜到她的意思，答道。

那少女隨便地聳聳肩，沉默下來凝視着花園。她似乎夢見陽光，醒來祇見一片灰色寒天，而在失望。

他的母親也感着老大不自在，見自己的兒子沒有在社會上得到應得的地位，心裏很痛苦。於是她起首告訴他以後要儘點事務，不能依然這樣。她始自吐話很爲靜悄，及她看見他簡直對她的話，還是漠不在心的，她就生她兒子的氣，叫他在怨艾她。沙寧不詫異也不煩惱，祇是不在乎地聽着她只管露出不着惱的冷淡而沉默着。

以及他的母親問：「你預備將來怎樣度日呢？」他即帶笑地回答：「啊！隨便怎樣都可以。」

他的明朗堅定的聲音，磊落的管視，令人覺得這句話，在她母親聽來沒有什麼意思，於他自己則有深思存於其中。

他的母親歎口氣，停了一忽說：『好，這原屬你自己的事。你已不是孩子了。你可到花園裏去走一遭，現在很不差。』

『自然莉黛你來！領我去逛花園。我已忘去了花園是怎樣的了？』沙寧對他妹妹說。

她如在夢中醒來似的嘆了口氣，站起來。二人並肩地向小徑走去，這小徑直穿入花園的深處。

沙寧家的房屋在本鎮的街上。這鎮很小，他們的花園直達河岸，河對過就是田涯。這所房屋的年代久了，兩邊有動搖的柱，還有寬廣的台坡。這個幽暗而久已荒蕪的花園，看來有如押在地面的一片黑暗綠雲。一到傍晚，猶如是鬼域。若有悽慘的鬼，在密林中，或在這所老房子的塵積的地板上不停地出沒。第二層是全套空着的空房屋，在褪色的地毯和染污的幃帷中，得得悽慘不堪。通過園去僅有的一條小徑，滿堆着枯枝和死蛙。這裏的恬靜生活都集中在二個角落裏，這宅子的附近，是黃沙和發光的石子，有盛花的花壇，還有一張綠色桌子，是夏天用茶點就在那裏的。這二個角落是單調而和平生活氣息的接觸地，同這所陰沉的大廈成了個明顯的反照。

及至在他們背後，房子看不見，所有無聲無息的樹，有所用心地和證人一樣，把他們包圍着，沙寧忽然伸手圍住莉黛的腰。用一種奇怪的口腔一半粗魯一半溫和地說：

『你完全變成了一個美女了！給你戀愛的第二個人一定是個幸福的人。』

他那肌肉如鐵的手，一觸莉黛，一陣顫抖穿過她的軀體，致得她羞怯得發抖，似乎走近一頭未見過的野獸一樣地迴避他。

這時兩人走到河邊。一股香氣從水上的蘆荻送出來。對岸的田野，籠罩在黑暗的黃昏下，上面的蔚藍的天空淡星正在那裏閃光着。

沙寧走到一邊去，抓了一枝枯枝折作兩段，投在水上，水面上立刻發出幾個圈子，一會就消失了。那些蘆荻在低頭打招，好像在對沙寧當是良伴地歡迎他。

第二章

時候約有六點鐘，太陽雖還地光亮照着，但花園裏已有暗淡的綠影了。空氣裏充滿了光明與和平，瑪麗伊凡諾夫(М. И. Ивановна)正在做果醬，青蔥的菩提樹下有濃厚的熬糖和莓子的氣息發出來，沙寧在花壇上忙了一清早，要使這在得熱和塵土下的花，復活過來。

他的母親說道：「你不如先拔去野草，告訴喀洛卡(Грушка)她會替你拔的。」

沙寧擡起頭來微笑着，把貼在額上的頭髮掠向後去，「爲什麼？由它們去生長吧。綠色的東西，我很喜歡的。」他說他的母親聳聳肩，「你是個怪物！」很高興的說道。不知怎的，他的答話，往往使她高興。

「你們才是怪物呢！」沙寧堅執地說。他說畢走進屋去洗了手，又跑回來，舒適地坐在桌旁的藤椅上。他覺得幸福和高興。那樹木，陽光和青天，滿使他覺得人生的有樂趣。大城市的喧雜，他覺得都很討厭，他貪婪着這裏四面的陽光和自由；全不以前途爲念，因爲他願意順受生命所給的無論什麼的。沙寧緊閉上眼伸伸腰，他那結實的肌肉，給他一種可樂的抖動。

和風蕩漾，整個花園似在呻吟。隨處有幾隻喧譁的麻雀，在對談牠們的，至要而人所不能領會的小生命。那隻獵狗「米拉」(Миша)兩耳直豎，紅舌拖伸，在草上躺着聽牠們的話。樹在細聲低語，它們倒映在光滑的石子路上擺動。

瑪麗有點不高興她的兒子這樣優閒，她如愛她所有的兒女一樣的愛他，爲此，她想要鼓動他，抑下他自大的傲慢，強要他如她的命接受她的人生觀。她已年大了，時在微弱地設想那締造她的家庭安甯的結構，有如一隻在沙上的螞蟻似的。這一座長空而無變化的建築，如同一座兵房或醫院，是造以無數的小磚成功的。她原非一個建築良工，爲要構成人生的諸多美觀，輒有許多瑣碎的麻煩，常使她生氣，或憂急。

「你以爲將來諸事還同現在一樣的度過嗎？」她說，兩唇緊合裝得對於熬沸糖醬極關心的。

「將來是什麼意思？」沙寧問，說完打了個噴嚏。

她的母親以爲他的打噴嚏是在特地挑怒她，雖然這種想頭是可笑的，但她生氣得很。

「同你在一起是多麼適合呀！」沙寧模糊地說。

「原是呀，同我在一起，至少沒有壞處呀！」她冷淡地回答。她據然聽到她的兒子在恭維她那相處已久的房屋同花園，心裏很高興。

「要是你不把種種無理的事麻煩我，那末更好了。」沙寧看看她後來這樣說。這話的聲調，說得這樣柔和，似乎與語意不合，弄得他的母親不知是高興呢，還是惱怒。

「我看你，」她傷心地說：「我想到你自小就這樣古怪，直到現在……」

「直到現在？」沙寧高興地問，如欲瞻望聽到特殊有趣的話。

「現在，你比從前更狂誕了。」他的母親丟下勺子厲聲地說。

「這更好了。」沙寧笑着回答，一會以後他又說：「諾飛珂夫來了。」

從屋外走來一個高昂膚白的美男子，他穿着一件與他體材相合的紅綢內衣，在陽光下，光閃閃地；他的淡藍眼顯得溫柔，表示着一種好脾氣的神氣。

「你們又爭吵了！」諾飛珂夫帶一種不在意而友誼的聲調說。

「你聽我說，母親以爲一個希臘式鼻子更與我相襯，我則合意於我已有的鼻子。」沙寧答他說完看着自己鼻子，一面拉諾飛珂夫軟大的手。

「這，我要說，」她的母親說，顯然有點發脾氣了。

諾飛珂夫大笑，綠樹叢中反響出一陣溫柔的回聲，彷彿那裏有人在熱忱地分享他的快樂。

「呵！我知道，是在愛慮你的將來。」

「什麼你也？」沙寧假裝着恐怖的樣子說：

「這於你還是對的呀。」

「要是你們兩人對付我一個人，我不如走了。」沙寧喊道：

「那末我先走。」他的母親忽然生氣地說：

她從速地帶開糖醬鍋，頭也不回的跑進屋去。那隻狗跳起來，伸着兩耳，看好她進去。接着用前爪磨磨鼻子，狐疑地隱隱屋裏，向花園跑去了。

「你可有紙煙。」沙寧問諾飛珂夫，他見母親去了很高興。

諾飛珂夫的大軀體懶懶地動了一下，就掏出一個煙紙盒來。

「你別要這樣激惱她，她是位老太太了。」諾飛珂夫用和平的聲調責備他說：

「我何嘗激惱她？」沙寧回答。

「你瞧……」他說：

「你說：『你瞧』是什麼意思？她常常麻煩我，我素來不對別人要什麼，人家就應該隨我去。」沙寧說。

兩人都沉默着。

「醫士，怎麼樣？」沙寧問，一面看着上繞的煙圈。

諾飛珂夫的心正在別有所用，沒有即刻給他回答，至後才說：「不好」

「怎樣不好？」沙寧問。

「呵！什麼都不好。」諾飛珂夫答道：「不論那樣都是沉悶的，這個小市鎮把我悶得要命，弄得我簡直無事可作。」

「無事可作嗎？那末你爲何對我說連呼吸的時間都沒有呢？」沙寧說：

「我不是這樣意思。一個人不能永遠看看病，就算除了看病，還當另找一種生活。」他答：

「有誰阻止你去過別一種生活呢？」沙寧說。

「問題又不是這樣簡單。」他答。

「怎樣複雜？你是個健美的少年，還要什麼不足呀！」沙寧問。

「在我這是不夠的。」諾飛珂夫溫和地帶點諷意，答道。

「哈！我想這已够了。」沙寧大笑道。

「可在我還是不足。」諾飛珂夫笑答。

他聽得沙寧說他健美，喜歡得反覺羞怯而如一個小姑娘一樣。

「你還需要一樣。」沙寧沉思地說。

「我需要那一樣？」他問。

「你要一個公道的人生觀。你的單調無變的生活，會抑鬱你；不過如有人勸你捨棄一切，走入這廣泛的世界，你又會害怕，這樣去做的。」沙寧答道。

「我該做什麼？去做乞丐嗎？哈……哈……。」諾飛珂夫回答。

「不錯，做個乞丐！」沙寧說，「當我看見你，我想就有個人，爲要替俄羅斯帝國創立憲法，情願在一個關政治犯的砲臺裏，永受監禁，捨棄他一切權利和自由。畢竟一個憲法與他有何干係呢？及至他改變自己的可厭生活的問題發生，要他往另謀有意味的生活，又會問我怎樣去謀生呢？結實康健的，我要是得不到一點薪水，就無從得到茶中的牛奶酥，綢子的內衣，硬領和其他，這算什麼一回事？老實說，這話未免太可笑了！」

「在我並無什麼可笑。」他說，「第一層，這是一個原因，和觀念的問題，以及其他……。」

「怎樣？」沙寧問。

「啊！我不知怎麼樣會稱我的意！」諾飛珂夫回答，一面彈着手拍。

「你看」沙寧攔着說：「你往往在迴避這問題的中心。我原不相信你渴望在成就一個憲法，會強過你渴望生活的變好的。」

「這或者是個問題」他答：

沙寧有些生氣地搖着手說：「啊！請你不必如此！要是有人把你的手指切去，你定覺得比切斷別個俄國人的手指更痛。這是事實，可是嗎？」

「這是腐儒之談。」諾飛珂夫答道：他本想說句刻薄話，誰知反說了一句蠢話。

「這也可能。」沙寧答道：「可總不失是句真話。現在的俄國和其他各國，都沒有憲法的，你所煩惱的不是沒有憲法，而是你自己的不滿意的生活。設使你說不是，這就是說謊了。」沙寧接着又說：「你或愁苦的不是爲了生活，而是爲了莉黛還未戀愛你，可是？」

諾飛珂夫滿面羞慚，臉紅得同他的紅綢內衣一樣，喊道：「你在說什麼胡話！」他這時心亂，安靜中滴下淚來了。

「什麼胡話？」沙寧說：「全宇宙你只知有莉黛，不知其他。你要佔有她的意思，已用大字書在你的額上了。」

諾飛珂夫畏縮下來，於是很快的在小徑上徘徊。要是不是莉黛的哥哥而是別人對他這樣地說，會使他痛心的；但在沙寧口中會說出這樣話來，他卻很驚訝，甚至在最初，諾飛珂夫差不多話的本意都不懂。

「你不是裝腔作勢，就是……」他呢喃地說。

「就是什麼？」沙寧笑着問：

諾飛珂夫聳聳肩，靜着看看他處，另一個轉念他覺得沙寧是個不道德的壞人。但他不能告訴他，因他們自從同學以來，他對沙寧是誠摯的愛護的。他覺得選個壞人作朋友，自認爲不會的事。沙寧這幾句話立刻使他迷惑不安。他提起莉黛他深引爲痛心。但他爲了所愛的那位女神，不能因沙寧提起她而去同他生氣。沙寧提起莉黛令他高興，又令他傷心，有如有一隻熱手，抓着他的心在擠。

沙寧也靜着在微笑。

「把你的話說完啦，我又不匆忙！」過了一息沙寧說：

諾飛珂夫依舊在小徑上徘徊。顯然很傷心。這時那頭獵狗跑轉來，擦着沙寧的兩膝，像要使人人都曉得它在多麼高興。

「好狗！」沙寧拍拍它說：

諾飛珂夫不願再接續討論，怕沙寧又要回上這件事。他自己認爲這件事，很有趣。毋論什麼，若是不干係於莉黛的，他都覺得無聊。

「莉黛在那裏？」諾飛珂夫不自然地問：若有點不願問他心中佔優勢的話。

「莉黛嗎？」沙寧答道：「自然同軍官們在大街上散步，凡在這時候，我們的少女都可在那裏找見的。」

「她這樣一個聰明有學問的女子，怎去同這班下意識的軍官散步，虛度時候？」諾飛珂夫帶點醋意問。

「朋友，」沙寧微笑說：「莉黛貌美年青，健康與你無異；或者她有所沒有的，如她對於什麼事都有與頭。什麼事她都要知道，都要去嘗試嘗試——她來了你只要看看她，就得瞭解。你當她不美麗嗎？」

黛莉較矮於她的哥哥，不過要比他美麗，她的溫柔婉順的力量，使她有超出衆人的可愛。她的兩隻黑眼帶點驕傲。她那婉轉動人聲音，往往深引爲得意的，她徐徐地走下臺階來，行動敏捷，美態得如駿馬，一面拉起灰色的長袍。後頭有兩位美軍官跟着，穿了緊身的馬襪發光的長靴。

「誰美，是我嗎？」莉黛問，這時全花園充滿着她的迷人聲音，和美貌與青年，她對諾飛珂夫伸過手去斜視着她的哥哥。她對他的態度不甚了然，不知是認真還是鬧玩。諾飛珂夫緊握着她的手，臉紅紅地，但莉黛卻不以爲他的情緒在意。她是看慣了他的尊敬而羞怯的樣子的。

「富拉地萊，我請晚安啦！」那位較爲年長，而美貌白皙的軍官說，他是剛硬直立，如同一匹頑強的牡馬。

沙寧知道他是沙拉丁(Sordine)是一個騎兵營長。是莉黛追隨者中之一，另一位是副營長塔羅夫(Taroff)他理想

沙拉丁這樣一個軍人，故竭力做効他。這個人不善辭令，有些蠢笨，遠不若沙拉丁那樣風騷。塔羅夫靜着搖動他的靴跟在發響。

「是，是你！」沙寧對妹妹嚴肅地說道。

「我不消說是很美的。你應說我美得不能再美了！」莉黛說：一面笑着坐落在椅子上，對沙寧一瞥。她兩臂舉高，前胸的曲線，更分明地現出，脫了帽子來，帽針落在砂礫上，把面紗和頭髮弄得潦亂了。

「安利（André）請你幫助我。」她對那位不開口的副營長用懇求的聲調說。

沙寧對他的妹妹目不轉瞬地瞧着，「是呀，她是個美女。」不覺喃喃道：莉黛又偷看一眼她哥哥。

「我們誰都美麗。」她說。

「哈哈！說什麼美麗！我們至多也不過襯出你的美麗奪目的光彩罷了。」沙拉丁露出雪白的牙齒，笑着說。

「好口談！」沙寧驚訝地說：氣語有點譏諷的腔調。

「莉黛能使誰都說得好聽。」那位不響的塔羅夫說，他一面在幫莉黛脫帽子；而反亂了她的頭髮，她祇裝作不在意，儘在那裏笑。

「竟也有這樣好口談嗎？」沙寧徐徐地說：

「由他們去。」諾飛珂夫高興地湊在沙寧的耳邊說。

莉黛對沙寧繃起眉頭，她的兩隻黑眼睛，似乎在說：「你不要當我不知道這班是什麼人。我的目的在取樂我自己。我如你一樣的不是個呆子。我所幹的全都明白。」

沙寧對她微笑着。

塔羅夫把她的帽子脫下來，放在桌上。

「安利你瞧！把我的頭髮弄得這樣亂。我只得進去了。」莉黛一半在怨怒，一半在賣俏，這樣對塔羅夫說。

「我很抱歉！」塔羅夫狼狽囁嚅着。

莉黛起立扯了裙腳，帶笑着跑進屋子去，衆人都送之以目。她去後，衆人的呼吸似乎自由得多，全沒有了拘束，男人在美少女子之前，多數是有些拘束的。沙拉丁燃起一根紙煙，有滋味地吸着，他吐話的時候，他是習慣地總似首腦的，而所說的話又是心口不符的。

「我剛才勸莉黛專心學唱歌。她有這樣的好喉嚨，前途一定有造就。」沙拉丁說。

「不愧是個好前途！」諾飛珂夫看着別處悻悻地回答。

「這有什麼不好呢？」沙拉丁驚訝地說，一面拿出上下唇間的紙煙。

「我來問你，一個女伶是甚麼東西？不過是個妓女罷了！」諾飛珂夫憤然說，妒嫉困苦了他；他想到他所愛的女子的身上穿着迷人的衣服，妙處畢露地公開在大衆之前，引動他們的情慾，他視爲難受。

「這樣說得太過分了。」沙拉丁揚目說。

諾飛珂夫的眼中充溢着憎恨。他視沙拉丁是奪他的所愛之一；並且沙拉丁的美貌，也很使諾飛珂夫懊傷。

「全不過分，」諾飛珂夫辯駁說：「在戲臺上半裸着於引動慾火的幻景中，盡量把美麗暴露，看衆付了一定的錢，看了一兩點鐘之後，就去了，如同花鏡狎妓一樣地去了！真是一個好前途！」

「朋友，」沙寧說：「每個人第一是喜歡是男人們稱讚她長得美麗呀！」

諾飛珂夫聽了不自在，「一句粗陋無知的話！」他聳聳肩說。

「不拘是句粗話，或始終是句實話，莉黛能登場，一定很動人，我到想看看。」沙寧說：

這兩句話，在他人都不禁好奇心勃發，聽了都感到不安。沙拉丁自負要比他們聰明和老練，自覺該來打破這不安感覺。

「你想這位姑娘，當做什麼？嫁人嗎？研究學問，還是由她的天才消失呢？天既賦給她這樣鮮有的才能，要是徒受消失那

不是違反天道嗎？」

「唔！直到現在，我的腦中從沒有這種罪惡的觀念。」沙寧訕笑地說：

諾飛珂夫惡意地狂笑，旋又客氣地對沙拉丁道：

「爲何是罪惡呢？一位良母或一位女醫，不千倍較好於一個女僕嗎？」

「不見得！」塔羅夫憤然地說：

「你們不以爲這樣的談話，無聊嗎？」沙寧問。

沙拉丁的答話，爲一陣咳嗽所壓住而不能入耳。其實，他們都以爲這樣的談論，是無聊而又大可不必的；並且都覺得老大不自然。於是都掛口不響。

莉黛和她的母親那時走到廊下。莉黛聽到她哥哥所說的最後一句，卻不明白他所說的意義何在。

「你們似乎不一會就談得厭了！」莉黛笑着喊道：「我們還是到河邊去罷，那裏有很好的風景。」

當她走過這幾位男人面前的時候，她那修省的身材，輕漂地搖擺，兩眼若有一種模糊的神祕含在其中，如要說話，又如
在預想什麼似的。

「去散步吧，到晚餐時就回來。」她的母親說：

「好極了。」沙拉丁喊道，他一面伸手扶着莉黛一面就啓步。

「我希望也同你們一起去。」諾飛珂夫說，臉上帶着沮喪的表情。

「有誰阻止同去呀？」莉黛回過頭來，微笑着說：

「當然，你也去。」沙寧喊道：「要是她不深信我是她的哥哥，我也要同你一起去的。」

莉黛睜眼，迅速地掃視一下沙寧，現出羞慙的一笑。

「你爲什麼說出這樣的蠢話？」她的母親現出不歡喜，嚴肅地說：「我猜你還以爲是別出心裁吧！」

「我到沒有想到這個。」沙寧回答。

他的母親詫異地望着他，她對她的兒子素來不了然的，素來不知道他說的話是有緣由的，還是開玩笑的，也不知道他空是什麼意思和感覺，至於其他可以理解之徒的意思和感覺，與她是無甚差別的。照她的意思，她以為一個人說話感覺和行爲，須得和他自己的社會地位同知識地位相合，她又以為人們不能只有天賦的性質就算數，還得要在社會的熔爐中鑄造一番才好。她的環境，鼓勵和鞏固她這樣的信念。她以為教育把人類分作兩截，一截是有智和一截是無智的。後者因為保留他們的個性，故令人輕視。前者又可分爲幾類，他們的信念，並不一致於他們個人的屬性，而是一致於他們各人的地位的。所以凡是學生，都是革命家；凡是官吏，都是資本家；凡是美術家，都是自由思想者；凡是軍官，都是斤斤較量階級的人。假使偶然有個保守派的學生，或一位無政府派的軍官，這是特異的，而是令人討厭的事。提起沙寧論他的根底與教育，當有與現在不同的人格，沙寧的母親和莉黛諾飛珂夫等，都以沙寧是可以期望的人。她由她做母親的本性，立刻看到她兒子所給與人家的印像，使她非常痛苦。

沙寧也知道要去安慰他母親的心，但茫然不知從何做起。起初他想作偽，以給他母親安慰；但祇付之一笑而起立，走入屋中去了。他在那兒好一會，祇是躺在牀上設想。他覺得人們要把全世界變成一個軍隊的營房，使人人有一定的規則之下受支配，意欲弄得全部個性都至破滅，要令全部的人都受制於一種空泛古老的法權之下。他甚至想到基督教及其命運，但他煩惱極了，竟入睡直至天黑方醒。

他的母親看好他去了，就深歎口氣，在沉思着。她自語着：「沙拉丁顯然在向莉黛求婚，希望他的意思是誠懇的。」她又想：「莉黛年已二十了，沙拉丁也像個好青年。他們說他今年可以升任帶馬隊了。自然他是欠了很多的債。——呵！我何必做這樣可怕的夢？我明知這是無稽的事，我何以總脫不掉這種惡夢！」

沙拉丁到她家裏的第一天，她就做這個夢的。她想到她看見莉黛穿一身白色衣裳，徒步於花朵絢爛的綠草地上。她倒在一張軟柔的椅中，以一手支首，眼看着那漸趨於黑的天空。她在許多愁思之下而不寧起來，又在一種冥明的憂慮之下，而害怕起來。

第三章

及他們數人散步回來的時候，暮色已經很濃。他們清脆快樂的聲音，蕩漾於滿園。莉黛紅着臉，笑着跑到她母親的面前。她從河岸帶回的涼氣，同她的少年美貌的香氣相混着；在她身邊所喜歡她的人，看得她更年少美貌了。

「媽媽，備晚飯吃吧！」她拖着母親走，撒驕地喊道：「飯後沙拉丁唱歌給我們聽咧。」

她的母親進去預備晚飯，心中想，命運使者惟有替這樣美麗的莉黛，造下一生的幸福罷了。

沙拉丁和塔羅夫到客廳裏坐在鋼琴的前面，莉黛懶懶地躺在廊下的搖椅上，諾飛珂夫不作一聲地在廊子的作響的地板上徘徊，窺視莉黛的臉和她的盈滿的胸部，窺她的穿着黃襪的小腳，和美好的足踝。但她對他和他的窺視全不在意，她已被情感的力量，和魔術所沉沒了。她合上眼，在若有所思地微笑着。

在諾飛珂夫的靈魂中，卻有着早已積下的奮鬥；他愛莉黛，但確不定她究竟是否在愛他，有時他以爲得到了莉黛的愛；有時又覺得他並沒有。若是他以爲她真在愛他，則這樣少年，聖潔丰勻的身體，會輕易地屈服於她的。若是他以爲她不在愛他，則這樣的意思是下賤而可憎的。他很怨慕自己的愛情下流，不配同莉黛結合。

最後他決定以偶然的機會來做判斷。

他心中預祝着：「若是我的右腳踏最後一塊地板，我就去對她提議；要是左腳，我就……」

他不敢想下去，果真是左腳，他應當怎樣。

踏上最後一塊地板的，居然是他的左腳，滿身冷汗淋漓；但他馬上又有了把握。

諾飛珂夫想道：「啊！我幹嗎這樣無聊！我簡直是變了老嫗了！一二三……到三，我就一直走向她去就說。但說些什麼呢？莫管他吧！就去說，一二三，不對，要說三次，一二三，一二……」

那時他的腦中有如火燒，口中發乾，心劇烈地跳着，兩膝發抖。

「你不要這樣跛着，」莉黛睜開眼，喊道：「弄得我什麼都不能聽見。」

這時，諾飛珂夫方知沙拉丁在唱歌了。

這位少年軍官唱着舊曲子是：

「我曾經一度愛過你，你豈忘了嗎？」

我心中的愛情還熱烈地在燃燒呢！」

他唱得不差，但聽來並未受過訓練，調色太是做作以求發表曲情，諾飛珂夫對這樣的歌曲，全無快樂可得的。

「唱的什麼？是他自著的曲子嗎？」他帶點反常的痛恨問：

「不是的，請你不要擾亂我們，坐下來吧！」莉黛厲聲地說道：「要是你不愛聽音樂，請看月亮去吧！」

這大而圓，色紅的月亮，正在黑色樹梢頭上升。溫柔又明亮的光照在階石上，照在莉黛的衣服上，和她的沉思，帶笑的臉上。園中的樹影，愈變愈黑；它們肅靜濃厚得如森林的影子一般。

諾飛珂夫歎了口氣，呢喃地說：「我不願看月亮而願看你。」從即又想「這話真笨！」

「一句多麼笨拙的恭維話！」莉黛笑着說：

「我不知怎樣恭維人。」諾飛珂夫不如意地回答：

「也好，既然如此，請你靜坐，聽人唱吧！」莉黛古怪地聳聳肩說：

聽得在唱：

「我知道，你不睬我了。」

爲什麼把我的愁苦憂悶你呢？」

鋼琴的聲音嘹亮如銀地穿過沉綠陰濕的花園，月光漸趨漸濃，樹影也愈見明顯，沙寧走過草地去在菩提樹下坐着吸

煙，他忽然停着不動，似乎被晚上的恬靜鎮住了。琴聲和這少年的歌音，不但不能擾亂，反使這恬靜更見加濃。

「莉黛，諾飛珂夫匆匆地喊着，有如是在不能放過的片刻。

「做什麼？」莉黛問：她在看花園，看月光和反襯在月光下的分明的樹枝。

「我有一句久想對你說的話。」諾飛珂夫呢喃着。

沙寧旋過頭，聽他說的什麼。

「你要說什麼？」莉黛隨便地問。

沙拉丁已把曲子唱完。一忽後又唱起來。他自負着有個好嗓子，自己很是愛聽。

諾飛珂夫覺得臉熱，又變成了死灰色。自覺得幾欲暈倒了。

「莉黛，你……你……你願做我的妻嗎？」他對她說：

他吃吃地說出這話來的時候，原想說些別的話和表示着別的情緒的。在未說之前，他已斷定她說是不肯；同時復有一

種極其無理可笑的事發生的印象。

莉黛機械地問：「做誰的妻呀？」臉上忽然通紅站起來，似乎要說話。但她又不開口，心境潦亂地掉過臉來，月光又照她

個滿臉。

「我……愛你！」諾飛珂夫呢喃道：

這時他覺得月色晦黑了；晚涼的空氣變得沉悶，而都破裂了。

「我不知怎樣述說……但……無干係，我始終是很愛你呢！」他又說（他自己想，為什麼很愛呢？我像指的是冰吉林）。

莉黛玩着一片落在手上的樹葉，諾飛珂夫所說的話實是無謂，而又出於她的意外，她聽得有點難受，況且使得她對於自小就和好如戚族的諾飛珂夫，為這幾句話，反生出許多拘束了。「我真不知怎樣說是好？我從未想到這一點。」莉黛回答。

痛苦佔上了諾飛珂夫的心，他的心彷彿要停止跳躍了。他臉色灰白，站起來抓他的帽子。

「我同你再見吧。」他說，話的聲音低得連他自己也難以聽聞，他的發抖的唇間，困難地迸出一縷無意義的微笑。
「你去了嗎？再見。」莉黛笑着，伸出手來說：

諾飛珂夫匆匆地和莉黛握過手，帽子也不戴，就大步穿過草地，走入花園。他佇立在樹陰底下，兩手抱着頭。

「我的上帝！我該受這種倒運吧！我把手鎗來殺了吧！不對，這不是善計！好輕易自殺嗎？」

顛倒無次的思想纏擾在他的腦中，他自覺得是世上的一個可憐低微可笑的人。

沙寧初想喊回他，但忍住祇是微笑罷了。他認為諾飛珂夫爲了要一個女人的身體而不得，就亂扯自己的頭髮，而幾欲大哭，這是大可奇怪了。同時他又高興他的妹妹不愛諾飛珂夫。

莉黛有好一會坐着不動，沙寧的固定的眼光，總射在她的月色中的暗影上，那時沙寧從光亮的客廳中走下廊中來。沙寧聽好靴距的響聲。塔羅夫在客廳裏彈着古舊愁悶曲調。沙寧向莉黛走去，輕微無聲地，用一隻手摟住她的腰，沙寧看好他們倆的肖影合并了而在模糊的光中搖動。

「你幹嗎這樣愛思？」沙寧的兩唇貼近莉黛的耳朵，眼中發光，對她說。莉黛倏現着歡喜和害怕。沙寧摟她，她素來覺有一種新奇的刺激的，這次她仍覺得是這樣。她明白在聰明和學問上，沙寧比不上她，並且他不克制裁她的，不過她一受到這個健全的美少年的接觸，就覺得愉快和可怕。似乎低頭看一個神祕深陷的深坑，心中在想：「要是我願意，就跳下這深坑去。」

「我們會被人家看見的。」至後她小聲說：

她雖不鼓勵他給她擁抱，卻也不畏避，這樣消極的放任，更會激發沙寧。

沙寧一面使勁抱緊她，色性勃發得以致血管暴張。附耳說道：「我祇要說一句話，你來嗎？」

莉黛全身發抖，他問她已非第一次這句話了，她每次聽到，就覺得怪異地抖動，簡直難以自主。

「爲什麼？」她如在睡夢中地望着月亮，低聲這樣問：「爲什麼嗎？爲的我要親近你，看你，同你談天。照這樣，真使我受苦。」

了！莉黛，你叫我受苦呀！你來嗎？」沙拉丁說：

他一邊說一邊拉過她來。他觸着如熱鐵地在她身上如電流穿過；使她如籠罩在濃霧裏，覺得窒息如在睡夢中。她那丰稜的身體變僵了；擺向他去快樂得在發抖，而又在害怕。這時四周的事物，都呈出古怪的改變了。月亮失了本相，似乎愈向走廊的格子移近，好像懸掛在發光的草地上。花園也不是以前的那個了，是別一個陰沉奇特的花園，忽然走近來，把她包圍了。她的頭腦擺搖，退後去，覺得奇怪的恍惚地掙出沙拉丁的擁抱。

「我肯來，」她爲難地小聲說出一句，她的嘴唇既乾燥又是灰白，她踏步走入屋去，覺得有種可怕而引人的事，引她接近深坑邊上而欲罷不得的了。

「無聊！」她反省着，「全非這樣一回事。我僅是開着玩笑。我僅覺有趣而又好玩。」

她走入房中，對着黑暗的鏡子自對自地解說着。她在那裏祇見自己的影子，映在那燈光反照的餐室的玻璃門上。她徐徐地以手舉過她的頭，嬾嬾地伸伸身子，瞧着她丰勻身子的動人的動搖。

單獨留下的沙拉丁，兀立着搖擺他的美體。她的兩眼是半開半閉的。在微笑時光白的牙，在美鬍子下露出來。他老走着好運，這次預料不久就有大樂可享。他在想像莉黛降從時一剎間的富有性力的美麗。這一幅情慾的圖畫使他受到痛苦。

在他最初獻媚於莉黛的時候！和以後由他摟吻她的時候，莉黛使他覺得恐懼。及他摟抱她，老覺得她的黑眼有點令人不解的古怪，有如她在瞧不起他。她不失很聰明，和其他女人絕對不同。對於她們，他常是覺得自己高出一籌的。不過在莉黛情形就不同了。他求她一吻，尙還吃到一個嘴巴。想欲佔有莉黛實屬難有把握。有時他以爲她是開玩笑於他，而自恥着這樣地位的可笑。至今天在她猶預地吞吞吐吐地答應他，以及他就覺得她原不過同別的女人一樣。他忽然自覺着他自己的力量，的可靠了，他知道不久就可以百事如意地得至勝利。他除此淫慾的希望外，還對莉黛帶點輕視的感覺；這麼一個高貴清潔，有教育的女子，竟同其他的女子一樣地投誠了他；他將可隨意地如同別的女子一樣地玩弄她。他猥褻地把莉黛在腦中幻想，幻想她赤裸裸地的，頭髮紛亂的，眼睛俏媚的，成了個淫穢畫中的主角。他忽見莉黛躺在地上；聽到鞭笞的聲音；看見一條

血痕在她柔靱光滑的身體上，他的太陽穴在跳躍後退了幾步，火星在眼前直冒。這束思想，令他真覺難熬。他點起紙煙來，兩手不自主地顫着，強健的軀體也發着顫就走入屋中去了。沙寧這時雖未聽到什麼，但看見了一切，全都明白了，跟着沙拉丁幾乎妒火中燒。

「像他這樣的野獸，常交好運的。」沙寧自思着。「這樣算得什麼，莉黛同他？」

用晚飯時，沙寧的母親看來不高興。塔羅夫同如平日地不多話。他設想他若是沙拉丁，一估有一位如莉黛這樣的人，這是多麼的好。但他愛她的方法是不同的。沙拉丁並不領悟他自己運氣的好。莉黛臉色灰白，也不多話，也不瞞人。沙拉丁很快意和留神，如同一頭追蹤的野獸。沙寧習慣地，在打呵欠，儘在吃，把白蘭地喝，似乎要緊去睡。及晚餐已畢，他卻願陪沙拉丁回家。這時夜過半，月亮高掛在天空。這兩人一發一言地向軍官的居處走去。在路上沙寧常常窺窺沙拉丁，心裏在想着不要給他一個嘴巴。

「啊！是呀，」沙寧開口說：當他們走近軍官居所的時候，「世界上各種的壞坯都有。」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沙拉丁揚眉問：

「大概說來，凡是壞坯，都是迷人的人。」沙寧回答：

「你真的這樣說嗎？」沙拉丁微笑地說：

「自然的，」沙寧答道：「世界上沒有比你們所謂誠實君子最壞的人了。什麼是誠實君子？誰都知道誠實和道德的關節，其中是沒有新奇可求的，這樣的古老廢物，奪了人的個性，他是生存在道德的狹窄討厭的範圍中。不偷竊，不說謊，不欺詐，不奸淫，這就是道德。可笑的是凡人，都是一樣的，都要偷竊說謊，欺騙，和奸淫的。」

「不見得人人都是如此呀！」沙拉丁高傲地辨駁。

「是的，」沙寧答道：「人人都是這樣！你祇須去考察一個人生平時的罪惡就明白了。譬如奸詐，舉例說把愷撒（Caesar）的東西給與愷撒後，我們上林安睡，或坐下就餐，我們已就犯奸詐的罪惡了。」

「你說什麼呀？」沙拉丁半怒地喊道。

沙寧答道：「我們自然犯了奸詐我們納稅；我們當兵；但我們又用戰爭或強暴，殺害千萬的人，而這事原屬我們所憎恨的。我們安靜入睡的時候，應當速去援救爲我們的生命和理想而死的人們。我們過度地吃喝，超過我們實在的所需，卻任他人餓死而不顧。要是我們顧點道德，當關心他們的安好，才是。世人都這樣過下去，顯然的，一個壞坯，一個真正的壞坯。全然與此不同的，真的壞坯，是個非常真誠自然的人。」

「自然？」沙拉丁問。

「當然是自然的。」沙寧答：「他祇做一個人所本能的事，他看見或種東西不是他的，和或種東西是他所愛好的——他就把這東西佔有了。他看見一個美女子，這女子不肯讓自已投誠於她，他即設法謀她，不用智取，就用力奪。這是自然不過的人與獸類的差異，是人有自求其慾望和本能的滿足。一個動物性愈多的動物，就愈不理解享樂，愈不克取得享樂，祇知足共所需。我們知道，人的出生不是來受苦的，受苦不是人類活動的所望。」

「誠然。」沙拉丁說。

「既如此，可見享受是人生的目的了。天堂即是享樂的字義相同的字眼，或多或少，無不在夢想一個人世的天堂。天堂雖是空談，但決然是無由之辭，乃是一個象徵是一種夢。」沙寧說。

「真的。」停了一會，沙寧又接着說：「天道決不叫人自抑的。最誠實的人，就是不掩瞞他的慾念的人，就是社會上所稱的壞坯，像你就是一個壞坯。」

沙拉丁聽了驚得倒退。

「是的。」沙寧若無其事地又說：「你就是個壞坯。你是世上的善人；至少你自己以爲這樣，你告訴我，你可曾遇到更好過於你的人。」

「我遇到很多。」沙拉丁略帶遲疑地回答：他真變得不可思議，全不懂沙寧是什麼意思，連自也不知道應該發噤還是

討厭。

「那末，請你道出他們的名姓來。」沙寧說：

沙拉丁爲難地聳聳兩肩。

「呵！是了！」沙寧很得意地噉道：「你是好之又好的人，我也是；但我倆當不反對偷竊，說謊，或奸淫——尤其不反對奸淫。」

「實屬奇談！」沙拉丁又聳着肩呢喃道：

「你以爲奇談嗎？」沙寧帶點不高興的聲調說：「我看也不見得。我說壞坯，是我們所能想像的最誠實和有趣味的人，因爲他們不懂得人類惡劣。我最高興的是同壞坯們握手。」

他即刻用力同沙拉丁握手，而且兩眼看着他的臉。至後繃着眉梢然說着：「再會，祝你安睡。」就去了。

沙拉丁不動地站在那裏，有幾秒鐘，看着沙寧走。他爲不懂得沙寧的語，因而覺得十分不安。旋即想到莉黛，他又微笑。沙寧是她的哥哥，他的所說確屬不錯。他對沙寧始有骨肉的愛了。

「這是個有趣的人！」沙拉丁很快意地想。他從某點也把沙寧佔有了。至後方開了大門，穿過月光下的院子，走進房去。沙寧抵家，就解衣就睡。在牀上他讀尼采著的 *Thus Spake Zarathustra*。這是他是從莉黛的書堆裏找到的。他僅讀了幾頁，就不耐煩起來。這樣擴大的幻想不能給他搖動。他吐了口痰，把書拋在一邊，立刻就熟睡了。

第四章

有一個陸軍大佐尼古拉，住在這小市鎮，等待他的兒子回家。兒子是一個莫斯科高等工業學校的學生。

他的兒子是一個政治嫌疑犯，在警察的監視下，被逐出莫斯科。他們認為他和革命黨人十分有關係。他名叫尤里，有信寄給他的雙親，告訴他的被捕，以及六個月的被監禁，和他從首都被放逐，因此他們在等着他回到家來。雖然尼古拉把這些事都當作可笑的事，但他實在非常傷心的；因為他是十分愛兒子的。現在他畢竟被他接到了，但他的兒子一點沒有痛心的樣子。在三等車上尤里過了兩天，山空氣的惡劣及車中的嘈雜，他幾乎沒有睡覺。他十分疲乏了，向他的父親和妹妹麗麗問候以後，他便在他妹妹的牀上睡着了。

睡到傍晚他才醒來，太陽已欲西墜，斜射的光芒，穿過玻璃窗，在牆上放出玫瑰色的方塊。隔壁在響着匙子和杯子；他聽見麗麗的歡笑和一位男人的愉快的聲音，他不知道那是誰。起初他好像仍在火車上，聽到車聲轉轉，玻璃窗的碰擊聲，和隔壁車箱的亂語聲。但他很快就記起他現在是在什麼地方了，便在牀上坐了起來。「是呀，我在這兒呀，」他打過呵欠，皺着眉把指頭插入他的黑髮中。

他想起他永不回家的念頭了。他原隨處可以擇居。爲什麼回家來呢？他是不能解釋的。他相信，他已選到了他所認爲最合適的地方了，但事實完全不是這樣的。尤里從未有過去爲生活而工作；他的父親繼續把錢寄給他使用；他想到單身而無所事事在異地生活的景象倒有點可怕。他又以爲這樣感覺的可恥，他而且憎恨他這種感覺還保存着，不過他又想到自己是錯誤了。他的父母永不能明白這整個的事情，也不克發表一些意見；那是很了然的。從此就有物質問題的發生。他毫無所得地多年把父親的錢耗費——這在雙方是不能誠心直爽地理解的。同時，這個小市鎮他已闊別兩年了，他將覺得它沉悶得可怖。他以爲所有偏僻之處的住民都是心目短窄的，是全無興趣於哲學和政治問題的。甚至理解的能力都沒有。可這些

對他自己，卻認爲是唯一的重大之事。

尤里把窗門打開，俯身窗口。這屋的圍牆下是一座小花園，各色的花正在盛開，弄得這個小花園酷似一個萬花洞。園是橫着一片模糊的院場，像這鎮裏所有的院場一樣，直達到河，河是在晚光中的林間閃耀着。天氣和平而清明，尤里感到抑鬱。他實在石築的大城中住得太久，雖然他很愛自然，實際上，實際是未嘗給他什麼，既非安慰，又非恬靜，也非喜樂，祇在他的心上激動着衰弱夢幻的熱望。

「哈！你起來了！也是時候了，」麗麗說，她走進房來。

尤里爲漂零地位的意識和白日的無聊而感着愁悶，對他妹妹的歡樂喜悅的樣子真有點討厭。

「什麼使你這樣高興？」他陟地問。

「喂，你問什麼！」麗麗喊着，眼睛睜着，一面又笑起來。有如她哥哥的問話使她想起某事快樂的神氣。

「你問我爲什麼快樂嗎？你知道，我是永無煩悶的。我是沒有時間去煩悶。」她說。

隨後她用一種較爲莊重的口氣，顯然驕傲她的上面的話，接着說：

「我生活在最有趣的時候，若是覺得愁悶，那是罪過的。工人們要我教他們，圖書館又要費去我的一部分時間。當你在外的時候，我們發起設立一所公共圖書館，進行得很順利。」

不論在其他什麼時候，這事會使尤里高興的，但現在什麼事都使他乏味了。麗麗說後像個小孩一樣，在期待她哥哥的讚美。末後他才勉強地呢喃地說：

「呵！有這件事嗎？」

「我有這一切事情做，你想我會煩悶嗎？」麗麗滿意地說。

「但是什麼事都使我煩惱，」尤里不自主地說。這使她老大不高興。

「算了吧！你來家不到兩小時，祇睡了一忽覺就對什麼都討厭了！」

「這不是我的過失，是我的不幸。」尤里帶點倨傲的語氣回答。他想苦悶要比喜笑高興得多。

「真是你的不幸！」她像打他似地叫起來，還叫起「哈哈！」

尤里全不覺得他已回復了恬靜的心境。麗麗的歡聲和生命的喜悅，早把他自認爲的苦悶消失殆盡。麗麗不知道他在苦悶，因此他的話不令她關切。

尤里望着她，微笑着說：「我是素來不快樂的。」

麗麗聽得發笑，似乎他說了十分有趣的事情一樣。「很好，」面帶憂苦的武士，「你說素來不快樂你就不快樂吧。真管它，跟我來，我介紹給你一個可愛的青年來呀！」這樣說時，她攜了她哥哥的手，笑着拖着他走。

「慢來！這位可愛的青年是誰？」

「我的未婚夫，」麗麗喊着，高興而羞擾着迅速地轉過身去，她的外衣都揚開了。尤里從他父親和妹妹的信上，早知道有個年輕的近日行醫在這鎮上的醫生向她求婚，誰知婚約也已成立了。

「你說得當真嗎？」他驚愕地說。他覺得她還是個小孩，居然有了情人不久要做新娘了——一個妻子。他爲他的妹妹感到悲憐。尤里把手圍着麗麗的腰部，同居餐室，那兒在油燈光下有着大而光亮的銅缸，桌旁，尼古拉的身邊有個美麗的青年坐着，不像俄國人的模型，面帶古銅色，雙眼銳利有光。這個青年帶了友誼從容的態度，站起來迎接尤里。

「請給我介紹。」尤里說。

「呂塞夫。」麗麗用一種惹人發噁的特別態度高聲說。

「他在懇求同你做個朋友并望你寬容他，」呂塞夫諛諧地接着說。

兩人真像友誼深重地握手了，幾欲擁抱起來，後來就住下來，只坦白地交換着柔和的眼光。

「這人是她的哥哥嗎？」呂塞夫驚異地想，他想麗麗是短小，美麗而快樂，以爲她的哥哥也應是和她一樣的。尤里卻正適得其反的，而是身材高大，纖弱而又陰沉，雖然好看也不亞于麗麗，也有同一的端正的面貌的。

尤里望着呂塞夫，他心裏也在想：「這就是我清新美麗的，像春潮似的妹妹的戀人，他愛她和我愛個女人一樣。」不知怎的，他看着麗麗和呂塞夫有點不安，他似乎怕他們知道他的心思。

這兩個男人都覺得有許多重要的話互訴，尤里很想問：

「你真誠地愛麗麗嗎？這是可悲可恥的事，要是你欺騙了她；她是這樣純潔，而又天真！」

呂塞夫也像在答允他說：

「是的，我是深愛你的妹妹；除去愛她，我還能做什麼？看她是多純潔溫柔 and 迷人，她怎樣愛我！她的笑渦是多美呀！」

尤里以不語代替這一切，呂塞夫卻問道：

「你被放逐多久啦？」

「五年了，」尤里回答。

在這房內踱來踱去的尼古拉，聽到這句話忽然停了步。至後又回復起來，用一個老軍人的規範，繼續地動着正確的腳步，這時他還不知道他的兒子放逐的詳情，這個消息對他意外地像個打擊。

「這是怎麼講？」他自對自說。

麗麗明白她父親的感觸，她怕得要起爭執，在想法改話頭。

「我太糊塗了，」她想「我竟忘了先囑咐呂塞夫。」

但呂塞夫不知真髓，并且當麗麗請他喝茶以後，他仍舊問起尤里來。

「你現在打算怎樣呢？」

尼古拉皺起眉頭，一言不發，尤里立刻明白父親的沉默是什麼意思；他未想起回答以前，故意帶怒地說：「目前什麼都不幹。」

「什麼都不幹是怎樣講？」尼古拉突然停着步問。他沒有提高聲音，但他的口氣上顯然表示有責備他的模樣。「你怎

麼能够這樣說呢？好像我是必須把你束縛住的！你怎麼不會想到我爲父年老，這正該是你自謀生活的時候呢？我絕不來管你。隨你喜歡去生活吧！但是你自己還不想到嗎？」那口氣暗示的一切是這樣。尤里越覺得父親所想的屬實，他就越發惱怒起來了。

「是的，什麼都不幹！我希望我幹什麼？」他挑戰似地問他父親。

尼古拉想給他一番嚴厲的申斥，但未果，只聳聳肩就完了，然後用整齊的腳步，繼續在房裏踱將起來。他是素有修養的，不想和剛到家的兒子起爭鬧。尤里用發火的眼光看住他，幾乎不能自己約束自己，想隨時都開起戰端來。麗麗幾乎是要流淚了。她懇求似地看看她的父親和哥哥。呂塞夫已明白這種情形，他對麗麗覺得有些歉仄，他就把話題轉了方向。

黃昏過去極慢，尤里不承認他的錯，因爲他父親說政治不是他的分內事的話，他是不同意的。他認定父親因爲年老，也因爲缺少聰明，所以連極簡單的事都不能了然了。他對於父親的年老和陳腐的思想，很爲惱怒。呂塞夫談及的話也使他不高興，就不去聽他，只用閃爍的黑眼睛固定地望住父親。正在用晚餐時，諾飛珂夫、伊分納夫和西磨納夫都來了。

西磨納夫是個害癆病的學生，在這市鎮上已住了有好幾個月，以教書爲業的。他面貌醜陋，非常脆弱。他已在那未老先枯的臉上，有映現着行將就木的影子。伊分納夫是個教師，一位長髮闊肩的人。他們本在街道上散步，聽得尤里回家了，特地來拜訪他。他們一來都變得歡樂起來。有說有笑，晚餐時還喝了多量的酒。諾飛珂夫在他向莉黛不幸的求婚以後，過了幾天，略已安定了。莉黛不肯嫁給他，或是偶然的事，他想，這原是自己的不好，因爲他早該預備她有這樣回答。但去訪晤沙寧氏，他總覺得痛苦。所以他想在街上，或在雙方的朋友的家裏遇見莉黛。在她的方面，她給他憐憫；也有些怨恨自己，故特對他殷勤。這使諾飛珂夫可希望重新開始希望。

「你們看怎樣？」他們說，當他們要去的時候。「我們在寺院裏舉行一個野宴，你們去嗎？」

這寺院在距城不遠的山上，是一處遊人極多的妙處。離河岸很近，到那裏去的路是平坦的。麗麗最喜歡游水，划船和森林中散步，因此非常地歡迎這個提議。

「好呀！什麼時候去呢？」

「好嗎？何不明天呢？」諾飛珂夫說。

「我們約請那幾個人去？」呂塞夫問，他想在那森林裏就可將麗麗抱住吻她，並且就可同她親近了。

「我們算算看。我們是六位。我們要請西吃羅夫嗎？」他說。

「他是誰？」尤里問。

「哦！他是個青年學生。」

「很好，麗麗去請加梭文和奧加一起去。」

「她們是誰呢？」尤里又問。

「你會曉得的！」麗麗笑着說，把手指吮着，樣子顯得很神祕。

「哦！」尤里微笑着說，「好！我們將見什麼我們所將見的！」

狐疑了一會，諾飛珂夫神氣冷淡地說：

「沙寧兄妹我們要約他們嗎？」

「哦！我們一定要有莉黛。」麗麗叫着，並不是因為她特別喜歡這位女郎，只因為她曉得諾飛珂夫的情熱，要使他歡喜。在她有戀愛的幸福，更要在她周圍的人也幸福。

「那我們也得請那軍官了。」伊分納夫惡意說。

「那也沒有關係，就邀他們吧。反正人愈多愈妙。」

這時候他們都立在前門，在月光之下。

「多美的夜呀！」麗麗說，她不自主地靠近她的愛人去。她不願他走開。呂塞夫用臂膀壓緊她的暖熱而豐圓的臂膀。

「是呀！是一個奇美之夜呀！」他回答，這幾句簡單的話中，含有祇有他倆明白的深意。

「哦你們，你們的夜！」伊分納夫用他低細的聲音說。「我想睡了，再會吧，諸位先生！」

於是他踉蹌地沿街而去，兩手搖擺像風輪的帆葉。

接着諾飛珂夫和西磨納夫也走了。呂塞夫向麗麗告別了很久，故意裝作是在商量野宴的事情。

「我們也該暫別了。」當呂塞夫去了後，麗麗笑着這樣說。她接着又嘆氣了一聲，因為她實在不願離去這月光和這溫柔的夜，以及她所渴望的一切東西。尤里想起他父親尚未就睡，他怕碰到他會發生一場痛苦而又無謂的辯論。

「不！」他回答，眼光凝視河面上的朦朧青煙。「我還不要睡，我要出去走走。」

「由你喜歡吧。」麗麗說，聲調是溫柔的。她半閉着她的雙眼，伸伸腰，像一只貓似地微笑着對着月光走入屋裏去。尤里在那兒立了一刻，望着房屋與樹枝的黑影；他于是向西磨納夫所去的方向走去。

西磨納夫慢慢地走得還不很遠，他曲着腰身咳嗽着，在路上的黝黑影子沿着月光也跟着他走。尤里不一會就追上他，立刻注意到他是有些改變了。晚餐席上，西磨納夫比隨便那個都會說笑些，但沿路走的他，是悲慘而吃力的，聽他迫切的咳嗽，他的病是很重了，無希望了。

「啊！是你！」他說，尤里聽來，他的話內是帶點不高興的成分的。

「我不想睡，如果你願意，我伴你回家吧。」

「好的，就伴我走吧！」西磨納夫不在意地說。

「你冷不？」尤里這樣問，因為那痛苦的咳嗽使他很難受。

「我時常覺得冷，」西磨納夫帶點愜意回答。

尤里覺得傷心，彷彿有意觸動他的痛處。

「你離開大學，已經很久了嗎？」他問。

西磨納夫不即刻回答，至後才說：「很久了。」

于是尤里談起學生們當時所實現的感覺，和他們心中所認為最有關係的事。他起初說的時候是簡單而輕淡的，但漸漸說下去，不自主地熱心而高聲地陳述起來了。

西磨納夫聽着不說什麼話。接着尤里嘆息羣衆中革命精神的缺乏。顯然他很有所感。

「你讀過倍北爾最近的演說辭嗎？」他問。

「讀過的。」西磨納夫回答。

「你看怎樣？」

西磨納夫帶點不高興，揚着他的曲柄的手杖。他的影子揮動得像隻長的黑手，使尤里想到如狂怒的鷲鳥的黑翼無一「我看怎樣呀？」他胡亂地說。「我看我是快要死了。」

他又把手杖揮起，影子也惡意地跟着他動作。這時西磨納夫也注意及此了。

「你看見嗎？」他痛苦地說，「在我的背後，有個死神站着視察着我的舉動。倍北爾！我有什麼相干！只是一個胡說道者而已，他以胡言亂道爲能事的。一般呆人也跟着他胡說亂道起來。這對我全無干係的，我今天不死，明天就會死了。」

尤里覺得模糊而痛苦不作回答。

「譬如你。」西磨納夫接着說，「心想在大學裏所發生的事，及什麼倍北爾所說的話，都視之十分重要。但在我想，你也同我一樣地自知將死，你將不以倍北爾或尼采，或托爾斯泰，或其他人所說的在意的了。」

西磨納夫說完後一聲不響。月光仍是明亮地高照着，黑影仍是跟着他們走。

「我的身體壞了。」西磨納夫突然發出異樣的聲調說，「假使你知道我怎樣怕死……尤其在這樣一個明朗而和的晚上。」他把醜惡而慘苦的臉和閃射的眼睛看着尤里，痛苦地下說：「一切都活着，而我卻必死了。」而我卻必死了。」對你僅是一句無聊俗話，我實知道。但這不是從小說或真理的美術著作中引來的，實是事實，這句話對我是新鮮的。總有一天，你也會不以此爲俗話的。我是快死了，快死了，一切都完了。」

西磨納夫又咳了一陣嗽。「我常想到不久我將藏在黑暗裏，埋在冰冷的地下，我的鼻子塌落了，手也腐爛了，惟這世界上的一切都仍像現在一樣地生動。你還活着，把這空氣呼吸，把這月光欣賞，你且要在我的墓地走過，而那裏躺着的我，已腐爛得不可收拾。你想我還去留心倍北爾，或托爾期泰，或其他一萬個的亂叫的猴子做什麼？」後數字他說得忽然動起怒來，尤里也心灰意懶得不去回答。

「喂，祝你晚安！」西磨納夫微弱地說，「我要進屋去了。」

尤里和他握手，非常哀憐他，他胸陷背突，把彎手杖掛在他外套的鈕扣上。他想對他說幾句安心的話，但他覺得說不出來。「再會！」他嘆息着說。

西磨納夫把帽子舉起來，推開大門。他的步聲和咳嗽聲漸漸低微了，一切都回復了靜寂。尤里回家。在前的一切祇有生點鐘是光明的，清晰而美妙的——閃爍在天宇的星和月，蒙在銀色光輝下的白楊，神祕的影——現在可一切都死絕，寒冷可怕得如個廣大而動蕩的墳墓一樣。

抵家後他輕步走入房去，開窗看花園。生平第一次想到，估據他而對之坦白正直地表示熱心的一切，都不是正大光明的事。他想，假使有一天，像西磨納夫一樣快死了，他將不燃燒地怨恨着由他的努力，未嘗使人類更幸福，也不悲傷着他所負的理想沒有實現。祇是愁着必死，必將把視覺，知覺，聽覺完全失去，再無時間去享受一切生命所應得的快樂。

他覺得有這般的思想，未免可恥；於是從旁又求一個解釋。「生命就是衝突。」

「是呀，同誰衝突呢？不爲自己，而是爲自己的地位嗎？」心裏有個聲音這樣說。尤里若無其事地設法去想別的事，但他的心總不停地這樣想；這個思想攪擾他，使他流淚了。

第五章

莉黛接到麗麗的請帖，就送給她的哥哥看。她以為他會反對的；實際上，她倒很希望這樣。她想到在月光迷漫的河上，她將和沙拉丁一起了，將再一嘗那種荒淫無度的生活。同時她又自餒着，她的哥哥知道沙拉丁是他在衆人中最可輕視的人。誰知沙寧立刻高興地答允同去。

這天，天有輝煌的陽光，沒有雲。

「也許有幾個美麗女郎在那兒。你好同她們認識認識的。」莉黛漠然說。

「哦！那是好極了！」沙寧說。「天氣也好，我們去吧！」

到了約定的時間，沙拉丁和塔羅夫坐了兩匹壯馬拉的營裏的大的馬車趕去。沙拉丁滿身素服，香氣滿身，喊道：「莉黛，我們在等你。」

莉黛穿着一套有領的輕紗衣，束着玫瑰色的絲腰帶，從階石上跑下來，向沙拉丁伸出雙手。他緊握着她的手，好一會兒，一面又望着她的身體。

「我們去吧，我們去吧，」她興奮慌亂地叫着，因她明白那種注視的意義。

不到一會兒工夫，馬車沿着行人鮮有的，橫穿原野的路飛駛。草莖在車輪底下壓下；在髮上輕柔地掠過的清風，吹得草稍在波蕩。及鎮外，他們趕上載着麗麗，尤里，呂塞夫，諾飛珂夫，伊分納夫和西磨納夫的車子。他們不舒適地擁擠着，但是大家都很快樂的。只有尤里是例外。他不能夠明白，怎樣西磨納夫還能談天和別人一樣。在他聽到他的苦訴以及不再這樣。這樣快樂可引為奇怪的。「這都是做作的吧？」他想。他窺覷西磨納夫的解釋了。兩輪車子快樂地互相開玩笑。諾飛珂夫跳下車來，和莉黛在草地上賽跑。他倆中間顯然有一種理解，在他倆是好朋友，因他倆無時不在嘻笑嘲弄。

這時候駛近那山了，這座廟就在山頂上立着，滿山都是樹木，橡樹的樹梢彎曲得有如羊毛。山腳的河中的島上也長着橡林，這河中的水在流動着。

離開了大路，羣馬跑過了潮濕而肥沃的草地，車輪在那泥上印着深痕。在空中有一種泥土和綠葉的香氣在發散着。在那約定的地方，草坪上有二位穿小俄羅斯服裝的女郎和一位學生，坐在草地上。因為他們是最早到的，他們在忙着預備茶點。

車停下了，馬喘氣搖尾巴，趕着蒼蠅。大家都跳下車來，都感到活潑而爽健。麗麗和那兩位在煮茶的女郎接吻，並且把她們介紹給她的哥哥及沙寧。她們則用忸怩的好奇心望着他們。莉黛忽記起還有兩個男人未介紹，她向尤里說：「讓我介紹給你，這是我的哥哥。」沙寧微笑着握了握尤里的手，可是尤里好像未注意到他。沙寧覺得每個人都很有趣，很喜和他們爲友。尤里則和沙寧的想法相反。伊分納夫稍稍知道沙寧，他喜歡他，因為他曾聽到關於沙寧的一些事情。當西磨納夫恭敬地和他握手的時候，他第一個走近沙寧，和他開始談話。

「現在我們大家可自求其樂了，在這煩的禮節以後，」莉黛大聲說。

因爲有許多人都都是陌生的，所以起始都感到拘束。及他們用茶點，男人們吃些猛酒，姑娘們喝了溫酒以後，這樣的拘束被歡樂代替了。他們任意地喝和吃，笑聲和戲謔就開始起來了。有人去賽跑，也有人去攀登山坡。四週是這樣清朗而光輝，綠樹是這樣的美麗，他們的心靈中全沒有悲哀和陰沉的成分了。

「假使誰都這樣地奔跑，」呂塞夫面紅氣喘着說，「世上要減去十分之九的痛苦。」

「罪惡也沒有了，」麗麗接着說。

「說到罪惡，永遠是有的！」伊分納夫說。雖然沒有人以爲這是一句俏皮話，但引得哄動大笑。

當西磨納夫恭敬地和他握手的時候，是日落的時光了，他們用茶點。在那自林中落下暖和的紅日的斜光下的河，炫耀得有如黃金。

「現在可以搖船了！」莉黛笑着說，她一面扯起裙腳，跑向河岸去。「誰最先上船？」有幾位跟她跑，有幾個以徐裕的步武跟着，一陣狂笑，都跨上一隻大畫船。「開船吧！」莉黛命令似地說。船離岸開去，在它後背留下的水紋，蕩漾到河邊不見了。

「尤里，爲什麼你一言不發呀？」莉黛問。

尤里微笑着說：「我無話可說。」

「不能！」她回答，撒嬌地努着嘴，旋轉頭去，有如向人表示誰都不能違拗她的。

「尤里不肯輕易說話的，」西磨納夫說。「他要……」

「要有正經的問題，是嗎？」麗麗插下說：

「看呀，問題來了。」沙拉丁說，指向河岸。

在那邊峻險的河岸之處，在一株聳聳的橡樹的多節的根間，有個黑暗而神祕的狹小的洞，雜草遮蔽了它的一部分。

「那是什麼？」西吃羅夫問，這地方對他是生疎的。

「一個地洞，」伊分納夫回答。

「什麼地洞？」

「誰曉得是個什麼洞！有人說從前這是私鑄錢幣的密室。他們都被捕了。這事業的對他們未免太爲難吧？」伊分納夫

說。

「你也許喜歡這種行業，鑄造戈貝克嗎？」諾飛珂夫問。

「戈貝克我不製，我要製盧布！」

「哦！」沙拉丁聳聳肩小聲說。他不喜歡伊分納夫，以爲他的笑話都不中聽。

「是呀，他們都被捕了，就把這洞填塞；它逐漸崩陷，現在最無人敢進去。還在我小時，常爬進去的。這個真有趣的地方。」

「有趣嗎？我想一定有趣的！」莉黛說。

「沙拉丁，你要進去嗎？你是個勇士呢。」

「爲什麼？」沙拉丁有點爲難地說。

「我要去！」尤里高聲說，一面還惟恐人家說他賣弄膽子而紅着臉。

「這是個奇怪的地方呢！」伊分納夫帶點愆惠的態度說。

「你也去嗎？」諾飛珂夫問。

「不，我還是停在這裏！」伊分納夫說，這句話引得他們都笑起來。船靠近河岸去，從洞裏吹出一陣冷風掠過他們的頭上。

「尤里，你不要做這樣的呆事！」麗麗阻止她的哥哥。「你真呆！」

「呆嗎？自然是呆。」尤里微笑地承認說。「西磨納夫，請把那支蠟燭給我？」

「蠟燭在那裏呢？」

「你後頭的籃裏有一支呀。」

西磨納夫冷淡地拿出那支蠟燭。

「你真去嗎？」一個長身有樣的女郎說。麗麗叫她做茜娜，她姓加莎菲。

「當然，爲什麼不去？」尤里裝出十分鎮定地回答。他回想着，當他去做政治冒險事的時候，也是這樣的。可這個回想，爲別的理由並不使他愉快。

到地洞去的路很潮濕而黑暗。「啊呀！」當沙寧向洞裏一望的時候，這樣叫起來。尤里要到一個危險地方探險，爲了別人倒要看看他的緣故，而沙寧則對此以爲大可不必的事。尤里如平日一樣地點起蠟燭，心裏想，「我是在引人可笑了？」但並非叫人可笑，反得到榮譽，特別是對在驚異的好奇心的快意狀態中的姑娘們。在蠟燭燃得明亮了，於是，他欲免得別人笑他似地，在黑暗中消失了。燭光也似滅了一般，他們立刻爲他的安全而關心着。

「留心狼呀！」呂塞夫叫着。

「別怕，我有手鎗！」回答轉來的話，非常低微而又變態。

尤里徐徐前進，一面又警備着。洞的兩壁低隘而潮濕，好像一座大窖的牆壁一樣。洞底崎嶇，尤里兩次都幾乎失足，踏進一個小洞中去。他心裏想，最好還是回轉去罷，或者就坐下來停一會兒再說，這樣他就可以說，他已經走進好一段路了。

忽然他聽到背後濕地上有腳步聲，並且還有困急的呼吸聲。他就高高地擎起蠟燭來。

「茜娜！」他驚異地叫起來。

「是呀！就是我呀！」茜娜快活地回答，她撩起她的衣裳輕步地跳過一個小洞來。尤里很喜歡，這美女的到來，他用笑的眼光去迎接她。

「我們前進吧！」茜娜羞答答地說。

尤里順從她前進了。現在可沒有危險的思想在擾亂他了。他特別用心爲他的伴侶照着路。他們找到幾條出口，可是都已閉塞了。一個角上倒着幾塊已經腐朽的木板，那彷彿是一個陳棺的遺跡一般。

「不是很有趣嗎？」尤里放低他的聲音說。

「哦！是的！」茜娜向周圍看看低語着。她那在燭下的眼睛閃閃有光。她很膽怕，爲求保護起見，她自然而然地靠近了尤里。他明白這事情。同時爲了她的美麗的同伴，他感到一種新奇的同情的。

「這好像是活人受埋，」她接下去說，「我們可以高叫起來吧，但無人會聽聞得了。」

「自然聽不見的呀，」尤里笑着說。

於是他的腦筋爲一個奇突的思想絞亂起來了。這個美女，這樣少壯可愛，現今在他的掌握中了。無人會看見聞見他們……尤里旋又感着這樣思想是十分卑鄙的，立刻摒除了說：「我們試試看好嗎？」

他的聲音是顫抖得厲害，茜娜豈已知道他的思想嗎？

「試什麼呢？」她問。

「我們開一鎗？」尤里拿出他的手鎗來說。

「地會壓下把我們埋了嗎？」她說。

「我不知道，」他回答，雖然他確實知道這是不會有的事。「你怕嗎？」

「不怕，你放吧！」茜娜說，一面退後二步。他舉出手鎗開放了。一陣火光發出，濃厚的煙霧包圍着他們，耳聽得鎗聲的反響在消沉下去。

「不過爾爾！」尤里說。

「我們回頭吧。」她說。

他們認着足跡回來，茜娜在他前面走，她的半圓強健的腰部，引得他難以壓制的心動。

「我問你，茜娜！」他吃吃地說。「我將問你一個心理上有趣的問題。你爲何不怕和我到這兒來？你自己說，假使我們高呼也無人能聽到的……你對我又全不熟識呢！」

茜娜在黑暗中面紅了，沉默着。至後她呢喃說，「因爲我想你是靠得住的。」

「要是你的想頭不準確呢？」

「那我就……投水自盡。」茜娜說的聲音幾乎聽不見。這話引起尤里滿肚子都是憐憫。他的熱情下落了，他忽然覺得有了安慰。「真是一個好女子呀！」他想，已被這種坦白，率直的純真感動了。

當他倆走回洞口的時候，茜娜自知答覆得妥當。又看見他默示允許，很感滿意，就對他微笑。當時她總覺奇異着，爲什麼他的問題對於她全無可厭或可恥，反是非常可喜的。

第六章

這些人在洞口等了一回，把茜娜和尤里開玩笑以後，就沿河岸隨意散步。男人們點紙煙，把火柴拋入水裏，看它們在河面發出大圓。莉黛在腰上支着手腕着步，一面走一面輕妙地在歌唱；她那穿在漂亮黃鞋內的小足，時時做着跳舞。麗麗探了花，向呂塞夫拋去，眼睛表示戀愛他。

「喝酒去好嗎？」伊分納夫問沙寧。

「真好主意！」沙寧回答。

他們到船上去，開幾瓶啤酒喝。

「太狂飲呀！」麗麗說，拿些草投擊他們。

「好酒呢！」伊分納夫吮着嘴說。沙寧笑起來。

「我時常奇怪何以人們這樣討厭酒，」他嬉笑地說，「我的意見，只有一個酒醉的人，才是過的正當的生活。」

「醉徒的生活像一個野獸！」諾飛珂夫從岸上回答。

「很像，」沙寧說，「但無論如何，一個醉徒所做的才是他想做的事。他要唱歌，他就唱了；他要跳舞，他就跳了；並且不以自己的快樂爲可恥。」

「他們時常還要打架，」呂塞夫說。

「是，是這樣。不吃醉的人們，有時也要打架的。」

「你在醉後喜歡打架嗎？」諾飛珂夫問。

「不，」沙寧回答，「我在不醉時倒喜歡打架，要是我喝了酒，倒是個性情和平的人，因爲我全忘了卑鄙和罪惡了。」

「不過多數人不像你一樣，」呂塞夫說。

「所以我很悲哀他們，」沙寧回答，「並且，別人愛做的事，全不干我的係。」

「不能是這樣吧！」諾飛珂夫說：

「爲什麼不能呢，祇要有情有理？」

「真是一個好情理！」麗麗搖搖她的頭說。

「無論如何，這也是我最好的情理，」伊分納夫替沙寧辯護。

正在高唱的莉黛，顯得不高興地停下來。

「他們有如全不在意的！」她說。

「他們在意幹嗎？」伊分納夫應着，「做事要在意是不成的。」

「我想茜娜是個無畏無咎的女英雄，可是？」莉黛諷刺地說。

這時，塔羅夫的思想再也不克忍住了。笑了一陣，接着又顯得不好意思的。莉黛，手支着腰，有樣地搖擺着，轉頭來看他。

「我說他們在自取其樂了，」她聳聳肩說。

「聽呀！」呂塞夫喊起來，當聽到鎗聲的時候。

「那是鎗聲，」西吃羅夫叫起來。

「什麼一回事？」麗麗喊着，她恐怕地投近她愛人的臂旁。

「真怕要是是狼，在現在它們是馴服的，必不會咬人的。」呂塞夫這樣說，極力在安慰她，心中在怨舉尤里這樣的兒戲。

「呆極了！」西吃羅夫咆哮着，他也怨尤里。

「來了，他們來了！莫着急！」莉黛輕藐地說。

剛聽到腳步聲，茜娜和尤里在黑暗中旋即出現。尤里吹滅蠟燭，強自微笑着，因他還未完全明白他們將怎樣來接待他。

他全身黃土斑斑，茜娜的肩上也沾有泥跡，因她曾擦着過洞壁。

「如何？」西摩納夫洋洋地問。

「洞中真有趣，」尤里有意地說。「祇是洞徑不深，不通。我們看見幾塊腐板。」

「你們可聽到我們放鎗？」茜娜問，眼中有光。

「我的朋友！」伊分納夫搶着說，「我們啤酒也喝完了，我們的心靈很清醒，我們去吧！」

船已划到河流的寬處，月亮高升了。這是個清明優靜的黃昏。上的天，下的河，都是金星閃爍的。船隻有如懸在兩耳無底的空間。河角的陰沉的樹林中有一種神奇的景色。有一隻夜鶯在唱，在一切都靜的周圍中聽來，這隻小東西好像是歡樂的。茜娜把帽子脫下來，就唱起一支俄國民歌來，怡人而悲傷的，歌聲是強度的高音，雖不雄壯，卻是有引人的成分的。

伊分納夫低聲道，「真好歌呵！」沙寧高聲叫着，「動人呀！」她唱完的時候，大家都拍掌，掌聲還從兩邊的林中發出回聲來。

「再唱幾曲別的，茜娜！」麗麗叫着，「最好唱一首你自己的詩歌。」

「原來你是個女詩人嗎？」伊分納夫問。「上帝贈給他的創造物多少禮物啊！」

「那是一件壞事嗎？」茜娜迷惑地問。

「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哩！」沙寧回答。

「一個女郎假使既青春又美貌，請問她要詩歌做什麼呢？」伊分納夫說。

「別多管啦！再唱幾曲吧，茜娜！」麗麗情重喜樂地叫起來。

茜娜微笑着，回頭別處。然後用她清晰而和諧的聲音唱起下列的詩來：

哦！愛情，我自己的摯愛，

我永不向你訴說分明，

我永不訴說我焚烈的愛情！

我將閉上這雙多情的大眼睛，

它們將看守我的私蘊。

因過去的戀日多多，人們知道得很清。

皎潔的夜，金色的星星，

晚間微語着的夢裏的叢林，

是啊！它們知道，它們不會洩漏我深廣的奧秘的愛情。

但它們是默靜。

他們聽了都對茜娜齊聲恭維，那不是因為她的詩好，因為這詩打中了他們的心情；因他們都在苛求着愛情，和愛情的苦惱的滋味。

「夜呵！晝呵！茜娜燦爛的眼睛呵！我求你們告訴我，這幸福人是我！」伊分納夫用沈着而熱情的低音叫將起來，使得大家吃驚。

「我能老實告訴你，這不是你呀！」西騰納夫說。

「哦！我多不幸呀！」伊分納夫帶哭地說，大家都笑了。

「我的詩做得不興吧？」茜娜問尤里。

尤里以為這詩沒有新見地，因為他想起的有許多詩都用這相同的字句的。但茜娜這樣美麗，一雙烏黑的眼有若期待地望着他的，他就鄭重回答道：

「我想這詩是很動人而和諧的。」

茜娜微笑了，這讚語，使她很高興。

「哦！你還不知道我的茜娜！」麗麗說：「她是無不美麗而和諧的。」

「當真的嗎？」伊分納夫說。

「真的，真的如此說呀！」麗麗肯定地說，「她的聲音是美麗和諧，她的詩也是如此。她自己是個美人，甚至她的名字也是美而和諧的啊。」

「哦！無話可講了！」伊分納夫說，「我的意見完全同你符合的。」

茜娜歡喜得不知所措，聽了這些讚美的話，她的臉孔也紅着了。

「我們該回家了，」莉黛突然說，人家恭維茜娜老大掃她的興，因為她自比地美麗聰明，而又可愛得多。

「你也唱點嗎？」沙寧問。

「不，」她回答，「我嗓子不行！」

「我們真該回去了，」呂塞夫說，因他想到在明天早晨，老早須要到醫院的解剖室去。其餘的人還把得要盤桓一忽。在歸途中，大家沈靜不語，都感到疲倦和滿足。一切風景仍和來時無異。

第七章

過了三天，天色很晚的時候，莉黛回到家，愁悶異常，心情非常的沮喪。到了房中，她兀立不動，緊握着兩手，癡視着地板。她忽然真實地感到和沙拉丁的關係太好了。自從那次表示屈服以後，她覺得這無知識的軍官曾是支配了她了。現在假使他叫她總去的，她已沒有威權玩弄他，他要接吻，也不能笑着拒絕了。現在是像一個奴隸，她不能不任受而服從了。

她已不能明白事情會到這樣，和在往常一樣，她支配他，接受他的愛撫；一切都如意可樂的。至後有一回，她的全軀體如着上火，腦筋迷糊地如在五里霧中，內中空空，祇覺得要向深阱跳去。大地如在足下沉陷，她肢體也無力自主，只見一個富有引力的眼睛，勇敢地對她的眼睛直射。她的肉體爲這熱情而顫抖了，爲肉慾而擾亂了。現在她還渴慕着再有一次這樣的嘗試。爲了這個思想，莉黛全身受震，不禁肩膀聳起，雙手掩了面龐。步武踉蹌地走過房間，推開窗門。她很久地望着那正掛的月亮，遠處的葉叢中，有隻夜鶯嘶叫。她爲悲哀壓迫了。她想到被一個凡俗男人所損污的生命，和她的失足的太爲蠢賤，而悔恨着，覺得異常錯亂。以及想到將來的不堪設想了，她就固執自誇地，想法排斥這種恐怖。

「算了吧！事橫豎做了，至後總有結束的！」她自話着眉頭繃起，想從這俗語上尋出安慰來。「一切都是胡道；我想到要做我就做了，我覺得這是幸福的——哦，幸福！這多愚蠢，當時候已到，而不自求其樂。我無用多想吧，現在，事已無從挽救了！」

她從窗口懶懶地縮回，始自解衣，讓衣裳滑落到地板上。「並且人生是一度的，」她想，夜間的寒氣拂上她那裸着的肩和臂，她打着寒噤。「我將復有何求，及我正式結了婚的時候？結婚有何好處可得？反正這是一樣的，何必用煩惱呀！」

突然她似乎從這次冒險，得到一切幸福和趣味。現在她如一隻鳥似地自由，橫在她的面前，是幸福的生活了。

「要是我想戀愛，我便戀愛；假使我不想，那我便不戀愛吧！」莉黛低柔地唱，她的聲音自認爲比較茜娜的好得多了，「哦，算得什麼呀！如其我喜歡的，我願自獻與惡魔的！」她給她的思想一個回答，兩臂高舉過頭，胸口跳動着。

「莉黛，你還沒睡嗎？」沙寧在窗外叫。

她嚇得倒退了幾步，繼而微笑地在肩上掛了一件披肩走近窗口去。

「你害我嚇了一跳呀！」她說。

沙寧走近來，兩手架在窗檯上，眼睛發光，微笑着。

「何必怕呢？」他態度開玩地低聲說，莉黛望望四週。

「你不掛披肩要美得多。」他低音鄭重地說。

莉黛惶惑地看住他，不自主地把披肩圍得緊一些。沙寧笑起來。她在惶惑之中，也靠上窗檯，她覺到他的呼吸直到她的臉上。

「你真是美人呀！」他說。

莉黛迅速地望着他，如欲在他的臉上看出什麼來。她週身覺得哥哥的眼睛在凝視她，恐懼地就轉過來。真是可畏可憎，使她的心冰冷下來。所有男人都那樣地看她，這在她喜歡的，但她的哥哥這樣看，是太奇異了，也太意外了。鎮靜下來後而微笑着說：

「我知道的。」

沙寧鎮靜地瞧望她，她附上窗檯時，披肩和內衣已滑下去，露出一部嬌柔的胸部，在月光中映着顯得很白。

「男人們都在他們自己和幸福中築起長城來。」

沙寧以低音顫動着說。莉黛聽得很恐怖。

「你的話什麼意思呢？」她驚怯地問，她的眼睛依舊看着花園，伯和他的眼睛相對。她想或有意外之事會發生了。且她無疑地知道那是可怕可憎，但仍引爲有趣的事。她的腦中如燃，雙目難張，既恐怕而又驚奇，感到臉上有陣熱的氣息在觸，使她的頭髮潦亂使她骨骼顫慄起來了。

「就是這樣！」沙寧回答，聲音半吞半吐地。

莉黛似乎受了電力的推斥，迅速地退回來，不知自措地靠上桌子，吹滅了燈。

「該睡了。」她說，把窗門關上。

燈光既熄，房外愈見明亮，沙寧的影子可以清覩，他的模形在月色中映現着。他站在露濕的長草叢中在微笑。莉黛離去窗邊，坐在牀上，四肢不寧，思想也不克貫注；在外面雜草上沙寧的腳步聲，使她的心狂悸。

「我狂了嗎？」她憎厭地問自己。「多麼可怕，像那樣偶然的一句話，這樣的一思想便滲入我的腦海來！這是變相的戀愛嗎？我真這樣惡劣，這樣恬不知恥嗎？我竟想起這樣的事來。一定深深陷入難以自救了。」

她的面緊帖着枕頭，悲苦地哭泣了。

「我那又爲什麼哭呢？」她想，不知流淚是所爲何來，只覺得可憫鄙夷和不幸。她爲了自己已屬於沙拉丁而哭的，因爲她已非一位高傲，純潔的處女了。因爲她哥哥的眼睛這樣侮蔑，可怕地注視她。他這樣看她，以前是從未有過的。她想，這必爲她已墮落的原故。

可是一切中最痛苦最懊惱的思想，是她已成了一個婦人。她在這年輕健美的時候，須全力爲男人服務，給他們快樂。但當她從他們力求自己的快樂的時候，他們卻嫌她不上。

「他們爲什麼要如此的呢？誰給他們這個的權力？我不是也同他們一樣有很多自由的嗎？」當她注視着她房中的黑暗自問着，「我不能在此外另求更幸福的生活嗎？」

她整個年輕的身體，告訴她凡有對她有趣味快樂需要的一切，她都有權力去求取。對於她的強健美麗的身體，也有權力去做，就可怎樣做的。但這種思想在許多衝突的混亂之中消失了。

第八章

尤里過去有一個時期學畫圖畫，圖畫他非常愛好，在他的整個暇時，他專心地畫着。有一時也曾做過畫家的夢，但第一沒有金錢，同政治上的活動都阻礙這事情，於是祇作消遣地偶然畫着，別無專門的企圖。

爲此又爲他少練習，圖畫從不能使他愉快；這是厭煩和不去專心的根原了。無論何時，他畫得不好，他就氣悶起來。如是畫得好，他卻沉入一種陰鬱的夢幻中去了，他明明曉得他的努力是無効的，不會帶給他以幸福或成功的。尤里對於茜娜已起了一個很大的幻想。凡高大有骨架美妙聲音和倩豔的眼睛的少女，最引他歡愛的。他想到她靈魂上的美性和純潔實爲感動，雖然實際上祇爲她美貌可愛的緣故。不論怎樣，他試自行解釋，他看來她的動人不是肉體，而全屬於精神上的，他以爲這是個高尚美好的見地，其實還是她處女的純真使他的血液飛騰，引起他的慾念來的。自他在那黃昏第一次與她相見以後，他時有把她的破壞的熱望；這熱望是任何美女都能引起的。

因爲他的思想繼續貫注於一個窈窕健美的女郎，尤里就生出了一個畫一幅『生命』圖的主義。這對他如多數最新的主義一樣，擾亂得他狂熱了；那時他自信他必使工作有成功的結果。

他預備了一張大畫布，他就狂速地把工作開始，似乎他不顧他有所延擱。起初在布上抹着顏料，結果尙見得和諧悅目，他感到一種入骨的快樂的了。可是工作進行下去，技藝上的困難節節叢生。尤里覺得難以處置了。在他想像到的輝煌美麗健康；畫出來都變得衰頹無力了。他簡直有點討厭，於是就用草率的格度畫起來。因此那幅有生命而有力的描畫，竟爲隨時看起來都怪異醜惡的圖畫所代替了。他想呆板的一幅畫，是絕無創造或動人之處的；這畫的理想和技術上，凡平得如一幅模仿的圖一樣。於是，尤里一如往昔地悲哀而抑鬱起來了。

如其哭泣不引爲是可羞的話，他也許會哭泣起來的，隨他的面帖在枕頭下大哭。他對人任何事可說，但又不願把自己

的無能說出，他對這幅畫悲傷地看看，想到生命是煩厭悲慘的，據他看來是無趣味的，想到他要在這小市鎮中生活多年，他引以為害怕。

「唉！簡直是死罷了！」尤里想他的眉間像冰一樣地冰冷，此時他又生出一個想畫一幅「死的願望」，拿起一柄刀來，忿怒地把「生命」的圖刮去。他真惱恨以狂熱畫起來的圖要毀滅，它又要艱難。顏料不容易刮掉，刀刮上去滑得把畫布刮破了兩處。他又知道白堊不能在油畫上畫出輪廓了。他爲這大爲困難。用一個畫筆，他始以赭石把圖題畫下，然後慢慢地隨意地用一付頹喪的態度畫着。他現在的作品雖然不算壞，但用這樣的方法和顏色畫出的「死」的原意，立刻就消失殆盡了。這樣尤里就去畫「老年」，是一位骨瘦如柴的醜媪，她沿着一條崎嶇而暗黑的路徑蹣跚着。太陽早已西落，襯着鉛色的天，可看見嚴肅的十字架的一個側影。在一具黑棺材的重壓之下，女人的瘦肩膀彎曲着，那表情是悲哀而又失望的。同時一隻足踏在一座墳墓口邊。這是一幅悲哀和寒心的畫。午餐時，有人來叫尤里，他也不去，仍舊繼續着他的工作。再過一回，諾飛珂夫來和他晤面，他也不理。諾飛珂夫嘆着氣，坐在沙發上。這人是喜歡靜下來，把各事想它一番的。他來晤會尤里，只因爲他獨自在家，覺得苦悶了。莉黛的拒絕又仍使他傷心。他難以自決，這是悲傷或是恥辱。因他是個坦白情性的人，他一點沒有聽見關於莉黛和沙拉丁的閒話。他不嫉忌，只是悲傷着那個近着他的，帶了幸福的夢消逝了。

諾飛珂夫想到他的生命是一連串的失敗，不過「死」的思想，卻永未向他心上湧來。且相反地，因爲生命給他的祇是磨難，就想到專心以別人的生存爲他的任務了，願把自己的幸福拋向一邊去。以諸事的不得成就，他想把自己拋到聖彼德堡去，在那兒他可以和「黨」重新恢復關係，然後急急地向死奔去。他自己相信，這是一個高尚的思想，他的認識使痛苦減少了，甚至於使他興奮起來。在他自己的眼中，他偉大起來了，他對莉黛的責備，使他激動得流下淚來。

諾飛珂夫忽然感到困亂。尤里繼續着畫着，絕不注意及他。諾飛珂夫懶懶地站起來，向畫走去。尙未畫畢，可是就爲未畫畢的原故，這畫有某種素描的効力。尤里盡他的力量工作。諾飛珂夫心想這畫奇異很得，他用小孩的驚嘆的神氣張着嘴巴注視着這畫家。

「怎樣！」尤里一面說，一面退後着，他個人在想這是從未見過的有趣的畫，雖然它有顯然的大缺點，他爲什麼這樣想，可又道不出其所以，但是假使諾飛珂夫以爲這是幅惡劣的畫，他會感到十分的傷心，並且也非常的憂悶。可是諾飛珂夫卻狂喜地喃喃地說：「真……好極了！」尤里自覺得有如一位天才，藐視着他自己的作品一般，嘆了口氣，投下畫筆，那筆把牀角沾污了，他付畫以一視就離開去了。

「哦！我的朋友！」他叫着，他正想向自己和諾飛珂夫說出屢欲破壞他快樂的疑團，因他覺得在這個作品的輪廓上，別無成功可求了。但想了一會兒後，他只說：「這一切畢竟都沒有用了！」

諾飛珂夫以爲這是他朋友的裝樣，想起自己的悲苦和失望，心內說：「這是真的。」

過了一會兒後他問：「你說這是沒用的，是什麼意思？」

尤里對於這句問話，不能確切答覆，而沉默着。諾飛珂夫再對那幅畫鑑賞一番，然後躺在沙發上。「我在 *Pravda* 報章中讀到你的文章，」他說，「這是篇氣焰很盛的文章。」

「着了鬼眼！」尤里帶怒地回答，可是這帶怒的理由他卻說不出，祇因爲想起西磨納夫的話來。「這有什麼用處？既不能停止死刑，劫掠，又不能廢除強暴的；它們仍在進行，得和從前一樣。文章是無濟於事的。只請說爲什麼目的？祇不過受兩三個呆人讀讀總之，這與我何干？爲什麼一個人要把腦子要碰上壁去把腦水碰出來？」

尤里的眼前似乎看到他早年祕密的集會，宣傳，冒險和挫折等，政治上的活動，他自己的熱情，只博得民衆的極端的冷視。他在房內踱來踱去演手勢。

「這樣一切事都沒道理的了，」諾飛珂夫懶懶地說，想起沙寧來，他又說：「你們都是個人主義者！」

「不，不是的！」尤里負氣地說，他已被過去的回憶，和這房中一切灰茫的印象所影響，故出此言。

「我們對於人類若不能估量，什麼是其真正要求，那末我們所有的立憲運動，或革命的努力，有何所得呢？則在這我們想像的自由中，會墮落的根原深藏其中的，以及人類的理想實行後，再退化回去，再以四肢行路呢！這樣萬物復行更始。若除

自己之外，什麼都不顧慮，那又怎樣呢？我有何得呢？至多不過我能用我的才能和功績，賺得名譽罷了。而被低於我的人們所尊敬，這尊敬對於我，有甚麼價值？那麼怎樣呢？徒自生活着，直到了墳墓去——以後什麼都完了！桂冠將與我的頭殼這樣緊密的相稱，我立刻便會覺得討厭了呵！

「總是爲着自己！」諾飛珂夫譏訕地吶吶說。尤里理會不到他，因爲他病態似地，賞識着他自己的口才了。他想他的說辭有着美麗的沉鬱。那好像將他擡高起來，增長了他的自尊的心思一樣。

「最壞的是，我將成爲被別人誤解爲天才的人，一個無益於人的可笑的夢想者，一種滑稽小說中的資料，一個蠢人！」

「哦！」諾飛珂夫叫着，一面從沙發上立起來。「無益於人。那末，你自己承認嗎？」

「你太荒謬！」尤里大聲說。「你真以爲我莫明其妙地而生活，和信仰些什麼嗎？我若相信我死能救世，我就一定愉快地釘死於十字架上。可是這個我不相信，隨使我怎樣幹，始終不能把歷史的路程改變的，並且我的能力是這樣細弱無用，就我未生於世，這世界也不會有絲毫的損失。可是因爲這能力的微薄，我要勉強地生活，受苦悲哀地等死。」

尤里不理會他現在所說的是全屬異端了，不是對諾飛珂夫，實是答覆他自己的奇悶的思想。他忽然記起西磨納夫，突然停住話頭。感到一個寒噤通過他的脊骨。「實在我怕這是難以迴避的。」他呆視着暗黑的窗，低低地說，「我明白，這是自然的，且我無論怎樣難以免除的，但這真是既可怕又可憎！」

諾飛珂夫心裏雖被這話的真實所震，但回答說：「死是生理上必有的狀態呵。」

「真是個呆子呀！」尤里想，一面又氣沖沖地叫道：「上帝慈悲我！我們的死對於誰也不需要，這有相干嗎？」

「你不是說釘死在十字架嗎？」諾飛珂夫說。

「那是另一事，」尤里遲疑地回答。

「你自行矛盾了，」諾飛珂夫謙卑地說。

這使尤里很惱喪。他把手指抓進亂髮裏，激烈地辯駁，「我自己不會矛盾的，理由是假使我根據自由的意志去死，——」

「反正是一樣的。」諾飛珂夫用同一腔調固執地接着說。「你們都需要恭維，此非他，只是個人主義罷了！」

「就是爲個人又怎樣呢？那亦無變於事實的。」

於是辯論混亂起來了。尤里覺得他的話頭原非要那樣說，祇是他未以實意抓住罷了。他在房內徘徊着，想把煩燥制抑，故自訴地說：「一個人有時會糊塗一時的。但有時又能說得如放在眼前那樣明白的。又有時我像有口難辯，笨氣地亂講一套。是的，這是屢有的事。」

他倆都沉默着，後來尤里在窗邊拿起他的帽子。「我們去散一下步吧，」他說。

「好，」諾飛珂夫欣然回答，一面心中又感着痛苦，他希望或者能夠達到莉黛。

第九章

他們在大道上來回走了好幾回，他們沒有碰着人，他們聽着公園內跟往常一樣演奏音樂會，演奏得很惡劣，粗糙而不和諧。在遠方聽來，怪令人討厭窒悶的。他們遇見許多在玩笑的男女，他們的喧嚷的歡樂，和這淒涼的音樂，及沉鬱的黃昏似乎不相稱的。這使尤里激怒了。到了道端，沙寧前來把急地向他倆道候。尤里不喜歡他，由之談話就不見有興。沙寧繼續勸笑他所看見的人。再過一會兒，他們逢到伊分納夫，沙寧和他一同去了。

「你們上那兒去？」諾飛珂夫問。

「請我的朋友去。」伊分納夫回答，一面拿出一瓶酒來，誇示似地給他們看。沙寧笑着。

尤里對於這瓶福特卡和笑聲，都感到粗鄙而村野。他輕蔑地回過身去。沙寧見此也不說什麼話。

「上帝，我謝謝你，使我和別人不同。」伊分納夫態度嘲弄地說。

尤里面紅起來，他想：「又來這麼一個陳腐的玩笑！」就厭惡地聳聳肩走開去。

「諾飛珂夫，無疵的法利賽，和我們同去吧！」伊分納夫叫。

「幹什麼？」諾飛珂夫問。

「喝酒去。」伊分納夫說。

諾飛珂夫憂傷地望望四週，但莉黛始終看不見。

「莉黛在家中呢，正懺悔她的罪過。」沙寧笑着說。

「多麼的無聊！」諾飛珂夫惱然地說。「我要看病人去……」

「沒有你的幫助，病人也是一死。」伊分納夫說，「同樣地，沒有你的幫助，我們也會喝完這瓶福特卡的。」

「如果我喝醉了怎樣？」諾飛珂夫想。「去就去吧，」他說。

他們走了，尤里聽得見遠處伊分納夫的粗暴聲音，和沙寧的輕意的笑。他再沿大道走了一會兒。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在黑暗中喊他。那是茜娜和學校裏的女教師多布番在一長椅上並坐着。天色已黑，他們的影形難辨。她們身穿黑服，禿着頭，手裏拿着書。尤里趕快就跑到近她們去。「你們那兒來？」他們。

「從圖書館來，」茜娜答。

她的同伴未開口，讓一個坐位給尤里，他本望在茜娜的旁邊坐下，但不好意思就在醜陋的教師多布番的旁邊坐下。

「你好像很抑鬱的呢？」多布番問，習慣地呶起她乾薄的嘴唇。

「你何以見得？可是正相反，我是非常的高興呀。」

「哦！那是因爲你無事可做的緣故吧。」多布番說。

「你的事可多嗎？」他問。

「無論如何，我哭的時間總沒有。」

「我難道哭泣嗎？」

「不過，」多布番嬉弄着他說，「你是在生氣呢。」

「我的生活，」尤里答，「已不容我有所歡笑了。」說時的聲調這樣沉抑，他們忽然沉靜下來。

「有一位朋友告訴我，我的生活是最富有教訓的，」尤里停了一回後說，其實並未有人對他說過這樣的話。

「什麼教訓？」茜娜認真地問。

「我是個不對生活貪婪的例實。」

「哦？把一切告訴我們吧。或者對我們也有益處的，」多布番說。

尤里想自己的生活是一個很大的失敗了，他實在是人類中最可憐的一個啊。但這種悲哀裏面，它又有某種悲傷的安

慰藏着的；把自己和他人之苦痛告訴別人知道，這事情是他所最高興的。對於男人他從來不說這些事，因為他知道他們是不會相信他的；但是對於女人，尤其那些年輕而美貌的女人，他就願意和他們訴說，以博得同情。他美貌而又善于說話，因此女人們時常同情他。在這時候，他就開始講笑話了，尤里又恢復他的慣用的語氣；他非常詳細地敘述他自己的生活在他的自己的敘述中，他自己以為是一個有特別才能的人，而被環境的暴力所壓迫和摧殘，以及被他的同黨所誤解。他所說的使人聽來彷彿都是真實的，因此這兩位女郎都對他相信，可憐，同情的。音樂會還在悲哀地繼續着，黃昏是迷茫而沉鬱了，他們三人都感到情調的淒抑。當尤里的話不再說下去的時候，多布番想起她自己的單調生活，以及消逝去的青春來，她低聲問她說：『告訴我，尤里，你不想自殺嗎？』

『爲什麼你這樣問我？』尤里說。

『哦！我不知道……』她說。

他們不再說話。

『你不是有職務的嗎？』茜娜熱情地問。

『有的，』尤里簡截地回答，好像不願承認這事，其實他是喜歡承認的，因為他想要在這位美女前，買弄自己的有趣罷了。他和她們一同回家，路上他們盡量地說笑，一切苦悶都受了消滅。

『他真好呀！』當尤里去後，茜娜說。

多布番搖着手指威嚇地說：

『小心，你不要戀愛他呀。』

『怎樣道理呀！』茜娜心中是懼怕，但笑着這樣說。

尤里興興匆匆地希望滿懷地回家去。他看看那幅已開始的畫，對此他心上已沒有甚麼印象，乃滿足地去睡覺了。這一夜在夢中，他夢見幾個蕩人心魂的美麗的女人。

第十章

第二天晚上，尤里到他會碰到茜娜和她的同伴的那個原地方去。整天愉快地不以昨晚他和她們的談話忘記；他希望再同她們相遇，談談同一的問題，再看看茜娜柔和而同情的表情。

這是個恬靜的晚上。空氣溫和，街上有點浮塵。只有一兩個人在大道上來往。尤里沿着大道慢慢地走，眼睛看着地上。他想：「多煩厭呀！我幹什麼來？」

忽然那學生西吃羅夫，走得很快，攔蕩他的手臂，喜洋洋地前來。「幹嗎，這樣緩步着呢？」他問，隨即站住，向尤里伸出一隻大手。

「哦！我真悶得要命，簡直無事可做。你到那兒去？」尤里沒精打采地問。他對西吃羅夫說話常是這樣的，因為他是一個革命黨的老黨員，他以玩玩革命的孩子看待西吃羅夫。西吃羅夫微笑着，似乎是個自得其樂的人。「我們今天開一個演講會，」他指着一包皮面彩色的小冊子說。尤里拿起一本，翻讀一篇通俗的社會主義的演講集的乏味序文；那意義他本是熟識的，但現在他已全行忘懷了。

「在那裏開演講會？」他仍帶點瞧不起他的神氣問着，一面把本小冊子交還他。

「在學校裏，」西吃羅夫答，還說出茜娜和多布番在教書的校名。尤里記得有一次麗麗曾把這演講會告訴他，但那時未嘗注意。

「我可與你同去嗎？」他問。

「爲什麼不能呢？」西吃羅夫回答，熱情對他的提議，非常同意，他看尤里實在是個革命者，過分估量他的政治才能，對他起了一種不啻是親熱的尊敬。

「這種事我很有興趣的。」尤里覺得需要而這樣的說這一句話，因為他想晚上可以藉此會見茜娜了。

「那是當然的！」西吃羅夫說。

「那麼，我們去吧。」

他們很快步地沿大道走去，過了一座橋，潮濕的水氣打橋的兩邊吹來；不久便到那個學校，那兒人已早在聚集着了。一間大而黑的屋子裏，擺着一排一排的椅子和桌子，有看影戲用的白幕，房內有笑聲。可以望見的樹叢中爲夜色所迷的窗邊，立着麗麗和多布番。她們快樂地歡迎尤里。

「你來了我真高興！」麗麗說。

多布番用力同他握手。

「你們爲什麼還不開始呢？」尤里問，偷偷向各處一瞥，希望能看見茜娜。

「茜娜不來出席這演講會嗎？」他很失望地說。

這時候講台上的桌旁，一支火柴燃燒起來，照耀出茜娜的形像。燐光在她的年青美貌的臉上照射着，她在愉快地微笑。「我怎不會出席這演講會呢？」她說，一面向尤里伸出手來。他欣悅地握着她的手不說什麼。她倚着他從臺上輕飄地跳下來。他覺得她的甜美的呼吸接觸着他的面頰。

「該開始了！」西吃羅夫說，他從隔壁走進來。

校役腳步沉動地在房內兜了一個圈子，把大號的燈點起，那燈的光色立刻亮亮地四射了。西吃羅夫開了過道的門，高聲地叫：「請這邊走！」

聽衆衝入演講廳，初時是畏怯地，然後噪動得不堪，尤里把他們詳細地觀察；他那宣傳家的銳利的興味被引起來了。聽衆有老人，青年人，小孩。前排先是空着；但後來，被幾位尤里所不認識的女人，肥胖的學監，初級男女小學的男女教師們佔據了。別的地方則坐滿了着土耳其裝和長袍的男人，兵士，婦女，以及許多穿得光怪落離的小孩。

西吃羅夫沉着地讀一篇普選的文章，尤里同茜娜的坐在桌邊聽着。他的聲音剛硬單調，內材給他讀得像統計學上的表格。但大家都對之悉心靜聽，不過前排的知識階級是例外，他們立刻不耐煩起來，而始自耳語。這很使尤里動怒，他很擔憂，西吃羅夫會讀得這樣不成。西吃羅夫顯得困倦了，於是尤里向茜娜說：『我來代他結束可好？』

茜娜從她的低垂的睫毛下向他溫柔的一瞥。『好呀！我希望你去讀。』

『你想有何關係嗎？』他低低地向她微笑說，好像她是他的同黨一樣。

『沒有關係的，大家一定很歡迎！』

停了一會，她向西吃羅夫提議這事。他實覺疲倦，也自覺讀得不興，就樂意地接受她的提議。『自然請他代勞！』他一如平日地叫着，向尤里讓位。

尤里是歡喜讀的，讀得也很好。目中無人地，他走到臺上，開始響亮地讀起來。兩次他望茜娜，每次與她光彩善意的眼光相觸。他就欣悅促地向她微笑，然後再讀他的書，聲音顯得更高，語氣顯得更強。他想着這是一件高貴而最有趣味的事情了。當他讀完文章，前排起了一些采聲。尤里規規矩矩鞠一下躬，在離開講臺的時候，他向茜娜蓄意地微笑，如要說：『我爲了你所以這樣做的。』當聽衆離去的時候，有低語聲椅子的推動聲。有人給尤里介紹兩位讚頌他誦讀的姑娘。接着燈光滅了，房內黑暗了。

『我很感激你，』西吃羅夫說，他熱烈地同尤里握手。『我希望我們常有一位像你這樣地給我們誦讀。』

誦讀是他應盡之責，所以他應當感激尤里，固然以羣衆的名義來給他感激，他實全出於私衷的。西吃羅夫把羣衆二字說得很响，『這兒爲羣衆服務的眞少，』他說，似乎在告訴尤里一個祕密。『就使做了，總是不誠懇不謹慎地做的。這極奇怪。若要歡娛一羣煩悶的大人先去，需要約定幾打頭等戲子，歌女；但要歡娛民衆，像我一位的演說家就夠了。』西吃羅夫有嘲弄自己的態度又說着。『誰都滿意呀。他們復有何求呢？』

『這是十分對的，』多布番說，『各種報紙上滿載演唱人的事業是反動的。至于這兒……』

「可是我們做的畢竟是好事呀！」西吃羅夫用肯定的態度說，他一面在整理他的小冊子。

「不愧是個頭腦簡單的人！」尤里心內在說。可是茜娜也在這兒，他自己今日也很得意，也就容忍下去了。西吃羅夫的很老誠也給他感動。

「我們現在到那兒去？」當他們走到街上，多布番問。

外面不像演講廳內那樣黑暗，天上有幾顆星在閃爍。

「西吃羅夫和我要到來多福那裏去，」多布番說，「你好送茜娜回家嗎？」「我高興，」尤里說。

西娜和多布番住在一所小屋內，位在一個廣闊的荒蕪的花園中。一路走去，她和尤里談着那誦讀和聽衆所得的印象，因此尤里愈益自詡，他是做了一件美好的大事了。到家時，茜娜說：「你不進來坐一回去嗎？」尤里樂得要進去，她開了大門，他們走過一塊雜草叢生的小空場，場的那邊就是花園。

「你可要到園裏去？」茜娜笑着說。「我本想請你進屋的，但我怕物事不整齊，因為我今天一早就出外的。」

她進去了。尤里隨意走向花園。未及數步就站着，好奇滿懷地望住那屋子的黑窗門，如有什麼美麗而神祕的東西，將在那兒出現。茜娜在門口出來了。尤里幾乎不認識她，她已把黑衣衣服換去，現在穿上一套小俄羅斯服裝，短口袖的薄上衣，藍色裙子。「我在這兒呀！」她微笑着說。

「我曉得啦！」尤里用除她之外無人理會得的語勢回答，

她目視他方，再微笑一下，他們在園中長草和丁香花間的小徑上走去。樹木都不大，多數是櫻桃樹，那嫩葉有一種樹脂的香氣。園後是片草地，在那兒的長莖野草都開着花。「我們坐在這兒吧，」茜娜說。

他們在場成片片的籬笆旁坐下。看過草地，審視那後逝的黃昏。尤里抓起一條纖柔的丁香枝，枝上落下幾點露水。「我唱些歌給你聽好嗎？」茜娜問。

「好極了，唱吧！」尤里回答。

如同野宴的黃昏一樣，茜娜深深地呼吸，當她唱着「哦！美的愛星」時，她那在單薄上衣下清楚的酥胸顯出可辨的輪廓。她的歌聲，純潔多情的，繚繞於黃昏的太空中。尤里木坐着，抑着呼吸凝望她。她見他在對她釘視，就閉上了眼睛，更甜蜜而深情地下唱。到處都靜寂，似乎都在聽着她，尤里想到此景此情，酷像一隻夜鶯在唱，春日的森林是如此神祕的境地。當茜娜以一句嘹亮的歌，結束她的歌唱時，靜境愈益濃厚。暮光已凋殘，大空更暗昧而廣泛。樹葉和亂草朦朧地搖着，一陣溫柔芬芳的微風，吹過草地和花園，輕弱得如歎息。在昏色中明耀的茜娜的眼睛，轉向尤里。「爲什麼一聲不響呀？」她問。

「這兒太快樂了！」他低語着，又抓起一條露濕的紫丁香枝。

「是呀！這是很美麗的。」茜娜作夢一樣地回答。

「有生實在是很美妙的。」她又加添一句。

一個漂渺而動蕩的思想，穿上尤里的心，但不久又沒有了，並未有顯現可覺，有人在草地的那一邊吹嘯兩次，接着仍歸萬籟俱絕，和以前一樣。

「你喜歡西吃羅夫嗎？」茜娜忽然問，她故意問這一個顯然不相稱的問題，心裏很快活的。

尤里突然覺着嫉妬的痛苦，但他加以壓制，而鄭重地回答，「他是個好人。」

「他是很熱心於他的工作的呀！」茜娜說。

尤里不響。

從草地上升起淡薄的蒼茫的衣霧，有露水的野草也更覺得蒼茫了。

「潮濕起來了，」茜娜微頷一下說，尤里不自主地望住她的豐勻嬌柔的肩膊，立即感到情緒不寧。她見到他的注視也紛亂起來，雖然這于她是快樂的。茜娜說：「我們走吧。」

他們懶意地打從狹窄的小徑回來。在走着時，好幾次互相輕觸，四週都黑暗而靜寂，尤里幻想着的如花園的生命，現在概將伊始了。一個神祕而人所不知的生命，在遠方森林中，橫過有露的野草上，奇妙的暗影，不久將偷偷地佔領着了。當黑暗

更濃起來，許多聲音也在蒼鬱而沉寂的地方微響着。他把這個對茜娜說，她的黑眼睛，就迅速地窺視着暗茫的深處。尤里這樣想，假使她突然脫去衣服，全身雪白而裸體的，很快樂地跑過這露濕的草地，而跑到陰森的叢林中去；這事情是會覺得並不奇異，反而覺得美麗而又自然的，並且也不會混亂了。蒼鬱的園林的生命，反使它更美滿的。他也想把這思想告訴茜娜，但他未有這樣勇氣，他只說起人們和演講的事情。可是他們的談話無由使之緊張，終於停止了，好像他們僅是空談談。這樣他們一直默走到門口，互相微笑着，他們的肩膀，帶下了枝叶上的露珠。一切彷彿都安靜而幸福的，如同他們自己一般。空場如前時一樣黑暗而靜寂，但是外面的門已打開；聽見屋內有迅急的步聲，也有開閉抽屜的聲音。

「奧爾格已經回來了，」茜娜說。

「茜娜，是你嗎？」多布番在屋內問，她的口腔有點不祥的樣範。面色慘白，驚惶無措地在門口出現。「你在那兒？我正找你。西磨納夫快死了！」她氣喘地說。

「怎麼一回事？」茜娜驚惶地叫着。

「真的，他將死了！他的一條血管破裂了！呂塞夫說他已無救了。他們已把他送到醫院裏去。這是很可怕的奇突的事。我們正在來多福家喝茶，他還很快樂，和諾飛珂夫爭論着這樣那樣。後來他忽然咳嗽大發，站起蹣跚着，隨即吐血來，臺布上，糖果醬的盆中……全是黑的，凝塊的……」

「他自己知道嗎？」尤里毫不在意地問着。他立刻想起那一夜的月下，陰沉的影子，衰弱碎啞的聲音說，「你仍得生活着，且你將經過我的墳墓站住，那時候我……」

「他似乎知道。」多布番回答，雙手顫着。「他看住我們，問着『這是什麼？』於是從頭至足發抖着說，『完了！……呀！這不怕人嗎！』」

「真太可怕了！」尤里說。

三人都不發一言。現在天很黑了，天體雖然還明朗，他們覺得好像忽然陰森悽慘起來了。

「死是一件可怕的事呀！」尤里說，面色變得灰白。多布番望着天空歎氣一下。茜娜的下頰發抖，發出慘苦的微笑。她並不恐怖得和別人一樣；年輕如她，是充滿了生命，她不能死在上固定她的思想。她對於這難以致信的事，像這樣一個美麗的夏日的黃昏說某一個人卻掙扎着要死了。這當然的，但不知爲什麼緣故，她覺得這好像是不對的。她以這樣的感覺爲可恥，想壓制下去，極擬表示出同情來，這種勉強使她覺到難堪，比她同伴更劇烈的難堪。

「哦！可憐的朋友……他是真……」

茜娜想問：「他是真就要死了嗎？」但是這句話她未說出來，她改用虛偽不成的問題問多布番。

「呂塞夫說他不在今夜，就在明天早晨必死。」多布番遲鈍地回答。

「我們看他去，好嗎？」茜娜低聲說。「或者你們以爲不必去看他好些，是不？」

大家心上佔有這個問題了。他們去看西磨納夫死嗎？這是對的或不對的事？他們都想去，可是怕見那種不祥的事實。尤

里聳聳肩。「我們去吧。」他說，「大概他們不准我們進去的，或——」

「或者他想見幾個人。」

「去我們就去。」茜娜肯氣地向牧師說。

「西吃羅夫和諾飛瑪夫是一樣，好像他番說。」

茜娜跑到屋內，去拿帽子和外衣，於是他們惶惶地穿過街道向灰白廣大的三層樓的醫院走去。在黑暗圓長的過道上，有熱烈的綠化輕和石炭酸的氣息刺鼻。當他們走過瘋人室，聽見一聲粗暴的忿怒聲，但是看不見人。他們覺得怕，匆匆地走向一個黑暗小窗去。一個年老髮白長鬚子的鄉下人，穿件長前掛和笨重的馬靴，沿着過道走來迎接他們。「你們要看誰？他站下問。」

「今天送到這兒來的一個學生，——西磨納夫——」多布番喃喃地說。

「在第六號，請到樓上去吧。」侍者說着，就走過去了。他們能聽見他吐痰在地上，然後用他的腳揩了去。樓上比較明亮，

天花板也不是圓頂的。一扇刻着「醫生室」的門半開着。一盞燈在內點着，可聽見裏面的杯和瓶的碰擊聲。尤里看到裏面去，叫一下，碰擊聲便停止了。呂塞夫跑出來，看去仍和平日一樣活潑而熱心的。「哦！」他用愉快的聲音叫着，「今天是我值日好嗎？姑娘們呢？」可是忽然皺眉起來，用沉重的神氣接着說，「他好像仍舊不省人事的，我們看他去吧。諾飛珂夫和別的一些人也在那兒哩。」

當他們沿着清潔空洞的過道走去，經過幾通寫着有黑色的號碼白色大門，呂塞夫說：「牧師已經去請了。末日來得這樣快，這是可驚的，我是昏了。近來他中了涼，你們知道，那是他致死的原因。病室到了。」

呂塞夫推開一扇白門走進，都放着整潔的厚灰被，樣子像一條一條同樣的粗被單下，（指病室）諾飛珂夫彎曲地坐着；伊分納夫和西吃羅夫站在窗口。在將死的人前握手，他們都覺奇異而痛苦；但不握手亦覺不妥，彷彿不這樣顯得死是更迫。有幾個在問候，有幾個就不，他們都站着，嚴肅好奇地望着西磨納夫。

他緩慢地困難呼吸着，他是跟他們所知的，全已不同了！真的，差不多全無活相了。雖然他的軀體和他的四肢是一如往昔，但現在顯出特別的強硬不屈了。造物給與人類肉體上的生命和活動，在他的肉體上似乎失去了。可驚異的情形，是迅速地在他僵着的軀體中完成一個不能遲延的重要的工作進行了。他的生命的殘餘，彷彿是都集中在這種工作上，用尖利的不可解釋的興味在完全。天花板下垂着的燈清楚地照在將死的人臉上。衆人站在那兒呆望着它，抑制着呼吸，有如怕得攪亂了神聖的事物一般！他們這樣的靜悄，而這病人的呼吸響得可怕得很。

一位胖牧師開門進來，伴着他，那是聖歌的唱者。一位黑膚纖弱的人，沙寧和他們一道來了。牧師輕微地咳嗽着，向醫生和其他的人鞠躬，他們也十分敬重地回答他，接着仍和前時一樣，完全沉默下去。沙寧不對任何人注意，站到窗口去，望望西磨納夫和別人，他用了很大的好奇心，對病人和看守他的人觀察，如要看出他們心中的所想和所感來。看護他的所感是什

麼。西磨納夫仍是僵臥着，仍與以前一樣地在呼吸。

「他已不省人事了嗎？」牧師有禮地並不指定誰而問着。

「是呵！」諾飛珂夫迫切地回答。

沙寧模糊地在低語着，牧師帶點討問的神氣望着他，但他看見沙寧依然是沉默，就轉過身去，向後把頭髮一掠，穿起聖衣，用假熱心的高聲，替死者讀起禱文來。

唱聖歌者的聲音是低沉粗糙而不悅耳的，因此這聲音如痛苦似地不和諧，這頌詩的响聲上接天花板。在誦禱開始的未幾，大家驚異地把視線移向將死的人了。站得最近死者的諾飛珂夫，想到西磨納夫的眼皮微動了一下，好像無光的眼球向祈禱者轉過去。但在其餘的人看起來，西磨納夫躺着不動，仍與以前一樣。誦禱之始，茜娜開始輕柔地哭了，淚水流滿美麗的面上。其餘的人瞧着她。接着多布番也哭起來。男人的眼中也裹滿了淚，他們咬緊着牙不讓它流下。誦禱增高起來，姑娘們的哭聲也更高漲起來。沙寧皺眉，愠意地聳聳肩，想這哭泣，對於西磨納夫多難受呀！假使他聽到了，就對於常人也十分厭煩的呀！

「不要這樣高唱！」他生氣地向牧師說。牧師柔和地俯身去聽他說的甚麼；他明白了又皺皺眉，仍是高聲朗讀。他的同伴睜眼視着沙寧，其餘的人也是一樣，好像他曾說了些什麼冒犯的話似的。沙寧做了一個姿勢，表示他的憎惡，總算沒有說什麼話。

當誦禱完後，牧師把聖衣裹起十字架，這時的情形，比以前更覺痛苦。西磨納夫躺着，僵硬得和以前一樣，一動也不動。忽然各人心中都罩上了可怕而不可抵抗的同一思想。這思想是快快完結吧！西磨納夫就死了吧！他們恐懼而慚愧地，又把這個希望壓制下去，彼此互相看看。

「但願一切都早完吧！」沙寧低聲說：「這樣不是太可怕嗎？」

「是！」伊分納夫答。他倆的話說得很低。當然西磨納夫聽不到的，但其餘的人聽得有些寒心。西吃羅夫正擬說話，但是

有一種新聲音，痛苦難言地通過房內響着，引得大家都顫抖了。

「呀……呀……呀……」西磨納夫呻吟着，彷彿他找到了所要的表現方式，接連地發出這拖長的聲音，只被他艱難粗澀的呼吸所間斷了。

起初他們不知道將有什麼事會發現，但立刻普娜和多布番和諾飛珂夫復行哭泣了。牧師慢慢而嚴肅地再行祈禱着，肥胖和善的面上顯得同情和感動。過了一霎那，西磨納夫的呻吟突然停止了。

「一切都完了。」牧師低聲說。西磨納夫於是慢慢地，用了許多力量移動着他的緊閉的嘴唇，旁人聽見低弱聲音，從他的胸中發出來，好比從棺材蓋下響出來一樣。

「你這老傻子！」他擰着着牧師說。他全身都顫動着，眼珠瘋狂地在眼眶裏亂轉，於是他盡其體長地躺着了。

他們都聽到這句話，全都站着不動；一會兒以後，牧師的肥潤面上的愁容消去了。他急切地向四周的人望望，無人的眼光與他相撞。只有沙寧微笑着。

西磨納夫再移動一下嘴唇，可是沒有聲音透出；他稀疏地美鬚垂下。他再一次伸長肢體，顯得更長更可怕，聲息全無。甚至絕無其他任何輕微的動作，也無人哭泣。未死的人見此，比在死的人更悲苦，更驚怕；這般難耐的一幕，結束得這樣的簡單而迅速。在個短期間，立在牀沿的他們，看住死而瘦削的軀體，似在期望什麼發生。想在自己心上引起驚駭憐憫的意識來，他們專意地望着諾飛珂夫，是在撫合死者的眼睛，疊他的雙手在胸上。他們嚴肅而提神地走出去。現在過道上的燈點着；一切似乎都歸於簡單，每個人都呼吸得較自由。牧師在第一個短步走。出去想說幾句安慰這羣青年的話，他嘆息一聲，乃柔和地說：「親愛的，慈愛的，這是真傷心的。這樣年輕的人，也就死了。唉！顯然的，他懷着餘恨而死了。但是上帝是慈悲的，你們知道

「是的，自然，」西吃羅夫回答。他走在他的背後，顯得斌斌有禮的。

「他的家屬知道嗎？」牧師問。

「我實在無由告訴你，」西吃羅夫說。

大家都驚異地交互着目光，彷彿都覺得奇怪，因為不能說出誰是西磨納夫的親屬。

「我知道他的妹妹是在高等學校裏的，」茜娜說。

「哦！原來如此，再會吧！」牧師說，用他的肥胖的手指略略舉起他的帽子。

「再會！」他們齊聲回答。

走到街上，他們嘆了口氣，彷彿輕鬆得多。

「我們現在到那兒去呢？」西吃羅夫問。

他們遲疑一下，互相告別，各人走各人的路去了。

第十一章

當西磨納夫看見血，感到體內體外可怕地空虛的時候；他們抱他起來，送往醫院放下。他於是知道己之將死，奇怪對
於死何以全不畏懼。

多布番曾說他恐怖，實在是因為她自己恐怖。她以為常人尚且怕死，將死的人更不必說了。他的灰白面色，和猙獰的狀態，是體衰鮮血的緣故，可是她當他是恐怖的表現了。但在事實上並非如此的。無論何時，尤其自他自己有癆病以來，西磨納夫早知必死了。他的病初，他是在卑怯的恐懼狀態中，很像一個已定自以為死刑以及希望全無的人。從那時候起，他看得世界已不存在了；世上的一切，從前他是覺得歡美的，愉快的，現在是消滅了。他周圍的一切盡歸死寂；每一個時間內，都得可怕難堪，可憎，像個口張目大的深淵。這是彷彿一個廣大無底的深淵；西磨納夫這樣想像着死。他到任何那兒，他做任何事，眼前者有這個深淵；在它無底的陰沉裏，一切聲音，顏色，感情都無所存了。這一種可怕的心境，繼續得並不長久；當日子邁進，西磨納夫漸近於死，他似乎更遼遠，暗昧而不領會。

在他周圍的不論聲音，顏色，情感，現在復得其以前的價值了。陽光耀照着一如往昔，人們操勞着亦如平日；西磨納夫自己也照樣地做着重要的事和以前無異。他早晨起來謹慎地盥漱；及用午餐，覺得吃物的不可口。像前些時一樣，他看起來太陽和月亮是件樂事，陰雨是種煩悶；像前些時一樣，在晚上去和諾飛珂夫或別的朋友打檯球；也像前些時一樣，他讀讀書，感到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乏味。一切事都無更變，這使他生氣，初時使他甚至痛苦的。自然環境和他都是無改變的；於是他強欲他人注意他的死，理解他的地位可怕，知道一切都完了，藉以改變一切。但當他告人以這回事的時候，他悟到他所做的不應當的。他們起初驚異，懷疑說醫生的診斷是真是誤。最後他們突然變換話材以遂此不快的印象，於是西磨納夫又和他們談談其他，但永未提及死。

於是在孤獨裏生活，想專心忍受於寂寞的生活中，負着他不可挽回的定運的自覺。可是他的生活和環境，一切依舊如故。死的觀念，在初的創痕對他是這樣深刻的，至後卻漸漸減低了；受壓迫的靈魂重得自由，逐漸逐漸把忘卻的時候更新；生命又在他的面前，於是更有聲，有色，而且有生氣。

惟有在夜裏當孤獨的時候，他被一個黑暗的深淵煩擾着。把燈熄滅後，廣泛的事物，漸在黑暗裏呈向他的上面，不停地低語着，「許……許……許！」同時別有一種聲音，有如出自他內身而回答這低語。於是他覺得漸成了這低語的一部分了。他的生命在其中，好像一個殘餘的火焰，隨便那時，都可以熄滅了的。於是他決意在房內，通夜燈點着。在燈下這奇異的低語和黑暗消逝了；他也不再沿着深淵在徬徨，爲這燈光使他意識到他的生命有千種平凡的瑣事，椅子，燈光，墨水瓶，他自己的腳，一封未寫完的信，一個肖像，和永未點的燈，掉在門外的靴，以及許多每日圍繞他的事情。

可是他能聽到從房裏燈光不及之處發出低語來，黑淵再張開大口來迎他。他怕見那暗處，甚至於怕想到它。因爲那時可怕的陰晦立刻就圍着他。燈被掩了，世界也好像給一陣濃霧，打從他的眼前不見了。這件事痛苦他，驚惶他。他覺得他真要如小孩一樣哭泣起來，驚欲以頭撞牆。但是當時一天一天過去，西磨納夫更接近死了，他對於這樣印象，他也漸見習常。但有時因爲一語，一下手勢，一個葬儀，一個墳場，它們都使他可怕，他也想到自己必死的了。他留心欲避這些警示，就永不走通到墳園去的路，也永不以手交疊在胸前仰睡。

他好像有兩個生命。第一個是光大活躍，那是不想到死的。那在留心着他的事情，祇要能永生下去，就任它可能地遺度。別一個生命，卻神奇而無際，如同蘋果內的一條蟲，祕密地咬他。第一個生命的內心，毒害它，使它難以忍受。因爲這兩個生命，西磨納夫最後覺得他是和死面對着了，知道他不久就要完結，但完全不以爲可怖。「完了嗎？」他總要問，以便他確切知道所等待着的。

當衆人圍着他，從衆人的面上，他讀得他的問題的答覆的時候，他只驚異這生命的完結得這樣簡單和自然。如那些他的權力上過分的負擔在結束一樣。同時，由於一個內在的新意識，他覺得大概只能是如此，死是他的微弱生力的自然趨勢。

他祇傷心着將永不能再見一切了。當他們用馬車送他往醫院，他張大着眼注視周圍，想一眼把這他將不能再有的天宇，人類，綠野，遼闊青碧的世界上的一切抓住，永遠刻銘於心中，真實的他感到那一切前所未注意的小事情，都和他一向覺得十分美貴的事情同樣有地位了。朦朧而廣泛的天，帶着金色的羣星；車夫的破布衫下的瘦背部，諾飛珂夫的悲顏；灰塵聳揚的道路；燈光明亮的房屋，向後飛馳的樹林；顛簸的車輪，溫和的晚風——凡是他能看到，聽到，覺得的。

後來在醫院裏，他的眼睛迅速地轉瞬這間大屋子，有心注視着各種動作，各個人物，一直等到身體的痛苦停止的時候，那痛苦是有一種盡歸於絕的感覺。他的意識集中在他的胸部，都從那裏發出來的。逐漸地，他開始同生命分手了。現在他所見的東西，對他彷彿異奇難解。生死之間的最後爭鬪開始了；這爭鬪充滿了他的全肉體；造出一個奇怪荒唐可怕陰慘衝突的新世界。有一回，痛苦停止了；他的呼吸變得平靜起來；白幕外的聲音與形象也多少較得顯然了。但一切都彷彿來自遠處的。他聽到聲音清楚，接着聽不見了；各種移動人物在悄然移動，如在電影中；熟悉的面孔變成不認識。

靠近的那張牀邊，一位面部薙得很清潔的人在高聲讀書，西磨納夫永未去想他向誰讀，他爲什麼讀書。他聽到議會的選舉已經延期，一個暗殺大公的圖謀已決定了，可是這些話是空虛而無意義的。像水泡一樣，頓形消滅了。這個男人的嘴唇掀動着，牙齒有光，圓眼旋動着，報紙索索有聲，燈在天花板下射出光來，大而黑的凶惡的蒼蠅環繞着。西磨納夫的腦裏，若有物在燃燒起來，照耀着他的四境。他忽然感到他的所有全行消失了，世上的工作與事實都不能增加一小時到他的生命上去了；他必須要死了。他又沉沒入黑霧的波浪裏去；兩個可怖而神祕的暴力，重新又在暗中不響地衝突，互相的惡掙着。

是當他聽到哭泣和禱告的時候，西磨納夫再次回復他的意識。他想這是絕對不需要的，對於他內心的衝突，沒有任何關係的。一剎那間，可使他的腦中燃燒了，西磨納夫明白地看見各人的悲傷面孔，於他極端無味，這是生命的最後符號。此後的事都是活人的思想或知識範圍以外的事了。

第十二章

「你到我家裏去，我們爲死者行追悼禮吧！」伊分納夫向沙寧說。沙寧點頭同意。在路上他們買了酒和小菜，追上尤里，他沿着大道慢慢走着，滿臉愁容。

西磨納夫的死，給他一個難堪的印象。他要分析它一下，但是又不可能。

「其實，是很簡單的！」尤里向他自己說，「人在誕生以前，是未存在於世的；那是好像無用怕和易於理解的。一個人死，就是他存在的完結。這是同樣簡單容易理解的事。死是創造生命活力的機器的完全停止，是很可明白的事；關於這是沒有可怕的。從前有個名叫尤蕾的小孩，他曾進大學，和同學爭鬪，他常常斬斷薊草的草梢來玩耍。他用他自己特別的方式，過他自己的特別有趣的生活。這個尤蕾死了，現在就是這個學生尤里。假使他倆相遇，尤蕾將不認得尤里，甚至於恨他。因此在他倆之間有一條深隔了；因此，若這個小孩尤蕾死了，我自己也死了，雖然到如今我還未注意這事情。這可以看出死亡是怎樣的！總之很自然而簡單，想想看，死使我們有何損失呢？無論如何，生命是痛苦多快樂少的。不錯，生命是快樂，而且很難分離的；但是死卻解除我們許多痛苦，我們生命的末段還是它的所得。它不是簡單的，而並不怎樣可怕嗎？」尤里大聲說，接着寬慰似的嘆口氣。但忽然他又驚跳起來，別的思想好像刺了他。「不，一個完整的世界，充滿繁複的生命，忽然變爲烏有嗎？不，那不是由小孩尤蕾到尤里的轉變。那是無理的，因此是可怕的，是難解的！」

尤里用了他全力，想構成這種情形的概念，這種情形，無人能夠忍受的，而卻忍受了，正如西磨納夫會忍受過一樣。

「他也不怕死呢？」尤里想，微笑着這樣一個想頭。「不，他對我們大眾，牧師，祈禱，我們的眼淚笑着的。他知道在最短時間內都要完了，怎樣還能夠笑呢？他是個英雄嗎？不，這不是英雄的問題。那麼死是不像我所想的那樣可怕了。」

當他沉思及此，伊分納夫忽然大聲叫他，「呀，原來是你！你到那兒去？」尤里驚跳一下問。

「替一個已死去的朋友做彌撒去，」伊分納夫粗魯地戲謔回答。「你不和我們一道去。時常一個人孤獨着有什麼好處呢？」

尤里因為感到悲哀又自覺無聊，覺得沙寧和伊分納夫不和平日一樣地使他憎厭。

「很好，我願意，」他回答，但是忽然想到他的高貴，自己想想，「和這樣的朋友同道我有什麼裨益呢？我要去喝他們的酒，隨意談談嗎？」

他正想回頭，但他感到極端的寂寞，他就和他們去了。他們到了伊分納夫的住處。天色已黑。在門上朦朧地看見一個人的影子，他拿着一根有曲的手杖。

「哦！這是叔父彼德！」伊分納夫高興地叫。

「是，是我！」那影子聲音沉重地回答。尤里想起伊分納夫的叔父是個年老好飲的教堂唱詩人。他有一口的白鬍鬚，像尼古拉第一時代的軍人。他破舊的黑外套，常有一種令人不快的氣味發出。

「好呀好呀！」他的聲音好像自一個空桶中發出，伊分納夫介紹給尤里，尤里爲難地和他握手，不知道向這樣的人說什麼好。可是他想到於他一切人都平等的，於是在他們進屋的時候，他恭敬地讓這位老唱詩人先走。

伊分納夫的住處，不像人類起居的地方，像堆置雜物的房間，塵污非常多而又醜陋。但是當他的主人點上燈，尤里看見牆上都掛着佛脫齊夫的畫刊，堆着的原來是書。他仍感不快，於是因爲想掩飾起來，他就用心觀那些刊物。

「你喜歡佛脫齊夫嗎？」伊分納夫問，尤里還未回答，他出房拿碟子去了。沙寧告訴彼德，西磨納夫的死。「上帝安息他的靈魂！」彼德喃喃地說。「呀！現在他是一切都完了。」

尤里很快地看看這老人，不禁得他表示同情。

這時伊分納夫拿進麵包，醃黃瓜，及杯子進來，放在鋪以報紙的桌上。於是動作迅速難辨地，打開瓶塞，不讓一滴酒漏出。「很靈巧！」彼德讚美着。

「你們能够一看就看出，一個人作事行不行。」伊分納夫用一種自得的神色說，當他把綠的酒倒滿諸杯的時候。『諸位，』他提高聲音說，一面舉起他的酒杯來，『祝死者安息乾一杯！』

他們就開始吃起來了，喝去好多酒。他們少談儘喝。這小屋中的空氣立刻便變得悶窒，彼德燃起一枝紙煙，空氣中充滿惡劣的煙霧。酒煙熱，使尤里覺得昏暈。他又想到西磨納夫。

「死是有些可怕的。」他說。

「怎見得？」彼德問。『死啊！這是絕對必需的。死嗎？假使一個人永生啊！你不必那樣說！永生，真的！永生成了什麼呢？』尤里立刻想描想永生是什麼樣。他看見一條無盡長的灰紋，無目的地在引長於空間，好像波平波起地進行着。一切顏色，聲音與情感的概念都迷糊暗淡，混解在一條灰色的污流內，這污流是恬靜而永遠的向前流着的。這不是生命，這是永生。這個思想使他恐怖。

「自然是的。」他喃喃地說。

「永生好像在你心上刻下一個深的印象了。」伊分納夫說。

「在誰心上不如是呀？」尤里問，伊分納夫猛烈地搖頭，開始把西磨納夫的死況告訴彼德。現在房內是難耐的閉悶了。尤里注視着伊分納夫，當他的紅唇啜在燈下發光的酒的時候。一切都似乎旋轉又旋轉。『呀——呀——呀——呀——呀！』一個小聲在他的耳邊響着。

「不，死是件可怕的事！」他再說，沒注意他在回應這神祕的聲音。『你是太怕死了，』伊分納夫神氣淡然地這樣說。

「你不怕？」尤里說。

「我嗎？不怕死！一定的，我不要死，因為死時沒有活着那麼快樂。但是假使人是必去死，我喜歡快快地，一些不要煩累和無聊。」

「你也未曾試過！」沙寧笑起來。

「不，事實始終真實的！」伊分納夫回答。

「呀！好嗎？」尤里接下去說，「這話誰都聽到過了。隨便你怎麼說，死總是死，終歸是可怕的，想到生命難免而這樣殘忍的末日，已足奪去生命上的所有歡樂了。生命究有什麼意義呢？」

「原是無意義，」伊分納夫含憤地叫着。

「不，那是不可能的，」尤里回答，「一切都是聰明與過慎取得的，而且——」

「我以為，」沙寧說，「到處的什麼都不好。」

「你怎能說那樣的話？自然怎樣？」

「自然！哈哈！」沙寧微聲笑着說，於是譏笑地揮着。「這是慣常，我知道，自然是完美的。事實上，自然正像人類一樣有缺點。不必太想像，我們中間，都能表示出比世界好一百倍的世界。我們何以不該有永久的熱與光，一個永青永榮的花園呢？至於生命的意義，自然有它特殊的意義，因為目的是引導萬物前進的；沒有目的，一切都混亂了。但這目的是在我們生存範圍之外的，在宇宙的根基上存在。確實的，我們既不是宇宙的原始，也不是宇宙的終結。我們的活力是被動的，而且是附屬的。藉生命的力，行我們的使命。我們的生命是必需的，因此我們的死也是必需的。」

「爲什麼？」尤里問。

「我怎能知道？」沙寧回答，「而且我管他做什麼呢？我的生命，就是我感觉，莫管他樂不樂；在這範圍之外的一切，由惡魔掌理去；任我們高興去創造假設，但它始終是個假設；以生命建造於這個假設上，是最無足道的事。喜歡苦惱生命的人由他苦惱去；在我只知生活下去。」

「我們爲這喝杯酒！」伊分納夫提議。

「可是對上帝，你不信仰嗎？現在任何沒有人信仰了——就是最易信仰的也不信仰。」彼德說，眯着眼睛望着沙寧。沙寧笑起來，「是的，我信仰上帝。當我小孩的時候，是信仰的，這是無須辨證爲什麼要信仰的理由。這是最有利的事情，因爲如

有一個上帝，我就把我的信仰給他，要是沒有好對於我更好。」

「但是生活都依據於信仰與否之上的呢？」尤里說。

沙寧搖搖頭，安泰地微笑着。「不，我的生活不根據於上面的。」他說。

「那末在什麼上面呢？」尤里無精無采地問。「呀——呀——呀！我一定不再喝了。」他自己想，他一面把手掠過冷濕的頭額。沙寧就是回答他，他也聽不見了。他的頭腦在旋動，有一時他竟難以支住。

「我相信上帝是有的，」沙寧繼續說，「但我不能斷定。可也不管他究竟有沒有，我總不認識他，我也不能說出他有何需求於我的。就是我在熱烈的信仰他，我怎樣能知道他是怎樣呢？上帝是上帝，不是人類，不能用人類的標準忖度他。他所創造的世界是含有一切的，善惡，生死，美醜，一切的一切，因此一切的感覺和確實的定義，我們所不得而知，因為有的不是人類的感覺，他那善惡觀念也是迥異於人類的。上帝的概念應當是偉大的偶像的，我們應以適合於我們生活之處的風土情形及儀容與服式，給與這位被崇拜者，這可對？」

「你很對，」伊分納夫唔唔地說。「十分對的！」

「那末，活有什麼好處呢？死又有什麼好處呢？」尤里憎厭地推開酒杯問。

「我要一件事，」沙寧回答，「就是我不要我的生命是痛苦的生命。因此至要的事，是一個應當滿足他的自然要求。要求比什麼都重要。當一個人沒有要求，他就沒有生命了；而且假使他消滅他的要求，就不管是消滅自己了。」

「但是他的欲望是壞的呢？」尤里問。

「可能是的，」沙寧答。

「那怎樣呢？」尤里又問。

「那……應該就是壞，」沙寧坦白地回答，他把他明亮的碧眼滿望着尤里。伊分納夫不信任地舉起眉來，但不說什麼。尤里也不發一言。為某種緣故，為這雙明碧的眼睛覺得不安起來，他試着想老看看這雙眼。靜默的短時間內，能清楚地聽到

一隻夜蛾在窗玻璃上拍撞的聲音。彼德傷心地搖頭，他的醉臉朝着醜態的報紙。沙寧復現微笑。這個微笑激怒了已見迷戀的尤里。

「他有怎樣明亮的眼睛呀！」他想。

沙寧忽然站起來開門，放出夜蛾。一陣愉快的寒風，彷彿輕柔如飛的掃過這房間。

「是的。」伊分納夫說，在對自己的思想解答。「沒有相似的人，既這樣，我們再喝一杯！」

「不，」尤里搖着頭說。「我將絕對不吃了。」

「呀——爲什麼不呢？」

「我從未吃得這樣多。」

酒與熱已使他頭痛。他想要到外面新鮮的空氣中去走走。

「我要去了，」他站起來說。

「那兒去再喝一回呀！」

「不，真的，我必定要——」尤里含糊地說，尋找他的帽子。

「好，再會吧！」伊分納夫說。

當尤里關門的時候，他聽見沙寧對彼德說：「你自然不像小孩們；小孩們是善惡不辨的；他們簡單而天真；所以他們

——這時門已關上，一切都歸寂靜。

月亮高照，寒涼的夜在尤里的前額蕩拂。一切都美麗而神祕，他走過月下靜寂的街道去，他想到西騰納夫，在個暗淡的空室內僵躺着，他不禁痛苦了。可是不知怎的，尤里不能重喚回那些剛在壓迫他，曾包裹了全世界以抵於哀悽的思想。他情緒現在是個恬靜的悲傷，覺得被迫着去盡情賞月，及他經過一個茫然荒涼的場地時，忽然想起沙寧。

「那是什麼路數人？」他自問着。

尤里不能立刻判斷誰是他所想到的人，他不快了，同時以輕蔑他而感到惡意的快感。『一個空言家而已，這位朋友以前裝得厭世，輕視生命，高談着他自己的難行的見解，現在他是玩弄着獸性主義了。』

尤里從沙寧而想到自己來，他想到一個結論，他是不以什麼主義為準則，他的思想，苦痛的經歷，全人格，都是獨到的，完全異樣於別人的所有的。這是很開心的思想，可是還覺得不足。他再想起西磨納夫。他知道與他永無會面之日了，很為可哀；雖然他對於西磨納夫永未感到親愛，他現在卻對他親愛起來。眼淚滲上他的眼睛了。他想像這個已死的學生，躺在墳墓中，一堆的腐肉；他又記憶他的這些話：『你仍活着，呼吸空氣，賞玩月光，而且你將打從我躺着的墳墓走過。』

『在我足下的這兒，也像人類的肢體。』尤里想，低頭看看塵土，『我是在人類的頭顱上，心上，眼睛上踏過呀！……我自己也要死的，別人也要踏我，思想着和我現在所思想的呀！正當其時的時候，人一定要生活，人一定要生活的是的，只要生活之路正當，就不失為着實的生活。但一個人怎樣得到正當的路呢？』

市場白茫茫地裸體躺在月色中。市鎮上的一切都沉寂。

『歌唱者歌唱人的琴，

永不發出他的聲息了。』

尤里輕柔對自己微呻這句詩。隨即又大聲說，『這是多麼沉寂，悲哀可怕呀！』他如是在向誰苦訴的。他自己的聲調使他傷心，他轉頭去看，看有被人聽到這句話。他想：『我是醉了。』

那夜天色靜寂而又明朗。

第十三章

茜娜和多布番出外沒有訪着她們的朋友，尤里的生活就很覺單調無聊。他的父親有時在俱樂部裏辦事，有時就在家。中料理雜務，麗麗和呂塞夫假使看見再有一個人，在他們面前，就會覺得有許多不便，因此尤里時常違避他們。每天睡得很早，而起來呢又很晏，這樣差不多已成了習慣。無論他在自己屋裏，或在花園裏，總覺得是愁悶的，要等到相當的時候，才能鼓動他的精力去辦大事。

這種「大事」的形式每日各有不同，或是一幅圖畫，或是一篇論說，將要顯示給世界上的人們，社會民主黨怎樣是個大錯，不舉尤里做領袖。否則就是做一篇論文，怎樣去附和民衆，同他們忠實地合作——這是一個範圍廣大而又莊重的題目。然而一天天地過去，還是終日無事，只覺煩悶。諾飛珂夫和西吃羅夫也曾幾次來看過他，但他只覺得完全是空虛的，毫無意思的。全不是他所要的，也不是他希望所要的。

有一天他去訪呂塞夫，這位醫生有空氣流通的大房子，裏面擺着許多健身操時用的玩耍器具，如印度棒，啞鈴，長刀，釣杆，魚網，煙斗等和許多別的東西。

呂塞夫非常歡迎他，和他談得很愉快，又請他吸紙煙，末後他請他一同去打鳥。

「我沒有鎗怎麼辦？」尤里說：

「不要緊，我有五枝，你可以取一枝。」呂塞夫答道：在他因為尤里是麗麗的哥哥，無論如何要竭力去奉承他的。因此他將所有的五枝鎗全拿出來，他力勸叫尤里儘好揀一枝。並且把每一枝鎗的機件，都拆下來和他說明用法，他還在院子裏的鞞子上試放一鎗。於是尤里才帶笑地受了一枝鎗，和一些子彈，呂塞夫覺得很快活。

「好極了。我原想明天去打鴨的，那末我們一同去吧，你看怎樣？」他說：

「好，我很願意同去。」尤里答道：

他到家後，就考察那枝鎗，差不多化了有兩個鐘頭的樣子，一歇撥撥機關，將燈做軛子去描準它，一歇又拿鞋油很細心地去擦他的舊獵靴。

第二天將夜時，呂塞夫精神飽滿快快活活地坐了馬車來接尤里。

「預備好了嗎？」他在窗外喊。

尤里早就背上彈帶和獵囊，他揹了鎗，走出來，似乎身上帶着這許多重東西，覺得很不舒服。

「我已預備好了。」他回說。

呂塞夫裝束得很是輕便舒適，他看見尤里這樣披掛，有些奇怪。

「你這樣未免太重了，現在還用不着，卸下來放在這裏，等到了那裏再穿上罷。」他微笑地說道：說着就幫尤里卸下他的獵袋等放在坐位底下，於是驅車快走。天將夜了，但還是很熱，空氣中雜着許多灰塵。那馬車兩邊擺動，尤里必要用力拉住坐位才得安穩。呂塞夫一路談談笑笑，因此尤里不得不也和他談笑，走過田野，見草生得很長，他們就覺得要清爽些。後來又走到一片寬闊而平坦的田野上，呂塞夫就勒住韁繩，將手放在嘴邊高聲喊道：「古司木……古司木！」（Koumasu）田野的那邊盡頭，有一排人看來像是黑影，他們聽見呂塞夫的喊聲，就向這邊看來。

其中有一個人，很細心地在兩溝的中間走，向這邊來。他走近時，尤里看得見他是粗笨強壯而鬚髮斑白的一個鄉下人，他的鬚子很長，兩隻胳膊也很有力。

他慢慢地走過來，微笑說道：「呂塞夫你來打鳥了罷！」

「古司木好麼？可以將這的馬交給你嗎？」呂塞夫說道：

「當然可以的。」那個鄉下老人慈和而親愛地這樣說。一面去牽馬韁，一面向尤里看了一眼，問道：「這一位是誰呀？也來打鳥的麼？」

「他是尼古拉的兒子。」呂塞夫答。

鄉下人說道：「哦！是的。我原看他很有點像麗麗，不錯！很像的！」

尤里聽見這個慈和年老的鄉下人，像這樣親熱地說他，認得他的妹妹，覺得很是歡喜。呂塞夫取了鳥鎗和獵袋，在前先走，一面很愉快地說道：「我們走吧！」

古司木喊道：「祝你們運氣好！」接着他們聽見他在按撫那匹馬，領牠到他的草房裏面去。

他們走了有好幾里路，才到水澤的地方。那時太陽幾乎沒有了。地上長了許多蘆葦，腳踏下去很是濕潤。天色是更暗了，空中有些潮氣，有的地方還有水光閃爍着。呂塞夫不要吸煙了，將兩腳分得很開站在那裏，他的臉色忽然嚴重，像是要開首辦一樁要緊而又有責任的事情。尤里立在右旁，想尋一塊既乾燥而又舒適的地方。他們的面前就是一片水，反映出上面清朗的將夜的天，更見得水清而深。對岸像是一條黑帶，遠遠地可以看出來。

幾乎沒有多久，就有許多鴨子三五成羣地，忽然從蘆葦中飛起來，慢慢地飛過水面，又飛過獵人的頭上，一列黑影背襯着深紅色的天。呂塞夫頭一個開鎗，就打中一隻鴨，受了傷斜落在水裏，牠的翅膀將蘆葦壓倒。

「我已打中了。」呂塞夫高興地大笑說。

尤里想：「他真是一個好朋友。」這時挨到他開鎗了，他也打中了一隻鴨。不過落得太遠了，所以找不到。他下水去找，擦傷了手，都找不到。這個失望引他更想再打中一隻；同時他心裏也在想着，這是最有趣的事情。

清涼的空氣從河面上吹過來，鎗頭的煙味異常地好聞。在這黑暗的天色裏，鎗彈射出來，有一種可愛的現象。當那些受着傷的野鴨，由淡綠的天色下面，跌下來的時候，畫出很好看的曲線。這時天上已有幾點星光，尤里覺得非常快活，和精神充足。好像他從未做過，像這種有趣味而能提起他精神的事情。此時飛起來的野鴨很少。天色也愈黑，所以更難去瞄準了。

「喂！我們回家吧！」呂塞夫在遠處喊。

尤里雖然不想回去。但還是聽他同伴的說話，走上前去會他，涉過水面，因為天黑，看不出水和土的分別，所以跌倒在蘆

蓋上當他們碰頭的時候，眼睛都像發光的，透不過氣來。

呂塞夫問道：「你的運氣怎樣？」

「我的運氣很好。」尤里解開他裝滿了的獵袋給他看道：

「你是能手，比我還好。」呂塞夫很快樂的說道：

尤里聽見他這樣稱贊，心裏很快活。他以前總對人說，自己不歡喜用力，手技也不好。現在他隨口說道：「甚麼比你還好，不過是靠着運氣好罷了。」

他們走近那所小屋時，天已經很夜。瓜田籠罩在黑暗中，只有前幾排的瓜給火光耀出白色來，長長的影子射在地上。那匹馬則站在那裏透氣，房屋的旁邊火光融融地燒着一堆乾柴。他們聽見男人的說話聲，和女人的大笑聲，內中有一個人的和悅的聲音。尤里好像是聽慣的。

「原來是沙寧，你怎麼會來的？」呂塞夫驚異地說：

他們走近火旁。古司木坐在那裏，點着頭向他們歡迎。問道：「運氣怎樣？」

「有些運氣。」呂塞夫答。

沙寧坐在一個大倭瓜的上面，也仰起着頭向他們微笑。

「你怎麼會到此地來的呢？」呂塞夫問他道：

「呵！我本來和古司木是老朋友。」沙寧答道：他一面說，一面還在微笑。

古司木卻大笑說道：「對啊！對啊！呂塞夫你坐着來嘗嘗我的瓜！請問這一位少年先生大名？」說時露出黃而且壞的牙根，一面則把手拍着沙寧的膝蓋。

「我名尤里。」尤里很客氣地回答。

他覺得有些不安，但他頓時就歡喜這個年老者，歡喜他帶一半俄國和一半土音的說話。

「哈哈！尤里，你請坐，我們大家要親近親近。對不對？」那老頭子說：

尤里和呂塞夫就各取一個大倭瓜在火旁坐着。

「你們打的是甚麼？請給我看看。」古司木說。

他們就將一堆死鴨子，從袋裏倒出來，染得滿地全是血。在半明半暗的火光下，這種死鴨子是很難看的。血的顏色已經變黑，但是鴨爪好像還會抓動。古司木就提起一隻鴨，把牠的翅膀下摸一摸。

「這是一隻肥鴨。呂塞夫你打着了這許多，預備怎樣？請送我兩隻吧！」他點着頭說。

尤里臉紅地道：「請你都拿去！」

老頭子笑道：「爲甚麼要都拿呢？你的量太大了。我就只要一對，表示我們沒有彼此。」

這時其餘的鄉下人和他們的妻子，都走近火堆來。尤里因給火光閃射着，看不清爽。每個人的面孔很快地從黑暗中現出，一忽又隱去了。沙寧緊繃雙眉，看那些死鴨，忽又站起來，回過頭去。因爲他不忍看折了翅膀的這許多美麗的鳥，躺在地下，同血和土混在一起。

古司木拿一把黃柄的小刀剖瓜，尤里就一瓢一瓢地吃着，隨便遇到甚麼事物，他總很有味地去細看的。

「尤里，吃瓜啊！這瓜是很好的。你的小妹妹麗麗和你的父親，我都認識，快吃呀，快享受這個好瓜！」古司木說：

在這裏沒有一件事情不叫尤里歡喜；鄉下人的氣息，好像和剛出爐的麵包及羊皮的香味一樣；還有火光大倭瓜；同古司木向下看時的臉色，他擡頭的時候，除了他兩隻眼睛發光外，其餘面孔因在黑暗中所以看不見。頭上是一片黑色，襯着這有火光的地方是非常好玩而開心。尤里仰頭看，起初看不到什麼，後來就看見有幾點星和那恬靜而浩闊的天。

他不知道怎樣同鄉下人說話，心裏覺得有些不安。而古司木，沙寧，呂塞夫則坦白簡單的同他們東拉西扯地講個不絕，並不說什麼特別的話。

在他們談話稍歇的中間，他就問道：「你們的田地怎樣？」他覺着這一句問話有些勉強，不該應說出來的。

「還要等幾時我們才好說。」古司木搖頭回答。於是他又開始談到瓜田和別人的私事，尤里更覺不安了，但卻又很愛聽。這時候聽見有腳步走近的響聲，先是一隻鬃毛白尾的紅狗，走到有光的地方來，一歇嗅嗅尤里和呂塞夫，一歇又磨着沙寧的兩膝，沙寧就拍拍牠的粗毛，接着而來的是一個老頭子，嘴邊有幾根鬚子，兩隻眼睛小而發光。他手裏拿着一枝已鏽的前膛鎗。

「這是祖父也就是我們的保傅。」古司木說。那老頭子放下鎗坐在地上，睜着眼睛看尤里同呂塞夫。

他含含糊糊地道：「你們是預備打鳥的！」說話時露出了滿口收縮而又變色的牙齦，他又說道：「嘻嘻！古司木現在已是煮小薯的時候了！嘻嘻！」

呂塞夫將老頭子用以打火石的烏鎗拿過來，帶笑着給尤里看。那是一把鏽舊的前膛鎗。分量是很重，還有鐵絲繞着，

呂塞夫道：「我問你，你這枝叫什麼槍？拿這樣的槍打鳥，你不怕？」

老頭子說道：「嘻嘻！有一次幾乎打了我自己。司德班（Sjepa Schopla）和我說，不用藥帽就可以放！嘻嘻……不用藥帽！他更說只要槍膛裏還有硫磺，不用藥帽就可以放。于是我就裝了藥，就是這樣放在膝上，用指一撥，就是這樣一扳！就砰的一聲放出去了！幾乎打死我自己！嘻嘻！這樣裝了，砰了一聲！就幾乎打死了我自己！」

他們聽了全都大笑，尤里笑到眼淚直流，那老頭子只有一簇鬚子，兩邊的臉皮都已縮進去了，那樣很使人好笑。

那個女子也笑到兩眼流淚，舉着說道：「嘻嘻！幾乎打死我自己！」

在那一圈火光之外，黑暗中能夠聽見有笑聲和女孩子們的聲音，他們因為怕羞，才遠遠的避開。離火幾尺遠的地方，沙寧坐在那裏劃洋火，那地方尤里是不能想像出來的。尤里看見他那安靜，而和藹的雙眼，在他旁邊還有一個少年人的臉孔，兩隻溫柔的眼睛很快樂地往上看著沙寧。

呂塞夫向古司木使眼色說道：「祖太爺，你要隄防你的孫女兒呢！」

古司木不以爲意地答道：「少年究竟是少年，有什麼隄防的！」

「嘻嘻！那個老頭子又笑了，一面用手指取出一塊燒紅的煤來。在黑暗中可以聽見沙寧的笑聲。那幾個女孩子們都走開了。因為聽不到她們的聲音，或許是爲了難爲情。

「我們要走了，古司木，謝謝你！」呂塞夫站起來說。

「不要謝的，」古司木答。他用袖子揮去粘在鬚上的瓜子。同他們兩人握手，尤里又覺得不願意去碰他那粗而且硬的手，當他們走出那個有火的地方時，黑暗好像沒有以前深了。頭上是寒冷而閃爍的星，和一大片圓形的天，火的旁邊有一羣人，幾匹馬，和一堆瓜，將光作了背景，似乎更見黑暗了。

尤里給一個倭瓜一拌，幾乎跌下去。

沙寧說道：「當心！我們再會！」

尤里答道：「再會！」同時回過頭來看沙寧的高而且黑的身形，好像還看見有一個很好看的女人，身體靠着沙寧。尤里的心跳得更快了，忽然想起茜娜又妒忌沙寧。

那隻馬又在噴氣，拖着車子很快的跑了。

火光漸漸遠淡，聲音也將聽不見了。四圍都很靜寂。尤里慢慢地擡着頭看天，將到市鎮的時候，看見燈光四射，又聽見狗的吠聲。呂塞夫對尤里說道：「你看古司木是不是一個哲學家？」

尤里坐在呂塞夫後面，看他的頸項，忽從愁悶的思想中驚醒，沒有曉得他說的究竟是什麼，故只能遲疑地答道：「呵……是的！」

呂塞夫笑道：「料不到沙寧竟是這樣一個風流青年。」

尤里現在醒了，想起剛才他管見的自來火光中所照出的沙寧和那位美麗女子的面貌。他又妒忌了。他忽然想沙寧待遇是用卑鄙的手段，對那女子的。於是帶點譏諷的意思說道：「恐怕不是的吧，我可不曉得他這樣的人。」

呂塞夫並未聽他的話裏有帶着譏諷意思，只管纏着馬，一會兒又說道：「她是個美麗的女子，是不是？我認識她的。她就

是那老頭子的孫女兒。」

尤里不作聲，他忽然沉思，到現在他深信沙寧是一個粗俗的壞坯。

呂塞夫聳聳肩膀，說道：「不要去管他，這麼好的夜景！我真不捨得丟開。我們還是趕回頭吧……」

尤里起初不懂他的意思。

呂塞夫半笑的接着又說道：「你以為如何，趕回去那裏有好幾個美麗的女子？」

尤里的滿面通紅，頓有一陣獸慾的衝動，穿過他的身體，動人的圖畫，他熱烈的想像中有一幅動心的畫圖。然而他卻自己節制着。乾聲答道：「不要了，我們應該回去了！」繼而又帶點惡意說道：「麗麗在家中等我們呢。」

呂塞夫失敗了，急忙喃喃道：「是的，這時我們應該到家了。」

「我絕對不願意做那種事情。」尤里咬着牙齒，瞪眼看呂塞夫的背影，帶點看不起他的意思，說：

「我曉得，哈哈，不去了！」呂塞夫大笑答道：說完就不响。又想：「我甚會這樣糊塗！」

他們默默地向家中趕，好像老是走不到。

「你進來呀，是不是你打算不進來？」尤里并不擡頭望他，問道：

「唉……我不進來了！因為還要去看病，況且天也晏了。」呂塞夫猶疑地答道：

尤里下車，不想拿槍，也不想拿打得的野鴨。凡是呂塞夫的東西，他現在都討厭了，呂塞夫卻喊道：「你忘記拿鳥槍了！」尤里回過來，滿肚皮不快活的拿了槍和那一袋鴨。很勉強地和呂塞夫握手後，隨即走入房裏。呂塞夫慢慢地向前走了

不多路，就轉灣到一條小街上。車輪的聲音在別一個方向，也可以聽得見。尤里細心地聽，覺得很生氣，心裏還有點酸溜溜。他替他的妹子發愁道：「真是個壞坯！」

第十四章

尤里把東西帶着進門後，爲着別的事情，他走下通到花園去的石階。夜有如墳墓似的黑，閃爍的繁星和夜天，增加了奇幻的情調。在石階的一級上，坐着麗麗，小小的灰色形象，在黑暗裏差不多難以辨別。

「尤里是你嗎？」她問。

「是呀！」他回答，坐在他的旁邊時，她的頭倚在他的肩上，親蜜的少女芬芳觸着他的感覺。

「你們玩得痛快吧？」麗麗說。一會兒以後，她輕柔地接着說，「呂塞夫在那兒呢？我聽到你們坐車來的。」

「呂塞夫是個卑鄙的畜生！」尤里忽覺惱怒地想這樣說。但是他隨意答道：「我不知道，他要看個病人去。」

「看一位病人，」麗麗呆板地重說一下。她默默地凝望着星羣。她並不以呂塞夫沒有來而懊喪。她倒希望獨個子，不要他來擾亂她已沉沒于靜思的想頭。對於她，充滿在青春軀體中的熱情，是覺得新鮮而甜柔。這是一個極高的意識，它將結束她過去的生活而開始她的新生命。這樣將使麗麗成爲一個完全異樣的人了。

尤里覺得奇怪，他的可笑的妹妹，竟成了這樣鎮靜而深思的。他彷彿覺得一切悲哀而都冷酷。他不覺得夢似的境況內沒有憂愁，有的是生命的精靈與充實。大天上浮起無限的無名力，模糊的花園，自地中吸起生命的液汁；而在麗麗的心上，有着這樣豐富完全的快樂，她恐怕任何動作，任何印象，都擊破這奇怪的好夢。

「麗麗，告訴我，你很愛呂塞夫嗎？」尤里和緩地問，彷彿怕得驚動他。

「你何以這樣問呢？」她想，但是自己定定神，更接近她的哥哥感激他，因爲他不說別的事，說的是她生命的理想——她所崇拜的人。「非常，是呀！」她輕柔回答，使尤里猜到而不是聽到的，強自忍住快樂的眼淚。可是尤里想她的聲音內有悲哀的成分；他憐憫她的心思，像憎惡呂塞夫的心意一樣。

「爲什麼呢？」他問，自己也感到這句話的驚異。麗麗詫異地望望他，柔和地笑。

「你這個蠢虫，真的因爲……你自己永未有戀愛過嗎？他是這樣善良，這樣誠實而正直……」她說。

「這樣美貌，強壯，」她想接着再說，但她面紅不再說下去了。

「你很明瞭他嗎？」尤里問。

「我不應這樣問，」他內心煩惱着想，「因爲她是以爲他是世上無匹的好男人。」

「呂塞夫告訴我一切，」麗麗懼怯，但是勝利地回答。

尤里微笑起來，覺得這是難以挽回的了，于是又詰問說，「你十分拿得穩嗎？」

「那自然的呀！我怎會拿不穩呢？」麗麗顫聲地說。

「哦！算了。我只是問問罷了，」尤里有點紛亂了。麗麗沉默下去。他料不到她的心上有着什麼。

「或者你聽到關於他的什麼事吧？」她忽然說。聲音中暗示出着痛苦，這使尤里迷惑。

「哦不，」他說，「完全不。我曉得呂塞夫的一切呢！」

「否則，你不會那樣說的，」麗麗堅持着。

「我的意思是——」尤里稍停一下，覺得不好意思，「真的，我們男人，一般說來，都是十分壞的。」

麗麗靜了片刻，大笑起來。「哦！是呀，我知道！」她說。

她的笑聲，他聽來似乎不必要。

「你不能把事實看得這樣輕，」他不耐煩地回答，「你也不能知道以後的事。你沒有人生的罪惡觀念；你太年輕了，太純潔了。」

「哦！真的！」麗麗笑着說，裝出諂媚的神氣。接着她語氣嚴重地繼續說，「你以爲我未嘗想到這樣的事嗎？真的，我已想到；男子們大都以破壞女子是英雄事業，我們女人怕踏上那使我們——使我們墮落的一步，爲的名譽和節操而這樣地謹

慎，爲此而痛苦。那是全行可怕不公的事可是嗎？」

「是的，」尤里痛苦地回答。「是的，那是世界上最可怕不公的事。問我們男人，他可喜歡娶一個蕩婦嗎？他總是說「不」。但是一個男人會比一個蕩婦好點嗎？她爲了金錢出賣自己，以謀得生活；至于男子，祇放縱他的肉慾在淫蕩中罷了。」

麗麗不語。一隻不見的蝙蝠在樓下，迅速地來回飛掠着，翼膀常擊拍着牆壁，然後微震着翼膀飛去了。尤里傾聽着這些黑夜的怪聲，于是他更深的痛苦地繼續說着：「最壞的事是，他們不獨知道，還默然承認這是應當這樣的，而且演扮着整個的悲劇，讓自己訂婚，于是欺天欺人。最純真的女郎，（他嫉妒地想起茜娜）她們往往被這些最惡的壞蛋所征服，給以生理上和道德上的污辱。西摩納夫對我說過，「愈純潔的女人，爲愈壞的男人所佔，」他說得對。」

「那是真的嗎？」麗麗口音特異地問。

「是，真確的！」尤里苦笑着。

「我不知道——關於這我不知道，」麗麗吞吐地說，聲音帶點哭的成分。

「什麼？」尤里叫起來，他聽不見她的話。

「都麗真不會和別人一樣罷？這是不可能的。」她從沒有向尤里提起這個小名。接着，突然她哭起來了。

尤里爲她的悲傷所動，握起她的手。「麗麗！麗麗！做什麼？我不是說——好了，好了，我親愛的小麗麗，不要哭！」他呢喃地說，一面從拉開她面上的手，吻着她淚濕的纖指。

「不！這是真的！我知道！」她帶哭地說。

雖然她自認已想到這些事，事實上這是她單純的幻想，因爲對於呂塞夫的內心生活，她還未得有輕微的概念。自然她知道她已非他第一個愛人，而她也明白那回事的真相。但這在她心上是模糊而不是永恆的。

她覺得她愛他，也覺得他愛她。這是主要的事情，其餘的都不重要。可是現在她的哥哥這樣說，用了一種責備的口氣，她好像是站在懸崖的邊上了；他們所談到的是可怖不可挽回的事，他的幸福是到末日了；她對於呂塞夫的爱情，現在已沒有

什麼打算了。尤里差不多要流淚，當他吻她撫她的頭髮的時候，想給她安慰，但他仍在痛苦絕望地哭泣着。「哦親愛的呵親愛的！」她像一個小孩地哭說。

在黑夜下她這樣絕望可憐，使尤里感到難以言容的悲哀。他慌張地跑進屋去，頭在門上碰了一下。給她拿一杯水來，半杯的水已潑到地上和手上。「哦！不要哭，麗麗！你不要哭得這樣！做什麼呢？或者呂塞夫是比別人好的，麗麗！」他手腳慌亂地說着。而麗麗還是在哭，周身猛動着；她的牙齒與杯邊相撞有聲。

「做什麼，小姐？」女僕在過道上驚愕地問。麗麗凭欄起立，流着淚，步武踉蹌地走向自己的房裏去。

「我親愛的小姐，告訴我，爲什麼要請主人和尤里來嗎？」

尼古拉這時正從書房走出，步勢漸緩有節地走着。他在過道上忽然站下，看見麗麗很爲驚異。「出了什麼事？」

「哦！沒有什麼！祇是一件小事情！」尤里強笑着回答。「我們談到呂塞夫，全是隨便談談的！」

尼古拉擲視他，顏色頓見不悅。

「你們說些什麼話？」他大聲說後，聳聳肩突又轉踵去了。

尤里怒容滿面，想說幾句無禮的回話，但突然覺得羞怯，只得沉默着。他一面由父親而忿恨，一面由妹妹而悲哀，同時又卑視自己，乃走下石階到花園裏去。一隻小蛙在他足下碎了，他一滑就憎惡地叫一聲，跳到旁邊去。他在濕草擦了一回腳，覺得一個冷戰穿過他的脊梁。他蹙着眉，心理上與生理上的可憎，使他想起存在的一切，都是逆意而可惡的。他摸索着坐在一張坐榻上，茫然望着花園，只見得一片黑暗輪廓。悲憫的思想在他的腦中動亂。

他向陰暗的草堆看看，可憐的小蛙是在那裏死躺着了。個別的生命已到了可怕的末日，可全無人注意，無人與問。

於是尤里被難以捉摸的思緒，引到這奇異的亂想中去了。強使他容受這個不容愛惡的難解的本能，他那關於善惡的直覺意識，是構成了一個生命；這一切又不過像一片渺茫的霧，把他的個性包殮住了。在那頑大的大地中，他的豐厚和苦憤的嘗試，有如這隻小蛙苦死，全然不被理會。描想痛苦和裨益於他人的，他在自己的宇宙中，無理地編起一個紛亂的網來。死

能毀滅這個網的，而且不必憐憫與恕宥，任他完全孤獨着。

他的思想再回來，想西磨納夫，想起這個死者對於重大觀念的淡漠，那些觀念，是這樣使尤里和幾萬的人注意的。這使他想到的悅樂，美人，月光，夜鶯的動情，這個事，他在西磨納夫死後第二天悲哀地想到的。那時，他不明白西磨納夫爲什麼對於划船，或是一個女郎的妙相等無用的事視爲重要，到反對於莊重難解的概念而視爲乏味。現在無論如何，尤里明白了，應當如此的，祇有這些無足輕重的事，方能造成真實美感的生命的，而這些莊重的概念，不過是空想，費詞，實不能輕微地影響於生死的關鍵的。它們雖然是重要完全的，但別的言詞和思想，也是同等分量與重要的，必在將來發生。

從他的善惡思想中無意引出這個結論，尤里完全迷亂了。這是像個無限的空虛橫在他的面前；有一回，他的腦子覺得自由而清明，如個夢裏人，覺是能够飛過空間，任欲何往。這使他驚怖。用其全力，竭致集中其習常的生活觀念，可怕的感覺始行消滅，一切成了如前地慘淡而紛亂。

尤里的思想是承認這樣的，生命是自由，結果一個人自然地爲快樂而生存。這樣一個呂塞夫的观点，固屬卑下，但終屬是十分合理的，認爲性是需要的，就盡能地求其滿足去。但接着他又承認貞操與蕩亂的概念，不過是蓋在新生的草上的敗葉；浪漫而純潔的女郎，如麗麗或是茜娜，投入肉肉的享樂是她們應有的權利。這樣觀念震動了他，覺得輕薄而又卑鄙的，他想從腦和心中用了他的常用的話把它逐出去。

「是呀，」他想，仰望着繁星閃爍的天，「生命是情感，可是人們不是沒理性的動物呀。他們必要裁判他們的情感，他們的願望更必趨於善。可是羣星那邊有上帝嗎？」

他忽自問的時候，一個紛亂的苦痛的畏懼的感覺好像把他打倒在地下。呆視着大熊星的尾上的一顆明星，想起古司木在瓜田裏，會稱呼這明星爲一個「羊角車。」他覺得有些討厭，這樣一個無關的思想，竟會通過他的心。他注視和天對照着的花園，沉思而細想着。

「如果這世界除去了女性的純潔與高貴，那好像春天開的香花兒，那人類還能留下什麼神聖的呢？」他這樣想着，向

自己描想出一羣可愛的少女，像春天的花一樣美麗，坐在羣花下的草地上。她們的青春的胸，美整的肩膀，豐滿的肢體，在他眼前神祕地移動，引起肉慾的急激顫抖。好像昏暈過去似的，他舉起他的手遮住臉。

「我的神經緊張了，我該睡覺了。」他想。帶着一般的肉感的幻象，覺得頹喪難熬，急步跑回屋內去。睡在牀上，求睡不得，他的思想再轉到麗麗和呂塞夫。

「爲什麼我就這樣生氣呢？是不是因爲麗麗不是呂塞夫的唯一情人？」

對於這個問題，他不能解答。忽然茜娜的影象，在他面前浮現起來，撫慰他的熱激的感覺。可是雖然他努力壓制他的感覺，爲什麼他願望她只要正如她現在一樣的，不被沾污而淨潔呢？

「是了，因爲我愛她。」尤里第一次這樣想。這個觀念，把其餘一切屏除了，甚至他的眼中有了眼淚。但經過一分鐘，他苦笑地問自己，「那麼以前我和別個女人發生過愛情嗎？真的，以前我是不知道有她存在，同時呂塞夫也不知麗麗的。那時我倆想，我們想佔有的女人是真實的，唯一的，非他不可的。其實那時是錯了，否則現在是錯了。我們要永留着純潔，不然就去享受極端的性的自由，自然讓女人也同樣去做的。現在呂塞夫不是因爲在愛麗麗之前已戀愛了別的女人是錯，只因爲他始終戀上許多女子是錯的，這我是不幹的。」

這種思想使尤里覺得高傲純潔，但有一刻，因爲他忽然想到陽光中的美豔女郎的動人。他幾乎不自主了，他的心成了糾紛的思團。

他覺得倒着右睡不舒服，他艱難地翻身左睡。他想，「事實是我所知道的女人，沒有一個能使我一世滿意的。我說的真實戀愛是難行的，去夢想這件事，顯然是愚蠢。」

左睡覺得仍不舒服，他又翻過身去，在熱被窩下轉輾反側，流了一身汗，現在他的頭痛起來。

「貞潔是一個理想，」他想。但實行起來，則人類將毀滅了。所以這是呆子做的事。生命是什麼呢？豈不是同樣是呆事嗎？他幾欲高聲呼出，忿怒地磨着牙齒，眼前閃現着金星。

他自這邊翻到那邊，直到天明，他的心和腦子因絕望的思想而沉重。最後想解除這種思想，他要自信，是一個放僻邪侈的自私者，他的躊躇，不過是隱藏肉欲的面具而已。但這樣更使他苦悶，最後還在從這句簡單的問話中而得着了慰藉。

「喂，我果真這樣自作自受嗎？」僧惡這無用的自己，尤里疲倦極了，終於睡了下去。

第十五章

麗麗在她房中哭了很久，最後她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來，她頭痛着，眼睛浮腫。她的第一個思想是她該不哭了，因為呂塞夫要來吃午飯，看到她的容貌這樣不振是要受駭的。至後她忽然想到她倆的一切都完了，一個痛苦和燃燒的愛情，使她又哭起來。

「多下流，多可怕呀！」她模糊地說，制止着下流的眼淚。「爲什麼呢？爲什麼呢？」她又說，爲了失去的戀愛，無量的悲哀，彷彿致她難受。想起呂塞夫常是這樣隨意的不馴地欺騙她，實使她不甘。「不獨是他。別人也都騙人的。」她想，「他們都自稱樂得和我們結婚，自稱是個善良誠實人！他們不是實際說慌的，只是他不以此爲罪惡。他們真可惡！」

因此，圍繞她的都是可憎而酷毒。她把前額靠在窗玻璃上，含着眼淚凝視花園。天色是陰晦的，大雨點不停地打擊窗玻璃，以此麗麗不能說出，是雨點或是她的眼淚了。樹木看起來是顛沛悲苦的，它們的黯淡的垂葉，黑色的樹枝，能從這雨中模糊地辨出來，陣雨已使林下的空地變成水潭了。麗麗的自以爲她的生命全不幸了；前途無望，過去的一切，都是黑暗。

女僕來叫她去用早餐的時候，麗麗雖然聽見，但卻未明白它的意義。後來，就食時，她的父親向她說話，她覺得侷促不安。他好像對她特別愛惜而說着話，在這個時候，似乎誰都知道那個愛她的人對她所做着可惡的欺騙。她快快回到房中，再坐下來凝視這陰暗的花園。

「爲什麼他這樣騙人呢？爲什麼他這樣傷我呢？是他不愛我嗎？不，都麗愛我，我愛他。那麼什麼是錯誤呢？他欺騙了我；他曾同各色的蕩婦戀愛過。她們是像我一樣愛他嗎？」她天真誠懇地問着自己。「哦！我是多傻，這樣着惱有什麼好處呢？他已欺騙了我，現今一切都完了。哦！我真是不幸，我應爲此懊惱！他是對我說了謊話！至少，他當向我認錯！但是他不！這真可惡！吻了許多別的女人，或者甚至於……可怕呀！呵！我是這麼不幸！」

「一隻小蛙躍過小徑，

伸直牠的雙腿。」

當她看看一隻斑白的小蛙膽怯地跳過滑的小徑時，麗麗在心裏這樣唱。

「不差，我是不幸，這都完結了。」她想，當那蛙在長草叢中不見了的時候。「於我，都這樣美麗，這樣奇異，於他，好——不過是件普通平常的事！所以他的過去的生活，時常免避了告訴我！所以他常常看起來是怪相，似乎是在想別的事情，好像他在想，「我全知道這事；我正確地知道你所感覺的，以及這事的結果。」全時間，我都是……哦！可怕呀！可羞呀！我將永不，永不戀愛任何人了！」

她又哭泣，她的臉壓近那寒冷的玻璃窗，一面注視飄動的雲。「可是都麗今天要來吃午飯的！」這個想頭很使她不安。「我對他說些什麼呢？一個人在這類情景中，應當說些什麼呀？」

麗麗張着嘴巴，兩眼焦急地視着牆壁。

「我需得問問尤里。親愛的尤里。他是這樣溫良！」她想，同時滿眼含着同情的淚。於是，她是素來不延宕事情的，就匆匆地走向她哥哥的房去。那兒她看見了西吃羅夫和尤里在討論事件。她狐疑在門口站着。

「早安，」她茫然說。

「早安！」西吃羅夫回答。「請進來，麗麗小姐；這事件是必要你幫忙。」

麗麗順從地坐在桌旁，還是侷促得很，開始態度驕賴地撫弄堆在桌上的幾本紅綠小書。

「告訴你這事情，」西吃羅夫轉向着她開始說，好像想解說一件複雜的事，「我們有幾位同事十分窮，需要我們盡量的。以所我想為此開個音樂會，好不好？」

西吃羅夫這句「好不好？」的溫情話，使麗麗記起所以來此的目的。於是她熱深視着尤里，「為什麼不這是一個對的計劃呀！」她回答，驚疑着尤里要免避她的視線。

麗麗大哭而使尤里全夜爲悶思所困之後，感到向他的妹妹說話太無精神了。他曾想到她來後必警告她一番，但要下一適合的忠告，好像也很難的。就是要安慰她，而把他所說過的話收回，並推她回到呂塞夫的懷裏去，也覺不可能；他也不忍打擊對她幼年的幸福。

「好吧，我們就決定做去，」西吃羅夫坐近麗麗繼續地說，彷彿這事變得更複雜了。「我們想去請莉黛和茜娜唱歌。最先每人獨唱，後來再合唱。一個低音，一個高音，這樣必定好聽。再是我拉手提琴，後來沙拉丁可以唱歌，塔羅夫伴唱。」

「哦！軍官們也來參加這音樂會嗎？」麗麗呆板問，其實這時候她所想的，全屬別一件事。

「自然呀！」西吃羅夫揚一下手說，「莉黛能夠來，他們就會蜂般般地圍繞她。至於沙拉丁，他最喜歡唱歌；隨便什麼地方祇要他能唱，就會引動大羣的同寮，我們將羣賢畢至的。」

「你也當去請茜娜，」麗麗熱心地望着她的哥哥說。「他一定不會忘記了的，」她想，「怎樣他能談論這個可厭的音樂會，當我……」

「怎麼，我已告訴你，剛才去請過了！」西吃羅夫回答。「哦！你是說過了的。」麗麗說，難禁地微笑着，「還有莉黛，我想你已說起她可是？」

「我自然說過了，我們再請些誰？」

「我實在……不知道，」麗麗吞吐地說，「我的頭這樣痛。」尤里急乎看看他的妹妹一下，繼仍翻着他的冊子。面色青白而眼臉困倦，她激動了他的愛憐了。「哦！爲什麼，我爲什麼向她說那些話？」他想，「整個問題不獨是我，同時其他的許多人一樣不明瞭，現在她可憐的小心，一定受了煩亂了！何必我何必說那個！」

「小姐，呂塞夫先生剛來了。」女僕在門口說。

尤里又驚愕地瞥視着他的妹妹，視線與她憂傷的眼相撞。張惶地他轉向西吃羅夫忽然說，「你讀過勃羅萊的著作嗎？」「是的，我會和多布番和茜娜讀過的，覺得很有趣，」西吃羅夫說。

「呀！她們已回來了嗎？」尤里問。

「已回來了，」西吃羅夫回答。

「什麼時候回來的？」尤里藏着他的動情問。

「前天，」西吃羅夫答。

「哦！真的！」尤里回答，他一面望着麗麗。他自覺在她的面前羞怕，彷彿他欺騙了她。

麗麗心馬意猿地站在那兒一刻，聊亂地摸着桌上的東西。於是又走近門去。

「哦！我做了什麼！」尤里想，聽到她的躊躇的步聲，覺得真正悲哀。她走到別一個房去，麗麗疑難痛心的，覺得似乎被凍住了。她好像迷途在一座黑暗的森林裏。她照照鏡子，看見她自己的愁容影子。

「我就這樣去見他吧！」她想。

呂塞夫站在餐室內，快樂地在和尼古拉談話。

「自然這是奇怪，但並無損害。」

麗麗聽到他的話聲，覺得心在猛撞着，似欲分裂了。呂塞夫看見她立把話頭停住，張臂前去迎接她。她私知這是表明他要擁抱她狀態。

麗麗羞怯地仰他，口唇顫抖着。未發一言，他收回手來，走過去開了出道的玻璃門。呂塞夫鎮靜地凝視着她，仍不免有點驚愕。

「我的麗麗生氣了，」他用一種真假各半的態度對尼古拉說。尼古拉突然大笑說：

「你不如前去寬寬她的心吧。」

「也祇好如此。」呂塞夫態度談諧地嘆息一下，就接麗麗的踵走去。

天仍是下雨，空中充溢着雨落的單調聲；但天空現在似較清明，雲堆中露出一條裂紋。

麗麗的臉靠在廊下的一根冷濕的柱子上，任憑雨點在她裸露的頭上打落，因此她的頭髮潮濕了。

『我的公主不高興了……麗麗！』呂塞夫說，他把她拉近來，輕吻着她潤濕馨郁的頭髮的時候。

當在這樣親暱的接觸之下，麗麗胸中的一切融解了，自己就不不然地伸手圍着她愛人的結實的頸項，她備受了一陣狂吻，喃喃地說：『我很恨你，我很恨你，你是一個壞人！』

她每一刻工夫都在想，結果覺得他未見得這樣壞，可怕或者難以挽回，有如她所猜想的，這有什麼關係呢？總之她所需要的，不過是愛一個同時為她所愛的魁梧美貌的男子。

後來用餐了，尤里的驚異表情使她痛苦，她輕對他說：『我知道這是我不可救的缺陷。』他聽得只勉強地微笑一下。尤里真心在喜歡這事會有這樣愉快的結束，但他仍假裝着一種神氣，像煞厭惡這樣中產階級的滿意與寬容似的。他退回房中去，一直孤獨地到傍晚；當日落前，天空灰色時，他拿了槍，想到他和呂塞夫昨天會到過的地方去行獵。

雨後的沼澤，彷彿充滿着新生命，可以聽到許多新奇的聲音，碧盛的草有如被神祕的生活力所吹動地在搖擺。羣蛙咯咯地好像一組歌唱隊；有時有幾隻鳥呼出一種尖銳而失調的呼聲，鎗彈不及的不遠處，可聽見鴨子在蘆叢中叫。但是尤里不覺要打獵，就荷鎗回家，靜聽那在平和的晚光中水晶似的清透聲。

『多美呀！』他想，『什麼都美的，祇有人是罪惡的！』

他遠看得瓜田內一點小火燒着，不久由火光下認出古司木和沙寧的面龐。

『他常來這兒幹嗎？』尤里納罕地想。

古司木坐在火旁，在講一個故事，一面在笑着而又做手勢。沙寧也在笑。火光尖長地燒着，色是玫瑰的，不像夜間那麼紅；頭上是蔚藍的圓天，始現着閃爍的星，閃到有一種新徵和雨濕的野草味道。

因為某種理由，尤里避免着他們的窺看，可是他又以不能和他們相夥而感到悲哀。在他與他們之間，若有一道難解渺茫的鴻溝，沒有氣息的空间，和一條不能架橋過去的海峽。

孤絕的感覺牢固地煩悶着他。他是孤獨的，他同這個暮色籠罩着的有火有星，和有入類的地球，離絕了孤單地站着，似乎緊閉在一間黑室中。這個孤獨的感覺，使他痛苦。當他走過瓜田的時候，那兒幾百個西瓜在月光裏生長着，他看了那些西瓜，都彷彿是伸躺在地上的人的骷髏一般了。

第十六章

已是夏天了，陽光與熱度都非常強烈。在燦爛的藍天和炎熱的大地間，浮動着一層金色的霞障。樹林爲熱所炙備，似乎入睡了，樹叶靜垂着，牠們的影子映在乾燥的草泥上。室內是清涼的，淡綠的反光在天花板上蕩漾；其餘什麼都不動，窗帘在搖幌着。

沙拉丁慢慢地徘徊於室中，他散開亞麻的內衣，懶懶地吸紙煙，露出他白大的牙齒。塔羅夫穿着內衣和馬褲，直躺在臥椅上，用烏黑的小眼睛偷望着沙拉丁。他急需五十個盧布待用，已向他的朋友借了兩次。他無勇氣再做第三次的詢問，因此他急在地期待沙拉丁他是否回到這件事上來。沙拉丁決不會忘記這事的，但上月已賭輸了七百盧布，不肯再做別的支出。

「他已經欠我二百五十了，」他走過看了塔羅夫一下的時候，他想，接着又怨暴起來，「這是可異的，我們固然是好朋友，但我奇怪他全不怕羞。他無論如何應在債戶地位向我說抱歉話，不，我決不再借給他一個錢了，」他恨心地想。

一個滿面雀斑的侍卒走進房內來，用一種笨拙的模樣立正着，不看着沙拉丁地說，「大人，請你原諒，啤酒是一點也沒有了。」

沙拉丁面孔紅起來，不由自主的望了塔羅夫一下。

「好，這是未免太過了！」他想，「他知道我沒有錢，可是啤酒還是要喝。」

「福特卡酒還剩着一點，」這個兵士又說。

「好討厭！你那兒還有兩個盧布去買點來。」

「大人，我的錢已沒有了。」

「怎麼？爲什麼要說謊呢？」沙拉丁突然站下高聲問。

「大人，已奉命付給洗衣婦人一盧布七十戈貝，還有三十戈貝放在盥漱臺上。」

「那是不錯的，」塔羅夫帶着虛偽的態度說，他已羞恥得面紅了，「我昨天叫他去付……你不知道這女人已麻煩我整整一個星期了。」

兩粒紅點湧上沙拉丁的光面頰上，他臉上的筋肉也顫動着。他一聲不響仍舊在室裏踱來踱去，後來忽然站在塔羅夫的面前停住不動。「你瞧，」他說，聲音忿怒得發抖，「我會非常感謝的，要是將來你讓我自己管理我自己的銀錢。」

塔羅夫面紅得變紫。

「哼！這又不是大不了的事！」他吃吃地聳聳肩說。

「這不是了不了的問題，」沙拉丁苛刻地接着說，「這是事情的要點。我請問你有什麼權力……」

「我……」塔羅夫吃吃地說不下去了。

「請不必解釋，」沙拉丁仍用尖刻的口氣說，「我一定要懇求你，再不使用這樣的自由。」

塔羅夫的口唇顫動起來了。他把頭低着，忸怩地玩着紙煙盒。停了一分鐘後，沙拉丁凶狠地轉過身去，重響着他的鎖匙，把寫字檯的抽屜打開來。

「看這兒呀！去買東西去！」他忿怒地說，口聲但已平靜下來了，他拿一張一百盧布的紙幣交與這兵士。

「大人，我去買去！」兵士說，他行了敬禮出去。

沙拉丁鎖好錢箱，關上寫字桌的抽屜，塔羅夫在這時正見有五十個盧布藏在箱內，這是他剛所需要的，爲得不着而祇好嘆口氣，點起一支紙煙。他覺得很不寫意，可是怕得現出本色，使沙拉丁要生氣。

「兩個盧布對他算得什麼？」他想，「何況他是很知道我是窮的。」

沙拉丁繼續含着愠意踱來踱去。但這愠意漸見消平了。當僕人送進啤酒來的時候，他嗜愛地喝了一杯冰凍的氣酒。在

他啞着鬚子梢的時候，好像沒有什麼事情似地說：

「莉黛昨天又來看過我。我同你講！一個美女郎，好情熱的一個啊。」

塔羅夫始終不高興，默不置答。

沙拉丁可不以此爲念，徐徐地走過去，他的眼睛好像回想到某種秘密的事件，禁不住地笑着。他壯健的軀體，爲熱力所刺激，更使他興奮起來。忽然他短促地笑着，好像他叫喊了一下，於是他停住腳步，他說：「你知道昨天我試……（這裏他用了一個粗鄙的，用於女人的，一個極侮辱的話句，）當初她還強，她的眼睛裏，有一種惡毒的神色，你知道這個嗎！」

塔羅夫貪婪地猙獰着，獸性也在發作了。

「但後來，一切都好了，我的生命永沒有這樣一個時間了！」沙拉丁說，他回想着而顫動起來了。

「好福氣的傢伙！」塔羅夫嫉妒似地高聲喊。

「沙拉丁在家嗎？」這時候突然有一個高大的聲音，在街上這樣叫。「我們好進來嗎？」原來是伊分納夫。

沙拉丁嚇了一跳，恐怕關於莉黛的話，將被別人聽見。但是伊分納夫是在馬路上喊着，他就是連人都沒有看見呀。

「是，我在家呀！」沙拉丁從窗口叫着。

前室有一陣歡笑聲和足聲響着，彷彿侵入了一隊遊樂的羣衆，接着伊分納夫，諾飛珂夫，麥令諾基上尉，別兩個軍官，沙寧都出現了。

「哈囉！」麥令諾基擠進人叢去叫着，他的面龐是紫紅色，臉頰很胖，上唇的鬍鬚，有如兩束稻桿。「孩子們你們好嗎？」

「又要化念五個盧布了！」沙拉丁不高興地想，但是他還是微笑地說：

「喂！你們都往那兒去？來！丘不諾夫，拿些福特卡和其他的東西來，跑到俱樂部買點啤酒，先生們，在這樣的熱天，你們要些啤酒嗎？」

及啤酒和福特卡酒已拿進來，嘈雜的聲音更形擴大。全都大笑，呼喝，喝酒，好像故意在做着吵擾。只有諾飛珂夫鬱鬱寡

言，溫和的面上有一種難看的表情。

直到昨天，他才發現全市鎮人對於沙拉丁和莉黛的傳言，他實被一種羞恥和嫉妒的感覺所克服了。

「這是不可能的！這是荒謬的事，無意識的傳言。」他自己想，不相信這樣美麗、高貴、不可攀援的莉黛，他所深愛的莉黛會恬不知恥地同沙拉丁樣的畜生胡調，他看得他比自己更不如而且更愚蠢的。於是獸性的嫉妒抓住了他的心魂。他有幾次非常痛苦，隨即又對於莉黛特別對於沙拉丁憤恨着了。他的愉悅疎懶的心境，以有這樣奇異的感覺，在要求一個出路了。一夜，他都痛苦自己，甚至想到自殺；早起，他又不能理解地渴望見沙拉丁。

在吵擾和醉笑的中間，他獨坐着，機械地喝那一杯一杯的酒，一面睜視着沙拉丁的一舉一動，很像在森林中野獸的對牠同類狠視，假裝不望什麼，可在實際上老像想要過去。沙拉丁的微笑，白齒，美容，聲音和一切，對於諾飛珂夫，全是一把刺入創口的尖刀。

「沙拉丁，」一位身材纖高，一隻臂膀特別粗長的軍官說，「我帶一本書給你。」

一片喧嚷的聲音中，諾飛珂夫立刻聽到沙拉丁這個名字，與他的聲音特別響得使別的聲音彷彿不響了。

「那一類書？」沙拉丁問。

「關於女人的，作者是托爾斯泰。」瘦長的軍官大聲地回答，似乎他在做一個報告。他的枯黃的長面上，有一種自以為讀過托爾斯泰的著作的驕傲。

「你讀托爾斯泰的著作嗎？」伊分納夫問，他已看出了他幼稚的得意的表情。

「爲了托爾斯泰，馮滋發狂了，」麥令諾基狂笑地說。

沙拉丁拿起這本單薄的紅皮小冊子，翻了幾頁說：「這本書有趣嗎？」

「你自己看了就知道。」馮滋熱心地回答。「我同你說，你有一個腦袋，正像一個人他自己會知道的！」

「沙拉丁關於婦女既有特別的見地，幹嗎還要讀托爾斯泰的著作呢？」諾飛珂夫低聲地問，他的眼睛始終看着杯子。

「什麼使你這樣想呀？」沙拉丁意會到這是給他的攻擊來了，預防着而說，

諾飛珂夫不響，在一種感情的狂奔之下，他滿心想在沙拉丁的自足的面，打一個嘴巴，把他推倒在地，可是他所要說的話無端可得，他知道，他是自在磨難地知道，他是說了鄙卑的話，但仍冷笑一下，回答：「看你的臉就夠知道了。」

他的奇異和恫嚇的語調，停止得特乎其樣，好像一件謀殺的事件正在進行着，而伊分納夫他能料到這是件什麼事情。

「似乎對我……」沙拉丁冷冷地說，雖然他還並未失去他的自制力，而他態度的已改變了一些了。

「好了，好了，究竟是什麼事情啊？先生們！」伊分納夫叫道。

「不要管由他們打個明白吧！」沙寧帶笑地攔着說。

「這並不是似乎的，確是這樣！」諾飛珂夫還是一樣的聲調說，他的眼睛依然注視着他的杯子。

紛亂的呼嘯，羣臂的揮動，和快樂或驚恐的表情中間，兩對手間有力的間隔，好像隨即建立起來了。沙拉丁給麥令諾基和馮滋拉回去，而諾飛珂夫則被伊分納夫和其餘的軍官阻止着，伊分納夫酌滿了各個杯子，並未專門向誰地呼喊了一下，樂情現在已是勉強而虛偽的了，諾飛珂夫頓時覺得必須離開那裏。

他不能再忍耐，他呆呆地微笑着，轉向伊分納夫和軍官們。

「我怎麼啦？」他半昏迷地想，「我想我應該打他……向他衝去，在眼睛上給他一拳！不然，我將成了一個傻子，因為他們都當我是高興惹起一場爭鬪的……」

但是他這樣做，卻假裝着對於伊分納夫及馮滋的話感到興趣。

「關於婦女的見解，我不同意於托爾斯泰。」那軍官得意的說。

「一個女人畢竟是一位雌性，」伊分納夫回答，「在每一千個男人之中，你可找出一個值得稱作男子的。可是女人，哦！她們可都像——裸體的沒有尾巴的猴子。」

「這句話真漂亮呀！」馮滋同意地說。

「的確，」諾飛珂夫悲苦地想。

「我親愛的朋友呀！」伊分納夫繼續說下去，把手揮動了一下，幾乎把對方的鼻頭都撞着了。「我可告訴你，假使你向大家說，「無論女人向那一個男人起了慾念，那在她的心上已算是和他通姦了，」他們都會說你已造出一個特別的批評。」馮滋忽然發出一陣粗糙的笑聲，笑聲如狗吠一樣響着，他沒有明白伊分納夫的笑話，但是覺得難過，他自己沒有說出這話。

突然諾飛珂夫向他伸出手來。

「什麼？你要去了嗎？」馮滋驚異地問。

諾飛珂夫不回答。

「你到那兒去？」沙寧問。

諾飛珂夫依舊沉默着，他覺得再停一會兒，囤積在他胸頭的悲苦，必將變成一道眼淚淌下。

「我知道你的毛病，不要去管它吧！」沙寧說。

諾飛珂夫可憐地望着他，口唇顫動着，用一種求恕的態度，悄悄地走出去，覺得完全給他自己的絕望克制了。想平服下他自己來，想道：「在那流氓面上打了一下有什麼好處？不過引起一場蠢笨的爭鬪罷了。還不如不要污了我的手！」

但是嫉妒和懦弱的感覺依然壓迫着他，他帶着一種深刻的頹喪的心情回到家裏，倒在他自己的牀上，他把面部埋在枕邊，躺過差不多一整天，痛苦地想到他不能做什麼事情。

「我們玩馬卡嗎？」麥令諾基問。

「好！」伊分納夫說。

侍卒就立刻張開牌桌，綠色的桌布於是愉快地展張在大家面前。麥令諾基的提議已使他們興奮起來，他開始用他那短的毛手指動着牌。光亮花綠的牌，現在已在綠色的桌布上撒成一個圓圈，當每一次牌打完之後，就聽到銀盧布的可噹聲。

沙拉丁運氣不好，他固執地下個十五個盧布的注，但每次都是輸去。他美麗的面龐蒙上一層非常興奮的表情。上月他已輸去七百個盧布，而現今又儘在加着以前的損失。他的不愉快的心情是有傳染性的，因為不久馮滋和麥令諾基的中間也在對罵了。

「我是那邊下了注的！」馮滋怒氣沖沖地大聲說。

這個酒醉的村人麥令諾基竟敢和他這有成就的人爭辯，可使他驚異了樣子。

「哦！你這樣說！」麥令諾基粗魯地回答。「死無出頭之日的！我贏了，你說你下了注，我輸了……」

「我求你饒恕吧！」馮滋低着他的俄羅斯的語調，每當他忿怒的時候，他總是這樣的。

「饒恕鬼！收回你的注！不收不行！不行！我說收回去！」

「先生，讓我告訴你。那……」

「至善的主呀，先生們！這一切都是什麼鬼打戲呢！」沙拉丁叫起來把牌擲下。

正當這個時候，門口來了一位新客，沙拉丁不好意思了，因為他自想太魯笨了。眼前這一切情形，已如在一個下第的旅館中一樣啊。

來的客人身材瘦長，穿着寬大的白衣服，有一條極高的衣領。他立在門檻上，現出驚駭的表情，認出沙拉丁來。

「哈囉！波尾，怎樣風吹你到這兒來的呀！」沙拉丁叫着，他就煩惱而面紅着，走上前去迎接他。新客用一種躊躇的神情走進房內，大家的眼睛都注視着他的一雙耀眼的白皮鞋，在啤酒瓶，軟木塞，紙煙頭的中間走來。他是這樣潔白，芬芳，在這樣煙草的迷霧中，在這些沉湎了酒的人們中。假使他看起來是不這樣脆弱疲頹，他的身材不這樣瘦削，他的牙齒不在他的稀疏的紅鬚下這樣殘缺。那他就好像是一支在濕地上生着的百合。

「你打那兒來？你已離開必其好久了嗎？」沙拉丁說，說時有些騷擾，因為他怕「必其」這個字不是他應當用的字。

「我只是昨天才到這兒，」穿白服的先生說，一種呆板的語調，雖然他的聲音響得好像雄鷄的不清脆的啼聲一般。

「我的朋友！」沙拉丁說，介紹給其餘的人。「先生們，這是波尾先生。」波尾打了一鞠躬。

「我們必得明白一下。」爛醉如泥的伊分納夫說，這叫沙拉丁更加着急。

「請坐，波尾！你歡喜喝的酒是啤酒嗎？」

波尾拘謹地坐在一張安樂椅上，白潔的外服對比着醜醜漆布的外罩。

「莫用多忙，我只是來看你一趙的。」他說。

「怎樣？我叫人去拿些白酒來，這是你喜喝的，是不是？」沙拉丁問，立刻慌忙地出去。

「爲什麼這呆子剛巧會今天到這兒來？」他差侍卒去拿酒來。他生氣地想，「這波尾會在聖彼得堡說出我的這些事情，我將不能插足在任何貴族家庭之內了。」

這是波尾用坦白的好奇心度量着其餘的人，覺得他自己比他們是有無限的高貴。他的細小的灰明的眼睛中，有一種純真的有趣的表情，彷彿他是看見一羣野獸的集合。他特別喜歡沙寧的身材，差不多就被他的精壯的軀體和他的服裝所攝引住了。「真是一個有趣的模型呀！他是強而有力的。」他想，用了真正的讚美態度。他開始和沙寧談話，但沙寧倚上窗檻，眼望花園。波尾立刻停住了，就是他自己的尖銳的聲音，把他自己紛亂了。「無懶漢！」他想。

這時沙拉丁回來了。他坐在波尾的旁邊。他問些關於聖彼得堡的種種問題，他問起他的工廠。這樣可使別人知道，他的來客是怎樣一位的貴人。他態度上有着非常自誇的神氣。

「一切對於我們都是一樣的，正是一樣的呀！」波尾用沉悶的語調回答。「你怎樣呢？」

「哦！我只是虛度光陰罷了。」沙拉丁說，接着淒涼地嘆了口氣。

波尾沉默着，仰望着天花板帶着一付輕蔑的神氣，那板上正波動着打從花園裏反映來的綠光。

「我們唯一的娛樂就是這個東西。」沙拉丁接着說，並且用一個手勢表示出賭牌、酒瓶和他的客人來。

「是呀！是呀！」波尾懶洋洋地說，沙拉丁聽起來，他的聲音彷彿說，「你也不是較好的呀。」

「我想我現在必須去了。我停在蔭道邊的旅館裏，我可再見你的！」波尾站起來告辭。

這時侍卒走進來，壯嚴地行了個敬禮說，「大人，那年輕的小姐來了。」

沙拉丁驚跳起來，「什麼呀？」他叫着。

「大人，她來了！」

「唉，我知道的。」沙拉丁說，他神經質地向周圍望了一下，心裏湧上一個突然的預感他想，「是莉黛嗎？我想不能是她吧！」

波尾把眼睛好奇地閃動了一下，穿着寬白的衣服的瘦小身體，好像得到了新的生命一樣。

「喂，再會了！再依舊玩你們的老樣吧！哈哈！」他笑着說。

沙拉丁不安地微笑着，他陪了他的客人走向門去；相別的一視後，穿着潔白鞋子的波尾快步去了。

「喂，先生們賭到怎樣了？塔羅夫，你替我做莊，願意嗎？我不久就回來。」沙拉丁回來時匆急地說，眼睛不停地閃動着。

「那是廢話！我們也要好好地看看你那年輕的小姐。」暴性已醉的麥令諾基咆哮着。

塔羅夫抓住他的肩膀，強他坐下，在他的椅子上。其餘的人迅速地重歸他們牌桌旁的位置，不去看沙拉丁。沙寧重新坐下，但真摯莊嚴地微笑着。他已猜到來的是莉黛，他心中起着一陣複雜的情緒。

第十七章

沙拉丁的牀邊，莉黛斜坐在捲着她的手巾，一付痛苦的神相。他走進來，他被她已變更的外容怔住了。他現在看見的是一位雙眼無光的頹喪的婦女。兩隻黑暗的眼睛立刻與他的相逢。但迅速地又避開他的注視。他知道莉黛怕他，他的心上冒出一陣氣憤來，砰地關上門，他向她一直走去。

「你真是個怪人，」他開始說，勉強阻止暴性，如任性是想打她一下的。「我在這裏，滿屋都是客人；你哥哥也在那兒！你不能擦別的時間來嗎？真太可恨了！」

從那黑暗的眼睛裏射出一種奇異的閃光，沙拉丁畏縮下來。他的語調變更了，他微笑着，露出潔白的牙齒，拿起莉黛的手，坐到她旁邊的牀沿上去。

「喂，喂，這是沒有關係的。我只是爲你着急，你來了，我常是這樣快樂。我很焦急地想看見你。」沙拉丁托起她溫芳的小手，湊着口唇，在手套上吻了它一下。

「是真的嗎？」莉黛問。奇怪的語調令他驚異。她再望着他眼睛分明是說，「你愛我是真的嗎？你看我現在是多麼不幸。又是不像從前的了。我怕你，我爲我現在的地位覺得羞辱，我除了你沒有別人能有助於我的了。」

你怎麼疑心到這點呢？」沙拉丁回答。這句話響得不誠實，似乎是冷酷的。

他再拿起她的手吻它一下。他是迷倒在繁感與紛思的圈套裏了。僅不過兩天以前，就在這個枕頭上，躺着莉黛的散亂而黑澤的髮髮，當他抱她在他的臂中，他們的嘴唇在不能壓制的狂暴情感下碰在一處的時候。渴慕的那一刻，他所想像的女性上女人的快樂無窮的內感都像獲到了；他的天性爲躊躇而熱慕所損害了。而現在他忽然對於她的感覺是厭惡起來。他願意推去她；他希望永遠不要再見到她或聽到她。這個願望是非常強烈，坐在她身邊，都覺得非常痛苦了。同時她的一種

恍惚的威嚴奪去了他的意志，強迫他留在這兒。他自覺再無任何的事物去束縛他和她；而且他所得於她的，是會得到她自己的同意的，這個並未有什麼誓約，每人都給了正和每人都取的一樣。可是他總覺得好像已碰到一種給膠所粘着的東西了，自己解除不開來。他預知莉黛將對他必有要求的，也預知他定要答應，否則做的就是一件卑鄙的事。他顯得全然無力，彷彿手足脫了骨，有一塊在口中的舌根爲塊濕布所代。他更想喝莉黛一下，讓她知道，她是決無向他要求何事的權利的。但他的心已被卑怯的恐怖所麻木了，口中說出無意識的話來，他知道那是絕非所宜的。

「哦！女人！女人！」

莉黛驚望着他，一道冷酷的眼光，在她心頭閃過，一會兒，她實感到她是失足了。她所給他的是尊貴和純潔，但接受她的是位與此相反的人。

她美麗的青春，她的聖潔，高貴，都已投在一個卑鄙無恥的畜生足邊了，他不獨不感謝她，倒反用粗鄙的污行來損害她。有一會兒，她覺得又着手在一種極端的悲哀中倒下地去，但她的心境忽如電光似地一閃的變成復仇與痛憎了。

「你真不能知道你多呆嗎？」她從緊閉的牙間迸出聲音地說，她直看着他的眼睛。

這盛氣凌人的表情若非出於忠善的莉黛，很不舒適。沙拉丁本能地驚往後退，他不十分理解她的言語和表情，想說句笑話混過去。

「你說了怎樣的的話呀！」他驚異不安地說。

「我的心無暇來選擇言詞的，」莉黛悲哀地回答，沙拉丁繃眉頭。

「這一切悲劇的風景爲着什麼呢？」他問，他注視着她的肩膀和手臂，不自覺地被他們所誘惑了。她的無可呼救和悲哀的神氣，使他深刻地感到他自己的優越。沙拉丁感到一種獸性的愉快，他知道這個女人，以前看來是自己較爲高貴的，現在因爲他受苦了。當他們親蜜交情開始的時候，他是怕她的。現在她已被蹂躪得羞恥而敗壞了，所以他對於這些事情很是快樂。他比較溫柔起來了，他溫柔地拿起她無力的手握著，拉她近着自己。他肉感升起來，呼吸也比較更促了。「絕對不要擔

心會好的啊！無論如何關於那事，總不會有這樣可怕的！」

「你這樣想嗎？」莉黛傲慢地回答。傲慢使她鎮定下來，她用了異樣的強力凝望着他。

「爲什麼，我當然這樣想，」沙拉丁說，同時想他習慣有效的方法去擁抱她一下。但是她依舊是淡漠而頹喪。「來呀！現在你爲什麼這樣固執呢？我的美麗的人兒！」他用申斥的而柔和的語調低低地說。

「讓我去吧！讓我去吧！」莉黛叫着。一面推開了他。沙拉丁理智地覺得損害了，深恐他的熱情將落了空。他想：

「女人就是個惡魔！」

「這是怎麼回事？」他臉紅紅地負氣問，他紅熱起彷彿這話引起她的心思，她大哭起來，如同村婦所哭的一般。面孔埋在雙手之中，身體向前彎曲着，散亂的頭髮披覆了她那淚濕的歪面。沙拉丁是手足無措了，他微笑着，雖然怕會使她發怒，試着從她的面部拉開她的手去。莉黛執拗地不給他拉開，儘是哭着。

「哦！我的上帝！」他叫着。他想叱斥她，用強力將她的手拉去，更用粗糙的名字喚她。「爲什麼你要這樣子哭？你已經和我走錯了道路了，更惡的命運，這已經成功了事實了呢！爲上帝你就不要哭吧！」他這樣凶狠地說過後，便握握她的手。猛烈地拉扯她頭顱前後顫動。她突然停止哭泣，從她那淚濕的面上移下她的雙手。用小孩子驚駭的神情看着他。忽有一個愚笨的思想閃過她的心頭來，她想現在是每個人都可以打她了。可是沙拉丁的態度更軟下來，他用撫慰的聲氣說：「來，我的莉黛，不要再哭了！你也是有錯的！爲什麼要鬧到這樣呢？我知道你是失了好些了，但我們也仍有過許多幸福的，不是嗎？我們必須忘掉。」莉黛又重哭泣起來。

「哦！別哭吧！」他叫着。接着他走過這房間，神經質地拉拉他的鬍鬚，口唇顫動着。

房內非常地安靜，窗外樹枝輕微地搖蕩着，如一隻鳥兒剛躲去。沙拉丁竭力約束他自己，走近莉黛去，溫柔地將手勝圍住她的腰。但她立刻就掙開去了，猛烈地撞了一下他的下頰，他的牙齒也因此刮辣地響了一下。

「見鬼了！」他忿怒地說，非常的懊惱。莉黛是沒有聽到，可是自然會覺得沙拉丁的地位是可笑的一個，她乘這個機會

就用了一種女性的殘酷態度。「你說什麼話呀？」效學着他說道。

「這真使誰都要生氣了。」沙拉丁使性地回答。「我只要明白這事是怎樣的！」

「你還不知道嗎？」莉黛用鋒利的口氣說。

停了一會，莉黛牢望着他，面頰紅得像火一般。沙拉丁的面色又改變成青白了，好像突然被一層灰色的面幕所掩罩住。

「喂！你爲什麼不響？說呀！說點什麼來安慰我！」她叫喊着，像一個神經病的者語調。

「我……」沙拉丁說，下唇顫動着。

「是的，除去你沒有別人會有再惡的命運了。」她疾呼着，差不多已給憤怒與悲哀的眼淚所窒息。

兩人的文雅和良善的態度的假面具都已脫下來。野蠻的自然的獸性都漸漸明顯起來了。思想如快跑的老鼠一樣衝過沙拉丁的心上。他的第一個思想是給莉黛一些錢，勸誘她拋棄了小孩。他一定立刻就和她永遠地斷絕關係。那便將會結束了這件整個事情。可是他雖想到這是個最好的方法，但他並未說什麼。

「我真的從未想到那……」他喃喃地說。

「你從未想到！」莉黛猛烈地叫着。「爲什麼你不有什麼權力你可以不？」

「但是，莉黛，我永未告訴過你，我……」他猶豫着，覺得怕說出他將要說下去的說話，可是他又自覺到，仍這樣做，將全是一樣的。

可是莉黛已明白了，不等他說下去。坐在牀上的她的美麗的臉蛋，因爲驚駭與痛苦所以變成暗淡而歪拗了。她的手也癱軟地垂下去了。

「我將怎樣呢？」她說，「瀆死我自己嗎？」

「不！不要像那樣說！」

莉黛狠狠地望着他。

「你知道嗎，維克多·珊亟非次茹，我覺得頗肯定，像這樣一件事不會使你快活，」她說。

莉黛站了起來，她將在他的身上找着救星，她將長久和他同住的這個思想，起初是安慰的，而現在卻同着驚駭與惱恨震動着她了。她很想搖搖拳頭，向他的面上拋出她的輕蔑去，爲了他已污損她到這樣的地步，向他是爲她自己報仇。但是她覺得就是第一句話，她便將會大哭。一條驕傲的最後的閃光，那是美麗、活潑的莉黛所遺留的一切嚇止住了。用了一種怪異，自己和沙拉丁的輕蔑口氣，尖聲地罵道：「你這個畜生！」

接着她闖出房間，衣袖上的花邊也因扳在那門釘上而扯破了。沙拉丁面紅直到頭髮根。假使她罵他「畜棍」或「囚犯」他都能安然地承受，但是「畜生」這是一個多難聽的名詞，完全和他對於自己的動人的人格觀念相反，這使他完全昏迷了。而至於他眼睛的白色部分也冒上了血。他紛亂地嗤笑着，聳聳肩，扣上又解下他的內衣，覺得完全錯亂了。但同時又有一個滿足和安慰的感覺在他心內擴展起來，一切都完結了。想到他將不能再佔有一個莉黛般的女人了，他是失了這樣一個文雅而戀慕的情婦了，這使他頹喪下來。但是他用一種輕蔑的態度劈除一切這樣的缺憾。「活見鬼！我要高興多少，就便有多少！」他將內衣扯扯直，口唇仍是顫動着，點起一根紙煙來。回復了常態，向賓客們那邊走去。

第十八章

賭徒們都賭厭倦了，只有爛醉的麥令諾基是例外。他們都想知道來看沙拉丁的女人是誰，想到這是莉黛，就都很妒忌，一會兒以後，沙寧從桌邊站起來說道：「我不再玩了，再會吧。」

「我的朋友等一下，你到那兒去呢？」伊分納夫問。

「我去看看他們在那兒幹嗎？」沙寧指向那關着的門回答。

「莫做呆子了！還是坐下來喝酒吧！」伊分納夫說。

「你倒是呆子呀！」沙寧說，一面他走出去。

走到一條旁街上，沙寧記起沙拉丁在窗下準確的地點。小心地踏過苧藤，爬上牆去。當他爬上牆頭，差不多完全忘記爲了甚麼而爬到這上面來的，俯視這綠草和美麗的花園，微風舒適地拂着他的肢體。他跳下那一面的苧藤叢裏去，走過花園。到窗下時莉黛正在說：「你還不知道嗎？」

沙寧聽了這句顛語，立刻猜到這事什麼事情了。靠在牆上，眼睛望着花園，他仔細地聽着。他爲他的美麗的妹妹同情。這淫蕩的名詞「懷孕」對於她的美麗的品格，好像是不相宜的。一隻白蝴蝶飛過草上，翩翩在陽光裏。沙寧用心地注視着他的飛程，確如他聆聽着那談話的聲音。當莉黛罵出「你這個畜生！」沙寧快樂地笑出來，緩步走過草地，不會用心到誰會看見他。一條螞蟥忽然衝過他的路上，他追隨着那綠色而柔軟的身軀，有好一會兒的活動。

第十九章

莉黛向相反的方向走去，不回家中。街上靜寂，空氣沉悶。牆腳和籬根的短影，被太陽光所消滅。莉黛張開光傘，她沒有注意到，天氣是冷還是熱，是晴還是陰。她迅速地走過雜草滿佈的短牆，垂着頭，眼睛往下看，絡繹地她遇到幾個被炎熱悶得喘氣的步行的人。這是一個沉悶的夏天的城市。

一隻小白狗跟着她，嗅嗅她的衣服，跑向前去，望望四週，它的尾巴搖着，好像她們是同伴。街角上立着一位可笑的胖小孩，內衣的一部分露出褲子的後面來。兩頰腫脹，有果汁黏着，發狂似地把一根木笛來吹着。

莉黛招呼了一下小狗，又向那小孩微笑。但是她是不自知的，因為靈魂已被封鎖着了。一種莫名的力量，把她從這個世界分離開去，拉她前進，經過陽光和青蔥的草木，以及一切生命的快樂，而走向一個沉重而痛苦的黑暗去了。一位她所認識的軍官騎着馬在旁邊走過去，看見莉黛就拉住栗毛的馬，那馬毛的光澤照耀在陽光裏。「莉黛！」他快樂地喊着。「這樣熱的天氣你到那兒去呀？」

她的眼睛機械地一瞥，不說話只微笑了。後來她又不由自主回答他道：「哦！那兒去嗎？」

她又不覺着惱恨沙拉丁了，她不知道她為什麼要到他那兒去，因為那時單獨地背着她的悲哀離開他而生活着，似乎是不可能的。可是現在好像他正從她的生命上消逝了，過去的算是死了。留着的問題是僅屬她個人的；對於這，她能夠單獨決定。她的腦筋狂速地動作着，思想清楚而明白。最可怕的是驕傲而美麗的莉黛要不見了，代她的，將是一位被人脅迫污辱，而無法抗辯的可憐的女人。驕傲與美麗是必須守持的。因此她必須去，去尋覓泥土所不能染到她的地方。這事已很顯然地實現起來，莉黛忽然幻想到她自己給一團空虛所包圍住了；生命，陽光，人類，完全不再存在；她是單獨地絕對單獨地困在牠們的中間，不能逃遁了；她必得死，必得沉溺她自己。一會兒，就變成這樣的確實，有如一座圍着她的石城已升起來，隔離

她一切以前曾有的和沒有的。「這是多麼簡單！」她想，用目望望四週，但又看不到甚麼。現在她走得更快了！寬大的裙阻礙住，她將是跑着了；可是還覺得似乎是非常遲緩。「這兒一座房子，那兒又是一座，有綠色的窗格扇，還有一塊空場。」河橋，以及在那兒將要發生什麼——她沒有明白的概念。好像一朵雲，一重霧，籠住了一切。然而這樣的一種心境，待她走上橋便消滅了。當她倚着欄杆俯視那碧綠混亂的河水流去，她的勇氣便立刻消滅了。她被恐怖及強烈的求生觀念攫住了。現在她對於生活着的事物的認識又重回她的心中。她聽到一切聲音，鳥雀的亂鳴。她看見陽光，草叢中的雛菊，以及那頭小白狗，牠是當她爲自己真正的女主人的。牠坐在她的對面，撐起一隻小掌，用尾巴擊着地。莉黛注視着牠，很想去擁抱牠，大的淚珠充滿了她的眼眶。她無力地倒向前面，倒過爲陽光所炙熱的欄杆上，她的一隻手套落到水裏去了。她看着牠落到平滑的水面上，成一個大的水圈。她看見她那灰黃色的手套越變越黑，慢慢地裝滿了水，似乎在牠死的悲哀裏翻一個身，用一種螺旋形的動作漸漸向河的碧綠深處沉下去，莉黛張大她的眼睛去注意牠的下落，但是這黃的一點依然繼續地泅下水去，更不清楚，最後便不見了，所觸到她的視綫的只是平滑而黑暗的河面。

「小姐！怎會那樣的呢？」靠近她的一個女性問。

莉黛退了回來，看見一個肥胖而塌鼻的農婦用一種同情的好奇心看着她。這同情雖然不過是爲了失去的手套，但莉黛看來，好像這善心的胖婦人是知道一切地在憐憫她。有一刻，她想把這整個故事告訴她。這樣她可以得到一點安慰了，但她又立刻放棄這個思想，以爲如此是愚笨的。她面紅起來，模糊地說：「哦！沒有什麼！」一面就蹣跚地離開橋上。她想：「在這兒這樣是不可能的了！她們將會救我起來的！」

沿着河堤，她向前走去，一條平坦的道路上，走到河道與一種籬笆中間的左邊。兩旁種滿着藤和雛菊，洋荳莖和臭味的葱蒜。這兒是安靜且和平，好像某座村莊上的教堂。高大的柳條垂掛在河面，峻絕的綠岸是沐浴在陽光之下，長生的牛蒡繁植在葎藤叢中，多刺的蘆草纏在莉黛衣裳的花邊上了。一種巨大植物的白色的子實散在她的身上。她仍舊毅然地走向前去，去想克制存在心內想拖她回來的一種強大的力。「這必要是這必要！」她再三地說，同時拖她自己走向前去，她的

兩足似乎每步都折斷了牠們的羈絆。這使她前進，不知在那兒停留了下來。

當她看到那樹枝下黑而陰寒的水時，她感到她是該想活着的，死是怎樣可怕的。但是她必得死，因為活下去是不可能了。她並未環顧一下，便丟了她另一隻手套和光傘，離開步道，衝過長草而走向河水去。這時她的思想是複雜極了；靈魂的深處，伏居好久的，她那小孩的虔敬醒轉來了，當她用純潔的熱情背誦這首簡短的禱文，「天主救救我！天主幫助我！」時，她忽然記起一隻歌曲的合唱的尾句來，那是她剛才所學過的；一時她想起沙拉丁，隨後她看見她母親的臉孔，在這可怕的一剎那，似乎是用加倍的親愛對她的。的確這最後的回想是闔她更迅速地走向河道去了。直到現在為止，莉黛從未這樣尖銳地感到，她的母親和一切愛她的人，都不是真正愛她的人，和一切她的缺點和願望，不過是爲了她們希望她要成爲怎樣而愛她的。現在她既然已經離開她們所以爲是唯一的正路，這些人們，尤其是她的母親，會這樣愛她，現在將以相當的嚴厲對她了。

這時她如在一個狂夢中，什麼都紛亂不清的恐怖，此後的熱望，不可道的知覺和疑慮，盡已告終的信仰，希望，痛苦，使她對於必死地點覺得可怕。忽然一個男人的幻影，酷像她的哥哥的，跳過一道籬向她奔來。

「你不能想出比此更傻的事了！」沙寧喘氣地叫着。

原是一個奇遇，莉黛所到的正是沙拉丁的花園的一隅，她第一次對他失身的地方，那是在月光下被濃黑的林影所掩的一個去處。沙寧遠遠地看見她早猜到她的心思，起初他是由她自己去的，但是她的顫抖如癡的行動引起他的憐憫，於是衝過園田去，迅快地救她。

莉黛被她哥哥的聲音使所驚駭起來。她的衝突緊張到極度的神經，使她昏亂起來；一切東西都在她的眼前旋轉。她已不再知道她是在水中或是在河岸上了。沙寧及時把她抓住，狠狠地拖她回來，竊喜他自己強壯而敏捷。

「你看！」他說，他讓她坐在籬笆腳下，接着向他的周圍看看。「我怎樣安放她呢？」他想。莉黛的意志，已回復了，面色青白，她開始紛亂得可憐地哭泣起來。「我的上帝！上帝！」她像一個小孩嗚咽着。

「蠢蟲」沙寧溫和地責斥她說。莉黛不聽他，但是當他走開時，她握住他的手臂，更利害地哭泣起來。

「哦！我是在幹嗎呀？」她恐怖地想着。「我不當哭的；我必須試以笑話看待這事，否則他會猜到事的真相的。」

「喂，你爲什麼這樣昏亂呀？」沙寧問，一面和善地拍拍她的肩頭。

莉黛從她脣沿下望望他，柔馴如孩子地停止哭泣。

「一切我都知道，」沙寧說。「整個事故，我以前就知道了。」

雖然莉黛知道，有幾個人是疑心到她和沙拉丁的關係的程度，但沙寧的這個吐談，不管打了面上一下。她那纖弱的身體驚惶地後退着，用枯澀的眼光看着他，有如一隻在防守的野獸。

「喂！什麼事呀？彷彿我會踏了你的足似的。」沙寧笑起來，把手按上她豐柔的肩，這肩顫抖了一下，他輕輕地拖她回到籬笆旁的老去處，她馴服地由他這樣拖着。

「什麼痛苦得你到這樣的呢？」他說。「因我知道一切嗎？或者你想到對沙拉丁的失足的可怕，甚至於你怕承認這個嗎？我真不理解你。但是假使沙拉丁不同你結婚，好——這是幸遇的事。你現在知道，以前你也知道的，他是怎樣一個卑鄙的俗夫！不管他端正的外容，他的引誘女性的技巧，他所有的美貌，而你現在已飽嘗的了。」

「他享受我的，並非我享受他的！」她支吾地說。

「哦！是，或者我已是。哦！我的上帝，我怎樣好呢？」

「你今是懷了孕了……」

莉黛閉起眼睛把頭垂一下。

「自然這是一件不好的事，」沙寧柔和地接着說，「第一點，生產小孩子是一件麻煩痛苦的事；第二點，務須顧念到的，人們將繼續地窘迫你。總之，莉黛，我的莉黛！」他忽極其情熱地說，「你沒有傷害任何人，而且，設使你生了一打的嬰兒，那由此而受苦的人祇是你自己。」沙寧停思下來，一面在自己胸前交疊着手，咬着鬚尖。

「我可以告訴你，你該怎樣做；但你是太懦弱太愚蠢了，不能聽從我的勸告的。但是勇敢不夠的。無論如何，自殺是大可不必的，一死了，要知道每個人就知道你們的實在情形了。這對你有什麼好處呢？你要死去，這不是因為你已懷孕，只是因為你怕別人要說閒話。你的不幸可怖的部分，不是在這實際的不幸的本身，只是因為你把這個不幸，放在你自己和你以為應當完結了你的生命中。但是在實際上，那是對於生命沒有絲毫的改變。你不怕疎遠的人，怕的只是與你接近的人，特別是愛你的一人，他們以為你的失身是件可怕的事，因為這是在森林或草地上幹成，而不是一個合法的結婚的牀上幹成的。他們對你的罪惡不會從緩處罰的，這樣他們對於你有什麼好處呢？他們是渾沌殘暴，全無腦筋的人們。為什麼你要為這樣渾沌殘暴全無腦筋的人們而死呢？」

莉黛的眼睛仰望着他，抑若有欲詢問的。在她的眼睛內沙寧能看出一種理解的星火。「可是我怎麼好呢？告訴我，怎樣……怎樣……」她絲聲地喃喃道。

「我替你想，有兩條路可走；你必須把這沒人要的小孩墮去，他的誕生，你自己也必定知道，只是給你麻煩罷了。」
莉黛的眼睛表現出狂驚的神氣。

「殺死一個知道生樂死怖的生物是件嚴重的不正當的事，」他接着說，「但是一個胚胎，一堆無意識的血肉……」
莉黛感到一種奇異的感覺。初時她為羞恥所困，這羞恥好像她是全身裸着，由凶野的手指與以觸摸，她不敢看她的哥哥，怕着就為這個羞恥他倆都要完結了。但是沙寧的灰色的眼中，卻現出一種靜定的神色，語調肯定而平穩，好像他是說着平常的事情。說話的平靜力量，和他話內的真理，破除了莉黛的羞恥與驚懼。可是突然她又起了痛苦了，她按住前額，她的衣服的单薄袖子飛蕩像一隻受恐的鳥翼。

「我不能，我不能！」她吃吃地說，「我敢說你是對的，但我不能！這是可怕的呀！」

「喂，喂，若是你不能，」沙寧說，跪下去輕輕地拉開她的在面部的手，「無論如何，我們必要設法掩飾這事。我來叫沙拉丁離開這兒，而你——喂，你去和諾飛珂夫結婚那就幸福了。我知道，假使你碰不到這位執袴的青年軍官，你也許已經允許

諾飛珂夫了。我能斷定你是那樣的。」

說到諾飛珂夫的名字，莉黛就覺有一道亮光，通過了黑暗了。因為沙拉丁已使她不幸了，她相信諾飛珂夫永不會這樣的，這時她彷彿一切事都容易辦了。她想立刻站起來，回到家裏去。她將再生活，再戀愛，到那時候，那將是一個較好的生活，一個較純潔的戀愛了。可是接着她立刻想到這是不可能的了，因為她已經被沾污了。

一個粗鄙的字，突然來到她的心上，她耳朵上彷彿受到了一拳。「天主！我真是一個……是，是，自然我是了！」

「你說什麼呵！」她模糊地說，對於自己這回響轉來的聲音，彷彿表示非常的羞恥似的。

「喂，你想怎樣的呀？」沙寧問，望住她的紛亂的美麗頭髮。他忽被一個偶來的驚異所困，他不能勸回她了；這位年青的少婦，適宜於給人悅樂，可在這黑暗而下意設的空虛裏消失的。莉黛沉默着，她想克制這想活下去的念頭，這，不管她的意志怎樣，已主宰着她整個顫抖的軀體了。現今她所恥的不僅在於再生，也在於想生活下去的念頭了。可是她的身體，強壯而充滿活力的，如此固執地屏絕這個觀念，好像是一個毒物。

「爲什麼沉默呀？」沙寧問。

「因爲這是不可能的……這樣做是一件卑賤的事……我……」

「不要說無意設的話！」沙寧不能忍耐地回斥。

莉黛又看着他；在她的恐怖的眼睛內藏有一種希望。沙寧折下一條小枝，咬一下又拋了去。

「一件卑賤的事！」他說下去。「一件卑賤的事！我的話使你驚嚇了。可是何必呢？這問題既非你又非我所能正確地回答的。罪惡！罪惡是什麼？假使一個母親當生產時有了危險，而這個小孩，爲救他的母親起見，而被受毀，這種事不好算罪惡，只算是一件不得已的事罷了！但是去抑止一件還不在的東西，說是一個罪惡，一件可怕的事，甚至母親的命，和她的幸福，都與這事攸關的！還說這是罪惡，爲什麼這樣的呢？沒有一個知道，但誰都狂熱地堅持這個意見，叫着「勇敢！」沙寧譏諷地笑起來。「哦！你們這般人類，你們這般人類！人類爲自己造出許多幻景，黑影，異想，而第一個受苦的還是他們自己。但他們都

喊着「哦！人是一件偉構，最可貴的人是至尊，萬物之主，但這是個君主永遠未嘗就職，祇對着自己的影子受難的君王。」

沙寧停了一會兒，又道：「總之，那不是要點。你說那是一件罪惡的事，我不知道，也許是的也說不定。假使諾飛珂夫聽到你的困難的事情，那將使他可怕地悲傷了；在事實上，他可打死他自己，他還是愛你的，和以前一個樣子。到那種地步，過失是他的。但是假使他真是一個聰明的人，對於你已和某個男人睡覺過的這一回事，他將會一點不覺得要緊。你的肉體和靈魂都沒有因此受損害的。良善的主，舉個例說吧，他自己可和一個寡婦結婚的！至於關於你自己，假使人類在他們的一生，只能戀愛一次的話，那麼，第二次的企圖，一定要證明徒無愉快的了。但這是不如此的，掉到戀愛裏去，或者是被愛着，和前時同樣地愉快而滿足的。你可愛諾飛珂夫，假使你不愛他，好吧！我們就一塊兒去旅行吧。我的莉黛，總之，人不能在任意的地方生活的嗎？」

莉黛舒一舒氣，想以她最後的猶豫克服。

「或者……事會變得舒齊的。」她低微地說。「諾飛珂夫……他是這樣良善而和悅……也美貌，他不是嗎？是的……不……我不知道說些什麼好。」

「假使你跳水或死，那怎樣了，善惡的力量，不會爲此而有所增減。你的浮腫的屍體，模樣難看的沾污着泥濘，從河中拖上來，葬了。這將是一切！」

「不，永不！」她想，面色青白起來。「我寧可忍受這一切羞辱……而且諾飛珂夫……隨便……不再跳水。」

「喂？看你多可怕！」沙寧笑着說。

莉黛破涕微笑起來，她的微笑寬慰她不少。

「不論什麼會發生，我決活下去。」她力重地說。

「好！」沙寧高跳起來叫着。「沒有比死更可怕的思想了。只要你能忍受這重載，總不失生命的見聞的感覺，我說，再活下去！我不對嗎？喂，你伸手給我！」

莉黛伸出手來，女性的羞態，現出天真的感謝。

「那才是……你的小手，天生得美好。」

莉黛微笑不語。沙寧的話不是沒有影響的。她那生意勃勃的機體；她剛所經過的危機，使那個機體緊張到了極點。再加上一點小小的重壓，這弦便會斷的。但這重壓沒有實行，她的軀體，又想在狂暴的欲望下生活下去。她出神地望着週圍，從日光綠色的草地燦爛的河流，她哥哥的靜定的笑面，以及她自己的身上處處是快樂。她似乎是第一次能看見和聽着這快樂。

「活下去！」她身內有這樣一個愉快的聲音在叫着。

「好！」沙寧說。「你有困難的事，我一定幫助你，當你有奮鬥時，我就在你旁邊。像你這樣一個美人，你必須給我一吻。」

莉黛微笑，這微笑有如森林女神的微笑。沙寧伸手攬住她的腰，她的柔熱的身體被他的接觸顫抖着，他顛狂地擁抱一種特異的快樂的感覺使她興奮着她。當她仰慕着上生活應更濃厚豐富。他所做過的，是對她沒有關係的。她緩緩伸臂圍着她哥哥的頸項，眼睛半閉，緊閉了她的嘴唇，給他一個吻。

莉黛以沙寧的熱烈的擁抱，覺得說不出的快樂，那時她不管是誰吻她，正像一朵受陽光溫熱的花，不問這溫熱從那兒來的一般。

「我是怎末一回事呀？」她驚喜交集地想。「是啊！我要去跳水死……多傻！幹什麼來？哦！吻是美妙的！再來一個！再來一個！喂，我來吻你！可樂為呀！我不管什麼發生了，我要活着，活着！」

「你看，」沙寧放下她說，「好事總是好的，一個人必須不要使好變壞。」

莉黛茫然地微笑着，徐徐地重理她的頭髮。沙寧把傘和手套遞給她。有一隻手套失落，使她很驚異；但她立刻想起失落的原因，因她以嚴重來對付這小事的荒謬感到快樂。「好呀，就算完了！」她想，和她的哥哥沿着河岸走去。太陽光強烈地照在她的豐熱的胸上。

第二十章

當諾飛珂夫出來啓門迎着沙寧的時候，他是一點也不高興這個拜訪的樣子。他想起莉黛和他的已破的幸福的夢，覺得非常的痛苦。

沙寧明白這情形，他微笑地走進房去。房裏潦倒紛亂，好像被一陣大風播散過來一般。零物紙屑草鋪了一地板。牀上和椅上放著一些書，幾件汗衫和外科用的器具和一隻旅行用的提箱。

「你預備離開這兒呀？」沙寧驚異地問。「到那兒去呀？」

諾飛珂夫繼續地檢點着什物，他自己的紛亂，很自覺不高興，最後他說：「是呀，我要離開這兒了，我得到命令。」沙寧看着他，再看看提箱，再瞥視了一下，面上現出微笑。

諾飛珂夫的沉默，被他的孤獨的感覺和不可慰解的悲哀所壓制着。他想入非非地把雙皮靴和幾條玻璃管一起包裹起來。

「假使你這樣包裹起來，」沙寧說，「你到了那邊的時候，你不是玻璃管打破便是皮靴受傷了。」

諾飛珂夫的淚眼射來一個回答，好像說，「讓我一人在這兒吧！我是多麼的悲哀呵！」沙寧明白這意義不作聲。

黃昏了，蒼鬱的園林上面的天宇，澄明得像水晶一般，漸漸暗淡起來。最後沙寧說：「不要到鬼知道的那兒去，據我看你若娶了莉黛這是更有意義的。」

諾飛珂夫回轉身來，顫抖着。

「我請求你，不要開這樣愚蠢的玩笑！」他用一種尖硬的聲音說。這聲音響過黃昏，在園林中間回響轉來。

「你爲什麼這樣不容人呀？」沙寧問。

「你看！」諾飛珂夫噙聲地說。在他的眼睛中怒氣凶凶的，沙寧幾乎不認識他。

「你和莉黛結婚不是一件幸運的事嗎？」沙寧愉快地接說着。

「別說！」諾飛珂夫腳步踉蹌地走去，把隻靴子舉過沙寧的頭上這樣說。

「文雅些！你狂了嗎？」沙寧後退着嚴切地說。

諾飛珂夫憎惡地把靴摔下，呼吸很困難似地。

「你用這隻靴……」沙寧停下搖搖頭說。他可憐他的朋友，雖然諾飛珂夫的行爲他是十分可笑的。

「這是你的不是，」諾飛珂夫快亂着模糊地說。

接着，因爲沙寧是強壯而穩定，他忽然對他信任與同情，他自己類似一個小學生熱切地想把痛苦告訴人家。

「你要知道我的心中是怎樣痛苦，」他帶淚地喃喃地說。

「我的好朋友，我知道這一切——一切的事，」沙寧和善地說。

「不！你不能都知道，」諾飛珂夫說，他在沙寧的身旁坐下來。他想沒有一個人能覺得他所有的悲哀的。

「是的，我知道，」沙寧回答。「我發誓說，我知道，如其再用皮靴打我，我願證明我所說的，你允許嗎？」

「是，是，原諒我，福祿茄！」諾飛珂夫說，用乳名稱呼沙寧，這還是第一次。這使沙寧感動，他感到須去幫助他的朋友。

「那麼，你聽我說，」他把一隻手揪住對方的膝頭上很親熱似地說，「讓我們坦白地說吧。你要離開這兒，因爲莉黛拒絕了你的要求，而且因爲前日在沙拉丁的家裏，你知道私自地來訪沙拉丁的是她。」

諾飛珂夫屈身向前去，痛苦得話說不出來。好像沙寧重開了他的痛創。沙寧看到諾飛珂夫的震擾，內心想，「你這個善良的傻子！」

他繼續下去說：

「至於莉黛和沙拉丁的中間的關係，我可以確認沒有什麼，因為我知道沒有什麼，但我不相信……」他看見對方的面頰變成這樣灰暗，就不把這句話說完。

「他們的親密，」他說下去。「是最近的事，決沒有重大的事能夠發生的，祇要考慮莉黛的性格，特別沒有什麼發生的，你自然知道她是怎樣的人。」

諾飛珂夫的前面，浮起莉黛的影像，有如他曾一度知道而且愛戀過的同樣的她；是個高傲的女郎，眼中閃有光彩，美麗如個燦爛的光輪籠罩着她的週身。他眼睛閉上相信沙寧的話。

「喂，就是他們真會度過風月，那現在也是成爲過去了。總之，假使有少女如莉黛美麗而富於奇想的，有過這樣一點的醜事，對你有什麼關係呢？而且你祇須稍稍回想一下，恐你也至少可以記起十數次遠過於此的一樣醜事吧。」

諾飛珂夫相信地望住沙寧，不敢說話，怕他心中的微小的希望會消滅的。最後他喃喃地說：「你知道要是我……」但是他又停着不說了。找不到適當的話，眼淚阻止了他的發言。

「喂，你要是怎樣？」沙寧高聲問，眼睛發光。「我能告訴你在莉黛和沙拉丁的中間，是始終未有任何事件的。」諾飛珂夫詭異地望着他。「我……喂……我想……」他說，他覺得驚惶地不能相信沙寧的話。沙寧厲聲說：「你當更

深地認識莉黛的。這樣疑惑猶豫能有什麼戀愛呢？」

諾飛珂夫喜極欲狂地，握住沙寧的手。那時沙寧的面上忽現愠色，因他切解自己的話對他的朋友所發生的効力。

諾飛珂夫想到他所愛的這個女子還是貞潔；他表示可以察見的愉悅。這雙誠實含悲的眼中，隱蕩着獸性的妒意與淫穢的憧憬。

「哦呵！」沙寧站起來恫嚇地說，「我要告訴你，莉黛不僅戀愛沙拉丁，而且她已失身於他，現在還懷了孕。」

房內死一般的靜寂了。諾飛珂夫發出一個奇異的禱笑，擦着雙手。從他打顫的唇邊，發出一種輕微的哭泣。沙寧看着他，直望入他的眼睛。他的綉紋的嘴角，蘊藏着怒意。

「喂，你爲什麼不說話呀？」他問。

諾飛珂夫仰視片刻，但立刻避了沙寧的注視，臉上仍被一個空虛的微笑扭歪着。

「莉黛剛受到一個可怕的審判，」沙寧低聲地對自己這樣說，「假使不巧有我追上她，現在她或是死了。昨天一位的健美女郎，今天將或躺在河泥中，是一個浮腫的屍體，被蟹在吞噬了，這不是她的死亡問題——我們也必有死的一日——可是想到她人格上的光明與快樂也同歸於盡，這未免太可悲。當然，莉黛不是這世界獨一的人；但是，我的上帝，假使世上沒有女人的愛情，世界變得將悽慘而暗淡像墳墓了。」

「在我這方面，我看見一個可憐的女子在無意識的方法上以謀自戕的時候，我急想去殺人。我本身說，你娶了莉黛，便到什麼地方去，這與我全無干係的事；但我必要告訴你，你實在是個癡子，假使你的腦中有一個健全的思想，決不會因爲一個少女，自由選擇地變成一個與她不適的男人的情婦，並且已引動她的性慾，至她的完全的發展，而你竟是怨己無人到這樣吧？我告訴你，世上不僅你是癡子。有幾萬和你同樣的人，都把生活變做監獄，沒有陽光與溫暖，你們不是常和與你們同享淫賤的妓女縱慾嗎？而莉黛動於性慾，是青春強壯和美麗的詩。那麼你自詡是一個聰明知慧的人，何由你從莉黛示弱來，她的過去於你有什麼關係？豈是她的美麗消褪嗎？或者不比以前適合於愛人或愛於人嗎？否則你想要做她第一個佔有者嗎？現在請你說！」

「你很知道我不是那樣的！」諾飛珂夫抖着嘴唇說。

「呵！是的，這是的！」沙寧叫道，「還是爲了其他什麼嗎？請說。」

諾飛珂夫不響，他的靈魂全是黑暗的，可是來了饒恕和犧牲自己的想頭，黑暗中頓現一線的光明。

沙寧注視着他，好像懂得他心上呈現着的什麼。

「我看得出，」他平和地說，「你寧爲她犧牲自己而在想『我屈服下來和她同地位地保護她，不給壞人侵侮』等等。那是你對你高貴的自己說的話，你在你已白的眼睛內好像一條蟲爬在屍體自大一樣，這全是虛偽；祇是欺騙罷了！你是絕」

無犧牲自己的可能性的。舉例說，假使莉黛由天花而面容壞了，或者你還可做這樣英雄主義的事業。但是兩天之後，你就要已使她磨難了，不願逐她就是遺棄了她，或用呵斥壓制她。現在你對你自己的態度，是崇敬的態度，有如你是一個聖人。是的，你的面目改變了，人人都要說，「哦！看，一個聖人。」可是你沒有損失你所愛慕的東西。莉黛的四肢是無異於前；她的感情和她的燦爛的生機始終還是一樣。誠然，這是非常便利而合意的，一個人既供應自己的快樂，同時還虔誠地想像他在做一件好義的事。我說是的！」

諾飛珂夫聽着這番話，他的自憐的心境變成一種高貴的摯情了。

「你看得我比本色較壞了，」他譴責地說。「我不像你所想地那樣無情。我不否認我有些偏見，但我愛莉黛；假使我把握地決定她愛我的，你想我還要費許多時間來決下我的心，因為……」

他的話在這個語尾停住了。

沙寧忽然成了很是靜定，走過房間，站在開着的窗邊，出神地思想起來。

「現在她正是很悲哀，」他說，「還想不到愛情。她究否愛你，我怎能說定呢？但我看起來，假使你走近她，當是第二個不責備她短期淫奔的人，喂……無論如何，不能知道她說什麼的。」

諾飛珂夫坐在那兒，如在夢中的人。悲哀與快樂在他的內心混亂着。

「我們看她去，」沙寧說。「不管怎樣，她在這樣許多戴着假面具的畜牲中間，看到一個人類的面孔，必定會高興的。你是個癡子，我的朋友，但你的愚蠢之中，有一點東西是別人所沒有的。應該想到自古以來，世人是把這樣的愚人為希望與幸福的基础的！我們去吧！」

諾飛珂夫柔順地微笑着說，「我是很願去看她，但是她想見我嗎？」

「不要為這多心，」沙寧說，一面把手放在朋友的雙肩上。「假使你有心做該做的事，就去做去，將來自有所得的。」

「對的，我們去吧！」諾飛珂夫決心地說。在門口他停下腳，雙眼釘住沙寧的臉孔，語氣有力地說：「看，要使在我權限內

的事，我將盡力去使她快樂。這話老談，我知道，但我不能用別法表現我的感覺。」
「沒有關係，我的朋友，我是明白的啊。」沙寧誠摯地說。

第二十一章

夏天的酷熱曬滿這城市，是靜悄的夜晚，明朗的月亮照在當空，空氣裏帶有發自田野與園林的香味，快怡人心。

白天大家工作着，或者從事於政治或藝術及一切日常的行動。可是當炎熱減退，喧擾已經停止，而月亮又高照在草地和田野上的時候，大家便開始自由呼吸，重新開始生活，好像卸下一件重壓的外套似地。那兒有多數的青年，生命便更豐盛而自由。夜鶯的歌聲充溢於各花園中，草地上的羣草籬籬在動，拂掠着少女的外衣與之搖搖相和。當陰影更濃時，在熱夜中的眼睛更見明亮起來，聲音也更溫柔，因為在這芬芳的空氣中，愛情是隱藏着的。

尤里和西吃羅夫兩個對政治都很感到興趣的人，在一個新近組織的學會裏互相討論，尤里讀最近出版的書，相信他找到了一生的職業，已找到一條停止他的彷徨的路。可是雖然他讀得很多的書，不管他是怎樣努力，對於生命仍無興趣，無聲色而乏味。只在體健力壯他的肉體被戀愛的激動所興奮的時候，生命似乎確實可貴的。前時他對一般頗年輕的女人，都以同樣的目光看待的，但現在在其中他選出了一個來；在她身上是兼有其餘一切女人的美麗的，她是可愛地卓立着，如在春日的森林獨立的一株楊樹。

她是高長適度，秀美的頭勻稱地配置在她白滑的肩膀上，她的聲音在談話時如歌唱似的悅耳。雖然她自己的詩歌與音樂的才能使她非常高興，但她的緊張的生機，還是在肉體的力量上得到充分表現的，她想把什麼東西砸碎在她的胸懷裏，在地上閒步，歡笑又歌唱，觀照青春美貌的男人。有幾次在正午的熱光下或在灰淡的月色中，她忽然覺得要把衣服脫去，跑過草地，跳入河中去追尋爲她溫柔的語態所惑的人。在她的面前，尤里總覺窘迫，與她一起，而她就更會說話了，他的脈躍更速，腦筋也更敏捷。整天他想念她，到了晚上，他還是在追尋她，雖他承認自己在這樣做。他時常分析他的感覺，每個熱情洩，殘得有如嚴冬的花朵。他每次自問着，什麼是吸引他心向茜娜的，回答總都是一「只是性的本能罷了，沒有別的。」不知爲了

什麼，這個解釋使他極度地輕蔑自己。

可是一種淡淡的會意已在他倆中間滋長了；有如兩面鏡子，一個感情，在另一個裏反映了。

茜娜永沒有分析她的情感。她祕密地隱藏着這感情不給別人知道，決定祇讓她自己全完地佔有，她不能猜透這位年輕美貌的男人的心，她頗痛苦，屢次想起來在她倆中間似乎沒有什麼，她又覺得悲哀了。好像遺失了某種貴物。她仍去接受別個男人的注意，尤里愛她的這個信念，給她一種選婚的新婦的傲然自得的態度，使得別個男人見得她更可愛戀。沙寧在她的面前，頗給她迷惑的力；他的寬大的肩膀，有神的眼光，安詳的態度，賺得了她的注意。當茜娜自覺到她爲他影響的時候，她雖不尤己之無恥，也恨自己的不克自制；可是她仍常常很有興趣地注視沙寧。

就在莉黛經過這樣可怕的審判的那晚，尤里在圖書館裏逢到茜娜了。他們僅問候了一下，就各自去做事，她去選擇書籍，他看最近的聖彼得堡的報章，可是他們離開圖書館的時間是相同的，沿着寂寞的街道並肩走去。這時四處都靜悄悄有如墳墓，有時只能聽到更夫的響聲，和遠方狗的吠聲。

到了蔭道上，他們曉得在樹下有一羣人在聚樂，他們聽到歡笑聲。紙煙的光燄一閃映出一個美麗的上鬚來。正當他們走過的時候，一個男人的聲音唱道：

「漂亮的女人的心，

如掠過小麥的風那樣不穩定……」

當他們走得將近茜娜的居室時，他們在一個暗處的一張長凳上坐下來。在他們前面橫着廣闊的街道，在月光下是全白的，教堂頂上裝着的十字架，在黑暗的菩提樹上閃耀着像一顆星似的。

「看！那是多麼美麗呀！」茜娜指着教堂說。尤里垂涎似地瞥視一下她的白肩膀，那是在她所着的小俄羅斯服裝下顯露出來的。他熱望去握一下她的手臂，吻一下她的紅唇。他好像必須要這樣做，並且也好像要期待而希望這樣做。但他讓這個機會錯過了，向他自己溫雅地幾乎赧赧地要笑。

「你爲什麼笑呀？」她問。

「哦！我不知道——沒有什麼！」尤里神經質地回答，想裝出無所謂的神色。

他倆沉默着，聽着從黑暗中傳來的微弱的聲音。

「你以前戀愛過嗎？」茜娜忽然問。

「是，」尤里慢慢地說。「設或我告訴她？」他想隨即大聲說，「現在我是在戀愛了。」

「你戀愛誰？」她問，怕聽到這回答，她已確知這回答是怎樣的，但是她怕聽得。

「自然戀愛你，」尤里假裝着用遊戲的口腔回答，他一面斜望着她的眼睛，這眼睛是在陰鬱中發出奇光的，並且表現

出驚異與希冀的表情。尤里久欲擁抱她，可是他始終沒有勇氣，祇掩面地打了一個呵欠。

「他僅是開玩笑！」茜娜想，突然冷淡起來。

她對於尤里的猶豫覺得不快了。她忍住眼淚閉緊牙齒，用轉換的語調說，「無聊！」隨即就站起來。

「我是真誠地說的，」尤里用不自然的熱情說。「我愛你，相信我，我至誠地在愛你！」

茜娜拿起她的書不發一言。

「爲什麼，爲什麼他說得像這樣？」她對自己想，「我已讓他知道我的心事，而現在他卻輕視我。」

尤里俯下拾起一本落下的書。

「該回家了，」她冷然說，她剛在這個時候要歸家，尤里覺得不樂，但他同時又想，他的行爲很得法，沒有一點平凡的漏

弊。於是他說：「再會！」

她伸出手來，他立刻俯下吻了一下。茜娜驚退回來，發出一個低聲的呼問：「你做什麼呀？」

雖然他的嘴唇不過僅觸着她柔軟的小手，但他的感情已形膨脹，她快步離去時，他只能軟弱地微笑着。不久他聽到她的園門的聲音。他回家面上蒙着同一的笨笑，同時呼吸着淨潔的夜氣，感到強壯和內心的愉快了。

第二十二章

尤里覺得生命非常地乏味，當他回到那狹悶如一間獄室的房裏的時候，他的小小的戀愛，想起來好像完全平庸的。『從她那兒偷來了一個接吻，我怎樣的幸福呀！我真是英雄，多好的愛情呀！在月光中，英雄用嚴詞與接吻，盡感美麗的處女哦！怎樣的廢物！在這樣一個小洞內，不是成了一個平庸的呆子。』

當他住在城市裏的時候，他描想鄉村是他的理想之處，在那兒他能與許多農民聯絡，和他們一同勞作於烈日之下，現在他已抓着了機會，但鄉村的生活，又使他不能忍受了，他熱望一個城市的刺激，在那邊，他可以運用他的能力。

『城市的忙碌與擾鬧呵！熱情的雄辯真動人呵！』他常出神地這樣自語；可不久他又制住這幼稚的熱情了。

『究竟算得什麼呀？政治與科學是什麼呢？遠看這種理想是偉大的，但在每個人的生活中，這不過是和別種行業一樣爭鬪，偉大的努力！現代的生活條件，使這一切的事都是不可能的。我吃苦，我爭鬪，我克服各種困難！那怎樣呢？那裏是結局？無論如何總不在我的生時有結局； Prometheus 希以火給人類，他終於這樣做了。假使你喜歡怎樣就怎樣做，那是一個勝利！但我們怎樣？至多我們做的，是把柴擲在火堆上，這堆火絕不是我們點着的，而且也絕不是我們熄滅的。』

他覺得假使什麼事情都壞了，是因為他，尤里不是一個 Prometheus 罷了；這樣一個思想，本身是令人痛苦的，可是給他一個自形虐待的機會了。

『我是怎樣一類的 Prometheus 呢？常從一個個人的自大觀點觀察着一切。我常是我；爲我自己。我無處不與我所藐視的人一樣不健全與無足道。』

他傷心這個比較，他的思想糾亂起來了；好一回他坐在那兒長思這件事，想求出別一種的辯護。『不，我與別人不同的，』他對自已說，覺得寬解起來了。『因我想到這類事情，有如呂塞夫和諾飛珂夫和沙寧這般朋友，永不夢想着這樣做。他』

們全無批評自己的心意，因為他們十分幸福地覺得自足，有如 *Norathura* 的光榮的豬，全生命是在他們自己的小「我」中包括起來；我染了他們的淺薄的精神。哦！你與羣狼相處，也必要嗥哮。那不過是自然的事呀。」

尤里在房內來回踱着，有如常常會如此的，他的地位的更變，同時引起他的思想的變更了。

「很好，原是這樣，一切都是這樣的，一切事必得考慮過。舉例說，對於茜娜，我的地位是怎樣呢？無論我愛或不愛她，這是無甚關係的問題是，這事將有怎樣結束呢？假使我娶她，或是同她親密，這會便幸福嗎？欺騙她是罪惡，假使我愛她……那麼我能够……她諒來要有小孩的。」他對這個思想面紅起來了。「這事不好算什麼錯，不過是成了一種束縛罷了，我會失去自由，做個有家族的人！接受家庭的幸福！不對，這不是我的應取的步驟。」

「一……二……三。」當他每次都跨過兩塊地板，而踏上第三塊地板的時候，他就這樣數着。「假使我能確定她不會有小因，或許我的全生命，都貢獻着他們呀！不多可怕的平凡呀！呂塞夫也將喜歡他的小因的。那在我們中間有何分別呢？犧牲自己的生活！那是一種真實的生活呀！可是爲誰而犧牲呢？又怎樣方法呢？不管我該取怎樣步驟，我抱的怎樣目的，給我那值得去死的，純潔而完美的理想吧！不，我並非單弱，因爲生活本身，不值得犧牲，或熱情去趨赴的。所以生命是全無意義的了。」

在以前這個結論，似乎永沒有使他這樣相信的。在他的桌上，放着一支手鎗；當他來往踱步的時候，那發光的剛質，都吸引他的眼睛。他把它拿了起來，謹慎地檢察一下，這是上好了子彈的。他把鎗管口配在太陽穴上。「看！像那樣！」他想，「祇要砰的一聲什麼都完了。自殺是一件聰明的還是愚蠢的事呢？自殺是懦怯的行爲嗎？那麼我想我是一個懦怯的人了！」冷的鋼鏡，指觸在他的熱的眉宇是有趣又可怕的事。「茜娜怎樣呢？」他問自己，「唉！我將永得不到她了，這樣我把這個享樂留與別個人吧。」想到茜娜，喚起他的濫情，這是在自認爲過情時而壓制的。

「爲什麼我不這樣做呢？」他的心的跳動似乎停止了，再次又敬重地，把手鎗對準眉額上，拉着彈機。他的血冷了！在他的耳邊，有一種細微聲，房子似乎打起轉來。彈子沒有放出，只彈機的聲可以聽到。他半昏地把手垂下在身邊。他身內的筋肉

在顫抖着，他的頭腦模糊，嘴唇乾燥，手是抖動得厲害，當他放下手鎗時，在桌上打撞得很響。

「我是一個絕物！」他想，他清醒過來以後，走到鏡子前去，看看自己像着什麼。「我是一個弱者了嗎？」「不！」他高傲地想，「我不是我做得對。可是鎗子不出來，我又有什麼辦法呢！」

在鏡子內他自己的影子望着他，他看到自己的面容頗莊嚴靜肅。他試着說服自己對於剛才做的事，無須怎樣顧慮的，他伸舌頭，離開了鏡前。「運命不該這樣的。」他大聲說，聲音彷彿鼓勵他。

「不知有人看見我沒有？」他駭異地看看周圍想，可是什麼都靜定，在開着的房門後聽不着什麼聲息。在看得世界上活着而受罪的人，除他自己以外沒有別的。他吹熄油燈，使他驚異的，是通過門的一條縫間，已現出早晨的第一道太陽光，他睡下去，夢着巨大的東西俯伏過他，它噴出很大的聲息來。

第二十三章

一切都和平而熱愛，花的氣息帶着黃昏而來。沙寧在近窗的一張桌旁，坐在殘光中在讀一篇他所愛讀的小說，這小說描寫一位老主教的悲慘的死，他穿着法衣手持一個珠寶綴成的十字架，在馨香的氛圍中絕氣的。

房內和房外一樣冷。溫柔的晚風，撫拂着沙寧的頭髮。他爲書所吸引，貫注地下讀，同時不時動着嘴唇，好像一個大小孩，專心讀一篇在印地安冒險的故事。可是他愈是下讀，他的思想愈變得悲哀。在世界中無意設而荒謬的事是多麼多呀！人們是多笨拙多野蠻，他在思想比他們的超越得多麼遠呀！

門開來，進來了人。沙寧一看，「哦！他叫着，他一面閉上書，『有什麼消息呢？』

諾飛珂夫慘然地微笑，當他握了握手以後。『哦！沒有什麼？』他走近窗邊說。『全同以前一樣。』

沙寧從他所坐的地方，祇能看見諾飛珂夫的映在晚色中的半個立身的黑影；好久他看住他不說什麼。

當沙寧帶他的朋友去看莉黛的時候，她現在已非前時的高傲的女郎了，她和諾飛珂夫都不說一句藏於心頭的話。他知道他們說話以後，會不愉快的；可是他們祇是不語，愈覺不快了。他明白這是簡單的，真正地感到，他們必要經過許多痛苦方能成功。『由他去吧！』他想，『因爲痛苦是淨潔高超的。』可是現在對於他們是時機來了。

諾飛珂夫站在窗口，靜看那落日，他的心情可是奇異的，由於悲哀的消失，熱慕近着快樂而在產生出來。在這平靜的晚色中，他在描想那爲悲哀羞恥蹂躪着的莉黛。要使他有勇氣去做的話，就在這時他會跪在她的前面，以數數的吻溫暖她冰冷的小手，把他偉大寬恕的愛，引他走上一個新生命的路。可是他沒有走向她的力。

沙寧是意識到這件事，他徐徐地站起來說：『莉黛在花園內，我們到她那兒去吧？』

諾飛珂夫心跳愈速。心中的快樂與悲哀離奇地混淆着。他的面容頓變，他畏懼地摸着他的鬍鬚。

「喂，你說什麼？我們到底要不要去？」沙寧鎮靜地說，好像他已決心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諾飛珂夫覺得沙寧是知道他的困窘，雖然有幾許安慰，可是仍還稚氣地畏羞。

「來呵！」沙寧溫柔地說，他就按着諾飛珂夫的肩膀推他向門口去。

「是……我……」諾飛珂夫啞啞地說。

忽然有一個要去抱沙寧的衝動，幾乎克服了他，但他未果而祇含着淚對他注視。暖熱香郁的花園內已黑暗了，樹幹襯着蒼天宇作出拱門形。

在乾燥的草地上有一層微薄的夜霧，好像有個看不見的東西在寂寞的側道上和在呆定的樹林中走動。這東西走近去，微睡的花葉都輕柔地打顫。河那面的落日仍還光燄燄，河水閃光的曲綫，流過黑暗中的草野。莉黛坐在河邊，她的俯向水面的美姿，有如黑暗中的悲傷的幽靈。一聽到她哥哥的聲音，這聲音使她高興的感覺，現在是沒有了，羞恥與恐怖復又克制了她。她已被不克幸福，不克生活的思想所窘迫。她整天在花園中，手裏拿着書，不能看到她的母親的臉。她對自己說過有一千次她母親的悲痛，比起她現在所忍受的，真不算什麼一回事，但她每次走近母親，每次言語支吾，在她眼中有種罪咎的表情。她的羞怯和態度的異樣，終於引起她母親的疑團，爲免除她的眼光的注意，莉黛願在寂寞裏度日。因此天晚她坐在河邊，望着落日，長思她的悲哀。生命於她，似乎仍是不能理解的。她對於生命觀念，好像被某種可怕的幻景所迷濛了。她所讀過的一些書本，給她更大的思想的自由。她相信她的行爲不獨是自然的，而且是值得讚美的了。她沒有因此傷害什麼人，不過是供給自己和另一個人以肉體的享受罷了。沒有這樣的快樂，那將不算是青春了；生命本身也將枯槁而荒瘠了，有如一株秋天的枯樹一樣。她和一位男人的結合，是不會得着教堂的准許的，對於這個思想，她想起來是可蔑視的了。由於一個男人的自由心境，這樣的要求早已撤到一邊去了。她應當在這個新生命內找到快樂。正如光明的早上的一朵花微風送來了花的芬芳。可是她覺得不可言喻的羞辱，較最卑劣的尤爲卑劣。想到她的最近被人所遺棄的情形，一切都就和蠟燭一樣溶化了。不但想蔑視人們，並且她反而想這樣才好，假使她能夠避免或欺騙了他們的話。當她對別人瞞着自己悲哀的時候，莉

黛覺得她自己有如一朵花，引向太陽似地被引向諾飛珂夫。她對於人類的蠢態，是屬於長怯多輕蔑的一種，她不能注視諾飛珂夫的臉，只是像一個奴隸，一樣在他面前顫抖着。她的頹喪的模樣，可憐得像一隻無助的鳥兒，這鳥的翼膀彷彿已經剪斷，永不能再飛了的。

時常當她的痛苦不能忍受的時候，他就直率地想起她的哥哥來，她知道他是不見得有神聖的事；他看她是用一位男性的眼光的，他既自私又不道德；不管他是怎樣一種男人，在他前面，她覺得終是很舒服，和他可以坦白地討論她生命上的極大秘密。她是被誘失足，喂，那算什麼？她私通了，好得很，這原是她出乎自願的，人們將輕蔑她侮辱她；這有什麼關係呢？她的面前有生命陽光同廣闊的世界；至於男人，是多得很，她的母親會悲哀的，喂，原是她自己的事。莉黛從沒有知道她的母親在年輕時，也曾經是這樣的。而且在她死後，也再沒有管束了。他們在生命的路上，是偶然相遇的，而且已生了相當的過程，難道她們就當爲此而背對背嗎？

莉黛明白地知道，她永不會和她的哥哥有同樣的自由。她所以時常這樣的，是由於她所愛羨他的原故。奇怪的思想來到她的心頭，是犯罪性質的思想。「要是他不是我的哥哥，而是一個陌生人……」她想，她一面迅速地想制遏這個可羞而迷人的提示。

她想起諾飛珂夫，像一個卑賤的奴隸似的，懇求他的愛情和他的赦恕。她聽到足聲掃視一下，諾飛珂夫和沙寧悄然橫過草地走向她來。在黑暗中，她不能看清他們的臉，但她覺得來了可怕的時間。她的面色頓無人色，好像生命在結束的時刻。「這兒！」沙寧說：「我帶了諾飛珂夫來看你。他將把告訴過我的一切來告訴你，靜靜地在這兒吧，我拿茶去。」

沙寧旋轉迅步去了，當他在朦朧裏消逝的時候，他們好一會兒望着他的白襯衫。這樣廣大的寂靜，他們難以相信他已走出森林的影外了。

「莉黛，」諾飛珂夫和善地說，這悲哀動人的口音，直刺入她的心窩。

「可憐的人，」她想，「是多善良呀！」

嗎？」

潺。

「我全都知道，莉黛。」諾飛珂夫繼續說，「但是我愛你仍和以前一樣的。或者至後你也會愛我，告訴我，你願做我的妻

「我不如少提到那事。」他想，「她一定還沒有知道我是爲她在犧牲的。」莉黛沉默着，在這靜悄裏，可聽到河水的潺

「我倆都不歡樂，」諾飛珂夫說，意識到這句話是出自肺腑的。「同在一起，或者我們可找生活較易的。」

莉黛的眼中是充盈着感謝的淚，她轉向他來喃喃地說，「或者是的。」

可是她的眼睛若在說，「上帝知道我願做你的賢妻，愛你敬你。」

諾飛珂夫會意得這個，他負勇跪下，捧住她的手，熱情地吻着。莉黛爲這樣的感情所動，忘記她的羞怯了。

「過去就讓之過去了！」她想，「我再會幸福的！親愛的好人！」她樂極欲泣，把兩手伸給他，俯上她的頭，她吻着他的柔軟如絲她常所羨慕的頭髮，她眼前偶然現出沙拉丁的幻象，不過立刻便消滅了。

沙寧給他倆互相解釋的時間，諒來已足夠的時候，他就回來，他看見他們坐在那兒，相互握着手，在和平地談話。沙寧

正經地說：「哦！我看出這是怎樣了！」又說，「謝上帝，賜人以福。」

他還要想再說些什麼，但只是大聲地打個噴嚏代了過去。

「這裏是潮濕上來了。你留心着不要受了涼，」他又說，一面擦擦他的眼睛。

莉黛笑起來，她那聲音的回響穿過河面動聽地響着。

「我必須去了，」停了一會沙寧說。

「你到那兒去？」諾飛珂夫問。

「尤里和那個瘦弱的日耳曼人，崇拜托爾斯泰的軍官，他叫什麼名字？曾招過我。」

「你說的是馮滋嗎？」莉黛笑起來說。

「是的，他們要我們大家一道去赴一個集會，但我和他們說你們不在家。」
「你爲什麼要那樣說？」莉黛仍笑着問，「我們也可以去的。」
「不要，你們就留在這裏吧，」沙寧回答。「要是我有隨便那一個人和我一起，我也要那樣子做的。」說完後，他就離開他們。

夜了，第一顆搖搖不定的星已映射在湍急地在流着的河裏了。

第二十四章

今天的黃昏是黑暗而熱的，朵朵雲在天上互相追逐。碧空中微弱的繁星閃爍着，旋又消逝了。上面一切都在動亂，地球則像是停留着了，似乎不能透氣般靜止着，在這黑暗中，人們爭辯的響聲鬧得尖銳而振耳。

「隨便怎樣，」蠻橫地向前走着。「基督教已經將一種不朽的禮物，賜給了人們了！他是唯一能包括一切道德的系統。」馮滋叫着。

「對極，」尤里回答，他走在那說話人的後面，輕蔑地昂起頭，睜視着這軍官的背後。「但是在牠和人類慾望相衝突的一點上看來，基督教可以證明牠自己和其餘的宗教同樣的重要的。」

「你這是什麼意思，」證明牠自己是什麼？」將來是屬於基督教的，而你卻以為，這是迂腐的……」馮滋忿怒地說着。

「基督教不會有將來，」尤里暴躁地插入說，「即使牠發展到極點也不能昌盛，僅不過成爲一羣無恥的拐騙者們的工具，那現在即基督教這個名字也覺得可厭的時候，要去希望有一個奇蹟出現那是最笨的事了，歷史是不肯通融的，會一度從舞臺上面隱沒下去的，就永遠不能重回的了。」

「你在說基督教已經從舞臺上面隱沒下去了嗎？」馮滋驚叫起來。

「那是當然的呀！我這樣說，」尤里固執地說下去。「你好像在驚異這樣的一個理想是完全無理的。正如摩西的律法已爲過去的廢物，釋迦和希臘諸神已是死了，基督是死了。這不過是進化的法則。你爲什麼會這樣的驚異呢？你不相信他的教義的神聖嗎，你不？」

「不，當然不是的，」馮滋反轉來答，對於這個問題是比較尤里的惹氣的語調要少使他發怒。

「那你怎樣能够堅持着，一個人能够創造出永遠不朽的法則呢？」

「呆貨！」尤里想，深喜對方比他更愚蠢，這樣很明白而清楚的事情，也會不能理會的。

「就像你所說，」馮滋生氣地接着說，「將來將仍以基督教做他的基礎。不會有消滅的，僅像種子的埋在泥土裏……」

「我並未那樣說，我說的是……」尤里有點錯亂了，於是更惱怒。

「不，恕我那正是你所說的……」

「我說沒有說就是沒有說，你怎樣荒謬！我是說……」尤里攔着說，他想到這個愚蠢的馮滋竟一時自作聰明起來，他更忿怒了。

「或許也是的，要是我誤會了你，我是十分抱歉的。」馮滋聳聳狹削的肩頭，表示一種謙遜的樣子，謙遜得像在說，他已辯論勝利了的神氣。

這個更使尤里忿怒得幾乎氣死了。他說：「我不否認基督教曾經做過偉大的角色……」

「唉！現在你又自相矛盾了，」馮滋大聲說着，態度比前更加威風起來，因為他覺得自己要比尤里來得高越，尤里卻摸不着頭腦中那些概念。

「在你看來，好像我自相矛盾了，」尤里痛苦地說，「不過這是實事，我的抗辯是非常合法的一個，假使你了解我那並不是我的過失。我已經說過，我不妨現在再說一遍，基督教已衰落了，要靠牠來救世是無用的。」

「不錯，不錯！但是你是否有意否認基督教的有益的効力？那就是說，牠可以做社會秩序的基礎的？」

「不，我不否認那個。」

「但是我否認的，」沙寧插入說，他到現在為止，一直都默着不語的。他的聲音說得和氣而快樂，和這兩個爭辯者的噪音，成了奇異的對照。

尤里靜默着。這個溫和而侮慢的語調困惱了他。可是他沒預備答話。他不歡喜和沙寧辯論，因為他那常用的字彙在這

樣的戰爭上顯得是無用的。他時常覺得他好像站在鬆滑的冰上，而想去推倒一座城牆。

但是馮滋在前面慢慢地走着，響起他的鞋釘，含怒地大聲說道：「我問你那是爲什麼？」

「因爲我這樣否認，」沙寧冷冷地說。

「因爲你這樣否認！要是那一個要堅持一切事情，他就得將理由證明牠。」

「爲什麼我要證明牠呢？無論那個證明都是不需要的。這是我個人的確信，但是我並無絲毫的願望要叫你也相信。而且這也是無用的。」

「照你這樣的說法，一個人最好將一切的文學都給消滅掉。」尤里嚴正地發表意見。

「唔！不爲什麼要這樣呢？」沙寧回答。「文學是非常偉大，而又是非常有趣的一種事業。我所說的真正的文學，並不像某位自負者好辯的模樣，他沒有事情做，而常想說服大家，要大家承認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文字創造人生，而且一代一代地深入到人類的生命之血流中。要使毀滅了文學，那就是從生命上取掉一切的色彩，使牠乏味了。」

馮滋忽然止步，讓尤里走到前面去，於是他問沙寧道：「哦！請再告訴我！你剛才所說的，使我覺到異常的有味。」

沙寧笑着，他繼續着說：「我剛才所說的是非常簡單的。要是你願意，我可以更詳細地解釋我的意見。我的意見是基督教以前曾經在人類的生命上做了一個鄙陋的角色。當人類覺得他們自己的命運不能忍受的時候，被蹂躪和被壓迫的人們都覺悟了，決心去推翻這可怕的不平等的萬物的秩序，剷除一切人類的寄生者的時候——於是，我說，基督教扮出牠的面貌溫和，謙恭，而十分令人歡迎。牠苛責戰爭，張開永遠幸福的幻夢，使人類舒服地睡去，而傳播一個不要去抵抗待遇苛刻的宗教；簡直可以說，牠像做了這些忿怒的被關禁者的一座太平門。這些有權勢的人們，長生活在這種叛逆的精神中，渴望去推翻幾世紀的重軛的，於是完全消失了他們的火燄。如同衰頹的人們一樣，他們跑進人生的劇場中，帶着值得去從事一個較好目標的勇敢，卻謂求着毀滅。他們的仇敵當然以爲這是最好的了。至於叛逆者的火燄重高起來，就得要幾個世紀不光榮的壓迫了。基督教是用一件悔罪的大衣，牠的下面潛藏着一切的自由，圍住了人類不不容易管理的個性，牠騙了強者，

他們在現在是可以獲有財產和幸福的，令生活的重心移到未來，移到空虛的，誰都沒有見過的夢幻的樂土上。因此一切生命的可愛就全消滅了。勇敢，熱情，美麗，一切都死了；只有義務和未來的黃金時代的夢依然存留着——黃金時代只是屬於未來的別人的，是基督教曾經做了一個鄙陋不堪的角色，而基督的名字……」

「喂！我永遠不要再聽了！這真是太多了！」馮滋攔着說，他隨即停住，在黑暗中揮動他的長臂。

「但是你從未顧慮到，要使基督教沒有解免了牠，不要將有一個可怕的流血時代嗎？」尤里忿怒地問。

「哈哈！」沙寧輕蔑地回答。「起初，在基督教的外衣下，這世界是充滿了殉教者的血；後來，民衆被殺戮或被監禁在牢獄以及瘋人院內，直到現在，是每一天都在流着比較普遍的革命所流的血還要多些。任何事情中的最壞的，也就是人類生命上的每一個改善，都是用流血，暴動擾亂，革命而得來的，雖然人們反時常假裝着將人道主義和愛護鄰人做他們生命和行動的基礎。整個事情都結束在一種愚蠢的悲劇中，欺騙，虛偽，使人糊塗。而我，我寧願立刻就到了世界末日，不願如一個頑石般的或者可以再延長到二千年的草木似的生活。」

尤里靜默着。他的思想並不注意於說者的話語上，而只注意於說者的人格上。沙寧的極端自信，使他想起生氣，並且使他難堪。「請問你，」他不得不去有傷沙寧說。「你爲什麼說話時總像教訓小孩子那樣？」

馮滋覺得這句話有點兩樣，於是說了幾句和解的話，一面響着他的鞋釘。

「你這是什麼意思呢？」沙寧突然問，「你爲什麼要這樣氣脹呀？」

尤里覺得自己的說話是無禮了，不應當再說下去了，然而他受傷的自尊心迫他再說：「這樣的口氣，實在叫人不快。」

「這是我習慣的口氣，」沙寧回答，一半惱怒，一半焦急地想叫對方平靜下來。

「喂，這不是適當的口氣，」他的聲音高起來。「我真看不出爲什麼會使你這樣的自信，」尤里高起聲音接下去說。

「或者因爲我覺得要比你聰明些，」沙寧回答，他現在非常鎮靜了。

尤里呆站着，自頂至踵在打戰。粗糙地大聲說道：「聽我說！」

「不要生氣，」沙寧截住說。「我不想得罪你，只不過表示我坦白的意見罷了。這都是相同的見解，你對於我的，馮滋對於我們的，類推下去，這是自然的！」沙寧說得這樣坦白而和氣，要是再顯出不愉快的神氣，那便是荒謬了。尤里靜默着，馮滋因為仍舊的偏袒他，再響起他的鞋釘而很艱難地呼吸着。

「隨便怎樣我不當你的面將我的意見告訴你，」尤里喃喃地說。

「不，這就是你的錯，剛才我聽過你的辯論，你那麼的過火。這不過是形式的問題呵。我口裏說的就是我心裏所想的，但你口裏說的卻不是你心裏所想的了；那是一點也沒有興趣的。要是我們大家都更坦白，那每個人便更感到有興趣了。」

馮滋大聲笑了起來，喊道：「好，這是多麼特別的一個觀念呀！」

尤里不響，他的怒氣已平下了，他覺得快活起來，雖然他想到自己的辯論已經輸了有點懊惱，他想不承認牠。

「這樣未免太直截吧，」馮滋說。

「難道你願意含糊嗎？」沙寧問。

馮滋聳聳肩默想着。

第二十五章

他們離開大道，走上鎮外冷靜的街道，那兒點着的路燈比大道上的更是明亮。這時天上暗雲密佈，有稀疏的星，零亂地在閃爍着。

「我們到了，」馮滋說，當他開了一扇矮門走進去。接着他們就聽到狗的吠聲，和一個聲音在叫着，「撒丹，躺下。」他們之前是一個廣大的院子，院子的遠處，黑漆一團，不知道是什麼。這是一所工場，狹長的煙囪，在天空中淒涼地聳立着。

有黑暗的寮房圍繞着，可是沒有樹，只有從窗中射出的燈光，映着隔鄰屋前小花園中的樹葉。沙寧說：「多淒慘的地方！」
「我想這所工場在這兒很久了？」尤里問。

馮滋回答：「哦！不錯，很久了！」當他走過窗戶，看見裏面有燈光，他高興地說：「哦，人已經不少了。」尤里和沙寧也看着那窗的裏面，看見迷糊的青煙裏，動蕩着好多個人頭，一個鬍鬚鬚髮的男子，倚在窗檻上叫：「那兒是誰呀？」

尤里回答：「伙伴們！」

他們走上石階，恰巧裏面迎出一個人來，那個人和他們，親熱地握了握手。

「我怕你們會不來了！」他用一種生響的猶太音，愉快地說。

「這位是素羅未契——這位是沙寧，」馮滋說，握起前者冰冷而顫抖的手，給他倆介紹。
素羅未契羞赧地笑着。

「我能見到你很榮幸！」他說。「我常常聽見別人講到你，你曉得——」他踉蹌地退回去，仍舊握着沙寧的手。這時候不覺擦着尤里，踏到馮滋的腳了。

「對不起的很，笨訶夫·阿道法非茹！」他說，一面走上前去用力握着馮滋的手。他們在黑暗中，好容易才找到了門，有條理的素羅未契特爲在今天晚上，在前室裏釘起一排釘子。釘上已經掛滿了大小的帽子，近着那窗，放着幾個裝着啤酒的綠瓶。就是這前室裏也充滿了煙。

在燈光之下，看素羅未契是一個黑眼，鬚髮的猶太少年，身段小巧，在他不停的微笑裏，時常露出很壞的牙齒。

屋裏一陣嘈雜的歡聲，迎接着新來的客人。尤里看見茜娜，坐在窗臺上，便立刻感到似乎一室生春般，好像這個集會，並不在一個煙霧瀟瀟的房內舉行，而是在碧綠如茵的春野上歡祝。

茜娜侷促地對他現出愉快的微笑。

「諸位先生，我看現在大家都到齊了，」素羅未契想用他脆弱的聲音，說出響亮而動人的話來，並且弄着手勢裝出可笑模樣。

「尤里，真對不起，我好像時常碰撞你，」他笑着說，極力裝出一種文雅的態度，側着身子走上前去。尤里和悅地握着他的臂膀說，「沒有關係。」

「不會到齊，由他們去吧！」一個胖大而面貌好看的學生大聲說。他那高大的聲音，叫人感到他是慣於吩咐別人的。

素羅未契向前跳到桌邊，搖起一個小鈴，又微笑起來，他因爲想到用一個小鈴，心裏很是滿意。

「哦！不用搖鈴！」那學生咆哮着，「你終愛做這種愚蠢的無聊舉動。這根本是用不到的。」

「哦……我想……那……」素羅未契支吾地說，他好像很難堪，將鈴放在他的袋裏。

「我想那桌子，應得放在房子的中間。」那學生說。

「不錯，我立刻就來搬好！」素羅未契回答說，一面趕快地握住桌角。

多布番喊起來：「小心燈火！」

「不是這樣搬的！」那學生拍着膝頭高聲說。

「讓我來給你幫忙！」沙寧說。

「謝謝你！請你吧！」素羅未契熱心地回答。

沙寧將桌放在屋子的當中，當他正在搬動時，全屋的眼光，都望着他薄襯衣裏堅強的背部和臂膀。

「現在，高基可，你是這會的發起人，來致開會詞吧！」面色蒼白的多布番說，看她眼光中的表情，真不知道，她到底是熱心，還是譏笑着那學生。

「在座諸君，」高基可提高他的聲音開始說：「大家都知道今夜我們爲什麼聚集在這兒，因此我們也不必說什麼開會詞了。」

沙寧說，「我老實地說，但我並不知道爲什麼到這兒，」接着他又笑起來說，「我因爲有人告訴我，那邊有些啤酒，所以我才來的。」

高基可隔燈管他一下，又繼續說下去：「我們的會社的組織，目的是在自己養育，方法是用互相閱讀，辯論和自由討究」

「互相閱讀？我不懂，」多布番用令人意會到是諷刺的口腔說。

高基可的面孔有點紅起來。「我的意思是說共同閱讀。這樣，我們會社的目的是特殊意見的發展，使市鎮上建立一個團體，對於社會民主黨的付以同情……」

「阿哈！」伊分納夫搔搔他的腦後拖長聲子說。

「關於那些事我們日後再議。最初我們不用解決這樣大的……」

「那麼小的……」多布番提說。

「問題，」高基可祇作未聽得地接着說下去，「我們先要做一個所要閱讀的書目，我提議今晚就專做這件事。」

「素羅未契，你的工人們來嗎？」多布番問。

「他們自來的！」素羅未契回答，如受一刺似地跳將起來。「我們已叫人去請他們過了。」

「素羅未契別要這樣叫呀！」高基可大聲說。

「他們來了！」西吃羅夫說，他尊敬地留心聽着高基可的演說。

外面的大門響起來，狗的粗暴的吠聲又聽見了。素羅未契叫道：「他們來了！」一面就奪門而出。

「躺下來，撒丹！」他立在第二重門口喊。

跟着一陣重步的咳嗽的話聲，一陣男人進來了。先是一個工業學校的年輕的學生進來很像高基可，不過他又黑又樸素。同他一道來了兩個工人，雙手髒污穿着醜陋的紅襯衣外穿小衫，看起來是笨拙而畏怯的。其中一個是衰弱纖長，蕪得光光凹面上，蒙着多年飢餓勞動的，和被壓抑着的憎恨痕跡。另外那個是有競技的外貌，因為他闊肩，頭髮鬆着。他如鄉下人初次到城市內似地，他看看他的四週，素羅未契衝過他們嚴肅地開始說：「先生們，這兩位——」

「哦！不必再說了！」高基可叫着，照例地中止了他。「晚安，朋友們！」

「劈者夫和訶連基。」那學生說。兩人謹慎地走入房內，俯促地和大家握握手。劈者夫心地亂笑着，訶連基轉動着的長頸，好像他的襯衣領口使他的呼吸困難。於是他們在窗邊坐下來靠近着沙寧。

「爲什麼尼古羅夫沒來呀？」高基可突然問。

「尼古羅夫不能來呢，」劈者夫回答。

「尼古羅夫是醉得一蹋糊塗啦，」訶連基聲音乾燥加着說。

「哦！我知道，」高基夫說，一面搖搖頭，好像表示憐憫似的。但是激怒了尤里，他已把這位胖大學生看作他的私敵。

「最好他不來，」伊分納夫說。

狗再在院內吠叫起來。

「又來了人吧！」多布番說。

「也許是警察，」高基可漠然地說。

「我想就是警察，你也不怕吧！」多布番叫着。

沙寧望着她的聰明的眼睛，和披在她肩上的動人心魄的髮辮。他想：「好漂亮的女郎呀！」

素羅未契跳起來，像要跑出去，但是定一定神後，裝着從桌上取了一支紙煙。高基可注意這事情，不去回答多布番說：「素羅未契，你多麼不安心呀！」

素羅未契面紅起來，羞愧地眨着眼睛。他自覺到他的熱心是不該受如此嚴重責備的。那時諾飛珂夫吵吵地走進來了。他笑着大聲道：「我來了！」

「我看見了，」沙寧回答。

諾飛珂夫握握他的手，急忙地低語着，像是說些抱歉話，「莉黛有了客人啦。」

「哦，是呀！」

「我們只到這兒談話的嗎？」那位學生怒氣地問。「我們好開始了吧！」

「你們還沒開始嗎？」諾飛珂夫說，很高興的神氣，他和這兩位二人握手，他們從坐位上很快地站起來。

高基可頗激惱的樣子，他說：「小姐們和先生們，自然我們大家都希望開開眼界，增長我們的人生的意見！因為相信自造的最好方法，是在系統地進行閱讀和意見的互相交換，所以我們決定組織這個小小的會社……」

「對的，」劈者夫贊許地說。一面張着黑眼，看看周圍的同伴。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應當讀什麼書？現在在場的人們，總能夠擬出一個可採用的書目草案吧？」

西吃羅夫帶上眼鏡站了起來，手中拿了一本小記事簿。

「我想，」他用枯燥的聲音開始說。「我想我們的書目當分做兩部，為發展智性起見，這兩個成分是務須有的；生命的最初階段的研究，和生命的實際的研究。」

「西吃羅夫說的話很對，」多布番叫着。

「前者的知識，可從讀有歷史性的和科學的價值的名著得來；後者的知識，可從讀文藝得來，這是可使我們與着人生面對面的。」他繼續着說。

「假使你這樣說下去，我們真要立刻睡熟了，」多布番禁不住這樣說，眼睛內有一種淘氣的瞬動。

「我是用大家都懂的方法說的呀，」西吃羅夫和柔地回答。

「很好吧！你盡量說下去吧！」多布番說，做做手勢，表示她的服從。

茜娜用她的美麗的態度笑着西吃羅夫，頭朝後仰着，現出她的好看的喉嚨，她的笑，活潑得如音樂一樣。

「我已擬了一個書目——但是如果我讀出來，你們或者要不耐煩吧？」西吃羅夫說，向多布番偷視了一下，「我提議用『家族的原始』開頭，並列入達爾文的著作；文學方面，我們可採取托爾斯泰。」

「自然呀，托爾斯泰！」馮滋說，非常高興地，他點起一支紙煙。

西吃羅夫等到紙煙點着了，又繼續提議書目道：「契訶甫，易卜生，哈姆生——」

「不過這些我們都已讀了啦！」茜娜大聲說。

她的快樂聲音鼓舞了尤里，他說：「自然呀！西吃羅夫忘記了這不是星期學校。並且是開得多麼雜亂呀！什麼托爾斯泰和哈姆生——」

西吃羅夫柔和地辯護自己的書目，可是言語錯亂，誰也不能懂得。

「不是的，」尤里加重語氣說，他看見茜娜快樂地望着他自己。「我不同意你。」於是他解說自己對這問題的意見，他說下去，他便更想得到茜娜的贊美，他不顧一切，攻擊西吃羅夫的意見，並且還攻擊他自己，以為同意這些論點是不對的。

高基可對這問題發表意見，他以為他們大家之中，他自己是最聰明的，不但有口才，並且也有學問；並且這個小團體是他組織的，他想做一個主角。尤里的成功使他不快，覺得必須和他反對的。但因為不懂尤里的意見，不能整個反對，只好固執

地不同意着。

爭辯越來越混亂了。工業學生伊分納夫和諾飛珂夫都起來辯論着，煙霧中可以看出熱情的發怒的面孔，同時可以聽到許多語無倫次的辯白。

多布番凝視着燈，像夢也似地聽着。茜娜不注意什麼。只是開了正對着花園的窗，把雙臂交疊着，倚在窗檻上儘對夜色張望。起初她看不出什麼來，但是不久黑暗的羣林浮出來了，她才看見園籬和園草上的光芒。一陣微風吹着肩膀，輕撫着她的頭髮了。

茜娜仰望雲陣迅速的奔逐，她想到尤里，想到她的愛情。她的心情雖然愉快，可是仍不免有一些悲哀。休息在那兒，呈現在寒冷的夜氣裏，用她的整個的心聽着一位男人的有力的聲音。她感到非常舒服。辯論的結果，大家都不愉快起來了。於是他們之中最和平的人也不高興起來。

「假使你像那樣評斷。」尤里叫着，眼睛裏發光，因為他不願在茜娜之前，表示自己的降服，「那麼我們務要講到一切觀念的根源了……」

「那照你的意見，我們又應當讀些什麼呢？」與他不相容的高基可說。

「我們應當讀什麼？自然是孔子，四福音，傳道書……」

「還有聖歌和其他不正當的書。」工業學生嘲弄地插語着。高基可惡意地笑着，他忘記了自己，從沒有讀過這些著作的。

「那有什麼好處呢？」西吃羅夫用沮喪的口氣問。

「這好像是他們在教堂裏呀，」劈者夫，噙噙地笑將起來。尤里的面紅起來了。

「我不是開玩笑。如其你們希望我合理的，那麼……」

「哦！但是剛才關於基督，你向我說過什麼呀？」馮滋款躍地這樣叫着。

「我說什麼……假使誰希望研究人生，希望建立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的確實概念，那最好的方法，是要通曉那些代表人性的最好的模型，他們的學生專費於解決人類的一切問題，和供給最偉大的著作以解決最複雜的問題。」

「這兒我不同意你的。」高基可反對了。

「但是我同意呀，」諾飛珂夫熱心地叫着。

一切又紛亂而下意識地紛亂起來了。每句話的始終都不能聽到了。素羅未契被這場論戰所降服而沉默着，祇坐在一個角上聽着。始初面上的表情是緊張的，幾乎是小孩有興致的表情；但是一會兒以後，他的疑慮與痛苦，在他口角和眼角的紋路上表現出來了。

沙寧喝酒，吸煙，一點不說話。他現出全然煩厭了；當紛亂之中，他站起來，熄滅了他的紙煙說：「你們知道嗎，這真太叫人厭倦了！」

「真是的呀！」多布番叫着。

「都是好出風頭！」伊分納夫說，他是插入這心愛的成語。

「怎見得？」工業學生愠怒地問。

沙寧不理他，轉向尤里說。

「你相信能從任何書本中，得到人生的概念嗎？」

「我當然能夠的，」尤里詫異地回答。

「那你是錯了，」沙寧說。「假使真能這樣，那麼給大家讀同一傾向的書，可使複雜人性同歸於一個模型了。人生的概念，只能從整個的人生裏得到的，文學與人類的思想，不過其中的一小部份。對於這樣概念，沒有一種人生學說能夠幫助我們的，因為這是靠每個人的心境與構架的。所以像你所焦急要造成這樣一個堅固的生命的概念，這是不可能的……」

「你什麼意思——不可能嗎？」尤里佛然叫將起來。

沙寧現出不耐煩的神氣，回答道：「自然不可能的。假使人生的概念是一個完全，確實的學說的結果，那人類的思想的進行，便會被阻的；簡直可說是被停止了。但是這樣的事未必有的。生命每刻都向我們說生命的言辭和新消息；對於這個我們必須要對之聽從加以理解的；最先不要對自己下一個固定的範疇才好。總之，辯論有什麼好處呢？由你們高興去想吧。我只問你，你已讀了教會條例到馬克斯幾百種的書，還不能造成一個人生的概念嗎？」

「你能說我還沒有嗎？」尤里問，雙眼炯炯地睜耀着。「我的人生概念雖然不見得對，但我總有一個概念呀。」

「那末很好，」沙寧說，「爲什麼又要追求別一個概念呢？」

劈者夫噙噙地笑着。

「呸！」訶連基呼嘯起來，把頭抽搐頭。

「他是多聰明呀！」茜娜想對沙寧充滿天真的欽慕說。她看着他，再看看尤里，她差不多感到慚愧了。可是她新奇地快樂。這兩個爭辯者，好像是爭辯着爲的要佔有她。

「因此就可以看出，」沙寧接下去說，「你不需要你所追求不到的東西。我看很明白，今夜在這兒的人，每個都想強迫別人接受他的意見，同時又怕，怕別人要他同意叫他跟從別人的思想。喂，十分坦白地說，那是最討厭的呀！」

「允許我等一會兒呀！」高基可大聲說。

「哦！够了！」沙寧說，作一個煩厭的手勢。「我知道你有一個偉大的人生概念，而且讀了好幾堆的書。誰都直接地可以看出。你因爲得不到人家的同意，你便惱怒了；而且，那是更不好的，你對待了素羅未契無禮，他是永沒有絲毫傷害你呀。」

高基可沉默着，彷彿是完全驚駭了，如同沙寧說了非常奇特的某些事情一樣。

「尤里，」沙寧愉快地說，「你不要因爲我剛才心直口快，就和我生氣。我能够看出，這時你的靈魂是混亂極了！」

「混亂嗎？」尤里大聲說，面紅起來了。他不知道要不要忿怒。正像他們來此的途中做過的，沙寧的安祥友好的聲音深

感了他。

「哦，你明明知道是這樣的！」沙寧微笑着回答。「但不必注意這是稚氣的無聊。生命真是很短的。」

「注意！高基可叫着，發怒得面孔變成紫色。『你自己不太專橫了嗎？』

「但總沒有比你更專橫！」

「這怎麼說？」

「你自己去想吧，」沙寧說。「你所說所做的，都比我來得更粗魯些。」

「我不了解你！」

「那不是我的過失。」

「什麼？」

沙寧不回答，他拿了他的手帕，說：『我要走了。這於我是真太呆了。』

「你說的對呀！而且啤酒也沒有了！」伊分納夫走向前室去，他這樣說着。

「我們不要再鬧了，那是很明白了的，」多布番說。

「尤里和我一道回去吧，」茜娜叫着。

「我們再會！」她轉向沙寧說。他們的眼睛相碰，茜娜愉快地感到驚駭。

「哦，」茜娜叫着，她走出去了，「我們的小小的會社，還沒有開始，便這樣潰敗了。」

「這什麼緣故呢？」一個悲哀的聲音說，好像那是素羅未契的，他衝到每個人的面前，蹣跚地向前走。

到了現在為止，他就一直沒有被人理會，許多的人，被他的面上的可憐的表情所感動了。

「我說，素羅未契，」沙寧沉重地說。「有一天我必定來看你，我們來談話。」

「歡迎請來談呀！」素羅未契說，一連鞠下幾個躬。

走出有光的房間的時候，黑暗是濃密極了，誰都不能看出對方，只有聲音可以辨得出來的。那兩位工人隔離着別人，當他們走到了一段路的時候，劈者夫笑起來說道：「他們老是那樣的。他們聚集時，做些這樣奇異的事，每人要照每人的方法辦。那大漢子是最喜歡的一個。」

「那班聰明的朋友一道講話你懂得一大堆啦！」訶連基扭轉他的項頸負氣地這樣回答着。
劈者夫消稽地叫喊起來，彷彿這就代替了回答一般。

第二十六章

素羅未契站在門口很久，仰望那無星的天，摩撻他瘦小的手指。

風在幽暗的鉛皮頂的小屋的周圍呼嘯，樹梢灣曲了，波動得像一羣鬼魔。頭上的雲永遠地前奔着。這雲堆得很高，好像在遠處招展着的黑旗，盡力赴戰的軍隊，一陣陣地，遠處來的風帶來鬪爭的吶喊聲。

素羅未契小孩似地仰望着。以前他沒有覺到，在這個驚人的渾沌對照的時候，他是多渺小，多微弱，不啻是塵末。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嘆息着。

夜與天的面前，和他在他的伴侶中，全是不同的人了。現在，沒有一點忙碌，笨拙的態度，難看的牙齒，被這一位年輕的猶太人的敏銳的口唇遮掩起來了，他的烏黑的眼睛中，表情是嚴肅而悲哀的。

他漸向屋內走去，熄了燈，把桌子和椅子笨拙地放歸原位。房內充滿了煙味，地板上佈散着紙煙頭和火柴。

素羅未契拿起一把掃帚，開始打掃房子，因為他一向驕傲他的小房子常是清潔的。接着他從碗櫥裏拿出一個水桶，切開麵包投進桶裏去，一手提着桶，別一隻手伸着以支持他的平衡，步過院落。爲了要看得清楚起見，在近着窗放了一盞燈，院落是這樣漆暗，當他走近狗舍，心才放下來。撒丹毛髮惺鬆在朦朧中前來逢他，一條鐵鏈繫着，似在報告不吉的預兆。

「哦！撒丹！克許！克許！」素羅未契大聲說着，藉此以張自己的膽。在黑暗中，撒丹把它的寒濕的鼻頭，伸入主人的手中。

「那是給你的食料！」素羅未契說，一面把水桶放下。

撒丹嗅了一下，就開始貪婪地吃將起來；他立在旁邊，悲傷地視着周圍的黑暗。

「哦！我能做什麼呢？」他想。「我怎樣能強迫別人改變他們的見地呢？我自己也希望人告訴我怎樣生活，怎樣思想。上帝沒有給我一個先知者的聲音，那麼，我能够怎樣給人救助呢？」

撒丹發出一種滿足的叫聲。

「你吃完吧，老狗，吃完吧！」素羅未契說。「我本想放你去跑一下，但鎖匙我沒有帶，而且我又疲倦得很了。」隨即對他自己說，「他們是聰明有見聞的人！他們知道得那般多，大都是良善的基督教徒，至于我……噯！或者這是我自己的不是。我想向他們講一句話，但我不知道怎樣講。」

從遠處的市鎮那邊傳來一聲沉長悲哀的汽笛聲。撒丹擡起頭來聽，大水點打從它的口鼻落下來，落在桶中。

「你吃完吧，」素羅未契說。「那是火車呀。」

撒丹放出一聲太息。

「我疑惑，人們是否像那樣永遠生活！或者不能的，」素羅未契大聲地說，一面聳聳肩。那邊黑暗中，他想像他能看見的一羣人，廣泛無盡得如永存似的，頹喪地沉下朦朧去；一個沒有始終的好幾世紀的連續；一個無法改變的，悲慘而自由的鏈；在高處有上帝住着，沉默，永遠的沉默。

撒丹撞翻了水桶，它搖着尾巴，鐵鏈輕微響着。

「吃完了嗎？」素羅未契拍拍狗，覺得它暖和的身體快樂地在扭曲着。至後他就回屋去了。

他還能聽到撒丹的鎖鏈聲，院落中的黑暗似乎比前淺淡了；有高的煙直，看起來像棺材的柵欄，現得更黑暗而令人可怕。從窗門間射出一道寬闊的光線，神祕地照耀着在黑暗中招搖的旗旌，和展開在夜前的小花朵。

素羅未契被悲哀所壓抑，被孤獨和一種不救的損失的感覺所挫敗，他就走回他的房裏去，坐在桌邊，哭起來了。

第二十七章

波尾在聖彼得堡有無數的工廠，幾千工人都靠著這些工廠生活的。現在正是罷工在進行，他祇得背了這般飢餓，污穢，心懷不平的羣衆，到外省去享受旅行的快樂。他是個登徒子，只想著女人；在年輕美貌的鄰女身上，老感著一種下爲吸引着

的趣味。他料她們是羞怯溫柔的，她們的刺人的青春與純潔的香氣，遠遠便可聞到了。波尾在全身洒上香水，瘦小的身上穿起純白的衣服，雖然他不願和沙拉丁來往，但他仍舊坐了一輛馬車，迅速地上沙拉丁的住處來。

沙拉丁正坐在窗上喝茶。「多可愛的晚上！」他一面望着花園，這樣自語着。但他的思想別有所用的，他覺得悚然自慚。他怕着莉黛。自從那次見面以後，他沒有看見過她。他覺得她現在似乎另成一個莉黛了，不像那失身於他的那一個。

「無論怎樣，」他想，「這事還沒有完結。這小孩必須拋了他……否則我可以當這事情是件笑話嗎？不知她現在怎樣了？」

他在眼前似乎看見莉黛的，她的美麗奧秘的眼睛，嘴唇緊閉着，想欲報仇恫嚇的樣範。「她能放過我嗎？那不是可和她胡調的女郎。終歸我要……」

一件至大的醜事的頓時打動了他，使他懦怯的心不勝恐怖起來。「總之，」他想，「她會做出什麼來呢？」忽然一切都好像清楚而簡單起來。「或者她已跳水死了吧！那就由她命歸陰府吧！我沒有強迫她去這樣！他們說她是我的情婦——唔，那怎樣呢？這只證明我是個美少年罷了。我又未有說過，我要娶她。老實說，我是太呆了！」沙拉丁聳聳肩，可是依然還感着窒息。「人們都要閒談，我猜得，我將無法再見人了，」他想，當他拿起滿杯冷冰太甜的茶欲喝的時候，他的手還輕微地顫抖着。他仍舊漂亮，全身香噴噴，可是在他的面上，白色的襯衫上，和雙手上，甚至于心上，似乎都有一個污點，在漸次擴大起來。

「呸！一回之後就吹過了。而且這也不是第一次！」他以這種想頭，寬慰他的良心，但一個內在的聲音，拒絕這樣的寬慰。波尾細心地走進來，他的靴發出大聲，他微笑着，露出變色的牙齒。煙草和麝香的氣味立刻充滿了房間，蓋了花園的清新的氣息。

「哦！你好，波尾！」沙拉丁匆匆站起來叫着。波尾握握手，在窗沿坐下來，他動手點紙煙。他的態度優美而舒適，沙拉丁覺得有些妒嫉。他強自裝出隨意的態度來對付他。但是自從莉黛當面罵出「畜生」來以後，他總覺得不舒服。好像大家都已聽到這件可羞的罵，私下在訕笑他一般。

波尾微笑着講着各種瑣事。可是他發覺老談着這樣皮毛的話，那是困難的了。「女人」是他最樂得笑談的，在談工廠的罷工的時候，「女人」這些字眼就在活躍了。他換上別一支紙煙時，他乘機強釘地望住沙拉丁。他們的眼睛碰到了，他們立刻互相明白。波尾挪扭了一下他的眼鏡，微笑一下，這笑在沙拉丁的面上找出反響，立刻現出一陣肉欲的痕跡。

「我不希望多費你的時光，你多費嗎？」波尾說，掠過一個狡猾的眼風。

「哦！沒有，還有什麼別的事做呢？」沙拉丁回答，略為聳聳肩。他倆於是笑起來，接着又默着片刻。波尾很想知道對方所狩獲女人的詳情。他左膝下的一條小血管，急迫地跳着。可是沙拉丁不以這樣樂事在意，祇念着近日來的苦事，他轉向花園，把指彈敲着窗檻。

波尾顯然在等他說，沙拉丁也覺得他一定纏墨所愛的話頭。

「自然，我知道。」他以過度冷淡的態度開始說，「對於你城裏人，這些鄉下姑娘是特別動人的。但你是錯了。她們是真實新鮮而肥胖，但她們沒有派頭，她們是不知道把愛藝術化的。」

一剎那間，波尾完全奮發起來了。眼睛閃耀着，語調也變了。他說：「那是屬實的。但等不到多久，那類事情便討厭了。我們聖彼得堡的女人沒有好體裁。你知道我的意思嗎？她們祇是一束束的神經，沒有肢體的。在這兒……」

「是，你說得對。」沙拉丁說，興趣也大增，一面滿意地扭搓上鬚。

「解下她的胸衣，就是最美麗的聖彼得堡的婦人，也成了……哦！記起來了，你聽到最近的一件事沒有嗎？」波尾說，他截住自己的話。

「沒有，我問真沒有聽到。」沙拉丁回答，身體傾向前去。

「喂，」他說，「是一件一個巴黎蕩婦的怪事。」至後波尾非常詳細地敘述一件淫穢的事來，他的同伴聽了大為高興。「是的，」結束時波尾說，他睜大眼睛，「表面是女人，假使一個女人沒有外表，我看起來她等於不存在了。」

沙拉丁想起莉黛的美麗，他不敢和波尾辯論。可是一刻之後，他掩飾地說：「每一個人各有他的所好，我最喜歡女人的背；那種曲綫，你知道……」

「是，」波尾神經質地拖長聲音說。

「有些女人，尤其是年輕的，有……」

穿着靴子的侍卒呆笨地走進來。他是來點燈的，當他劃着火柴，開玻璃燈罩的時候，沙拉丁和波尾都不響。當燈火着上時，他們的眼睛和紅燦的煙頭，看看非常分明。那侍卒去後，他們的談話更始。「女人」始終是話頭的要旨，語功是非常猥褻。沙拉丁的吹牛的本能，和要蓋過波尾的熱望，使他終於說起失身於他的美女，漸漸露出他自己的祕密淫行來。莉黛在波尾的眼前，是一個裸體的模型；她的肉體的性質，和她的感情都顯然現示着，她像是一個在市場上出售的性物。爲他們的淫思，把她損污得當作笑柄了。他們愛女人，是不知爲得到快樂而感謝的；只想污辱女性，使她們難以言容地痛苦。

煙味充滿房內，空氣悶人極了。他們身上的狂熱，發出一種不衛生的氣息；他們的眼睛閃着光，聲音則變得尖銳而震狂。有如野獸一樣了。窗外是平靜清明的月夜，但在他們，世界的聲色都不存在了；他們的眼睛所看見的只是赤裸的美女罷了。他們的描想立刻成了狂熱，他們熱想去看莉黛，由於已熟悉了的原因，他們竟叫她做莉黛了。沙拉丁駕起馬，他們就向一座在市鎮邊上的房子去了。

第二十八章

沙拉丁和莉黛那次會晤後的第二天，他要給她一封信，偶然落到瑪麗的手中。信內寫着要求她許他來晤，又愚蠢地說，各種事都可妥帖解決的。瑪麗看完信後很煩悶。在她始起的惱怒憂傷中，她想起了自己少年時代和戀愛、欺騙，以及結婚生活的慘然一幕。爲道德的苛刻法則所束縛的生活，不啻爲一條悲苦的長鏈所限制着，拖向老年而甚至得死。這好像一條灰色帶子，處處被憂慮喪心的單調日子所損染。

她的女兒已打破這圍着灰色的污濁生活的堅堡，已跳入快樂悲哀和死亡混淆着的灰色的漩渦中了；這個思想，使這位老婆子滿肚都是恐怖與憤怒。「卑惡的女孩子！」她想，傷心地讓她的雙手落到膝上去。想到各種事情或者沒有到過分的不可救，心就寬了一些；她的臉顯出一個陰晦，近乎刁滑的表情。她一而再地讀這封信，可是從這虛飾的信中，她得不到什麼真情來。這位老嫗覺得沒有辦法，哀哀地哭起來了；後來戴正小帽，她向女婢說：「多尼加，少爺可在家？」

「什麼？」多尼加喊着。

「呆子！我問少爺可在家？」她說。

「他才到書房去。在寫信。」多尼加回答，看得她來滿面高興，似乎這封信就是異常的高興的根原。

瑪麗定眼望住這女僕，失神的眼光顯得有點惡毒。「你這個蝦蟆！你如果再敢遞帶信札，我來教訓你一頓，永不忘記的打。」

沙寧坐在桌旁在寫，他的母親是很少看見他寫信，所以她雖憂慮，她仍舊生了關意：「你在寫什麼？」她問。

「信。」沙寧回答，和悅地仰望着她。

「給誰的？」

「哦！寫給一個我認識的新聞記者。我想到他的報社裏去辦事。」

「那你替報紙寫文章嗎？」

沙寧笑起來說，「我什麼事都做。」

「你爲什麼要到那邊去呢？」

「母親，因爲我和你們同在這兒過活厭倦了，」沙寧坦白地說。

瑪麗覺得佛然了。她說，「謝謝你。」

沙寧定眼看着她，覺得要對她說，不要這樣呆，想一個沒有職業的人，能够心欲長住在一個地方，但說出口來是不好意思的；於是祇得不開口。

瑪麗從衣袋裏拿出一方手帕，神經質地繞在指上，假使這不是因爲沙拉丁的信和她因此而得的苦惱與焦急，必要憎恨她兒子的無禮。但是她只說：「哦！是呵，一個像一隻狼似的跳出家裏，另一個……」

表示一個沒奈何的手勢，完畢了這句話。

沙寧陡然仰望着，把筆放下。他問，「你知道什麼？」

瑪麗自餒着她讀了莉黛的信，面紅起來，還慚然地回答：「謝謝上帝，我不是盲子！我能看見的。」

「看見？你看不見什麼？」沙寧思索了一下回答：「而且爲證明這事起見，讓我爲你的女兒的訂婚而道你的喜吧。她自已會來告訴你，我對你說了，反正也是一樣的。」

「什麼？」瑪麗挺直着的身子叫着，「莉黛是將結婚了嗎？和誰呢？」

「自然是和諾飛珂夫哪。」他回答。

「是，但沙拉丁怎樣呢？」她又問。

「哦！他到鬼處去了！」沙寧高聲說。「那與你有什麼相干？爲什麼要與問別人的事情？」

「不錯，但是我不很明白，孩子。」他的母親迷惑着說，她能聽到她的心裏的快樂聲在唱，「莉黛要結婚了，要結婚了！」沙寧聳聳肩頭，他說：「有什麼事你不明白？她以前和一位男人戀愛，現在和別一個男人戀愛了；明天她又會和第三個男人戀愛，喂，上帝祝福她。」

「你說的什麼呀？」瑪麗怒極地吼着。

沙寧疊着雙臂靠在桌邊，他忿怒地問：「你學生只戀愛過一個男人嗎？」

瑪麗站起來，她的多縐的面上露出一種儼然高傲的神氣。

「一個人不該當着他的母親說這樣話！」她呵斥地說。

「誰？」沙寧問。

「誰，你是什麼意思？」她問。

「誰不當說嗎？」沙寧說，他自頂至踵地望着她。他第一次注意到她的眼中的表情是這樣愚拙空洞，她戴在頭上的小帽是多麼的怪相，有如雞冠。

「誰都不該當着我說那樣話！」她噤聲說：

「無論如何，我已經說了！」沙寧回答，回復着和平，再拿起筆來。「你生活你的，」他說：「你沒有阻止莉黛過她生活的權。」

瑪麗不響，只茫然地審視她的兒子，她的小帽看起來越發可笑了。她迅速地放棄過去的幸福之夜的回憶，心中祇凝着這個問題，「他怎敢當他的母親那樣說呢？」在她未得一些決定以前，沙寧轉過身來，拿了她的手和悅地說：「你不要爲這煩惱，但是，你不要讓沙拉丁進門，因爲這位朋友，是最會用狡計受累我們的。」

瑪麗立刻平心靜氣了，「上帝祝福你，我的孩子！」她說：「我很喜悅，因爲我一向喜歡諾飛珂夫的。自然，我們不再接待沙拉丁了；因爲諾飛珂夫的緣故，我們不能再接待沙拉丁的。」

「正是如此！因爲諾飛珂夫。」沙寧說，眼睛裏有一種打趣的神情。

「莉黛在那兒呢？」他的母親問。

「在她的房裏。」

「諾飛珂夫呢？」她親熱地說這名字。

「我不知道他去……」這時多尼加出現在門口說：「沙拉丁來了，還同來一位別的生客。」

「趕他們出去。」沙寧說。

多尼加微笑着說：「哦！先生。我做不得，我能做嗎？」

「你自然能做的。他們到這兒來幹什麼呢？」

多尼加掩面而去了，瑪麗儘身直挺挺地站着，似乎年輕得多。雖然她的眼睛中還有怒容，可心境是和平地，意見是全行改變了，這實可奇，好像在玩一副必操勝利的牌。當她希望沙拉丁做她的女婿的時候，對他有好感的，他知道有別人和莉黛結婚了，知道沙拉丁不過和她戀愛而已，這愛立刻便冷漠了。當沙寧的母親轉身要去的時候，他看她的鐵石的半像，和抑止的神情，對他自己說：「你這難說話的老母雞！」把信摺好，他跟她出去，好奇地去看看事情有何變更。

沙拉丁和波尾站起來，用過謙的禮貌向這位老太太問安，但向沙寧問候的時候，沙拉丁的態度沒有平日那樣從容。波尾真感到有點不滿足，因為他來是想看見莉黛的，現在可不得不隱藏着他的心事。不管沙拉丁是怎樣掩飾，但他的偏促很容易看出。他覺得他不應當來的。他怕碰着莉黛，可是他能夠對波尾絕對瞞過這蘊情，他想裝得有如一一個快樂的 *Lothario*。

「親愛的瑪麗，」沙拉丁虛偽地微笑着說，「我介紹給你，這是我的好朋友波尾。」

「好的！」瑪麗顯出冷然的禮貌說，沙拉丁也看出她的眼中帶有敵意的神氣，使他有些氣餒。「我們不當來的，」他想，他覺得和波尾在一處時忘記這事實。莉黛他的孩子的母親，隨時都會進來，他對她說什麼好呢？他怎樣面看她呢？或者她的母親已知全豹吧？他坐在椅子上恐懼地憂慮着，點着一支紙煙，聳聳肩，移動他的雙腿，左右地看看。

「你在這兒久留嗎？」瑪麗用冷淡的口氣問波尾。

「哦不！」他回答，他滿意地望望這位鄉村婦人，把香煙插上嘴角，那煙氣直冒到她的面上。

「住過聖彼得堡的人，在這兒一定感到悶氣的。」

「正相反，我倒覺得很愉快。這小市鎮上很有古樸的地方！」

「你該去看看市鎮的周圍，到那兒去盤桓或野宴這最有樂趣的，也可以划船洗澡。」

「自然，太太，那自然呀！」波尾拖聲地說，他有點不耐煩了。

談話消沉下去，他們好像都帶着微笑的假面具，微笑下面則藏着仇視的眼睛。波尾向沙拉丁丟眼風；沙寧注意到，他是從角上緊緊地觀察他們。波尾并非是一個機敏，勇敢妄為的人了，這個思想，回復沙拉丁已往的厚顏的態度。他隨便地問：「莉黛那兒呢？」

瑪麗驚異憤怒地望望他。她的眼睛好像說：「你是不和她結婚了，她在那兒於你有什麼干係呢？」

「我不知道，只怕她在房裏。」她冷然地回答。

波尾又瞥視一下他的同伴，這瞥視好像說：「你不能設法使莉黛立刻來嗎？這位老太婆怪討人厭的。」沙拉丁張着嘴巴，頹懶地扭搓着上髻。

「我聽到許多恭維你女兒的話，」波尾說，他微笑着雙手，一面他向瑪麗俯向身去，「我光榮地希望你介紹我與她相見。」

瑪麗疑惑着這身材巧小的蕩子，不知他聽到關於她純潔的莉黛寶貝的女兒什麼話，她重新預猜莉黛再不要墮落的可怕。這預猜使她氣餒下去；這時她的眼中有一種較溫柔仁慈的表情。

「假使不趕他們出去，」沙寧見時不容緩他就想，「他們會造成莉黛和諾飛珂夫的更大的困苦。」他綳眉望着房門，他突然說：「我聽得你們不是說就要離去嗎？」

沙拉丁驚駭起來，他埋怨早裏沒有想到這個逐客令。「就是這個吧！一個好主意，兩個月的缺席。」回答以前他想，「是，

我想要離去，一個人需要改換口味，你知道的。久留在一個地方，就有難受感到的。」

沙寧笑起來，這全沒有一字所露的真實思想，與感覺的談話，誰都不受欺騙的當然使地快樂；他懷一個愉快和自由的感覺，突然站起來說：「喂，我希望你們去得愈速愈妙！」

突然每個人都拘泥起來，三人都改變了，瑪麗顯得灰白而畏縮，波尾的眼睛示出獸性的恐怖，沙拉丁則遲緩狐疑地站起來。「你的話是什麼意思？」他聲音碎嚙地問。

波尾嗤嗤笑着，癡癡地尋他的帽子。沙寧不答覆他，祇惡意地把帽子交給波尾。從波尾的張着的口中，一個窒息的聲音，像豬的哀呼似地噓出來。

「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沙拉丁怒吼着，他自覺他的心已失了中心了。「這是侮辱！」他自己想着。

「我要怎麼講就怎麼講，」沙寧回答。「你再不要到這兒來，我們并不喜歡看見你。」

沙拉丁前走一步，看起來他是極其不舒服，他的牙齒恐嚇似地閃光，有如一個鐵齒的猙獰。「哦！這是什麼？是嗎？」他喃喃地氣急着說。

「出去！」沙寧侮慢地說，口吻這樣凌人，沙拉丁睜視着，劇然倒退回來。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鬼花頭！」波尾低聲說，一面聳着肩，奪門欲去。

但是那門口站着莉黛，她穿着和她平時全行不同的裝束。入時的頭髮，為一條垂在背後的粗辮所代替了。繡衣羅服為一件透明寬大的外衣所代替了。這副樸實的派頭誘惑地愈加她美麗。她微笑起來，很像沙寧，用她的甜美的女聲靜定地說：「我來了。你們為什麼匆匆欲去呀？沙拉丁，把你的帽子放下來！」

沙寧沉默着，驚奇地看看他的妹妹。「她是什麼意思？」他自己想。

她一出現，一種神祕的潛力，令人輕鬆而難以違拗的，好像這是具有靈性的寶物，莉黛像一個訓獸監柵的人，她一來男人們立刻斯文馴服起來。「喂，莉黛你知道嗎……」沙拉丁吞吐地說。

莉黛聽到他的聲音，她的面現出悲傷無望的表情；當她迅速地瞥視他一目的時候，她心內有着混和着憐憫與希望的深鬱。但是一剎那之中，這樣的感覺又沒有了，原來她想到該沙拉丁看看，他失了她是大損失，而她不管遭受了悲哀與羞恥，仍是這樣美麗的。「什麼我都不知道，」她嚴厲地回答，聲音好像唱戲的調子，眼睛淹淹欲閉。

她的儀容，有力地迷惑了波尾，他的尖小的舌頭在他乾燥的唇間伸出來，眼睛變成更小了，整個軀體因為興奮而顫搖著。莉黛對沙拉丁說：「你沒有介紹我們啦。」

「波……尾……」沙拉丁吞吐地說。

「這位美人，」他對自己說，「是我的情婦。」想到這個，他覺得大為歡喜。同時也急欲在波尾面前示耀，一方面可又很悲苦，覺得這個損失難以藥救的了。

莉黛遲懶地呼着她的母親說：「有人要和你說話。」

「哦！現在我不能去呢？」瑪麗回答。

「他們在等着你呢，」莉黛堅持着，幾乎是神經錯亂似的了。

瑪麗迅快地站起來。沙寧注視莉黛，他的鼻竇張大着。

「你們要不要到園裏去？這裏這樣的熱，」莉黛說，也不回願看看他們是否也來，便走過走廊去了。

男人們好像被催眠地跟她也走，有如被她的髮辮縛着一般，她能如玩掌珠似地牽動他們。波尾走在最先，被她的美麗所盪，顯然什麼都不在意了。莉黛在菩提樹下的搖椅上坐下，穿着綢眼長襪和黃鞋的小足伸在前面。她彷彿有兩個性格；一個是自知貞潔和羞恥，一個是自覺地賣弄風情。第一個性格使她藐視男人，生命和她自己。她垂下眼皮問道：「喂，波尾，你從我們可憐的偏僻的小市鎮得到什麼印象呢？」

「似乎一個住在森林的深處的人，忽然看見一朵鮮花一樣，」波尾搓搓手回答。

一切都是虛偽，說出的全是假話，真話都掛守不說。沙寧靜靜地坐着，聽那不說出來的真的談話，這是從面部，手足，顫抖

的語調發泄出來的。莉黛不快，波尾沉醉在她的美中。沙拉丁則對莉黛沙寧。波尾和世界抱了個仇念，他想離去而不能動，他想做些壞事，又祇能不斷地抽紙煙，同時又想向在場的人，宣佈莉黛是他的情婦。

「在這兒你覺得怎樣？離開聖彼得堡你不懊悔嗎？」莉黛問，同時忍受着強烈的痛苦，驚異地爲什麼不站起來走了。

「並不懊悔！」波尾模糊地說，一面做着精美的樣子，揮揮手，熱望地看着莉黛。

「算了！算了！不要說堂皇話了！」莉黛風癩地說，這時對於沙拉丁，彷彿在說：「你以爲我不幸至極，而且被你完全毀壞了，是不是？但是我全不如此，我的朋友，你看我！」

「哦，莉黛！」沙拉丁說，「你不能稱那句是一句堂皇話！」

「什麼呀？」莉黛乾脆地問，好像她並未聽到，接着改變了聲音，她再喊着波尾：「告訴我一點關於在聖彼得堡的生活情形。這兒我們不好算在樂的生活，只是虛度時光罷了。」

沙拉丁看見波尾對自己微笑，好像他不相信在以前和莉黛親密過。

「呵！呵！很好！」他對自己說，一面他怪異地咬嘴唇。

「哦！我們的聖彼得堡生活真光榮呵！」波尾顫溜地嘮叨着，好像是一隻嘮叨着的愚蠢的小猴子一般。

「誰知道呢？」他向自己想，眼光凝注在莉黛的美貌上。

「我擔保地告訴你，我們的生活是極平淡無味的。一般說來，不管在城市或在鄉村，生活都是無味的。到今我可不想。」

「不對！」莉黛大聲說，他半閉了眼睛。

「能使生命變成有味的是……一位美女！在大城中的婦女祇要你能看見他們像什麼！我深信世界永存，就因爲有美人的緣故。」末一句話波尾意外地加上去的，相信這是很適當而炫耀的。他面上的表情，是愚鈍而貪婪的。在他說到他的論題「女人」的時候，沙拉丁是因爲嫉妒，面上時青時紅，知道長留在一處是不行了，他就不停地在園徑上徘徊。

「我們的女人大家都相同的……鐵板印成的。想找一個美麗而值得崇拜的女人，那我們必須到各埠去。那邊的土地雖然沒有開墾，卻能產生最美的花來。」

沙寧搔着他的頸項，把腿交叉起來。

「唉！沒有人值得去採折，它們開在那裏有什麼好處呢？」莉黛回答。

「哦！沙寧想立刻感到有趣，『她原來的這樣用意！』」

這幕活劇，具有明顯的情慾和淫語，他覺得很有趣。

「那亦不見得吧？」波尾問。

「自然見得的！我真心說的，採折我們不幸的花有誰呢？我們所承認的英雄是怎樣的男人呀！」莉黛怨極地答着。

「這不是太苛刻了我們嗎？」沙拉丁問。

「不，莉黛是對的，」波尾說，但是瞥視一下沙拉丁，他的流瀆之辭立刻說不出來了。莉黛笑起來，滿肚積着羞恥與悲痛及復仇之心，她的怒眼釘住姦淫她的人，似乎如刀的刺穿他。波尾又開始他的嘖嘖，同時莉黛以笑截住他，把自己的淚掩飾過去。

「我想我們該去了，」沙拉丁最後說，他覺得這情形使他受不了。他不能說出怎樣，每一件事，如莉黛的笑，傲慢的眼和抖動的手，在無形中對於他有如許多打下的耳光。他對她激增的憤恨，和對波尾嫉妬，和他的損失，都使他萎靡下來。

「何必要緊走？」莉黛問。

波尾甜蜜地微笑着，用舌尖舐舐嘴唇。

「不得不走了！沙拉丁顯然有點不高興！」他以訕笑的口吻說，以示他的勝利。

他們於是作別；當沙拉丁俯首吻莉黛的手時，微聲說：「這是永別了！」

他對莉黛從未有像這時恨得厲害。

莉黛的心上，升起一個沙漠短時的想頭，想給他們已往的戀愛一個告別。但她這個感覺立刻又制下了，她高聲粗暴地說：「再會了！一路平安，不要忘卻我們，波尾！」

當他們去時，波尾的話她能清楚地聽到：「她真能醉人！像香檳酒一樣醉人！」

他們已去之後，莉黛再坐回搖椅上，現在她的情景不同了，她俯身向前，全身發抖，暗然的淚簌簌下流。

「喂，喂！什麼事呀？」沙寧說，一面握起她的手。

「哦！莫多管！人生是一個多麼可怕的东西呀！」她大聲說，頭垂得更低，以手掩面，髮辮則滑過肩臂，垂到前面。

「不曉得醜！」沙寧說，「對於這樣的小事，哭哭有什麼用呢？」

「世上沒有……好的男人們嗎？」莉黛喃喃地說。

沙寧微笑起來說：

「沒有，一定沒有的。男人生來就罪惡的！不要期望他有什麼好處……你知道這一點，就是他給你以傷害，也不能使你愁苦的。」

莉黛用含淚的俏眼望着他。

「你也不希望你的同伴，給你什麼好處嗎？」

「自然不希望的，」沙寧說，「我愛孤獨生活的。」

第二十九章

第二天沙寧正在種花，多尼加赤頭跳足地跑向沙寧。她面上有一種驚駭的神色，她說：「塔羅夫和那些軍官們來了，他們要和你談話。」她這話熟得好像背書，沙寧並不驚異。他已預料沙拉丁要來挑戰的。他口吻打趣地問：「他們一定想見我嗎？」

多尼加像煞預知有什麼事發生，很慌張而關心地望着他。

沙寧把鋤頭靠豎在樹上，抽緊腰帶，照常從容不迫地走向屋內去。「他們這般蠢蟲怎樣絕端的呆子！」他想到沙拉丁和他的助手，這樣自對自地想，這不是侮辱他們，這是他忠實地發表自己的意見。

他走過房屋，看見莉慈從房內走出來。她站在門檻上，臉灰白得同白屍被一樣，她的雙眼顯得焦急而又憂愁。她的嘴唇顫動着，默默無言。在這時，她覺得她自己是世界上最罪惡最不幸的女人。

瑪麗坐在早餐室裏的一張椅子上，面容悲苦，樣子見得突然老了不少。她的帽子，歪似鷄冠地戴在頭上，她畏懼地看看沙寧，說不出一句話來。他向她微笑似欲停一下而終於去了。

塔羅夫和馮滋在客堂裏直挺挺地坐着，兩個頭湊在一起，好像他們穿得白軍服和緊馬褲極感不快。當沙寧走進去的時，他倆徐徐起立，有此猶豫，顯示得不知怎樣行動。

「日安，先生們，」沙寧大聲說，一面伸出手來。

馮滋遲疑着，塔羅夫打着過深的鞠躬，後頭的剪得很短的頭髮，也被看到了。

「我怎能對你們効力呢？」沙寧說下去，他已注意到塔羅夫的過度的客套，在這個無稽的喜劇內，竟膽敢充演這個角色，沙寧很引為驚異。

馮滋振作起來，想在他的馬臉上裝出傲慢的表情；可是爲了他的慌亂，沒有成功。說來也奇怪，倒是塔羅夫平日是這樣蠢頭蠢腦，至今他卻向沙寧堅決地說：『我們的朋友，沙拉丁，給我們光榮，請我們做代表來處置一件你和他有關係的事。』這句話說得很呆板而準確。

「哦呀！」沙寧的態度上，假裝着一種嚴重，一面張開着嘴，他這樣說。

「是，先生，」塔羅夫接下去說，略略蹙額。「他以為你對他的行爲是不——十分……」

「是，是，我懂得，」沙寧插入說，他實不能忍受了。

「我險乎把他踢出屋子去，你這樣「不——十分」的樣子，對這事不是合適的話頭。」

塔羅夫沒有注意這話，他說下去：「喂，先生，他必要你收回你前日的話。」

「是，是，」瘦長的馮滋插嘴說，像一隻鷺鳥地，不時調換着兩腳的位置。

沙寧微笑着。

「收回我的話嗎？叫我用什麼方法收回呢？說出的話不啻是出籠的鳥呵！」

塔羅夫周詳地看着沙寧，茫然不知所答了。

「他的眼睛怎樣惡毒呀！」沙寧想。

「這不是玩笑的事，」塔羅夫開始說，佛然面赤，「你預備收回不收回你的話呢？」

沙寧起初不響。「怎樣一個絕端的呆子！」他拖過一張椅子坐下這樣想。

「我本可以收回我所說的話，藉此可以平平沙拉丁的氣，」他開始嚴肅地說，「再，我以為我的話絲毫不重要，愈是以收回。但是，第一，沙拉丁是一個癡子，他不理解我的意思，不但不守住口舌，倒反信口雌黃。第二，我非常不喜歡沙拉丁，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不明白收回我的話來有什麼意義。」

「很好，那麼……」塔羅夫從齒間透出聲音來說。

馮滋驚異地睜着眼，他的長臉已變得黃黃地。

「照這種情形……」塔羅夫說，聲音很響，像煞威嚇的口氣。

當他望到他狹窄的頭額，和他的緊馬褲的時候，沙寧對於這位朋友，感到更可憎厭，「是，是，我全知道，」他截着說。「但是讓我告訴你一件事情；我決不和沙拉丁決鬥。」

馮滋立刻轉過身去。退羅夫挺直着自己，用輕蔑的口腔說，「爲什麼不呢？」

「請問，爲什麼不？」

沙寧突然大笑。他的憎厭，以一笑而消散了。

「喂，我來告訴你爲什麼。第一，我不想殺死沙拉丁；第二，我更不想有別人來殺死我自己。」

「但是……」塔羅夫瞧不起似地說。

「我不願意，那就完了；」沙寧站起來說。「爲什麼不嗎？我不願給你一點解釋。你一定要問我爲什麼不，那是你太奢望了！塔羅夫對於這位拒絕決鬥的人，所抱的充分藐視，祇有一個軍官，才能做這樣的決鬥，所有這樣的膽量和榮譽的思想相混着。他所以有這樣的思想，因爲他不以沙寧的拒絕決鬥爲他驚異的緣故；其實，他心中是高興着的。」

「那是你的事，」他說，帶着明明是輕視的口吻。「但我須得警告你……」

沙寧笑着他說：「是，是我明白，但我勸沙拉丁不必……」

「不必——什麼？」塔羅夫問。一面從窗檻上拿起他的帽子。

「我忠告他不要碰到我，我正要給他一頓毒打，使他……」

「定神！」馮滋狂怒叫着。「我不能再忍了……你……你在笑我們呀。你不知道，不能同意一個決鬥，是……是……」

他滿面紅赤，像一隻龍蝦，他的雙眼的睜突着，嘴唇邊還涎沫直掛。

沙寧好奇地看着他的嘴說：「這是自稱爲托爾斯泰的信徒之流嗎？」

馮滋倒退一下，搖搖他的頭。

「我請求你，」他匆急地說，他自己覺得慚愧，對於一個在此刻之前的好朋友，說出這樣說話來。「我要請求你不要說出這樣的話。這和目前的事是絲毫沒有關係的。」

「怎見得它沒有關係呢？」沙寧回答。「這和目前的事是很有關係的。」

「不錯，但我一定要請求你，」馮滋怨艾地說，神經好似有點錯亂了。又說：

「話說得太多了！總而言之……」

「哦！終於！」沙寧回答，厭厭馮滋的口涎直噴，他就退回來。「你們怎麼愛想，就怎麼想，我都不管。去告訴沙拉了，他是一個傻子！」

「你沒有這種權利，先生，你沒有這種權利，」馮滋喊着。

「很好，很好，」塔羅夫很滿意地說。

「我們去吧。」

「不！」馮滋哀求似地叫着，一面搖動着他的細瘦的手臂。「他怎麼敢……鬼差使……這正是……」

沙寧望望他，顯着一副藐視的樣子，走出房間去了。

「我們就把你的尊命告訴我們同伴去，」塔羅夫在他後面叫着。

「聽便你們，」沙寧頭也不回地說，他聽到塔羅夫在平馮滋的怒氣，他自己想，「這位朋友可說是個極頂的蠢人，但能順着他的性子，又變得很聰明了。」

「事情不甘就這樣完結的！」當他們出去時，不服氣的馮滋這樣叫着。

莉黛從她的房門上柔和地叫：「埃洛齋」（沙寧小名——譯者）

沙寧站下問：「做什麼？」

「來這兒，有話同你說。」

沙寧走進莉黛的小房，那兒因爲窗前有樹，故有閃蕩的綠蔭，和一種香粉的女性氣息。

「這兒是多麼好呀，」沙寧說，寬懷地噓一口氣。

莉黛對窗站着，從花園進來的反光在她面頰和肩膀上搖幌。

「你有什麼話同我說？」他和悅地問。

莉黛不响，沉重地喘氣。

「什麼事情呀？」沙寧問。

「你——不是去決鬪嗎？」她驟聲問，頭不回過來。

「不。」沙寧答。

莉黛沉默着。

「就是決鬪又怎麼樣？」沙寧問。

莉黛顫動着下頤，她突然轉過身子來，急迫地呢喃說：「我不明白，我不……」

「哦！」沙寧喊着，繃繃眉頭。「喂，我很對你抱歉！」

沙寧的周圍都是人類的無知與惡毒。從優秀的人，從美陋的人，都有這樣的特性可求，真使人懊喪。

他轉過腳跟走出去。莉黛看着他走出，於是把兩手捧着頭，自己倒躺上牀去。長黑的髮辮盡長地拖在白被褥上。在這時，

莉黛有的是健康，豐潤，美麗。不管她是怎樣絕望，看得比前更年輕，更充滿着生機了。光與熱由花園中透入窗門來，房內是光

明而愉快。可是這些莉黛全不感到。

第二十章

這是一個晚夏的美麗黃昏，太陽已西墮了。天色未暗，空氣新鮮而清爽。天氣雖還酷熱，可很爽人的。聲音在各處波蕩，彷彿翅翼的飛聲一般。

沙寧頭不戴帽，穿着肩已褪色的藍內衣，閒步在塵揚的路上，彎入狹小而野草的街頭，向着伊分納夫的住所走去。伊分納夫坐在窗口做紙煙，帶着闊闊的肩膀，祇是不聲不响，他的蜜黃色的長髮，很雅觀地梳在後面。花園內的草木披滿了黃昏的露水而發出一種新的光彩，潮濕的空氣，從花園中向他襲來。強烈的煙草氣味，怪難聞得刺入鼻管。「晚安！」沙寧倚上窗檻說。「晚安！」伊分納夫答。

「今天會有人約我去決鬪，」沙寧說。

「多有趣的事！」伊分納夫隨便回答。「同誰，爲了什麼呢？」

「同沙拉丁。我從我的家中要趕他出去，他自己認爲受辱了。」

「哦，那麼諒你已答允他了，」伊分納夫說。「我願意做你的助手，你可以把他的鼻子打掉。」

「爲什麼？鼻子是人面上高貴的部分。我不去同他決鬪，」沙寧回笑說。

伊分納夫點點頭。

「這也好，決鬪是大可不必的。」

「我的妹妹莉黛卻不以爲然，」沙寧說。

「因爲她是個呆子，」伊分納夫回答。「世人大多信仰呆蠢的事，可是嗎？」

這樣一面說，他一面做好了最後一支紙煙，把它點着，把其餘的放入皮煙盒內。他吹掉在窗檻上煙末，越過窗檻，來和沙

寧一起。

「今晚我們幹些什麼呢？」他問。

「我們看素羅未契去，」沙寧提議。

「哦！不去。」

「爲什麼不去？」

「我不喜歡他。他是這樣的一條蟲。」

沙寧聳聳肩膀，又說。

「他不見得比別人壞。跟我來吧。」

「好，」伊分納夫說，對於沙寧所提議的無論什麼他往往同意的。於是他們沿街一同走去。

素羅未契不在家。門關着，院裏寂無人跡。只有撒丹牽動着它的鐵鏈在响，向這些來入園庭的生客狂吠。「陰沉的所在

呀！」伊分納夫說。「我們蔭道上去吧。」他們把外門關上回轉來。撒丹又送他們兩三聲叫吠，於是就在狗的房屋的前面坐下

愀然地望着荒涼的院落，沉默的工廠，和橫過塵地的小徑。

公園裏的音樂會照常演奏着，蔭道上有和風的吹拂，到處都有人在散步。爲女人的麗裝所映耀在各處，黑團的羣衆一

時走向蔭下的花園去，一時走向石砌的出入路去。

沙寧和伊分納夫臂挽臂地走入花園，無意中碰到素羅未契，他沉思地走來，他的雙手放在背後，眼睛望着地面。

「我們剛到你的家裏去來，」沙寧說。

素羅未契紅着臉微笑起來，同時畏怯地回答：「哦！我非常抱歉！但我真想不到你們會來，否則我在家等候了。我還剛出

散步呢？」他熱情的眼發着光。

「和我們一起走吧，」沙寧和悅地說，一面挽上他的臂膀。

素羅未契顯得很高興，就讓他把臂膀挽着，向腦後移挪一下小帽，走上去，好像他挽的不是沙寧的臂膀，而是什麼貴物。他的嘴巴張得很大，似乎從這個耳邊接到那個耳邊了。

奏樂的人漲紫着臉孔，兩頰鼓得長長的，吹出那使人耳聾的歪曲，在一位看起來像一隻莽撞的小麻雀，衣服穿得很合身，繼續地揮着按拍棍的隊長鼓舞下，他們努力着。在軍樂隊的周圍彙集着的，是抄錄員，小本商人，穿着英國式靴子的學生，頭裹雜色頭巾的姑娘。大路和小徑上，來往着軍官們，學生們，姑娘們等的興烈羣衆。

不久他們又碰到多布番，西吃羅夫，和尤里，當他們交過時，都互送了一下微笑。以後，他們環了個全園，又碰到了，茜娜也在其中，她穿着輕漂的夏服，非常動人而又秀麗。

「你們幹麼這樣獨自兜圈子呀？」多布番問。「來，和我們一道兜吧。」

「我們沿斜道走去吧，」西吃羅夫提議。「這兒真擁擠可怕。」

這般青年人笑着談着，於是彎上了一條較陰暗靜悄的小路。當他們走極路端，打算回頭的時候，沙拉丁，塔羅夫，和波尾忽然兜過來。沙寧立刻看出沙拉丁不想在這兒碰到他，看得他是很狼狽的。他的美臉上頓無人色，直挺挺地站在那裏。塔羅夫則輕薄地笑着。

「那個小獍猴還在這兒呀，」伊分納夫說，一面望着波尾。波尾沒有注意他們，他祇望着茜娜了，她走在最前，波尾走過去還回頭來看她。

「不錯！」沙寧笑着說。

沙拉丁以為這是對他笑的，他悚然退縮，好像挨受了一下皮鞭。臉上發赤含怒，好像被一種不可抑止的力所迫，他離去他的同伴，速步走近沙寧。

「什麼事？」沙寧突然嚴正起來說，一面他的眼睛，對着沙拉丁顫抖的手中所拿的小馬鞭釘視。

「你這癡子！」沙寧自己想，既對他憫憐又對他忿怒。

『我想和你說一句話，』沙拉丁吼着，『你接到我決鬪的邀請了嗎？』

『是，』沙寧回答，留心注視着這軍官的手的逐個動作。

『那你已決不肯做……噢……在某種情形之下爲了一個人的信譽而必要做的事嗎？』沙拉丁問。聲音雖然重，但卻模糊了。他自己聽來這聲音很特樣，同他汗手中的馬鞭冷柄一樣古怪。但是他不能從這條目前的小徑轉過去。這花園突然好像全不通風。其餘的人都靜站着，狐疑而期待着。

『哦！見鬼了——』伊分納夫說，想要去調解。

『自然我拒絕，』沙寧說，口腔是特異地鎮定，直望着沙拉丁的眼睛。

沙拉丁喘着氣，好像在舉起一個重物。

『我再問你——你決計拒絕嗎？』他的聲音很堅定，像金屬器的響聲。

素羅未契面色非常灰白。『哦，天呀！天呀！他要打他了！』他想。

『什麼……什麼事情？』他慌急地說，想去保護沙寧。

沙拉丁幾乎不意在，兇暴地把他推在一邊，在他面前所見的別無什麼，祇有沙寧的冷靜的眼睛。

『我早已告訴過你是如此，』沙寧以同樣的聲音說。

沙拉丁見得一切都混沌起來了。他聽到他後背的匆急步聲，和一個女人的驚呼。自覺得是一個墮入深淵的人，而很感痛苦。他笨拙而威嚇似地揚起鞭子來。

正衝其時，沙寧以平生的力，用他的拳頭在他的正面上打了一下。

『好呀！』伊分納夫不自主地喝着采。

沙拉丁的頭，軟向一邊垂下了。有如被尖銳的針所刺，刺着他的頭腦與眼睛，而鼻中有熱潤的東西流出來了。

『哦！』他呻吟了一下，雙手撲在地上，鞭子掉在一邊，同時小帽也落掉。他看不見什麼了，也聽不見什麼了，只意識到這

次受辱的可怕，他的眼內有一種火辣辣的劇痛。

「哦！上帝！」茜娜驚呼起來，兩手捧着她的頭，緊緊地閉上眼睛。

尤里後面跟有西吃羅夫，他看見沙拉丁手腳畢直地躺在那兒的景象，就恐怖而忿恨起來，向沙寧衝過去。波尾擲一下他架在鼻梁上的眼鏡，就踉蹌地跳過一堆矮樹，盡快地在濕草地上逃走，淨得潔白的長袴，自口管到膝頭的一段立刻爲灰塵所污了。

塔羅夫怒得切齒，也衝上前去，但是伊分納夫一把抓住他的肩膀，拉他回來。

「隨他來好了！」沙寧侮蔑地說，他屏着氣，腳八叉地站着，大顆的汗珠冒在他的額上。

沙拉丁慢慢地站起來。輕微而破碎的言詞，打從他的發抖而腫漲的嘴唇中漏了出來，這話是恫嚇的模糊的，但沙寧聽來，只是引爲可笑。沙拉丁的整個左臉孔，立刻腫得不成樣子。他的眼睛昏眩了，血從口鼻注出來，他的嘴唇痙攣着，全身如臨暴病似地顫抖。他全不是以前那個玲瓏美貌的軍官了。這個可怕的一拳已使他失了人的本相；留給他可憐，恐怕，和已毀壞的美貌。他不想離去，也不自護。他的牙齒格格作響，當他唾出血時，他機械地拍下他膝上的塵沙。接着向前一仆，又倒在地上。

「哦！多可怕呀！多可怕呀！」茜娜叫着跑開去。

「走吧！」沙寧向伊分納夫說，仰望着天，不屑看這惹氣的樣子。

「走呀，素羅未契！」

但素羅未契不動，睜着眼睛，看沙拉丁以及血和染在白衣服上的塵土；他在發抖，嘴唇衰弱地顫動。

伊分納夫猛力拉他走去，但是素羅未契奇狂地推他，而自己抱住一株樹幹，像在抵抗一某種大力的牽引。

「哦！爲什麼，爲什麼你那樣？」他哭喪地低語着。

「你做了怎樣一件下流的事呀！」尤里當着沙寧的面這樣喊。

「是，下流的事！」沙寧回答，輕蔑地微笑一下。「你想，讓他先打倒我是更好的嗎？是嗎？」
隨即沙寧隨意地快從小路走去，伊分納夫鄙視地看看尤里，點起一支紙煙，慢慢地跟沙寧而去。就是他的闊肩膀和光頭髮也在明白地對大家露示，像這樣的事情對於他是全無大的影響可言呵。

「人類是糊塗，多野蠻呀！」他呢喃地說。

沙寧祇回顧一次，於是快速地走了。

「正像畜生！」尤里走開去時說。他回頭來看，他一向以為是美麗，幽暗而神祕的花園，現在自鬧過這事之後，似乎已從世界離去，變成一個沉鬱慘淡的地方了。

西吃羅夫呼吸艱難，從他的眼鏡內激動地望着各方面，好像任何一剎那，同樣可怕的事情，還有再出現的可能。

第三十一章

不久沙拉丁的生活全行改變了。前時是舒適而愉快的，現在他好像乖戾，可怕，而不能承受了。笑的面具已掉下來，換上一個怪物的可怕的醜面目了。

塔羅夫用馬車載他回家中。在路上他做作着很痛苦和孱弱，以免得眼睛張開。他想用這方法，他可以避去幾千隻眼睛，恥辱地注視他。

車夫齊爾藍色的背部，路人在車窗間探望臉蛋，甚至塔羅夫圍着他腰部的手臂，他想來都是在對他顯示侮蔑。這個感覺使沙拉丁幾乎昏絕。他覺得好像失了理性，想一死了事。他的腦筋不承認這樁事是真實的。只想這是一個不理解的錯誤，也想着情形並不怎麼悲慘絕望。可是事實始終是事實，他的痛苦繼續地深刻起來。

沙拉丁覺得有別人扶持着他，和痛苦，而且還知道了雙手是沾着血與塵沙。他仍意識到一切，真使他驚異。有一時這車子轉過一個彎，倒在一邊，他稍睜開眼來，像在淚水中，看見街道，房屋，羣衆，和教堂，一切都熟悉如前，可是都好像含着敵意和異樣，而無限地離距他了。

路人站下看他，沙拉丁羞恥而痛苦地立刻又閉上眼睛。車子好像驅上了走之不盡的路。「快點！快點！」他焦急地想。那時，可是他又想到家中的男僕，主婦，鄰人難以對付的面孔，這些面孔使他反希望這路的驅之不盡。行行又行行，彷彿無論到那兒，他都可照樣地閉上眼。

塔羅夫是羞恥這個行程，面紅而無措地祇把眼望着前面，想使觀者對他發生一個與這事是漠不相關的印象。

他起初裝得同情於沙拉丁，但立刻又冷淡下來，有時發出齒音，催車夫趕快點。沙拉丁從塔羅夫扶持的，似乎要放下來的的手臂。他確切地知道塔羅夫的心思了。他平日以絕對比他不上的態度對待塔羅夫，現在自感到羞恥，這使沙拉丁確

信一切都完了。

他走過院落去，不能沒有人扶助。塔羅夫和震駭的護兵幾乎攙着他進去。就是有別的旁觀人，沙拉丁也閉眼不看。他們以沙發做牀，把他放下，然後站在一旁，無法而徬徨着。這使沙拉丁很惱怒。終於他漸漸清醒過來，護兵帶來熱水和手巾，小心地洗他的面上和手上的血。這主人是迴避着那僕人的監視，但在這兵士的眼中，一點都沒有惡意或輕蔑，祇有一片婆心的人，所能覺得的恐懼與憐憫。

「哦！怎會有這樣的事，大人？哦，天呀！哦，天呀！他們會這樣對你呀？」他喃喃說着。

「這不關你的事！」塔羅夫忿怒地呵斥着，接着瞥視一下周圍，忙亂地走到窗邊，漠然地拿出一支紙煙，但有沙拉丁躺在那邊，他狐疑着該不該吸，又很快地將煙匣放入衣袋去。

「要我去請醫生嗎？」護兵立正着問，他並不以剛在恫斥而畏怯。

退羅夫伸出手指來，也打不定主意，「我不知道。」他說時的聲音轉換了，又環顧一下。

沙拉丁聽到這幾句話，想到醫生將看到他沒有人相的面，恐怕得很。

「我任何的人都不要。」他弱息地低語着，試着去說服他自己和這別人相信他將死了。

血跡和泥污，現在洗淨了，他的面上減少了可怕，不過憐憫的成分卻增加起來。

僅由於動物的好奇性，塔羅夫迅速地看下一沙拉丁，而眼光又立刻移向別處。雖然這動作是幾乎有目難見的，但沙拉丁帶着說不出的痛楚與絕望，而看到這個，他更緊地閉上眼睛，用哭梗的聲音叫着：「離開我！離開我！哦！」

塔羅夫又看他一下，突然胸頭湧上一種激怒而侮蔑的感覺。

「他現在簡直哭起來了！」他想，心中不勝的懷恨。

沙拉丁的閉着眼睛，他靜躺在那兒。塔羅夫把手指輕彈着窗檻，搓扭着鬍子，起初是看着室內的周圍，後來望出窗，自私的心願使他急欲走開。

「這時恐還不能去。」他想，「悶得多厭氣！等他入睡了再去要妥當一點。」

再過了一刻鐘，沙拉丁顯得仍不安息，對於塔羅夫他再也不能延遲在此了。最後這挨苦的人終於睡着不動。

「呀！他睡着了。」塔羅夫高興地想，「是，我斷定他睡着了。」

他小心翼翼地走過房間，不讓馬靴刺發出叮噠的响聲來，突然沙拉丁眼睛又睜開。塔羅夫又站下，其實沙拉丁早已猜到他的心思，而塔羅夫也明知沙拉丁已看出他。現在來了一種奇異的事，沙拉丁閉上眼，假裝睡去。塔羅夫企圖自己相信，這是真睡着了。雖然他都知道彼此是在互相監視；後來他愚蠢地俯下身子，蹣跚着腳逃出這屋子，覺得像一個受判的逃犯。他輕聲地帶上房門。自此他倆的友誼就永遠分頭了。他倆都覺得現在有一道鴻溝在他倆之間；在這世界上，自此以後，他倆就爾為爾我爲我的了。塔羅夫到外室呼吸得較自由一些。他並不以同二十年相處的人完結而後悔。

「注意！」他向護兵說，因爲狀面之故，似乎這樣說是必要的。「我現在去了。假使有什麼事發生——喂……：你知道的……：」

「很好，大人。」這兵士回答，看起來有點惶悚。「現在你要知道……：留心到裏傷布是要常換的。」

他匆匆下階而去，關上園門，及他看見躺在前面的廣寂的街道，深深地抽了一口氣。天色快黑了，塔羅夫以未有一人注意到他漲紅的臉孔，很以爲樂意。

「我本來受累這件於可怕的事情裏，」他想，及他走近蔭道的時候，他的心已沉下去了。「總之，這件事於我有什麼相干呢？」他這樣地聊以自慰，極想把伊分納夫會推他在一邊的一幕忘去，當時在暴力下，使他幾乎跌倒的。「見鬼！怎樣一件喪盡廉恥的事！都是沙拉丁那癡子幹嗎他去結交這樣下流的人物呢？」他更想着這件事情的不快，他那穿着緊短褲，麗靴，白內衣，昂頭闊步走着的庸俗的身材，便更露出一種威嚇的模樣。

他對每個過路的人，都覺得可笑與可鄙，真的，就是有點挑撥他的小事，他將凶猛地拔劍以待。可是他沒有碰見多少人，他們像不可捉摸的影子一樣，一閃就在黑暗的蔭道上過去了。回到家裏，他略清靈起來，於是伊分納夫所做的又浮上他的

離海。

「爲什麼我不打他呢！我應對着他的牙牀上打一拳的。我可拔劍斫他。我還可拿出衣袋裏的手鎗打他。我應當他一隻狗一樣給他一頓的。怎麼我會忘記了手鎗呢？喂，或許這會到是我忘記的好。試想要是殺了他將怎樣呢？這是會麻煩警察的，其他人中也會有一個是有手鎗的！這樣一來，事情就難辦了。可是幸而沒有一個知道我身上帶了軍器，這事情漸漸地會過去的。」

塔羅夫留神地瞻望一下四周，再拿出他的手鎗放在抽屜裏。

「我應當立刻去見大佐，向他解釋我對於這件事是毫不相干的。」他想，一面鎖上抽屜，接着爲一陣雞動的力所激，使他走去到軍官食堂，當一個在場人確切地說出這件事情。軍官們早已在公園內聽到關於這件事的風聲，於是他們惶急地走回燈光照耀的食堂裏，熱烈地談論着，發洩他們的憤慨。實際上他們頗以沙拉丁的挫敗爲僥倖，因爲他的華服與態度，常使他們遜色的。塔羅夫態度嚴正地報告着，他覺得他是一位英雄，開始把這事件的詳情告訴他們。在他窄黑的眼睛內，有一種嫉恨高位者的神氣。他想起借錢的那回事，想起沙拉丁對他藐視的態度，他於他藉此作爲報復他的機會，就精細地說出沙拉丁的不幸事件。

這時沒有人伴的沙拉丁，孤獨地，躺在自己的榻上。他的護兵，也從別處明白了蘊情，靜悄悄地行動，顯得與前一一樣悲哀與焦急。他預備着茶，拿來一些酒，又趕出這向主人跳躍的狗。好一會兒後，這護兵輕步回來。「大人吃點酒要好，」他低說着。

「哦！什麼？」沙拉丁說，眼啓又閉了。用一種他以爲是嚴厲，而其實是可憐的聲調，翕動着他腫大的嘴唇說：「拿面鏡子給我。」護兵嘆了口氣，遞過鏡子來，秉燭逼近鏡。「幹嗎他要看看自己呢？」他想。

當沙拉丁照鏡的時候，他不自主地叫了一聲，看見鏡中有一個可怕無人形的臉孔。臉的一邊又黑又青，眼睛是腫撐了的，他的鬍子在發腫的面頰上像煞是一撮鬚毛。

「喂！把鏡子拿去！」沙拉丁喃喃地說，而且他發神經病似地哭泣起來。「拿點開水來！」

「大人，別這樣傷心。你不久便會復原的。」這善心的兵士說，用一個富有宿茶味的杯子盛水呈給他。

沙拉丁喝不下；他的牙齒觸着杯的邊，不禁叮叮作響，開水潑了個一外套。

「你去吧！」他衰弱地呻吟着。

他想，世界上同情他的唯有這護兵一個人了，可是這個想頭立刻又被難受的感覺所消滅了，他感覺到他的僕人是故意裝着憐憫的。

這兵士幾乎是哭了，雲一雲眼，於是走出去，坐在通花園的臺階上。一隻狗向他搖尾乞憐地，用鼻子抵着他的膝蓋，並且還用眼睛鄭重地仰望着他。他溫柔地撫摩着它柔軟的毛。這時天上有羣星閃爍，一種恐怖的感覺衝上他的心頭，似乎是某種嚴重而不可避免的災禍的預兆。「人生是一件悽慘的東西！」他悲苦地想着，忽然記起他的故鄉來。

沙拉丁在沙發上急轉一個身，沒有留心到現在發熱起來的那塊綉布已經從他的面上溜掉了。「現在是一切都完了！他神經病般喃喃地說，『什麼是完了？無論什麼！我整個的一生——完了！爲什麼？因我曾經被辱——像一隻狗般被別人打！一掌打到我的面上！我永遠不能再留在這個軍隊裏了，永遠不能了！』

他能够清晰地看見他自己在小路上，四肢蹲着地，給人恥笑，一面他還發出衰弱而無意思的恫嚇話。他不斷地增加痛苦地在內心裏溫那件可怕的事情，而且有如注解般一切的情形都活現在他的眼前。最激動他的，就是茜娜的白色衣服的回憶了，那是他無意思地說出復仇的時候所看見一眼的。

「扶我起來的是那個呢？」他轉變他的思想。「塔羅夫嗎？還是那個同他們在一起的猶太孩子呢？必是塔羅夫，無論如何，這是一點都沒有關係的。我整個的一生毀了，我將離開這軍隊，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決鬪呢？那怎樣？他不肯來決鬪。我也將離開這軍隊了。」沙拉丁記起有兩個已經結婚的同事，拒絕決鬪，軍隊裏的委員會強迫他們辭職。「我將同樣被請辭職的。非常客氣地，沒有握手……就是這些朋友們那……現在將沒有一個人會覺得榮耀，當和我手挽手地走過大道，或忌妒我，

或學效我的姿態了。但是，那也沒有關係。最討厭的是那件事情的羞辱。爲什麼呢？因爲我的面上被人打了嗎？我當陸軍學生的以前曾經被人打過的。那個高大的漢子，且瓦刺打我一鞭，並且還打落我一個牙齒。人家關於此事也並未有什麼意見，後來我們握了握手，成了最好的朋友了。那時卻沒有人輕視我，現在爲什麼會不同呢？這也是同樣的事體！那次也流着血，我也倒在地上。因此……」沙拉丁對於這些絕望的問題，找不出答話。「要是他答應了我的要求，用鎗在面上打傷了我，固是更壞，和比現在更苦痛。不過像那般的卻不會有人輕視我了，且能相反可以得到人們的同情和贊賞。這是一粒鎗彈和一下拳頭中間的分別。有什麼分別呢，又爲什麼要有分別呢？」他急湧的思想，斷斷續續地上來，可是他的痛苦和不能挽回的不幸將引起新鮮而深伏在他身中的思想了，那在他幾年獨自享樂的輕浮生活上，永遠未曾感覺到的。

「例如馮滋時常說，『要是那一個擊了他的右頰他便轉過左頰顯給他。』但是那天他打沙寧家中回來的時候又怎樣呢？憤怒地叫着揮動他的雙臂，爲了那傢伙不接受我的決鬪別人在嚴責我，因爲我想用馬鞭去打他。我的錯是我不乘先打他。整個事情是不公平了。無論如何，事情已經那樣，羞辱是永遠遺留着，我將無法不離開這軍隊了。」

他用兩手按着發痛的額頭，左右翻動着，因爲他眼睛痛得厲害起來了。於是忽然發怒喃喃道：「拿一把手鎗，向他跑去，開他兩鎗，打穿他的腦袋……於是當他躺在那兒時候，踏他的面孔，眼睛，牙齒……」

綉布落到地板上發出一下聲音。沙拉丁驚跳了一下，張開他的眼睛，在這燈光慘淡的房內看見一隻盛着水的面盆一塊手巾，和黑暗的窗子，那窗子如同一隻可怖的眼睛，睜視着他。

他痛苦地呆想道：「不，不，現在對於這件事情已是沒有辦法了。」他想，「他們都已看見，看見我的面孔怎樣被人打了一下，怎樣在地上四肢爬動。哦！這事多羞恥啊！像那樣的在面孔上被打了一下，不，這是很難受的！我將永不能再自由永沒有幸福了！」

這時又有一種新鮮而敏銳的思想閃過他的心頭。「可是，我以前時常是自由的嗎？不，所以我現的會悲哀，就因爲我的。一生從未自由過，從未依照了我自己的意思而生活過。依我自己的自由意志，我會時常同人決鬪，或者用鞭子去打人嗎？那

會有人打我了，也不會有這樣的事情了。那一個先想到，是在什麼時候想到的。說恥辱只能用血才能洗得掉？決不是我，我已洗掉了嗎，或者更當說，用了我的血洗掉的，它沒有嗎？我不曉得這一切是怎樣，我只知道我必須離開這軍隊！

他的思想很想展向別方去，可是同剪短了翅膀的鳥一樣，常想回來，回到這一個他會被人侮辱，而且將被強迫着離開這軍隊的唯一的事實。

他記起有一次看見一隻跌在糖漿裏的蒼蠅，在地板上爬，困難地拖着牠膠着的腿和翼向前爬去。這是顯然的，牠雖然仍舊掙扎着，發瘋狂似的想站起來，但牠一定要死的。那時他曾厭惡地回過頭來，但現在他又看見牠了，好像在一個狂熱的夢裏。他忽然又想到有一次他看見的兩個鄉下人的決鬪，正當一個很凶猛的揮了一拳，在另一個頭髮花白人的面上，將他打倒。他卻坐起來，用衣袖擦擦血污的鼻子，激烈地叫道：『真是一個呆子！』

『是那事我記得是看見過的，』沙拉丁想，『以後他們還一起到皇宮飯店去喝酒。』

夜快盡了。靜寂得叫人非常難受，好像只有沙拉丁一個人留在世上活受罪。桌上流成溝渠的蠟燭仍舊發出一種暗淡而穩定的火焰。他消失在紛亂的思想的迷霧中，用閃熱的眼睛呆望着牠。

在想像的混亂中，有一件事情兀立着，好像他感到孤獨。一把小刀刺了他的心。無數的人們這時正在快樂地過着，笑着而玩着；或者有些人在談論着他。但是他，惟獨他是孤獨的。他想起熟人的面孔來也是無用。他們的面容都是灰色，不同，而冷酷的，他們對他在眼睛中現出一種好奇和惡意的快樂神情。於是在頹喪中，想起莉黛：『那時她比我現在還要痛苦……我從這裏推出了她……我幾乎要她去投水，要她去死。』

他的整個靈魂趨向着她，像是一個能够救他性命的最後的鐵錨。他想她來撫慰，想她的同情。忽然好像他一切的痛苦將消滅掉了；可是他曉得，莉黛是永不，永不回到這兒來了，一切都完了。在他面前躺着的只是一片空虛！其餘一切都完了！

沙拉丁舉起他的手，按住他的額頭。不動地躺在那裏，閉着眼而切着牙，想不看，不聽，不覺到什麼。但一會兒他的手落下

了，坐起來他的頭痛得很厲害，舌頭好像在火燒，周身都顫抖着。於是他又站起來，東搖西擺地走到桌邊。

「一切我都失了，我的生命，我的荊黛，一切的一切！」這個思想閃過他的心頭，到他的生命，既不是美好的，也不是快樂的，更不是廉潔的，不過是愚笨，不正，卑下的沙拉丁，美貌的沙拉丁，原有權利去享受一切，最好和最幸福的生活的。然而去了，現在所留下的，只是一個殘弱，沒有生氣的軀殼去忍受一切苦痛和恥辱。「這樣子再生活下去，是不可能的了，」他想，「再生活下去，便是要消滅掉過去一切的罪惡。我要重來一個新生活，要變成一個和以前完全不同的人，然而那樣我卻做不到！」

他的頭向前撲到桌子上，在慘淡而搖搖不定的獨光中，靜躺在那兒不動了。

第三十一章

這一天的晚上，沙寧去拜訪素羅未契。這個小猶太人獨自一個坐在屋子的臺階上，凝視着前面荒涼的地面，那兒有幾條無人行動的小路交錯在枯敗的草間。空無所有的草棚，掛着霉而生鏽的大鎖，襯着那工廠的黑暗的窗門，這景象真令人感到頹喪。所有的景物都像在悲吟着久已消逝的生命和活力。沙寧立刻看到素羅未契的面上變了神色。他不再微笑，似乎憂慮而抑鬱。他的一副黑眼睛含着探問的樣子說道：「哦！晚安。」說時一面不在意地握住他的手。於是他又繼續凝視着那恬靜的晚天，視着這晚天草棚的黑色屋頂更顯得明顯。

沙寧坐在台階的對面，點着一根紙煙，默看着素羅未契，他那異樣的態度引動了沙寧。一會兒他問：「你獨自坐在這兒幹嗎？」

對方懶洋洋地轉過他那大而悲傷的眼睛向着他說道：「我不過是在這兒住着，當工廠開着的時候，我常常在那裏做事。然而現在工廠是關了，別人都跑了，只留着一人。」

「只是你一個人，你不覺得寂寞嗎？」

素羅未契沉默着。隨後他聳聳肩說：「於我覺得是一樣的。」

他們仍舊沉默着。除了狗鏈的叮噓聲外，其餘什麼聲音都沒有了。

「這不是地方的寂寞，不過我在這兒覺到寂寞。」素羅未契忽然熱情地說。同時按按他的前額和胸口。

「你爲的什麼呢？」沙寧很鎮靜地問。

「你看，」素羅未契說，成了更興奮了，「今天你打傷一個人，把他面上打成了一個洞。也許你已經將他的終身毀了。像我這樣的說，請你不要動氣。我已坐在這兒把這事情想了好久，覺得很是奇怪。假使我問你幾句話，你肯答覆我嗎？」

他的面貌，一時被他的習慣微笑改變着。

「隨你歡喜，怎樣問便怎樣問吧。」沙寧和氣地回答。「哦，你怕冒犯我嗎？那不會使我動氣的，過去的事情已是過去了；假使我想到我做錯了，那將最先說我是做錯了的。」

「我要問你這一點，」素羅未契說，興奮得打戰起來。「你不是幾乎打死了那個人嗎？」

「那是無疑的，」沙寧回答。「像沙拉丁那樣的一個人，要想免掉這種事情，是免不掉的，除非他殺了我，否則我便要殺了他。但是他要殺死我，可以說，他已錯過心理上的機會了，現在他已不能殺害我。以後他也將沒有這種膽子了。他的已做完了。」

「你竟這樣鎮靜告訴我這一個嗎？」

「你說『鎮靜』是什麼意思？」沙寧問。「我不能鎮靜地看一隻小雞被殺，更不要說人了。打了他，我是覺得痛苦的。想到自己的強有力，當然是非常的愉快的。但是這還是可怕的經驗——可怕的，因為這樣的舉動根本是屬獸性的。不過我的心境是安定的。我只是命運的工具。沙拉丁遭到這樣悲哀的地步，是因為他的行為不能不產生這樣一個悲哀的結局；奇怪的是同他一類的別一些人未曾遭到他的惡運。這些人學着去殺死他的同類，毀滅他們自己的身體，不知是爲的什麼原因。他們都是癡子，傻子！假使縱了他們，他們便割斷他們自己和別的人的喉嚨。因為我要保全我自己，在這種癡子，傻子的手裏，你能叫我有罪嗎？」

「不錯，但是你已經傷了他了，」是素羅未契固執地回答。

「在那種情形下，你還是去告訴那使我們相逢的上帝。」

「你可以拿住他的手禁止他的。」

沙寧擡起頭來說：「在這樣一剎那，一個人是不會熟思的。而且思之又思又有什麼用呢？在他的漂亮的表面上，必定要求報復的。我不能永遠握着他的手呵。這不過加上一個更深的侮辱罷了，別無其他。」

素羅未契輕柔地揮動一下手，不作回答。不知不覺地，黑暗已圍上他們。落日的絢光已暗淡了，寂寞的棚棚的黑影變得更深，好像在這些淒涼的地方，有許多神祕可怕的東西於夜中開始居留了。他們無聲無息的踱步，或驚動了撒丹，因為牠忽然爬出牠的小屋，坐在屋前拖响牠的項鍊。

「或者你是對的，」素羅未契慘然說，「但這是絕對需要的嗎？假使你給他打一下，這不更好嗎？」

「更好？」沙寧說，「挨一下打這是一件痛苦的事。而且爲了什麼呢？爲了什麼理由？」

「哦！請聽我說完吧，」素羅未契辯護似地攔着說，「這能夠更好的——」

「對於沙拉丁的，確是更好的。」

「不，對於你也更好的，對於你也更好的。」

「哦，素羅未契，」沙寧帶點厭煩地回答，「不要說道德的勝利了，這是可笑的老觀念，而且也是不合理的觀念。道德的勝利，不是呈頰受打之徒一定有的，全靠自己的良心的正當。這樣的造成，是機會和環境的問題，沒有比奴隸最可怕的東西，可是最可怕的是內心在反對強權與暴力的人，而仍用他某種更有力的權力的名義甘自對暴力與強權屈服了。」

素羅未契以手支頭，有如意很紛亂，「我沒有理解這些事的頭腦，」他悲哀地說，「而且我也全不曉得我應當怎樣生活。」

「爲什麼你要知道呢？生活像鳥飛似的，假使它要搖動右翼，它就搖動右翼。假使它要繞樹飛翔，它就繞樹飛翔。」

「不錯，一隻鳥可能這樣做，但我不是一隻鳥，我是一個人呢，」素羅未契用誠心說。沙寧大笑起來，這笑聲一時穿過沉沉的院落發着回響。

素羅未契搖着頭，「不，」他傷感地喃喃說：「那些都不過空談罷了。你沒有告訴我，我當怎樣生活。沒有一個人能告訴我當怎樣生活。」

「這是實在的，沒有人能告訴你這件事。生活技術是包含着——一種才能；沒有這種才能的人，便是沒有生命了，或弄得一

塌糊塗的呀！」

「你說得多鎮定呀！似乎你什麼都知道的！我倒要請問你，你可是常常這樣——常常這樣鎮定嗎？」素羅未契興惑益然地問。

「哦！雖然我的脾氣常是鎮定，但有時我也被各種的懷疑所惱的。有一次，真的，我夢想着我要過基督徒的理想生活。」

沙寧停下不說，素羅未契好像聽到了一種重要的話，熱切地俯身向前。

「在那時候我有一個朋友，他是研究數學的學生，名叫愛文蘭德。他是一個富有道德的奇人；他是個不由於信仰而是天生的基督徒，他的生活繩規着，一切的基督教義。假使有人打他，他總不回手。他以兄弟之情對待任何人，而女人，他是不感到什麼動情的。他記得西磨納夫嗎？」

素羅未契顯出小孩似的愉快，他點點頭。

「那時西磨納夫是病重了。他住在克里米亞教書。那時他的寂寞和死兆使他痛苦。蘭德聽到這件事，就決心到那兒去，救濟他的靈魂。他沒有錢，而且誰也不願借錢給這位有名的狂人。於是他徒步去，走了幾千里之後，死在路上了，他就這樣爲別人而犧牲了他的生命。」

「哦！你告訴我。」素羅未契眼中發光叫起來，「你承認這樣一仟人的偉大之處嗎？」

「當時對他發生了好多談論。」沙寧熟思地回答。「有些人不承認他是督教徒，因此就而譴責他。也有人說他發狂，而且不免自誇，同時又有些人，否認他有絲毫的道德力；因爲他不肯反抗，他們便說他既不是先知的人，也不是勝利的人。我對於他的意見則不同。那時他影響得我簡直要呆了。有一天，一個學生打了我一個耳光，我忿極欲狂。但是蘭德站在那兒，我剛看到他，於是——喂，我不知道是怎樣，但我站起來，不發一言，出房去了。後來我很自耀我的所爲，同時我的心的恨極這個學生。我恨他不是爲他打我，是爲我的行爲在他是認爲很滿意的。逐漸地我的虛僞的意義，在我認清起來，而且引動了我，心想

的活動了；有兩個星期，我像似一個癩頭癩腦的人；自此以後，我不以我的虛偽的道德勝利爲驕傲了。對第一次譏刺我的敵人，我打得他死去活來。這使蘭德和我情感疎淡。及我公正地審慮他的生活時，我始覺他的生活是可驚可憐而又太不幸的了。」

「哦！你怎能說是這樣呢？」素羅未契說：「你怎能估量他心靈上的情感的價值呢？」

「這樣的情感是很單調的。他的生活幸福，是在於無怨艾地接受不幸，而他的財產，是在於拒絕生命的享樂和物質的利益。他是一個寧從的乞丐，一個把自己的生命爲別人而犧牲，但他犧牲的概念還沒清楚的奇人。」

素羅未契扭着他的雙手。他叫着：「哦！你不能想像到，我聽到這段話是怎樣痛苦！」

「真的，素羅未契，你是有神經病了，」沙寧驚異地說。「我一些也沒有告訴你反常的事。或者這事情對你是很以爲痛苦的吧？」

「哦！真痛苦！我時常想，想到我的頭似乎要炸。豈是什麼都錯，沒有別的吗？我似在一間黑房內摸索，而沒有一個人告訴我做什麼。爲什麼我們要生活呢？告訴我這個！」

「爲什麼？那是無人知道。」

「我們何以不該爲將來而生活？這樣下去，至少人們可有一個黃金時代的？」

「黃金時代，永不會有的。假使這世界上的人類，能頓時變好起來，那麼或者才有一個黃金時代的，但那是不可能的。向善路走是很緩延，人只能看見面前的一步，和後面的一步罷了。你同我沒有在羅馬的奴隸生活中經過，也沒有經過石器時代的野人的生活，因此我們不會寶貴我們文化的恩惠。假使真有一個黃金時代，那麼那時代的人，將不知道他的生活，和祖先的生活二者之間有什麼差別的了。人走着的路是無窮盡的，而想使這路變做幸福，則有如加上一個新單位，到無窮盡數目上去。」

「那麼你相信一切都沒有意義——一切都不中用了？」

「不錯，那想正是如此呀。」

「但是你的朋友蘭德怎樣呢？你自己是——」

「我愛蘭德，」沙寧嚴正地說。「並非因為他是個基督教徒，而是因為他是誠懇，不離開他的路，因為他不怕人家的譏笑，和給他可怕的障礙。我讚美蘭德是爲了他的人格，及他死了，他的價值也就沒有了。」

「你想不到這樣人物，是對於人生有高貴的影響嗎？這樣的人物，不會再有第二個嗎？」

「人生爲什麼要高貴呢？最先告訴我這個。其二，人是不要承繼的。像蘭德這種人是生來如此的。基督固光榮；可是基督教徒只是卑下的。他的教理原是很美麗，但被這般教徒變成無生氣的教義了。」

沙寧以疲倦而不再說話了。素羅未契也不響，靜寂包圍着他們，上面羣星彷彿在不停留地談話。這素羅未契忽然唸唸微語，話說得很怪異，沙寧顫抖地問：「你說什麼呀？」

「告訴我，」素羅未契微語着，「告訴我你想到的。請想想看，一個人不能看清他的路，常只是苦想着而困愁着，彷彿什麼對他只是紛亂而驚怖——告訴我，這種人去死了是更好吧？」

「喂，」沙寧回答，他明白對方的思想，照這種情形，也許是死了較好的。苦想着而困愁着是無益的。只有覺得生活是有趣味的人，他才是應當生活的；但受苦的人，是死了好的。」

「我也是這樣想，」素羅未契說，他興奮地握着沙寧的手。他在夜光中的面色看起來是慘無人色；他的眼睛像兩個黑暗的洞。

「你是個死人，」當沙寧起身欲去的時候，心有預知地說：「對個死人，最好的地方是墳墓。再會了。」

素羅未契顯然沒有聽見他的話，只是不動地坐在那兒。沙寧守了一刻，於是徐徐地去了。走到外門，他站下聽了一下，但聽不到什麼。素羅未契的形象在黑暗中看來模糊不清了。沙寧好像回答一個奇異的預感，向自己說：「總之，不管他是生是死，都是同一的事情。假使今天不死，那麼明天會死的。」他突然轉過彎，門絞鏈在唧唧作響，他則已在街上了。到了大道上，他

見遠方有人在帶哭帶跑，好像痛絕不堪的。沙寧站下來，在暗中忽來了一個影形，迅速逼近他來。沙寧再度感到一個不吉的預感。沙寧叫：『做什麼？』

這影形停了一下，沙寧面前來了一個面帶憂容的兵士。『發生了什麼事呀？』沙寧問。這兵士噤咕着幾句，又向前跑去，一面還哭着。好像一個幻像，消滅在夜中了。

『那是沙拉丁的護兵，』沙寧想，於是心上閃着：『沙拉丁自殺了！』他在黑暗中張望了一回，他的額頭寒冷起來。夜之可怕的神祕，和這高強男人的靈魂中間，發生着一陣簡而又可怕的衝突。

市鎮靜極了；發光的路，白色地躺在陰森的樹下；窗像無神氣而睜視着的眼睛，在凝視這黑暗。沙寧忽仰頭微笑，一面他鎮定地望着前面。

『我沒有罪，』他高聲說。『一個人多少——』他剛強地大步向前走，在這靜寂的夜上，他是一個森嚴的幽靈。

第二十三章

同一夜裏有兩個人自殺的消息，很快就傳遍了市鎮。尤里從伊分納夫得到消息。他剛從上課回來，在替麗麗畫肖像。她穿一件淺色的外衣，開着領口，淡紅的手臂映在半透明的衣下顯出來。房內充滿着陽光，照耀着她金色的頭髮，增高了她少女的美麗和秀麗。

「日安，」伊分納夫走進去說，把大帽擲在一張椅子上。

「哦！原來是你，有什麼新聞嗎？」尤里微笑着問。

他是生活得很好，因為他已找到了一些教書的事情，不必要怎樣依靠他的父親了；而他的光明和美貌的妹妹也愉快了他。

「哦！許多新聞，」伊分納夫說，眼中露出不定的神情。「一個人已吊死了，另一個已打穿了腦袋，而現在正輪到第三個。」

「你到底是在說得什麼呀？」尤里叫着。

「第三件不幸的事是我造的，爲要說得嚴重些；至於其餘兩件事，消息是確實的。沙拉丁昨夜用槍打死自己了，剛又聽得素羅未契上吊身死。」

「不會的！」麗麗跳起來叫着，她眼睛表現出驚恐和極度好奇的情色。

尤里匆急地放下畫板，走近伊分納夫問：「你是在開玩笑吧？」

「不，真的。」

他如平日一樣裝出一副哲學家的冷臉蛋，可是顯然對於這事有點震異地道：

「幹嗎？他打死自己來呢？因爲沙寧打了他嗎？」

「沙寧知道了沒有？」麗麗着急地問。

「知道，沙寧昨夜就聽到這事情的。」伊分納夫回答。

「他說點什麼呢？」尤里問。

伊分納夫聳聳肩頭。他是無心同尤里談論沙寧，於是他佛然地回答：「沒有說什麼。和他什麼相干呢？」

「無論如何，他是這事件的出發點。」麗麗說。

「是的，這個癡子爲什麼要打他呢？這不是沙寧的錯。事情固是可悲的，但這全由於沙拉丁是笨拙。」

「哦！我想真實原因是更深的。」尤里慘然地說，「沙拉丁交接這一般……」

伊分納夫聳聳肩頭說：「是，就是他交接這般人，和受得他們的影響，就可證實他是一個癡子。」

尤里擦着手，不說什麼。聽到一個死者被人這樣談論，老大使他痛心。

「喂，沙拉丁爲什麼自殺，我明白得。」麗麗說。

「但是素羅未契呢？我從不會想到他會自殺！他爲什麼呢？」

「天曉得！」伊分納夫回答。「他一向是古怪的。」

這時呂塞夫乘車來了，在門口碰見茜娜，他們同上樓來。他們在樓上可以聽到她的尖利急迫的聲音，同時也聽到他和

美女郎設笑的快樂口吻。

「呂塞夫剛從那邊來，」茜娜興奮地說。

呂塞夫接躡着她，照常地笑着，當他走入房內時，點起一支紙煙。

「事情弄得不算小呀！」他快樂地說。「要是長此以往，我們將沒有青年人留下了。」

茜娜閉口坐下。她的俏臉上顯得悲哀而沮喪的。

「那麼現在把實情告訴我們，」伊分納夫說。

「當我昨夜走出俱樂部來的時候，」呂塞夫開始說。「一個兵士跑到我那邊來，抽咽着說，「大人打死自己了！」我立刻跳上馬車，盡速地驅往到他那兒。我看見屋內幾乎被全軍隊的人所塞。沙拉丁在牀上躺着。他的軍服是打開的。」

「他打在那部分而死的呢？」麗麗問，挽着他愛人的手臂。

「在太陽穴裏。彈子穿過腦袋，射到天花板上。」

「鎗是用的勃郎林嗎？」尤里問。

「是的，這景像真可怕的。牆上濺着血和腦汁，他的臉形全行政變了。沙寧一定給了他開一個嚴重的玩笑。」他笑起來。
「那孩子真是個壞蛋！」

伊分納夫贊同地點點頭。「他真强悍，我對你說。」

「野獸！」尤里蔑侮地說。

茜娜柔和地瞅他一眼。她說：「在我看來，他並沒有錯，他不能夠等到……」

「是，是，」呂塞夫回答，「但總不能那樣毒手打人！雖然沙拉丁會惹引他來決鬪。」

「又說這老套了！」伊分納夫忿怒地說，一面聳聳肩。

「假使你們想起決鬪，決鬪原是荒誕的！」尤里說。

「自然是的！」茜娜附和着。

尤里覺得茜娜似乎庇護沙寧的很有點奇怪。

「無論如何，這是……」他想說句侮辱沙寧的話，但又接不下去。

「一件野蠻的事，」呂塞夫也說。

雖然尤里想呂塞夫他不得比畜生好一點，當她爲沙寧辯護的時候，他聽到呂塞夫當着茜娜辱罵沙寧，很覺得高興。可是她看到了尤里的困惱神情，也不再多言。她心裏非常喜歡沙寧的強壯有膽，同時對於呂塞夫的非斥決鬪，也不很願認

爲正當的。如同尤里一樣，她以爲他是不記下那樣定則的。

「事實文明真是可驚，」伊分納夫冷語說。

「把一個人的鼻子打落，或在全身穿他一個窟窿。」

「難道面上挨受一拳，要比較好些嗎？」

「我想是這樣。一拳能造出怎樣傷來呢？一點小傷是立刻可以醫好的呀。你總說不出，一拳能造出重傷的。」

「那不是要點。」

「那麼請問什麼是要點呢？」伊分納夫說，以示不屑的神氣而薄嘴唇捲了起來。

「我自己是不信用武的，但要是必要的時候，那得明白身體上的嚴重傷害。那是很明顯的。」

「差不多打出了別人的眼睛。我想你不叫那樣是身體上的嚴重傷害吧？」呂塞夫譏笑地反詰着。

「喂，自然啊。一隻眼睛沒有，情形固然不見得好。但這是與身上中了一彈是不同的。損害一隻眼睛，究竟還不是一個致命傷呀。」

「但是沙拉丁已死了呢！」

「哦，那是因爲他自願死呀！」

尤里激動地扭鬚髭。

「我一定要坦白地承認，」他說，「以個人說起來，關於這個問題我原沒有一定是主張的。我不能說，我在沙寧的地位，我要怎樣辦。自然決鬪是蠢事，而用拳頭打人，也是不大好的。」

「但是，一個人又怎樣才算好呢？假使他不得不要去打的話？」茜娜問。

尤里聳聳肩頭。

「對於素羅未契我們當與以惋惜的，」停了片刻後，呂塞夫說。這句話和他快樂的面容剛剛相反。於是大家都記起了，

在他們之中竟沒有一個，對於素羅未契有過什麼詢問了。

「你們知道他在那兒吊死的呢？」

「在狗舍旁的糊棚內吊死的。他放去了狗，他才上吊。」

茜娜和尤里好像同時聽到有一個尖銳的聲音叫道：「躺下，撒丹！」

「是，他曾留下一張遺書，」呂塞夫掩不了他眼睛裏含着的快活神色繼續說道：「我抄了一張，在某方面，這的確是一種人生真義的文件。」說時他取出他的筆記簿來讀道：「既然我不曉得我應當怎樣去生活，那爲什麼我還要生活着呢？像我這樣的人是不能替他們的同伴謀幸福的。」他忽然停住，似乎有點窘迫。各人都如死一般的沉默着。好像有一個悲哀的神靈，氣息全無地走過這房間。茜娜的眼睛滿含淚點，麗麗的面頰爲了動情而紅漲起來了。尤里悽慘地微笑着，一面轉向門窗。

「一切就是如此，」呂塞夫傷心地說。

「你還要說什麼？」茜娜嘴唇顫抖着問。

伊分納夫起來，到桌上去拿火柴。他喃喃地說：「這沒有別的，不過是蠢笨罷了。」

「可羞！」茜娜怒沖沖道：「你這樣說不覺得慚愧嗎？」

尤里顯出輕蔑的神氣，看一看伊分納夫長而光的頭髮，又別過去。

呂塞夫又閃動他的眼睛說道：「素羅未契這個人，我時常當他是一個呆子——一個愚蠢的猶太孩子。現在，你們看他表現他自己成個什麼！世上沒有比爲人類而犧牲他自己的生命的愛更高尚了。」

「但是他可不是爲着人類而犧牲他的生命的，」伊分納夫答，他斜視着呂塞夫的肥大的面龐和身體，又注意着他的背心是怎樣緊緊地包裹在他的身上。

「是的，但這是一樣的，因爲倘使……」

「不全是一樣的，那是一個呆子的舉動，」伊分納夫固執地說，眼睛閃出怒容。

他對於素羅未契的異樣憎恨，使各人的心裏都感得有很不愉快的印象。

當茜娜站起來要走的時候，向尤里低語道：『我去了，他真令人討厭。』

尤里點點頭喃喃道：『非常野蠻。』

茜娜去後不多時，麗麗和呂塞夫也都走了。伊分納夫傷心地坐在那兒吸着紙煙一回兒，一面他瞪視着屋子的一角，接着也就去了。

他在街上沿街走去，他和平常一樣搖動着他的手臂，忿忿地想道：『這般呆子，他們以爲我不能夠懂得他們所懂得的！我喜歡那樣！我很曉得他們所想的是什麼和所覺的什麼，比他們自己更明白。我也曉得沒有一種愛是比爲人而犧牲他自己的生命的愛更高尚。不過一個人若爲了他沒有益處於別人而去吊死——那真是在瞎鬧！』

第三十四章

尤里在窗上望着沙拉丁的菲儀，他心裏很是悲哀，聽了那音樂，有一種說不出的情緒。他看見馬身上披着黑紗，這位死去的軍官的帽子放在棺蓋上。有許多花園，還有許多哭着送殯的女人。尤里看着這樣的情景，覺得非常傷心。

當天黃昏，他和茜娜散步了好久；可是她那美麗的眼睛和溫柔的態度，都不能去掉他的抑鬱。他眼睛望着地面說道：「想起來多麼可怕，沙拉丁是死了。像他那樣的一位美貌，快樂，自由的少年軍官！我們以為他將永遠生活着的，他的生命將永不接觸於痛苦。可是美妙的一天，經過一番惟有他自己一個人知道的可怕的審問之後，這個人就像灰塵般的被掃去了。現在他是死了，將永遠永遠不再能回來了。他所留下來的，只有放在棺材蓋上的一頂帽子。」

尤里依舊望着地面沉默着，茜娜輕輕地搖撼着她的身體並着他走，留心地聽，一面用她的美麗的渦形的手，時刻扭着她洋傘上的花帶。她並想不到沙拉丁。她近着尤里覺得很是快樂，但又不知不覺地也分了他的傷悲，面上現出一種悲傷的表情。「是呀！這不可悲嗎？那軍樂也可悲的啊！」

「我並不責備沙寧，」尤里着重語氣說。「他在當時不能不這樣的。所可怕的是他們兩人相逢的道路。既相逢了，那不是這個讓步，就要那個讓步了。而這也是可怕的，勝利者沒有曉得他的勝利是可怕的勝利。他就這樣打死了一個人卻還是正當的。」

「是的，他是對的並且——」茜娜說，她沒有完全聽到尤里所說的話。她的胸口因為興奮而上下起落着。尤里迅速地截住她的話，他這樣說道：「但是我說這是可怕的！」一面瞥着她端正的身體，和那熱心的面龐。

「爲什麼這是可怕的呢？」茜娜柔和地問。她忽然面紅起來，眼睛也失掉了光輝。

「隨便那一個都要覺得懊悔，或者受到某種精神上的痛苦，」尤里說。「但是他卻絲毫沒有悔痛。他說，「我是非常抱

歎，然而並不是我的過失。」過失，不錯，這好像是個過失或罪戾的問題！

「那麼這究竟是什麼問題呢？」茜娜問。她的聲音有些吞吐，並低下她的頭來，恐怕引起她的同伴生氣。

「那我不曉得；但是是一個人總不應該做像野獸一般的舉動！」尤里忿怒地答。

他們有時一句話也不說地走了一會。茜娜覺得傷心，爲了他們這樣的暫時的隔閡，她想他們這樣甜蜜的精神上的結合現在破裂了，尤里則以爲沒有表明自己的意思，覺得有傷於他的自尊心。後來不多時，他們分手了，她是悲哀且有些傷心。尤里看到她的顏變，非常高興，好像他爲自己向某一個自己所愛的人報了一個辱侮的仇了。回到家內，他更加不快活。吃飯時，麗麗重述呂塞夫告訴她的關於素羅未契的事情。當人們搬動他的屍體的時候，幾個頑劣的孩子叫着：「伊開吊死了！伊開吊死了！」

尼古拉大聲笑起來，跟她說道：「伊開吊死了！」像這麼說了好幾遍。

尤里把他自己關在房裏，一面在改學生們的寫作，一面他想：「每個人心中，都有許多的獸性呀！難道我們值得爲這樣愚蠢的野獸去受苦和去死嗎？」接着他又羞恥他的量小了，他向自己說：「不要去責備他們，他們不曉得他們所做的是什麼呀。喂，無論他們曉得與否，他是總是野獸罷了！」他的思想又回到素羅未契。「在這世界上，我們是多麼的寂寞呀！可憐的偉大的素羅未契呀，生活在我們之間，預備爲人類受苦，願意受任何的犧牲。但是大家全都和我一樣，不去理會他或尊重他。甚至於我們還看輕他。那是因爲他不能表現他自己，他急於要討人家的好，只發生了一個可惡的效果。在事實上，他是極力想和我們大家親熱，極力成爲一個有用而良善的一個人。他可以說是一個聖者，而我們都當他是個傻子了！」

他覺得很是悔恨，立刻放下他的工作，不停地在房內踱來踱去。末後他靠着桌邊坐下，翻開一本聖經讀道：「確如浮雲消散一樣，走下墳墓的人，將不再回來。」

「他將不再回到他的房屋，他的地方也不再知道了。」他想：「那是多麼確切呀！多麼可怕而不可免避呀！」

「我在這裏坐着，活着，很希望生命和快樂，但當讀着我死的證書時，連抗拒都不能夠！」

他痛苦得幾乎發狂，他按着他的前額，憤激地向至上而不可見的神力懇訴，但也無用。「人對你做了什麼，才使你要這樣的作弄他呀？假使你是真有的，你爲什麼又要躲藏呢？你爲什麼要使我這樣，萬一我願意相信你，但卻不相信我，我自己的相信？並且，即使你在答覆我，我又如何能知道，這個答覆是你的還是我自己的呢？倘使我是有權利去活的，你又爲什麼要剝奪這個原是你給我的權利呢？假使你要我們受苦，那末請讓我們爲你的愛而忍受吧。但是我們曉得就是一棵樹，也比一個人的價值更要高些。」

「因爲一株樹，它是時常有希望的。就是葉子落了，它也還能夠萌芽，再而得到青翠的生命。然而人死了，就永遠消逝了。我躺倒後，是永不會再起來的了。假使我能確實知道，幾千萬年之後，我將再生那我一定會忍耐着毫無怨言地在黑暗中，經過許多世紀等待着的。」

他再讀這本書：

「一個人在太陽光下勞作有什麼好處呢？」

「一代過去了，別的一代又降臨，而這大地卻是永遠存在的。」

「太陽升出來，但太陽又迅速地回到他所出的地方去。」

「風吹向南方，再轉到北方；不息地迴旋；原依照他的圓軌又回來了。」

「過去的事情是如此的，將來的事情也將如此；宇宙間沒有什麼是新的。」

「以往日事情沒有記憶，既來的事情也不會給絲毫的記憶於將來的事情。」

「我，說教者，是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的王。」

「我，說教者，是王！」他喊出這最後的幾個字來。像在極端的忿怒和痛苦裏，隨後他又驚恐地回過頭去看，怕有人

已聽到他的說話。於是他拿了一張紙寫着：「我在這裏開始寫這張契約，直到我死的時候才算完結。」

「噢！這說得多麼無理呀！」他叫着，一面用勁將這張紙攤開，落到地板上。」

「但是這個不幸的小傢伙，素羅未契，他不能懂得生命的無理的意義！」尤里沒有想到他已取了一個他所畫得如一個不幸的小傢伙做他的模範了。「無論如何，遲或早，我的結局也會像那樣的。沒有別的出路。爲什麼沒有呢？因爲……」尤里停住了。他相信他已得到這個問題的正確的答案了，可是他找不出他所要寫的詞句。他的腦子已疲乏得過度了，他的思想已紛亂了。他痛苦說着：「這是胡說，全是胡說！」

燈光暗了，當他俯過桌面的時候，微弱的燈光照着尤里垂下的頭。

「我在小時患着肺炎的時候，爲什麼不死啊？否則我現在該多麼幸福，長眠了。」他這樣想着，周身發抖。

「如在那個時候我死了，我將不會看見或曉得一切我現在所曉得的一切。但這也是同樣可怕的。」尤里昂起頭，站起來。

「這够叫人發狂了！」他打算走去開窗，但是這窗戶鈎牢在外面。尤里用一支鉛筆，才將鈎挑去；於是把窗開了，任那清爽而帶涼意的晚風進來。尤里擡頭望着天，看見黎明時玫瑰色的光景。今朝是光明而涼爽的。北斗星的七顆星微弱地閃爍着，深紅的東方則輝耀着太而亮的晨星。一陣微風吹動了樹葉，吹散了朝霧。片片的紅雲飄浮於天上，幾點的星光搖曳在東西，一切都是這樣美麗，閒靜，似乎這畏怯地進行着的大地正在笑迎着黎明的華麗降臨。

最後尤里到牀上去了，但是這明朗的晝光不叫他入睡，他只好帶了頭痛倦眼躺在那兒了。

第三十五章

天還很早，太陽出來沒多久，伊分納夫和沙寧向城外走去。露水在陽光下閃爍，在陰處濕草顯着灰茫。沿路都植着楊柳，香客緩緩地向前走去。他們的頭上，包裹着紅白色的頭巾，他鮮豔的衣服給這景色以更加生動。寺鐘的響聲，布在朝晨的空中，漾過這平原，消失在遠遠朦朧的樹林中。一輛馬車叮噠地沿着大路駛來，香客們談話的嘈雜聲音，能够清晰地聽到。

「我們出來得太早啦，」伊分納夫說。

沙寧舒服而愉快地願盼，答道：「好，我們就等一回罷。」

他們在近着籬笆的沙地上坐着，點起紙煙。農夫們跟着他們的車子走上前去，又回過頭來看看他們；市中的婦人和姑娘們在動盪的車內，也愉快地指着他們在取笑。伊分納夫一點也不注意，但是沙寧卻微笑着向她們點頭。後來在一所綠頂的小白屋的石階上，現出「皇冠」旅館的主人，他穿着有袖的内衣，身材高大。響亂地在開着門上的鎖，一面還接連地在打呵欠。一位頭包紅頭巾的婦人跟他走進去。

「就是這裏！」伊分納夫叫起來。「我們去吧。」於是他們走進這個小旅館，向這包着紅巾的婦人買了啤酒和新鮮的小胡瓜。

「我的朋友，哦！你好像頗有錢啦。」當沙寧拿出錢袋來的時候，伊分納夫說。

「我有一筆墊金，」沙寧微笑着回答，「我已充任了一另保險公司的書記，這非常使母親不高興，不過這樣我可以得到一些錢，又可以得到一些母親的輕視。」

當他們回到大路上時，伊分納夫說道：「哦！我現在覺得更加好了！」

「我也如此。我們把靴子脫掉好嗎？」

「好。」

他們脫了靴和襪後，赤着腳走過暖而潮濕的沙地，穿了重靴很走之後，這樣走是很愉快的。

「這不暢快嗎？」沙寧說，一面深深的呼吸。

現在日光已較前熱得多了。市鎮遠遠地遺在他們的後面，他們還是勇敢地向着蔚藍而迷糊的地平線走去。燕子成排地坐在電線上。一列客車帶着青黃綠三色的車箱，在近旁的軌道上馳過去，在窗間可望到困睡旅客的面龐。兩位戴着白帽子的姑娘，站在末後的車臺上，驚奇地望着這兩位赤足的行人。沙寧對着她們笑着亂跳着。前面是一片草地，赤着足走在那邊長而濕露的野草裏，很適意的。伊分納夫叫道：「多愉快呀！」

「今天的生活是值得的，」沙寧和應着。伊分納夫看看沙寧，他想這幾個字一定使他想起沙拉丁和近日的悲劇。但是又好像並不和沙寧的思想相同，伊分納夫真有些覺得奇怪，可是卻沒有使他不快。

他們走過了草地以後，又回到大道上，那兒的情形還和前時一樣。接着走向林邊，蘆叢和閃光的水旁；在他們上面，山坡上不遠，兀立着這寺院，頂上裝有一個光如金星似的十字架。

沿岸有畫船排列，穿着顏色鮮明衣服的農夫們在那兒閒逛着。講了許久價錢，鬧了許多玩笑之後，沙寧租到一隻小船。伊分納夫原是個熟練而能幹的划手，那船便像活的一般，橫過水面駛去了。他的幾次槳觸着蘆荻和低垂的樹枝，觸着後牠們就在這深黑的溪水上，上面抖動，沙寧儘用蠻力把舵，水在槳的周圍起沫並潺潺地發聲。他們搖到一個窄狹的水潭，那兒很陰涼，可是水是清澈的，可見見黃的小石卵在水底鋪着，一羣羣粉紅色的小魚在那兒游來游去。

「這兒是上岸的好地方，」伊分納夫說，他的聲音是很愉快的。當船際的二聲靠岸時，他就輕快地跳上岸去。沙寧笑起來，照樣一跳上了岸。

「你找不出更好的去處了，」他叫着，跳過齊膝深的長草。

「在陽光之下，沒有不好的地方，」伊分納夫回答，一面從船上他拿了酒，麵包，黃瓜和一小袋可口的菜。這樣東西他卻

放在樹陰下的一片綠苔斜坡上，於是他就躺下來。

「祿古祿斯和祿古祿斯用膳了。」他說。（一個羅馬最精於食的人——譯者）

「交運人！」沙寧應回。

「運道不完全好，」伊分納夫加着說，顯出一種談諧的失意表情。「因為杯子忘記沒有帶。」

「不要緊！我們有法可想。」

在生命充盈的溫日下的綠陰中，沙寧爬上一株樹，用一把刀斫着一根樹枝，伊分納夫則在下面仰視着他，小塊的白色刀屑片片落上草泥上。沙寧斫斷了樹枝就爬下來，挖出樹枝的心，成功一個坎。僅一會兒，他做成一隻小小的酒杯。

「我們至後再去洗一個澡，好不好？」伊分納夫說，他頗感興趣地看看沙寧的在做酒杯。

「好主意！」沙寧回答，一面他把新做的杯向空中一擲又接得來。

於是他們坐在草上，一面吃，一面還讚美着食料的可口。

「我要緊了，我要去洗澡了。」伊分納夫說着，就急急地脫下衣服，因為他不會游泳，就跳在淺水的地方，在那兒連那平坦的沙底明晰可看。「好玩呀！」他叫着，亂跳亂跑，激得水花回射。

沙寧望着他，隨即緩緩地也脫下衣來，一個跳水就潛入河的深處。

「你會被水溺死呀，」伊分納夫叫着。

「我不怕！」沙寧笑着的回答，他喘着氣露出水面來。

他們快樂的聲音，波及河面和牧場。一會兒以後，他從冷水中出來，赤身裸體地躺在草地上，不斷地在打滾。

「好玩得很！」伊分納夫說，他是背向着日光，背上有閃光的小水點。

「我們來張起天幕吧！」

「鬼要你的天幕，」沙寧打趣地說：「我是不要的！」

「喂呀！」伊分納夫喊着，一面亂跳亂舞。沙寧大笑起來，也就同樣亂跳亂舞。他們在日光照耀下的軀體上，每一條筋肉都在皮膚下露出來。

「呵呼！」伊分納夫噓聲氣。

沙寧一人又繼續跳了一回，後來又在地上翻筋斗。「來呵！否則酒要給我吃完了，」伊分納夫叫着。穿上衣服，他們吃完了餘食，伊分納夫因為呷了一口冰啤酒，沉重地吁了一口氣。

「我們好去了吧！」他說。

「好！」

他們儘速地跑到河邊，蹣上他們的船，搖開去。「太陽刺得人痛！」沙寧直躺在船底說。

「那是有雨的預兆，」伊分納夫回答。「爲上帝的緣故，你起來把舵吧！」

「有你一個人就夠了，」沙寧回答。

伊分納夫用舟槳打水，漲得沙寧全身淋濕了。沙寧冷然地道：

「謝謝你！」

他們經過一塊綠地時，聽到快樂的女人談笑聲。今天是假期日，市鎮裏的人們都來這兒遊玩。

「女孩們在洗澡了！」伊分納夫說。

「我們看她們去，」沙寧提議。

「她們會看見我們的。」

「不會的。我們可在這兒上岸，打從蘆叢穿過去。」

「莫管她們吧，」伊分納夫說，面上有不好意思起來。

「來吧。」

「不，我不高興去……」

「不高興去嗎？」

「是……她們是女子們……年輕小姐……我想這是不甚興的。」

「你是個呆子！」沙寧笑起來，「你意思是說不喜歡着她們嗎？」

「也許我是喜歡的，不過……」

「好了，那末我們就去。不要裝腔作勢了！有了機會，有誰不照樣去看呢？」

「是，照你這樣解釋，你應當大大方方地去看她們。爲什麼要躲藏起來呢？」

「因爲這是多受點刺激。」沙寧愉快地說。

「我說，勸你還是不要去——」

「爲了正經不要去，是嗎？」

「隨你怎樣說吧。」

「但是正經我們剛巧沒有的。」

「假使你的眼損污了，你就挖它！」伊分納夫說。

「哦！請不要像尤里那樣說無意義的話！上帝沒有給我們挖去的眼睛。」

伊分納夫微笑着，聳聳肩。

「對你說，我的小孩。」沙寧說，向岸掉過舵來，「假使你的肉慾不爲看到女人的洗澡而引起，那你才不失爲正經。真的，雖然我還沒做到這一步，而你能有這樣的正經，是值得給我佩服的。但是這肉慾是一種自然的欲望，假使你強自壓制着這一個，那我說，你的這種正經，全然是欺人之談！」

「那是很對，但是，假使欲望不加抑制，必將遭有大害的。」

「請問你什麼大害？我也承認，欲望有時會產生不良的結果，但這不是欲望的錯處。」

「也許不是，但是……」

「很好，那你是去了嗎？」

「是，但我是——」

「你這樣完全是個傻子！不要慌亂，聲音不要這麼高。」沙寧說，一面他們爬過芳草和作響的蘆叢去。

「看那邊！」伊分納夫興奮地低聲說。

看那放在草地上的美麗外套，帽子，圍裙，明可知道，這洗浴的人，是從嶺上來的。有幾個在快樂地玩水，白色的水滴。從她們圓潤的肢體上落下來。有一個是站在岸上，身體直而纖弱，在陽光照射之下，她笑時的體裁，抖動得格外好看。

「哦！好看頭！」沙寧說，有些顛倒了。

伊分納夫突然驚異地回頭就跑。

「什麼事？」

「不要響！這是茜娜！」

「是她！」沙寧大聲地說。「我不知道是她。看來她是多迷人呀！」

「是，可不是嗎？」伊分納夫說，冷笑一下。

那時一陣笑聲呼聲通知他們，他們的談話已被竊聽着了，茜娜嚇了一跳，就向清潔的水中跳去，祇剩她玫瑰色的臉和發光的眼睛，露出在水面。沙寧和伊分納夫急忙越過高長的蘆葦，逃回船中。

「哦！活在世上是多好呀！」沙寧說，他自己伸了一個腰。

「順着河面，朝前浮去。」

「永遠地朝前，直浮到海去。」

他用嘹亮的能有回響的聲音唱着，樹林後面女人的笑聲仍還能聽到。伊分納夫仰首望着：「天快要下雨了。」他說。樹林變成了更黑暗，一個濃影子極快地在草地上掠過。「我們要快點去了！」

「往那兒去？現在是難以避免了。」沙寧愉快地叫着。

頭上一塊灰色雲愈浮愈近前來。沒有風，靜定與陰暗，都加重起來。

「我們必會濕個儘透。」伊分納夫說，「給我一支紙煙，解解懷。」

火柴小黃燄在陰暗裏閃爍。忽然被一陣突來的風吹滅。船上發現了第一個大雨點，沙寧額角又來了第二個，未幾大雨來了。雨水落在樹葉上，落在水面上，發出了不同的響聲。一時雨從黑漆的天上傾盆如注，只聽得雨水的衝擊。

「這不是樂事嗎？」沙寧說，動動他被濕內衣所緊貼的肩膀。

「有點樂意。」伊分納夫回答，他是伏在船底上。

不久雨止了，雲雖還未散開，可已向樹林的後面擠過去，那兒有時閃時滅的電光可見。

「我們該回去了。」伊分納夫說。

「對的，我是預備回去了。」

他們把船划進溝浜裏，頭上有沉黑的雲，閃閃的電光；白色的閃光抓攬着黑天。目前不下雨了，空中依然還有雷響。毛羽濕了的鳥，飛在河面上，朦朧的樹林襯着青灰色天宇。

「哦哦！」伊分納夫叫着。

他們登陸，小心涉過水地回家，天色更陰暗起來了。

「我們現在又免不掉一場雨滴了。」

濃雲更接近大地，可怕得好像一個怪物。突然一陣風，掠過樹葉和灰塵飛捲起來。接着一陣電閃，來了一個響雷，震得人耳欲聾，似乎天崩地裂一般。

「嘔嘔——呵——呵！」沙寧吼着，要想抑下這個風雨的聲響。但他的聲音，徒然得連自己也不能聽到。當他們走近田郊時，天是全暗了。他們在電閃光下可以認清路，雷聲不斷地發作。

「哦！哈！哦！」沙寧吼着。

「幹嗎呀？」伊分納夫叫。

這時一道明亮的電光照出沙寧光顯的臉孔，是他所問的唯一回答。接着又來了第二道電光了，照出沙寧是前伸兩臂，他狂喜地在暴風雨中繼續地在呼吼着。

第三十六章

太陽如春天一樣明朗，可是在清靜的空氣中，已有秋的气息了。隨處林中有棕黃的葉子可尋，在那兒有飛鳥的歌聲。大的羽蟲還在懶懶地鳴叫，大地上轉眼間已長滿着茂盛的野草了。

尤里在花園內漫步，他沉思着，凝視着天，青黃的葉，和發光的水。這些彷彿是最末次看到的了。他必須要把它們留在他的記憶上，以求永不忘卻。他的心上感到渺茫的悲愁，好像每一瞬間，有一種不可捨的東西，對他一去不復返了；沒有給他歡樂的青春，和他視為有益而付以全副精神，所做的事業，所得的地位，都已成往迹了。可是他何以竟至這樣失敗，他亦不能說出來。他確信他有改革世界的權威潛伏着，他一顆深思廣達的心，但是他不能解釋爲什麼他有這樣確信，就是對於他最親密的朋友，他都難以爲情的來承認。「哦！」他凝視着河水中樹葉的黃紅色反光這樣想，「或者我做的是最聰明最上等的。能打消一切，不管一個人怎樣生活，或備嘗着生活。哦，來了麗麗！」他喃喃地說，看見妹妹走來。「幸福的麗麗！她像一隻蝴蝶，地過着生活，一天一天地不缺乏什麼，也不爲什麼受煩惱。哦，要是我能像她那樣生活呵！」可是這不過是曇花一現的思想，因爲實際上，他決不望以他自己的精神上的痛苦，去換一個麗麗的不擔心事的生存。

「尤里！尤里！」她尖聲地叫着，離他僅有二三步。欺騙地笑着，她交給他一封玫瑰色的信。

尤里狐疑着，簡峭地問道：「誰寄來的？」

「茜娜寄來的。」麗麗說。有意思地用指點點他。尤里臉上深紅起來。由他的妹妹手中接受那封信，彷彿覺得十分愚蠢而可笑的。這封信真使他煩悶，麗麗並着他的肩一道走，把急地同他談那他和茜娜的戀愛，正像其他關心哥哥的戀愛的妹妹一樣。她說她很愛茜娜，假使他戀愛她，娶了她，她最快活。尤里聽到娶她這個不幸的字，臉顯得更紅起來，眼中有種惡意的神色。他已看到了一個鄉村愛情的完整的程序：玫瑰色的情書，心腹的妹妹，照規矩的結婚，以及其他不可避免的平凡結果，家

庭，妻和子女——這是他地球上最怕的東西。『哦！呆話也不必多說了！』他說，用聲氣是這樣的鋒銳，很使麗麗詫異。

『他也要這樣大聲大氣！』他更生地說。『就是你戀愛了她，又有什麼關係呢？我想不出你爲什麼老是裝作一個奇特的英雄。』

最後這一句話含有女性的惱恨的話，確射中了他的心。接着她猛轉過去，衣服揚開來，有細孔的長襪子也顯出來，她像一個使性的公主一般，突然的走進屋子去了。

尤里烏黑的眼睛裏含怒地望着她，一面拆信，信中載着：

『尤里』

假使你有空，而且想這樣做的話，你今天可來廟中一玩嗎？我和我的姑母一同到那邊去。她是籌備聖餐節，全日都在禮拜堂內。我一人很覺可怕地沒趣，而且我有許多話和你談。你來吧。或者我不當寫信給你，但是無論如何，我等你來。』

當他幾次讀這信時，一切佔據他的思想的，忽然都淹滅了。這位純潔的女郎，這樣天真地對他露出愛情的祕密了。這好像不能抵抗她自己熱愛他，可是不知道會遭遇到什麼，她到他這兒來了。事情是近了，尤里一想到佔有她就發抖起來。他想像諷地微笑着，可是不會成功。全身都充滿了快樂，他是高興得像一隻鳥，他覺得已飛在樹梢之上，飛向遠去，飛到青碧的天空去。

傍晚他僱了一輛馬車向寺裏驅去。柔和地對一切幾乎失了主宰了。到了河岸碼頭上，他招呼一隻小船，由一位精壯的村夫划他到小山去。

一直到船已離岸划到關河口的時候，他才覺到他的幸福全得自這封玫瑰色的小信。『總之，事實是很簡單的，』他爲自己解釋說。『她常生生活在這世界裏面。不過是一件鄉村的愛情事件，假使真的又將怎樣？』

水在船的兩旁輕柔地蕩漾，他同綠山的距離愈趨愈近了。上了岸，尤里以高興而給了船夫半個盧布，開始爬上山坡。日子已近將夜了。長影子橫滿在山麓，地面上升起厚雲來，掩蓋着樹葉的黃色，因之樹林如同夏天一樣的蒼翠茂鬱了。寺廟的

院落很靜肅，不啻是教堂的內部。沉長的白楊彷彿在祈禱，修道士的黑暗的模樣在各處浮蕩。禮拜堂門口燈光閃閃，空氣中有檀香的或黃樹葉的氣息。

「喂，尤里！」有人在背後喊他，尤里轉過身來，看見西吃羅夫、沙寧、伊分納夫和彼德伊理契，他們從院落走過來，大聲談笑着。修道士愁急地朝他們瞥視，那些楊林也似乎減少了虔誠的靜定。

「我們也都來了，」西吃羅夫說，走近他所敬愛的尤里去。

「我看見了，」尤里快快地說。

「你和我們一道走，好不？」西吃羅夫走來問。

「不，謝謝你們，我有事情，」尤里說，有些不耐煩了。

「哦！那不要緊，我知道，你會跟我們去的，」伊分納夫說，一面他和悅地握住他的臂膀。尤里想要脫身，於是發生了一場我拉你卻的趣劇。

「不，不，我不能去！」尤里叫着，幾乎發怒了；「或者停一會兒我可以同你們一道去。」伊分納夫的這樣玩皮他所不喜歡的。

「也好，」伊分納夫說，一面放了他，不以他的激怒在意。「我們等着你，你記得要來。」

「很好，」尤里說。

他們就這樣笑着，揮揮手，分開了。院落恢復了素來的靜肅。尤里脫下帽子來，羞樂交集地走入禮拜堂。他立刻看見茜娜靠近在一根黑柱上。她穿的是灰色短衫，戴一頂圓草帽，全是一個女學生的打扮。他的心跳得更快。她看來這樣可愛，動人，她的黑髮垂在白的項後，盤成一個好看的圓環。這樣樸素的樣範，和高大已熟的少婦風度，有力地吸引了尤里，她看到他就回轉來，他的烏黑的眼中有羞悅的表情。

「你好？」尤里說，用一種低極的聲說，他決不定在教堂內他可否和她握手。有些在場人回頭來看，他們狡滑的黑紫臉，

使他更不安。他臉紅起來了，但茜娜看出他的無措，如一位母親地向他微笑，眼中送出愛情的光芒，於是尤里樂從地站在那兒。茜娜不再看他了，只很虔敬地畫着十字。可是尤里知道，她只是想到他，就是這種意識，使他倆造下祕密的關係。血在他的血管跳得很厲害，而一切對像與祕與奇異。禮拜堂內的陰暗，唱詩的聲音，慘淡的燈光，禮拜者的嘆氣，出入人足聲的，反響——對於這種種，尤里都留心到，在這樣他能聽到心跳的靜肅中，他不動地站在那兒，雙目瞪住茜娜的白項頸和高雅的體段，心裏感到一種感情的快樂。他給大家全悉，他雖對於祈禱，唱詩，燈光是沒有絲毫誠心，可是他沒有仇視之心。這使他比較着現在的幸福和早晨的痛苦的思想。

『那麼人們真能够幸福的嗎？』他問他自己。立刻得到的回答是，『自然能够的。我的關於死和人的無目的的思想，都是確實而合於邏輯的，不要管一個人有時是能够幸福的。假使我幸福，那是全因為這個在一會兒以前我還未見到的美女子。』

忽然他的心上來了一個可笑的思想，多年以前，在他們小孩時，或者他們會逢而別，永未夢想到有一天，彼此會熱烈地想戀愛起來，而她會把赤露着的成熟的身體獻給他。這個最後的思想，使他的面頰發紅，有一會兒他覺得怕看到她。這時他的荒誕的思想會把這裸赤的她，站在他的前面，淨潔柔媚，穿着灰色的小短褂，戴着圓草帽，沉默地在祈禱，希望他給她的愛情，也能如她一樣的溫柔和深厚。她的潔淨一定影響到尤里了，因為那肉慾的思想已淹滅，熱情的淚湧上了他的眼睛。仰頭他看見祭壇上面燦爛的金裝，燭光照下的神聖的十字架，於是帶一種久已失落的熱誠，他心內叫着：『哦！上帝！假使你真存的話，讓這位少女愛我吧，且讓我愛她永遠照現在地深刻呀！』

他有些對自己的感情，感着不好意思，想用微笑掩塞了他。

『總之，這是全無道理的，』他想。

『來！』茜娜用一聲嘆息似的低聲說。

嚴肅地，好像他們的靈魂上帶着這些唱詩，祈禱，嘆息和神祕的燈光同去似的，他們並着肩走過院落，穿過通山坡的小

門。這兒人跡全無。白色的高牆和時代已久的椽樑，似乎從人類的世界中，把他們關閉在外了。他們的足下是橡樹林，再遠的下面是閃爍如鏡的河流，更遠的是混沌在地平線內的田野與草原。

默默地他們向山坡的邊緣走去，他們都覺要做點什麼，說點什麼，可是覺得一會兒都沒有相當的勇氣。接着茜娜仰起頭來，不期然地，十分簡單而自然地，她的嘴唇同尤里的嘴唇相逢了。他柔和地擁抱她，茜娜身體顫抖而面色頓變，他第一次覺得她的柔熱的軀體，投在他的臂彎裏。鐘聲衝進了沉寂。對於尤里，這好像讚美這兩人各有所得的佳刻。茜娜笑着，從他攔開跑去了。「姑母會奇怪我不知在那兒的！你等在這兒，我立刻就回來。」以後尤里不克記起，她還是用響亮清楚的，由林中發出回應來的聲音說這句話的，還是晚風輕柔地吹這話來的。他坐在草地上，用手掠着他的頭髮。

「這是多呆的事，而且是多快樂的事！」他微笑着想，在他聽見遠處茜娜的聲音：「我來了，姑母，我來了。」

第三十七章

起初不過是天涯黑暗，跟着河流在暮色中消失了，從牧場上傳來一陣馬嘶聲，同時各處都動蕩着微弱的火光，尤里坐在那兒等着，他開始數這火光來。「一，二，三——」哦！還有別一個，正在天涯的一角，像一顆小星。農人們圍着火光而坐，在那兒守夜，燒着馬鈴薯而談天。那邊火星光發作而爆炸起來，羣馬立在旁邊噓氣。但在這邊的遠處，只有一堆任何時候都會消滅的弱火。」

他覺得完全不能再想什麼事了，這個非常的幸福感覺完全吸引了他，好像是驚愕地他不時在低語着道：「她立刻便回來的。」

他這樣等在那兒，在高處聽着遠來的馬嘶聲，河流那邊野鴨的叫聲，以及從林裏發出的混雜隱約的聲音，在晚間樹林裏常有這種神祕的聲音浮出在空氣中的。至後在他背後聽得匆促走近來的步聲，還有衣裳綽索的響聲，他不回頭去看，猜得是茜娜來了。他在一種熱望欲狂的境界裏他想到時機的急迫而發起抖來。茜娜立在他的旁邊喘着氣。尤里由於他的大膽而興奮着，用他的壯臂摟着她，抱她到下面的草坡去，他幾乎要跌交，同時她喃喃地說：「我們會跌倒的！」雖覺得羞赧，可是極感快樂的。

當尤里把她緊貼着他的時候，容易使他看出，她是有婦人的勻整，和一個少女的苗條的身體。

在樹林的下面是陰暗的，在這兒他把這女郎放下，他坐在她的旁邊，因為地是斜坡的，所以他倆近乎並躺着。在模糊的光中，尤里的嘴唇，在一種熱情的追求下，粘貼着她的嘴唇。她不掙扎，只是強硬地顫抖着。「你愛我嗎？」她氣接不上地說。她的聲音同一種從林間發出的神祕之聲一樣。尤里於是驚異地問他自己：

「我在幹嗎呀？」這個思想，影響於他狂熱的腦海，如同一塊冰。頓時一切都好像灰色而空虛得像嚴冬的一日，無力量

也無生命。她的眼皮半閉着。帶一種詢問的神情轉問於他。她突然看見他的臉，爲羞恥所壓倒，從他的擁抱裏縮將出來，尤里是困於無數的矛盾心意中。他覺得現在停止，會是可笑的。用一種無力做作的態度再開始去擁抱她，她同樣無力做作地拒絕他。在尤里看這情形是極端的不合理，他放下她，她是氣喘得像一隻受迫的野獸。兩個人心中都負有一種痛苦，而雙方都沉默着，他忽然說：『饒恕我……我一定是狂了。』

她呼吸得愈急切起來，他覺得他這說話是不對的，一定是傷了她的心。不由己地喃喃說出許多求饒的話，他承認這全非出於真心，現今他唯一的希望是離開她，因爲這情形已成爲難受的了。這個思想她一定也理會得，因爲她說：『我當……去了。』

他們兩下不看地站了起來，尤里無力地擁抱她，竭力想重振一下他前時的熱情。那時在她的心上，起了一種母親似的感覺。她似乎覺得要比他強健，就更緊地靠近他，望他的眼睛，慈祥安慰地微笑着。『再會！明天你來看我！』她這樣說時，用一種使尤里陶醉的熱情吻他。那時他差不多對她敬崇起來了。

當她去後，他好一會兒聽着她漸隱的去步聲。於是拿起帽子，拍掉樹葉和塵灰，再戴在頭上，走下山坡上旅館去。他不想再逢見茜娜，故折了一個大彎。『哦！』當他走下山坡時想：『我必要使這樣一位純潔天真的女子污辱嗎？假使我做了常人所做的事，就可完結這一切嗎？上帝祝福她！這是罪過了……我幸而不像他們那樣惡劣。怎樣地兇猛……全是立刻間……一句話都不說……像隻野獸！』想起剛才以前使他快樂熱情的一切很有點快快不樂。私自覺得羞恥和不滿足，就是他手足也好像無意識，在他頭上的帽子，也似乎是一個呆人的帽子一樣。『總而言之，我真能生活下去嗎？』他痛苦地自問着。

第三十八章

在山上旅館的廣廊下面，有茶和麪包及檀香的氣味。一個強壯活潑的修道士，提着一把大茶壺匆匆走來。尤里喊道：「師父！」尤里這樣喊，他覺得有點慌張。

「請問幹嗎？」這修道士很有禮地問。

「這兒不是有一羣從鎮上來的遊人嗎？」

「是的，在七號房裏。」修道士立刻回答，好像他已預備着回答這樣一句問的。「請從這條路去，在陽臺上。」

尤里開門來，這寬大的房間迷漫着煙草的濃霧。近陽臺處光線較好，可聽到加乎話聲與笑聲之上的酒壺酒杯的聲響。

「人生是一種不能藥救的病。」說這話的是西吃羅夫。

「那你是一個不能藥救的呆子！」伊分納夫大聲回答。「你不能不用你常用的腐儒之談麼？」

尤里走進房去，他們給他一陣熱烈的歡迎。西吃羅夫跳起來，幾乎把桌布帶下來，他捉起尤里的手，滔滔地說：「你來得真好，我這樣高興得了不得！你真是講交情！我多麼感謝你！」

尤里坐在沙寧和彼德之間，他開始掃視着周圍。陽臺上有兩盞油燈和一盞提燈，燈光以外似乎一重黑漆的難通過的牆垣。可是尤里仍能看到天上的青光，山的黑像，最近的樹梢，和遠在山下閃爍的河面。燈蛾和甲蟲從樹林裏飛向燈來，振翅圍撲春燈，落在桌上，漫漫地躺下燥死了。尤里一面悲憐這小蟲的命運，一面自己想：「我們也像這燈蛾，向火燄衝去，繞着燦爛的理想撲，最後不過是可憐地死就罷了。我們意想這理想，是世界的意志的表露，其實這不是別的，祇是我們腦中焦灼的火燄。」

「現在來喝完這酒吧！」沙寧說，一面親善地把酒瓶傳給尤里。

「謝謝。」尤里沮喪地回答，他立刻想到吃酒是最好的事情了，簡直我們可做的，也唯有這件事。他們於是都喝着，撞着杯。在尤里知道啤酒喝起來是可怕的。這又是凶又苦像毒物似的。他吃一點菜，但這也有點不適口的滋味，他不能下嚥。不！他想：「死或到西伯利亞去多不要緊，我一定要離去這市鎮了！可是我到那兒去呢？各處沒有兩樣，一個人總不能脫離自己的。當一個人一旦把他自己放在人生之上，那人生無論怎樣去度過都不能滿足他，無論他是生活在有如此地的一個洞裏，或者在聖彼得堡。」

「照我想，」西吃羅夫叫着，「個人，是全無意義。」

尤里望着發言者的笨臉蛋，那臉上的倦眼藏在眼鏡後面，他想，像那樣就叫做一個人，那真是全無意義的。

「個人是一個零。只有出自民衆而要離去民衆，又不反對民衆的，像中產階級的英雄——只有這種人纔有真實的力量。」

「請問，這樣的力量存在那裏？」伊分納夫挑撥地問。「是反對現在的政府麼？或許是的。但是爲他們個人的利益而競爭，羣衆怎能對付他們呢？」

「哦！你原來這樣講！你是一個超等人物，需要一種特殊的歡樂來適合你。但是我們是羣衆的人，我們的爲民衆謀幸福，做自己的幸福。能使這個理想成功，樂就在其中了！」

「可是要是這理想是騙人的呢？」

「那沒有什麼要緊。事情是在乎信仰！」西吃羅夫搖搖頭固執地說的。

「呸！」伊分納夫口吻慢地說，「每個人都把自己的事業作爲世界上最重要最不可少的。就是一個女衣匠也作同樣的想。你總知道這一點，但你顯然忘記了；因此在朋友的地位上，我不能不請你關心這事情。」

尤里用了不自主的憎恨，注視着伊分納夫的汗臉，和那暗淡的眼睛。

「那麼，照你意見，幸福當從何而得的呢？」他侮蔑地捲起嘴唇問。

「喂，一定不在那終日呻吟，也不在窮底的追問，「我剛才打了個噴嚏，那是正應做的事麼？這對人不會有損害嗎？打一下噴嚏，是我實行我的命運麼？」」

尤里能看出發言者的冷眼裏的厭惡。想到伊分納夫自鳴在知識上比高過他，向他發笑，這非常忿怒了他。

「我們早晚會明白的。」他想。

「那不是一個判斷。」他反斥着，盡力使他的臉露出侮慢，以示他不願再辯的神氣。

「你要判斷麼？假使我希望又能夠做一件事情，我便做了。這便是我的判斷！」

「不愧是一個好判斷！」西吃羅夫不在乎地說，尤里只聳聳肩，不作答。有一時他們全都默着喝酒。停一會兒後，尤里轉臉對沙寧解釋他關於「至善」的意見。他想使伊分納夫聽他的所說，雖然他不關心他。西吃羅夫恭聽着，伊分納夫以背對着尤里，用一句諷語接受每句新的耳聞：「我們早都聽見過了！」

最後沙寧疎懶地攔着他說：「哦！不要再這樣說了。你不覺得引人討厭麼？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意見，是不是？」

他漸漸地點起一支紙煙，走出院落去，他那很混熟的身體，從這恬靜青碧的夜，得着一種愉快。樹林後面的月上升上來，像個金球地瀉出柔軟，新異的光在這黑暗的世界。有蘋果和梅子香氣的果園背後，別有一個白色牆面的旅館可以遼觀一個光明的窗，彷彿穿過葉障窺視着沙寧。突然聽見一種裸足踏過草地的聲音，沙寧看見一個小孩的形象，從模糊中走出來。「你做什麼？」他問。

「我要去見教師茜娜小姐。」這裸足的孩子舉聲清亮地回答。

「做什麼？」

在沙寧聽見這名字，立刻記起茜娜赤掉掉地在陽光下，站在河邊的幻影。

「我帶一封信要給她。」小孩說。

「哦哈！她不在這兒，她一定在別的旅館裏。你可到那兒去尋。」

小孩裸足去了，像一種小動物，不久就不見了，好像是躲進了樹叢。

沙寧緩隨在他後面，盡量呼吸這園的柔和甜蜜的空氣。他走近別家旅館。他站在窗下，從窗門射出的光，充分地落在他的穩定深思的面上，也照耀着垂在樹上的大梨子。沙寧跣足摘下一個梨子來，而適值其時，他看見近窗的茜娜。

他看見她的側影，穿着夜服。光綫在她圓潤的肩上，使肩膀光彩似緞。她在忘形地沉思，好像她感到快樂，而又覺得羞恥，這從她顫動的眼皮含笑嘴唇上可以看出。沙寧看來，這是個成熟的少女，預備演一個長久的狂吻時，所顯出醉人心魄的微笑。他站在原地方注視着。

她追想着剛才所發生的事，她嘗試到這雖快樂，可是也引她羞恥。「天呀！我真這樣恬不知恥麼？」於是她一百次而幸福地，喚起她最初睡在尤里手上的無上的快樂。「我的愛人！我的愛人！」她小聲呼着，沙寧又看見她的眼皮在顫動，和她的嘴唇在微笑。後來的情景，狂瀾在情慾中的苦痛，她不寧去想。本能地自覺到，這事情的追憶，祇是揭破以前的歡樂了。門上有人敲門的聲響；「誰？」茜娜仰望地問。沙寧清楚地看到她柔白的項頸。「你有一封信在這兒。」那小孩在門外喊着。

茜娜站起開了門。齊膝泥污的小孩走進去，從頭上脫下他的帽來，他說：「一位小姐差我來的。」

「茜娜，」多布番這樣寫着。「你若能夠的話，今晚請回鎮來。學校視察員已經到了，明晨要到我們校裏來。如果你不在校中，會是不上看的。」

「有什麼事？」茜娜的老姑母問。

「有人寄給我一封信。學校視察員到了，」茜娜快快地回答。

那小孩用這隻足擦着那隻足。他說：「她希望我告訴你，你一定要回去。」

「你去麼？」姑母問。

「我怎樣能去呢？一個人，又是在夜裏。」

「月亮已升上了，」這小孩說。「外面是很明亮的。」

「我必須去了，」茜娜猶豫着說。

「是，是，去吧，我的孩子。否則或許要發生麻煩的。」

「好，那麼我就去吧，」茜娜說，她堅決地點着她的頭。她急急地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向她的姑母告辭：「再會，姑母。」

「再會，我的孩子。上帝保佑你。」

茜娜向那小孩道：「你同我一起走麼？」這孩子現出忸怩和慌亂，再互擦着他的雙足，吞吐地說：「我是來找母親的，她在這兒替修道士們洗衣服的。」

「但是我怎樣可以一個人走呢？」

「好！我同你去吧，」小孩強而有力地回答。

他們走出這深黑的芬芳的夜色裏。「好，多舒服的香氣呀！」她喊着，立刻又發出一聲驚恐的叫喊，因為她在黑暗中撞着一個人。

「是我，」沙寧笑着說。

茜娜伸出她顫抖的手。

「天黑得看不見人了，」他表示抱歉地說。

「你到那兒去呀？」

「回鎮上去。她們遣人來叫我的。」

「怎麼，一個人去麼？」

「不，這小孩和我同去。他是我的保護者。」

「保護者哈哈！」那孩子頓着他赤着的雙足，快樂地這樣說。

「你在這兒幹麼呢？」她問。

「哦！我們大家在此地喝酒。」

「你說「我們」？」

「是——西吃羅夫，尤里，伊分納夫……」

「哦！尤里不和你們在一起麼？」茜娜面紅地問。說出了她所愛的他的名字，使她起了一陣寒顫，好像她在看一個深谷的底下。

「你爲什麼問他呀？」

「因爲——噢——我會碰到他。」她回答，面孔更紅了。

「好，再會！」

沙寧溫柔地握着她伸出來的手。

「要是你歡喜，我願意划你過河去。爲什麼你要繞路呢？」

「哦！不，請不必費心。」茜娜說，覺得非常地羞赧。

「好的，讓他划你過去吧。」那小孩勸說，「那岸上很泥濘的。」

「好吧。你去找你的母親吧。」

「你一個人走過荒野時不怕麼？」小孩問。

「一直陪她走到鎮上。」沙寧說。

「可是你的朋友們將要說什麼呢？」

「哦，那沒有關係。他們都要到明天才走呢。況且他們也這樣也叫我討厭够了。」

「好，這是你的好意，我曉得。小孩，你可以去了。」

「夜安，小姐。」小孩說，一面他默默地走了。只有茜娜和沙寧兩個前去。「抓住我的手臂，」沙寧說，「否則你將跌倒。」

的。」茜娜將她的手臂挽住他的手臂，當她接觸到他的如鋼鐵般堅硬的筋肉時覺得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他們在這樣黑暗中穿過樹林向河走去。在樹林中是漆黑的，好像一切樹木都已消溶在一陣暖和而不通的重霧裏。茜娜說：「哦！是多麼暗呀！」

「不要緊。」沙寧湊近她的耳邊低聲說。他的聲音在微微地顫動。「我最歡喜夜間的樹林。在這時人便都脫去他每天所戴假面具而變成較勇敢，較神祕，較有趣了。」

在他們足下的沙土很滑，茜娜覺得自己很容易跌倒在這樣的黑夜裏，和一個她常被誘惑的男性像這樣接觸着肉體，使她很是興奮。她的臉上發紅，她的柔軟的手臂的溫熱同沙寧的在交流着，她的笑聲是勉強的，但是不停的。

山腳下比較明亮了。月光洒在河面上，一陣涼風吹來拂過他們。樹林已神祕地退藏在朦朧裏，好像已將他們交結這河流了。茜娜問：「你的船在那兒？」

「船在那邊。」沙寧回答。

船停在河邊，和光滑的河面分別得很清。當沙寧放好船槳的時候，茜娜伸出兩手駕穩她的身體上了船尾。頓時月光和水裏燦爛的反光給她的模樣以一種異彩。將船推離了岸，沙寧就跳進船中，船底滑過沙土，發出一種磨擦的響聲，分開河水。船浮到月光裏，留着許多寬闊的水紋在船後。「讓我來划，」茜娜忽然覺得有一種異常強大的力量說。「我歡喜來划。」

「很好，那麼你坐到這兒來，」沙寧說，他站在船中。她那柔軟的身體又在他身邊輕輕地擦過；她碰到他伸給她的手指時，他能夠向下看見她好看的胸口……

他們這樣浮下河面。月光照着她灰色的面龐和烏黑的眉毛，閃光的眼睛上，給她的純白的裝束生出一種采來。想來好像他們已走進了仙境，遠離一切的人們，在人類的法律和因果的範圍以外了。茜娜叫着：「好一個可愛的夜呀！」

「這還不可愛嗎？」沙寧低聲地回答。

忽然，她狂笑起來，不能制住衝動地說：「不曉得爲什麼，我覺得好像我要把我的帽子拋到水裏去，散下我的頭髮來。」

「那就這樣做好了，不管怎樣吧，」沙寧喃喃地說。但是她覺得不安起來，沉默着。

給這樣黑暗而沉靜無涯的夜所感應，她的思想又回到她剛才的一番經驗。她想沙寧一定知道的，這個思想使她更快樂。不自覺地，她很想令他曉得，她不是常常像這樣文雅而規矩的，在她拋掉這副假面具的時候，她也會變成一個很不同的人。這個神祕的希望，使她面紅而高傲起來。於是她猶豫地問：「你認識尤里已很久了麼？」

「不，」沙寧回答。「你爲什麼問？」

「哦！我不過問罷了，他是一個聰明人，你會這樣想否？」她的像小孩子的柔和的語氣，好像她想向一位可以撫摩或諷責她的老年人處要些什麼。

沙寧對她微笑着，一面說道：「是——是呀！」

由他的聲音裏，茜娜曉得他在微笑，因此他又面紅起來。她顫抖着嘴唇道：「不——但是他的確是……喂，他好像是十分不幸。」

「大概是的。他的確是不幸，你替他悲傷嗎？」

「當然我是替他難過的。」茜娜假裝着天真地說。

「這確是自然的。」沙寧說，「但是你所說的「不幸」和本來的意義有些不同。你以爲一個精神上有痛苦，並時常分析他自己的心境和行爲的人，不是一個可憐的不幸的人，而是一個有特異的個性和能力的人。像這樣終日在分析着自己，於你看來是比別人一個好的特性，他們自己以爲要比別人好得多，不止值得受到人家的憐憫，而且還值得享受愛情和尊敬。」

「喂，要不是那樣的人，又是怎樣的人呢？」茜娜坦白地問。她以前從來沒有和沙寧談過這樣多的話。她聽見別人說，他是一個獨有見地的人。她現在能够碰到這樣特異而有趣的人，很適意的覺到擾亂。

沙寧笑起來，他道：「有一時期，人是過着一種動物的簡單生活，對於他的舉動和思想他自己一概不負責任的。隨後是

過的有意識的生活，在這開始時代的時候，人們往往過於重視他自己的情感和需要及慾望。尤里就是站在這個立場上。他是馬喜肯族的最後一人，人類進化上消滅已好久的一個時代的最後的代表。他已吸到了那個時代的一切精華，然而已毒傷了他的魂靈了。他並不真實地過着生活；他的每一個動作和思想，他必得先問着。「我做對嗎？」「我做錯了嗎？」像他這樣的情形，幾乎是個笑話。加了政黨，他不能夠決定和別人同道，是不是品格高貴的，但倘使他退出了政黨，他又疑惑着是。否是卑賤的了。這樣的人是很多的。假使尤里是個例外的話，那這只是因為他的智識較高罷了。」

「我不很明白你，」茜娜柔和地說，「你說到尤里，好像他自己不是現在的人而是不同的別一個人，那是他自己的錯。假使生活不能滿足一個人，則那個人已超於生活之上了。」

「人是不能超於生活的，」沙寧回答，「因為他自己只是生活的一部。他或許是不滿意的，但這樣不滿意的原因，實在乎他自己。他不是無能，就是不無勇，從生命的寶庫裏，盡量滿足他的實際的需要。有些人在牢獄裏度着他們的生活。這些人是不敢由這裏面逃出來的，像一隻籠中的鳥，給牠自由時牠還不敢飛出去了……人的身軀和精神，造成了一個完全和諧的整體，只會被可怕的死擾亂。但是用我們自己的人生概觀去，擾動這樣的和諧的，全是由我們自己。我們以為牠是獸性的肉慾；我們覺得可羞，我們已用卑鄙的形式和束縛，把牠們掩飾了。生來就是怯弱的，是不留心這事的，像是把鏈鎖着了一生；被一種欺人的人生觀所摧毀的人，則都是真正的殉難者。被禁錮在內的力量，是要求一個出路的；肉體是要追求快樂的，然而牠若自己無能，便只有忍受這痛苦。他們生命是一個永遠不和諧，和永遠無定的生命。他們抓着可以助他們，走向更新的道路去的學說；到了最後，他們成爲這樣可悲，怕去生活，怕去感覺了。」

「是，是，」是茜娜的強力地贊同。許多新的思想已輸入她的心頭。當她用發光的眼睛向四面看時，夜的美妙，月光裏朦朧的樹林，和那恬靜的河流的美麗，好像都貫穿她的全身了。她又被強大的力量和熱望所佔據着而感到快樂了。

「我常做着黃金時代的夢，」沙寧繼續說，「那時人類和他的幸福之間，將絲毫沒有障礙了，那時他能够不恐怕而自由，沉溺他自己在一切可能得到的快樂中。」

「但是他怎能那樣呢？重返到野蠻的時代嗎？」茜娜問。

「不是。人類和動物一樣，在一起生活的時代是野蠻的時代，至於我們自己的時代，是為肉體被靈魂所控制，那是受着束縛的。」

「但是戀愛怎樣呢？它不給我們一些束縛嗎？」茜娜快快地問。

「沒有束縛的。假使戀愛給我們以苦痛的束縛，那是因為妒忌的緣故。而妒忌是奴性的結果。無論怎樣的，奴性都會引起損害。人們應當大膽而不拘束，快樂地去享受戀愛所能給予他們的一切。假使真能這般，戀愛的形式將無限地，更豐富而更多變化，也更受機會的影響了。」

「我現在一點也不怕了。」茜娜的驕傲的回思。她忽然望着沙寧，覺得似乎這是她第一次看見他。那邊他對着她坐在船梢，是一個美麗的男人；烏黑的眼睛，廣闊的肩膀，似很有神采。「多美麗的一個男子啊！」她想。橫在她面前的是一個整個不可思議的氣力和感情的世界。她將闖進這個世界嗎？她微笑她自己現在的好奇，周身都在顫抖。沙寧一定已猜到有什麼思想經過她的心頭。他的呼吸急促起來，幾乎是喘着。

船經過河流的一段狹窄的地方，船槳纏入下垂的樹葉內而從茜娜的手中滑去了。

「這裏多狹呀，我不能划上去了，」她溫和地說；聲音柔婉而諧和，像潺湲的流水一般。

沙寧站起來，走向她。她驚駭地問：「來做什麼？」

「沒什麼，我只是要……」

茜娜也站起來，想走到舵邊去。

船這樣猛烈地簸蕩，使她幾乎不能支住平衡了；不由自主地，她攀住沙寧倒在他的臂彎裏去了。那時幾乎是不自覺地，而且永未想到地，她溫柔地延長他倆的假傍。由這接觸她感到這樣，血立刻燃燒起來，她感到他的熱情，也順從地附和着她。

「哦！」沙寧驚奇快樂地喊出。「哦！」

他狂烈地摟抱着她，壓得她向後仰，她的帽落掉了。

船動蕩得更劇烈起來，有瞧不見的水浪打擊河岸。「你幹嗎呀？」她聲音低弱地叫。「放下我吧！因為老天的緣故……你幹嗎呀……」她掙扎着想要脫出這雙堅強如鐵的手臂，但沙寧更緊地壓在她堅實的胸膛，直到他倆並在一起的軀體間沒有一點縫隙。

黑暗圍着他們，還有蘆葦和濕流的香氣，時冷時熱的氣氛，深沉的寂寞，也散布在他們的周圍。忽然莫明其妙地，她失了所有的意志和思考的能力了；她的肢體軟酥，她已被對方的意志征服了。

第三十九章

她終於清醒過來，她看見黑色水中月亮的明形，和兩眼炯炯的俯向她的沙寧的臉。她感到他的雙臂緊圍着她，一支槳擦着她的膝頭。隨即她在沙寧的懷裏，悠然開始哭泣起來。她的淚因為那不可挽救的東西而流着，為她自己的懼怕與可憐，對沙寧的愛，這使她流淚了。沙寧抱起她來，放在膝上。她柔婉地順從得像一個懷愁的小孩。若在夢中地，她聽得他溫柔地用一種深情，感激的聲音安慰她。

「我要投水而死。」這思想像是給一位第三者的嚴厲問話的回答，「你做了什麼事，你現在想要怎樣？」

「現在我怎麼好呢？」她大聲地問。

「我們商量了再說。」沙寧回答。她想溜下他的膝頭，但是他緊緊地抱住她，她只能仍坐在那兒，她想既不覺得惱恨他，也不覺得鄙視他，這真是奇怪的。

「現在隨便發生什麼事情都沒有關係了，」她對自己說，但是有一種神祕的自然的、好奇的激動，引她去猜想，這個壯健的男子，是一個生客，可又是這樣親密的一位朋友，將怎樣去應付他。

一會兒以後，他拿起槳，她斜倚在他身邊，她的眼睛半合着，每次他在划搖的手近着她的胸口來時，她就顫抖。當這船擦地一聲靠住岸時，茜娜便睜開眼來。她看見田野，水，白霧，和像一個鬼魂一樣正要逃避黎明的月亮。現在已天亮了，涼風陣陣的吹來。

「我要和你一同去嗎？」沙寧溫柔地問。

「不，我還一個人吧，」她回答。

沙寧把她抱出船來，他覺得很高興這樣做，因為他覺得愛她，而且感激她。當親熱地擁抱了她之後，他就將她放在岸上。

她的身體動搖地站着。

「哦！你這美人！」沙寧說，聲音裏充滿着情熱和溫存。

她不自主地做笑起來。沙寧握起她的手，拉她向自己來，「吻我！」

「這沒有關係了，現在一切都不要緊了。」她想，一面他在他的嘴唇上，就給他一個長而狂熱的親吻。

「再會吧。」她低聲說，幾乎聽不出她說的是什麼。

「不要惱恨我吧，我的寶貝。」沙寧哀懇說。

她跨過閘，蹣跚地向前走。被她的衣服絆跌着。沙寧用憂愁的眼睛看着她。他想她將受到許多不必要的痛苦，他很難過，因為他預料她將不能把牠棄在旁邊。慢慢地，她的身體走向前去，逢着了朝光，不久便消滅在白霧裏了。當他看不見她的時候，沙寧跳進船裏，略略打了幾槳，把水激起成了泡沫。在中流時，濃霧在他四周包圍住，沙寧放下船槳，直立在船中，發出一聲嘹亮的快樂的呼聲。樹林和煙霧好像生物一般，回應着他的聲音。

第四十章

茜娜好像受了打擊了，她立刻就睡着了。但是不久就醒來，覺得很不舒服，並且僵冷得像個死屍一樣。她時刻覺得痛苦，一點時刻記着已過去的事情。她察看着房間中每一種東西，似乎要發現從昨日以來有了什麼變更沒有。然而爲陽光所照及壁角裏，神像用友誼的態度俯視着她。窗子，地板，傢具，都沒有變更，那邊牀上的枕頭上的是睡着多布番的美麗的頭，她依舊好睡。一切都和平時一樣；只是隨意拋在椅上的縐衣服，它告訴着它的原故來，醒來時她臉孔上的紅暈，立刻給一種灰白色所覆住了。她的黑眉毛，襯得它更濃了。她疲倦地回想她幾小時前的一切。她看見她自己，當太陽出來的時候，她走過靜悄的街道。一切窗戶好像都在注視她，她所逢着的幾個行人，也都回頭來望着她。她給她的長裙牽絆着蹣跚地走着。她提着一個綠色絨布的袋，很像一個犯人那樣彳亍地回家來。這過去的一夜，對於她真好像是瘋狂的一夜。一件奇異的事情昨晚發生了，但是她卻不曉得是怎麼發生的，爲什麼發生的，拋棄了一切的羞恥，忘了自己已經愛過一個男子。

她覺得心頭有些疲乏，於是悄悄地起來穿衣，深恐多布番會醒來。後來她坐在窗邊，凝視着園裏黃綠樹葉，心頭小鹿亂撞。許多思緒在她的腦中迴旋，混雜而紛亂像被風吹的煙霧一樣。多布番忽然醒來了。她叫着：「什麼？起來了嗎？多奇怪呀！」茜娜清早回來的時候，她的朋友在睡態朦朧地問過：「你怎會這個樣子？」隨又睡去了。現在她看到事情有點不對，她赤着足，披起睡衣很快的走到茜娜的身邊。

「什麼？你病了嗎？」她像姊姊般親熱地問。

茜娜好像被打了一下地瑟縮了一下，但是她那玫瑰色的唇上含着微笑，用一種勉強的快樂聲音回答道：「哦！親愛的，並沒有什麼！不過，因爲我昨晚整夜沒有睡着。」

這第一次的撒謊，改變了她一切的坦白，尊貴的處女風態成爲過去了。現在她是虛偽而污濁的了。多布番穿衣時，茜

娜時時偷看她。在她看來，她的朋友好像光明而純潔的，而她自己呢，似乎惹厭得像一隻打死的爬蟲。這個印象是這樣地有力，就是連多布番所佔着的地方也顯得是一片光明，而她自己的所在角上卻陰沉得非常可怕。茜娜記起她會常常以爲自己要比她的朋友更潔淨更美麗，而如今這個更變叫她異常的痛苦了。

不過這一切都深藏在她的心裏，外面她還是鎮定的，真的，幾乎還是快樂的。她穿上一件頗好看的青黑色的衣服，戴上她的帽子和遮陽，用她的平日的快樂態度走到學校裏去，直到中午才回家來。在街上她碰見莉黛，她倆站在太陽光下，華麗而年輕又美麗，她們含着微笑在談瑣事。莉黛對於茜娜似乎有些仇視，她覺得她是只有幸福而無愁慮，而同時茜娜妒忌莉黛的自由和快樂。她倆各自以爲自己是暴虐的犧牲。「我一定比她好。爲什麼她得這樣幸福，而我必須受苦呢？」這個思想佔滿在她倆的心上。

中飯以後，茜娜拿了一本書坐近窗口，無心緒地凝視着這花園。牠還留着幾許殘夏的景色，但是牠動情之處已經過去了，現在她的心境是麻木的淡淡的。

「哦！唔，現在我是一切都完了，我不如死吧！」她接連地說。沙寧未曾看見她，她先看見沙寧了。身長而鎮定，他穿過花園，推開樹枝。茜娜躺在椅上，將書壓在她的心頭，睜大了眼睛看他慢慢地走近窗前來。「早安！」他伸出他的手來說。她還未從驚愕中恢復過來時，他又用一種溫柔而親愛的聲音重複說：「祝你早安。」

茜娜覺得全無氣力了。只是喃喃道：「早安。」

沙寧倚上窗檻說：「到花園裏來走一下，我有話對你講。」

茜娜站起，一種奇異的力量奪了她的意志，她身體擺動着。

「我在那邊等你，」沙寧說。

她只點點頭。

當他走回花園去，茜娜不敢看他。有幾秒鐘她立着不動，兩手握緊着。突然走出去，提起她的衣服，爲了好走得輕快一點。陽

光撫弄着鮮明的秋葉，花園好像沉浸在金色的霧裏一樣。當茜娜快步走向沙寧去時，他在某種距離中站着。他的微笑使她混亂了。他握住她的手，坐在一棵樹幹上，溫柔地拉她坐在膝頭上。

他開始說：『我不能說，我該不該走到這兒來看你，因為你會這樣想，我已非常惡劣地對你非常不好了。但是我卻不能不來。我要向你解釋一下，這樣才可使你不至於十分厭恨我而埋怨我。總之……我能够不那樣做嗎？我怎樣能够壓制得住呢？有一個時期，我覺得我們間最後的障礙也已消失了；而且還覺得，倘若我錯過這樣千載難逢的這個機會，我將再也不會得到了。你是這樣美麗，而又年輕……』

茜娜緘默着，柔軟的半爲她的頭髮所覆住的耳朵，變成玫瑰色，她那細長的眼毛抖動着。

『現在你是可憐了，昨日是多美麗呀！』他說。『悲哀的所以存在全爲人們驕傲他自己的幸福。假使我們生活的方法不同，則昨晚的事情將長留在我們的記憶中成爲人生的最美麗而最貴重的一個經驗。』

『假使是……』她無意識地說。接着忽又微笑起來。她自己也覺得有些奇怪這微笑，好像日出時烏雀的歌唱，蘆葦的低語，但是這樣的愉快僅不過一剎那。忽然她看見她整個的生命在她面前，是一種可羞並可痛的已毀的生命，這個景象是這樣可怕，引起她的愁恨。

『走開離開我！』她厲聲地說。咬牙切齒。面上露出兇橫的神情，一面她站起來。

沙寧憐憫着她。有時他想走上前去說他想娶她，保護她，可是好像有一種東西在阻住他，他覺得這樣的補救是太卑污了。他想：『哦！好，人生一定要正確地走上它的前程的。』

『我曉得你愛尤里，』他開始說，『或許就因爲這而使你痛苦吧。』

『我沒有和誰戀愛，』茜娜喃喃地說，抽搐地握着自己的雙手。

『請不要怨恨我吧，』沙寧哀懇道：『你還和以前一樣的美麗，你昨晚給我的樂快，你也可以給你所愛的他——更大而又更多些。我從我至誠地，希望你享受可能的快樂。我將永遠想像你同我昨夜看見你的你一樣。再會吧……再，假使有時』

你需我，請你給信我。只要我能够……我可以爲你犧牲我的生命。」

茜娜看着他，沉默着，爲奇異的憐憫所擾亂。「這或許會都不要緊的，誰知道？」她想只一會兒，事情她就好像不十分可怕了。他們互相對視着，明白他倆心上都有一個祕密。那是永遠無人會發覺的。並且這祕密的回憶，將是永遠是愉悅的。「好，再會吧！」茜娜柔婉地說。

沙寧快樂得興緻濃厚起來了。她伸出手來，他們相吻着，樸實而親愛，像是兄妹。

茜娜陪沙寧走到園門，然後傷心地望着他離去。她回進花園，躺在芬芳的草上。閉起眼睛，冥想這一切會發生的事情，躊躇着應否告訴尤里。「不！不！我不要再想起這件事情了。有些事情忘去了是最好。」

第四十一章

第二天早晨，尤里覺得不舒適，起來得很遲，他頭痛，嘴裏有一種惡劣的味道。起初他只能回想起叫喊聲，酒杯叮噠聲，和黎明時微弱的燈光。接着他又憶起西吃羅夫和彼德跌跌衝衝語着地走回去，當他和伊分納夫站在露臺上談話。他們沒有看見燦爛而藍色的晨天，他們也看不清草地和田野，和那橫在下面發光的河流。

他們仍舊在辯論。伊分納夫得意地向尤里證明：像他這樣的人是沒有價值的，因為他們不敢從人生取出人生所供獻給他們的東西的緣故。他們還不如死了，或者被忘卻了好些。他用了惡意而快活的態度，引了彼德的話道：「我一定永不叫這樣的人爲人。」他發狂地大笑，自己想這句話已毀污了尤里了。可是說也奇怪，尤里並不爲此着惱。只說伊分納夫說他的生命乃不幸的罷了。他說那是因爲他較爲聰明，較易感動的緣故；他以爲他們還是離開這世界的好。後來他又幾乎哭泣起來，他非常憂鬱。他現在慚愧地想起幾乎要把他和茜娜那戀愛的故事告訴伊分納夫了。幾乎要把那位純潔可愛的女子的名譽，拋在這位兇暴的酒鬼腳邊了。最後伊分納夫咆哮着，走出院子。這時候尤里看這房子像是陰慘的寂寞的。

煙霧在一切事物之上朦朧着；只有桌布，和放在那上面的紅蘿葡的綠皮，空的啤酒杯，紙煙頭，當他坐在那裏縮一團時，全都跳舞在他的眼前。後來他記起伊分納夫回來了，和他同來的還有沙寧，沙寧好像很是快樂，愛說話，而並不醉。他用一種兩樣的神氣，一半友愛而一半侮弄的，看着尤里。那時他的思想回到和茜娜在那樹林裏的情形。「若使我乘了她的弱點而占了便宜，我將卑污我自己了。」他向自己說。「但是我現在應當怎樣呢？佔了她，再把她拋棄嗎？不，我永不能做那樣的事；我的心太好了，那究竟怎樣呢？和她結婚嗎？」

結婚這個字，對於尤里覺得太庸俗了。像他那樣複雜脾氣的人，能有一個庸俗的結婚觀念嗎？這不可能的。「但是我又愛她的。」他想，「爲什麼我推開了她，自己走了呢？爲什麼我要丟掉我自己的幸福呢？這是奇怪的！也是荒謬的！」

回到家裏，因為想使他的思想清靜一下，坐在桌邊，讀起他新近所寫的俊語：『在這個世界裏，無善亦無惡。』

『有人說：自然的就是善的，人依着他的欲望是對的。』

『但這是錯的，因為一切都是自然的。在黑暗和空虛裏不會產生出什麼；一切都由這同一的根原而來。』

『又有一些人說：一切由上帝所賜與的就都是善的。但是那也是錯誤的，因為假使有上帝，那末一切事物，都是從他來的，就是毀謗他的話也是從他來的了。』

『更有人說：替別人謀幸福，就是善。』

『那怎麼能夠呢？對於一個人是善的，但對於另一個人便是惡了啊。』

『奴隸要自由，他的主人則要他長是奴隸。富人要保守他的財富，貧人則要破壞他的財富；受壓迫的想自由，勝利的都仍想維持勝利，無愛的人想人愛，活着的人想不死。人想滅絕野獸，野獸想滅絕人。根本就是如此，而且將永遠如此；任何人都不能有一種特別的權利，去取得只對於他是善的善。』

『世人常說憎不如愛。那也是錯誤的，因為若是有賞的，那自然是愛人而不自私的較好；但若是沒有，自然是在世上謀他自己一人的幸福較好了。』

尤里讀着自己這些所寫的，覺得是有驚人的精深的。『一切都這樣真實』他向自己說他的悲傷裏稍含點得意他去向窗去，向外看花園，那兒小徑上已滿佈着黃葉。各處都現着死色——都是靠着光與熱而生活的將死的樹葉和昆蟲。尤里不明白這種靜定。殘夏的景象充滿了他的靈魂以不可言語的怒。

『已經是秋天了；接着就是冬，雪。於是又春夏，秋！這永遠是沒頭沒尾單調的！在這個時間我做什麼呢？只是和我現在所做的——一樣罷了。到頭我將做個傻子，什麼事情都不關。於是老而死。』

時常這樣使他的思想煩惱着。現在衝進他的腦海，他覺得人生已在他身邊走過了；總之，並無能例外生存的東西的；就是一位英雄，也充滿着厭倦和悲哀，末後是充滿灰暗。『成功！勝利！』尤里痛苦地互扭着雙手。『放一道光，然後消滅，沒有恐

懼，沒有痛苦，死了，那才是唯一真實的生命！」

他心裏發現出許多種的功業，一種勝過於一種，而每種都好像微笑的死人頭。尤里閉起眼睛，能夠清爽地看見一個灰色的聖彼得堡的早晨，潮濕的磚牆，和一具絞人架的形影在灰色的天空中朦朧地露出來。他想像着一支手鎗的管口壓着他的眉心；他想像能聽出 *Neschaikas* 的揮擊，在打着他的赤裸裸一無遮掩的面龐和背部。「那是早備着等一個人的！一個人是必要承受的，」他喊。

英雄事業消逝了，爲這種種，他自己的絕望像一個假面具在向他狞笑。他覺得他一切勝利與有爲的夢，都不過是小孩似的幻想。

「爲什麼我來犧牲我自己的生命，和屈服含垢忍辱和死亡，因爲想使在勞工階級卅二世紀，不愁沒有吃，不愁沒有家室呢？鬼抓着一切工人，一切非工人都毀滅吧！」

「希望有人會用鎗殺我，」他想。「從我後給我一鎗，一下子就打死我，我可不覺得什麼的。這全是妄誤啦？爲什麼一定要別人來打死我而不來自打自呢？我真這樣的不用嗎？我鼓不起勇氣完結這不幸的生命嗎？早晚一個人總得死，所以……」

走近藏手鎗的抽屜，他偷偷地拿出它。「我試試看怎樣？實在不是因爲我……只是遊戲罷了！」他把手鎗放在衣袋裏，走上通向花園的沿廊去。凋殘的黃葉，落滿在階石上，他到處都蹴着落葉，還唱着一隻悽愴的曲子。

「你唱的是什麼呀？」麗麗快樂地問，她在走過花園來。「這像你追悼青春的輓歌哩。」

「不要胡說！」尤里愾然回答；那時候，他覺得不克阻止的事物來了。像一隻將死的野獸，他不停起各處漫遊，想尋覓一個僻靜的地方。這院落只使他惱怒，於是他走下河邊，河裏漂浮着黃葉，他拿一根枯枝投到河中去。許久地他注視着水上的波動，浮在那兒的樹葉在奔波着。他回身向屋子走去，停住望着已毀敗的花壇，在那兒還留着未凋的紅花。那時他向花園裏

回來。

一株橡樹立在焦黃的葉叢中，這橡樹的葉子是蒼鬱的。那下面有一張長椅，上面一頭黃貓在那兒晒太陽。尤里輕柔地拍拍這貓的柔軟得裘似的背，同時眼中的淚欲滴。

「這是結局！這是結局！」他接連向自己說着。雖然這話好像無意思，但卻像一枝箭似的射到他的心上。

「不！不！這麼的無意思呀！我整個的生命橫在我面前。我還只二十四歲！不是這樣的。那麼究竟是怎樣呢？」

他忽然想起茜娜，而且想到經過樹林中那樣舉動之後，再逢到她時，將生的困難。但是他又怎能禁得住不去見她呢？他慚愧之至，覺得還不如去死了的好。

那隻貓拱起背脊，高興地鳴叫着，好像水沸的聲音一般。尤里留心地看着它，接着又踱起步來。

「我的生命像這樣厭倦，這樣可怕……我不能說……不，不！不能再見她，我不如去死了好！」

茜娜已永遠從他的生命上消失了。橫在他面前的只是一片冰冷，陰森，虛無和一長串的無愛，無希望的日子。

「不，我還是死了的好！」

正在這個時候，車夫腳步沉重的，提着一桶水走過去。水面浮着萎黃的葉子。女僕在門口叫尤里。有好一會兒，他不懂她在叫的是什麼。後來他明白她是在告訴他好吃午膳。於是答道：「好好，曉得了。」他驚駭地向他自己說：「午飯嗎？去吃午飯！一切都同以前一樣，還是活着，惱着，於茜娜，於我自己的生命和行爲，我將如何？我不如快點。不然，要是我去吃午飯，以後將沒有時間了。」一個奇異的思想，統制了他。渾身在猛烈地打抖。他曉得沒有事情會發生了，可是他預知他的死期將至，由於恐怖而發生耳鳴。

女僕用雙手褶起她白色的圍裙，依舊站在廊下不動，備享樂這柔和的秋風。

尤里像一個賊，偷偷地爬到橡樹背後，以避免廊上的行人看見他。忽然間他向他自己的胸口放了一鎗了。

「打歪了！」他懼死而希望仍舊活着這樣快樂地想。但是他看見上面，高觸青天的橡樹枝梢，和那驚跑的黃貓。

女僕發出尖銳的呼聲，衝進屋內去。不久尤里覺得好像自己已被一大羣人圍住了。有人灑冷水在他頭上，有一張黃葉落在他的額頭，使他非常不快。各處他都聽見有擾亂的人聲，有一個人哭了，而且叫着：「尤里，尤里！爲什麼呢？爲什麼呢？」

「那是麗麗！」尤里想，睜開他的眼睛極力掙扎並且發狂地亂叫：「請醫生去——快！」

他非常的驚怖，他覺得一切都完了——現在已不能救了。死葉貼在他的額上，愈覺愈重，差不多要擠出他的腦髓了。他伸長了頸項，很想看得清楚些，但落葉愈來愈多，到得它們覆掩了一切，於是尤里就全不知覺了。

第四十二章

不論知道尤里和不知道的，愛他的輕視他的，以及從未想到他的，都在悲哀他的死。沒有人明白他爲什麼要自殺；可是大家都以爲自己知道的，而且在他們心的最深處，都存着他的思想的一部分。自殺好像是一樁美麗的事，有眼淚，花園，和尊貴的言語。他自己的家族沒有一個人參加送殯。他的父親患着一種癱瘓病，癩癩刻刻在他的左右。呂塞夫一個人代表了他的家族，兼辦一切的葬事。這樣寂寞，旁觀者覺得非常地哀憐，這給死者以一種悲傷的權威。

許多花送來放在屍牀上，放了許多秋天的沒有香氣的美麗的花朵，在花叢中顯得尤里的面龐安靜而和平，不露衝突或困苦痕跡。

屍棺經過茜娜的門口時，她和多布番加入送殯。茜娜非常疲頹，好像拖出去受刑罰的人一樣。雖然她相信，尤里不會聽到她的無恥事件，可是她總似乎覺得，在這兩事中間有一種祕密的關係。這種不可說出的羞恥，只能由她個人擔負。她斷定她自己是一個最可憐而最可恥的人。她整夜的哭泣，於幻景中她親愛地吻着她已死的愛人。天亮時，她心裏裝滿對於尤里已無望的愛情，對於沙寧異常的憎恨。她和沙寧偶然的通姦像是一個惡夢。凡是沙寧所告訴她，而當時她相信的一切，現在卻都激怒她了。她已跌入一個深谷，無人去救她了。當沙寧走近她時，她驚恐而憎恨地望他一下，隨即旋過去。當她的寒冷的手指，觸到他誠心地問候伸出給她的手時，沙寧立刻就曉得她的思想和感覺，因此他們互相像是生客。他咬着自己的嘴唇，和在後面不多路，伊分納夫同行。沙寧說：「聽彼德說，他的聲音多勉強！」

在他們的前頭，有許多人跟在棺後，唱着輓歌。彼德拖長的聲音佈滿在空中。

「唉，不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嗎？」伊分納夫說。「一個懦弱的人，竟會那樣的忽然自殺！」

「我相信，」沙寧回答，「手鎗未放出的三秒鐘以前，他還沒有決定去自殺。他活着和他死着是一樣的。」

「哦！喂，」伊分納夫說，「無論如何，我已找到了死地方了。」這句話對於伊分納夫，是這件慘事的最後的解釋。這令他安慰了許多。

墳場上的景色秋氣更深了。樹木好像曾用暗色的金燠染過；落葉的堆裏，有幾處的草在透青。石碑和十字架在這樣沉悶的背景裏更顯得潔白。黑漆的大地就是這樣接受了尤里。

當那屍棺不見，地上成爲生死之間的障壁時，茜娜發出一聲尖銳的呼聲。她的哭聲反回過這沉寂的墓地，引起送葬人的非常悲痛。她不再留心在別人面前保守她的祕密了，他們現在已能完全猜到，以爲死令這位美麗的少女和她的愛人離開，她渴望將她的美麗與青春給他，而現在他已埋在黃土底下了。

他們將她拉走，她的哭聲慢慢消歇。墳穴立刻填滿了，一個土堆已在它的上面升起來。堆上種着幾株青翠的小杉樹。

西吃羅夫不安地說道：「我說，要請那一個演說一下；先生們，這不興，應當演說一下的。」

「請沙寧吧，」伊分納夫不懷好意地提議。西吃羅夫驚訝地望着說話的人，面上顯着一種令人莫測的神情。

「沙寧沙寧沙寧在那兒呀？」他喊着。「哦！沙寧！你高興說幾句嗎？我們不能不演說一下便走開。」

沙寧含怒答道：「那你自己演說一下好了。」他正在聽着遠處茜娜的哭聲。

「假使我能够，那我就演說了。他的確是一個非常突出……的人材，不是嗎？請說兩句吧！」

沙寧瞪視着他，幾乎忿怒地回答道：「說什麼？不過世界上少一個傻子罷了。這句刻毒的話，很明晰的傳落到這些在場的人的耳朵裏。他們都很驚奇，不能作答，只有多布番大聲叫道：『好不要臉呀！』」

「爲什麼？」沙寧聳聳肩膀問。

多布番要去喝他，用拳頭想去打他，但是被幾位女郎阻住了。送殯的人衆立刻混亂起來，隨處都可聽見激烈的反抗聲，羣衆紛紛散了，像風吹落葉一般。西吃羅夫起初跑向前面，但立刻又向後退回，呂塞夫和幾個人站在旁邊，聲勢汹汹。沙寧消失在思想裏，呆望戴着一個眼鏡的人的忿怒的面孔，再回轉走到伊分納夫身邊，他像是很不安。當他向西吃羅夫提出

沙寧名字的時候，也曾預料將有事情會發生，他卻不知道會是這樣厲害的。這使他高興，但又覺得這事的將發生可哀。他不曉得說什麼好，於是只望着遠處的許多墓碑和十字架那邊遠方的田野。

一個年輕的學生站在他身邊不遠，也在奮激地談話。伊分納夫用眼一瞥，說道：「我想你自以為你打扮得好看吧？」那學生面紅紅地回答：「你這句話一點也不好笑呀！」

「是——好笑！走開去！」

伊分納夫的雙眼含着不良的神氣，這羞慚的學生立刻跑開去了。沙寧留心看這小小的一幕，他微笑着，喊道：「都是些怎樣的呆子！」

伊分納夫立刻感到慚愧，他陡的心神不安起來。他說：「好！鬼迷着他們吧！」

「好，我們去吧！」他們走過呂塞夫的面前，當他們走向大路去時，他怒視着他們。在遠處沙寧看到有另一羣他所不認識的青年，他們站在那兒，頭髮纏在一起，像一羣羊子。西吃羅夫站在中間，說話並且還做着手勢，但他看見了沙寧又不響了。其餘的人們也都回頭來看沙寧，面上露出怒容，和帶點羞澀的好奇心。

「他們在算計你，」伊分納夫說，看見沙寧眼睛含有惡意覺得詫異。西吃羅夫閃動眼毛走近沙寧，面孔紅得像一隻龍蝦，那時他立即旋過踵去，好像他早備好着打倒最先的一個人。

西吃羅夫大概已經知道這情形，他面色青白，在相當的距離上站着不動，學生們和女郎們緊跟在他身後，好像羣羊跟在一隻有鈴繫着的羊背後一樣。「你們要怎樣呢？」沙寧平穩地問。

「我們不要什麼，」西吃羅夫慌張地回答。但是我們全體同伴，希望我顯給他們忿怒對於——」

「我很留意你們的忿怒，」沙寧切着牙迸出聲音說，「你們要我說幾句死者的話，我今已如望地說了。你們又來對我發表你們的憎恨！我很知道，你們真不差，假使你們不是呆孩子，我將對你們表示，我是沒有差處，尤里的生命，是一個絕不足道的生命，因為他把自己幹各種下流的事而死了。一個呆子的死，但是你們——喂，你們大家都是太呆笨，太淺見了。無法可

以給你們說清楚的了！你們着了魔吧！走回去吧！」

他這樣說了就一直頭前走，在人叢中闖出一條路。

「請不要推！」西吃羅夫怨艾地說，輕輕發出抗拒。

「好無禮的……」有一個人叫着，但他不把話說完。

「你怎可以這樣恫嚇他們？」伊分納夫問，他們已上街道。「你確是個可怖者！」

「假使有任自妄想的青年們常來麻煩你，」沙寧回答，「那我勸你用最斷橫的手段對付他們。讓他們都沒路可走！」

「快樂些，我的朋友！」伊分納夫真詐交半地說。「你想我們什麼好？買點啤酒喝聊以紀念尤里吧。這樣好嗎？」

「聽你便，」沙寧隨便地回答。

「我們一去，誰都要去的了，」伊分納夫繼續說，「我們可到墳邊去喝，一面算記念死者，一面自己取樂。」

「很好。」

當他們重到墳場時，不看見一個活人，墓碑和十字架頑強地樹在那兒，有如默然在期待着。一條可怕人的黑蛇，從一堆黃葉裏突然蜿蜒過這窟。伊分納夫驚跳地叫：「爬蟲！」隨後他們就把空酒瓶，拋在新墓邊的草地上。

第四十三章

「你聽着，」沙寧說，當他們在黑暗中沿着街道在走。

「喂，什麼呀？」

「伴我上火車站去。我要離去這兒了。」

伊分納夫站着不動。

「爲什麼呢？」

「因爲我討厭這個地方呀。」

「有什麼事，恫嚇了你嗎？」

「恫嚇我沒有，祇爲我希望離去就是了。」

「但是什麼理由呢？」

「我的好朋友，不要這樣愚問了。我要離去就是離去了。在沒有看穿別人的時候，則常是覺得是有趣味的。拿這兒的幾個人來說吧。茜娜，或者諾飛珂夫，或者莉黛，他們都可以不至庸俗的。但是呀！他們現在都使我討厭了。我是厭倦他們了。我在可能，總得對他們忍受，但我不能再忍受了。」

伊分納夫看他好一會兒。

「來，來！」伊分納夫說，「你必得要和你的家人告辭啦？」

「也不必他們正是最令我不適的。」

「但是行李怎樣呢？」

「我毋需許多行李。你如願意在花園裏等候，我可到我的房裏把我的行囊從窗上遞給你。否則她們會看見我，會用什麼和到那兒去的種種問題麻煩我。我也不願對她們多說什麼呢？」

「哦！我明白！」伊分納夫囁囁地說，顯出一副送行的樣範，「你去，我真難過，朋友，但是……我能怎樣呢？」

「和我一同去。」

「到那兒去呢？」

「那兒不那兒是沒有關係的。至後我們可再定奪。」

「但是我沒有錢？」

沙寧笑起來說：

「我也沒有錢的。」

「不，不，你還是一個人去吧。學校在後禮拜開學了，我還得走我的舊路去。」

兩個人對眼相視，伊分納夫抑鬱地掉過頭，好像他看到一面鏡裏的影子。

沙寧橫過院落走入屋內去，伊分納夫等候在黑沉的花園中。當他走近沙寧的臥室窗口的時候，足下的衰葉在沙沙地響，沙寧穿過客堂，聽得廊上有人聲，他站下來聽。但是你要我怎麼樣呢？他聽見莉黛在說。她的負氣脆弱的聲調使他駭異。

「我不要你怎麼樣。」諾飛珂夫也負着怒氣地回答，「只不過有點希奇，你自認爲我犧牲，而是……」

「是，是，我知道。」莉黛說，明明在流淚了。

「這不是爲我，而是犧牲的爲你自己。是，是你自己！你還再要什麼呀？」

諾飛珂夫是在惱怒。

「你全不明白我的意思！」他說。「我愛你，因此犧牲了一切。但是你若想，我們的結合，在兩方面總有一個犧牲的，我們怎能在世上一同生活下去呢？你試要了解我。我們能在某個條件上，共同生活下去，這條件是我們兩人都不要爲此事是有點

犧牲。我倆要互相愛，我們的結合才是合理而自然的，或者我們不互相愛，那末——」

莉黛突然哭泣起來。諾飛珂夫驚怒地問：「爲什麼？」我真不懂得你。我又沒說過得罪你的地方。不要這樣哭泣！眞一句的話都不能說了！」

「我……不知道，」莉黛嗚咽着，「但是……」

沙寧繃繃眉頭，走進他的房裏。

「莉黛又走上了這樣的一端！」他想。「假使她投河死了，或者會好一點吧。」

伊分納夫站在窗下，能聽見沙寧匆匆收拾東西的聲音。有紙的聲音，有某種東西落在地板上的聲音。

「你還不來嗎？」他不耐煩地問。

「再等一會兒吧，」沙寧回答，慘淡的臉現在窗上。

「接牢！」

沙寧把行囊立刻遞給伊分納夫，接着從窗上跳出來。

「去吧！」

他們急步穿過花園，花園中是寂無聲息的。閃光的河流那邊，落日的紅光已變得灰淡了。

火車站上的號燈都點着了。車頭在蒸着氣。人們四散亂撞，彼呼此應的。月臺的一段擠滿着負裝的旅客。沙寧和伊分納夫在餐室裏，舉行一個別離餐。

「祝你幸運，和一途快樂！」伊分納夫說。

沙寧微笑着。

「我的旅行是一樣的，」他說。「對於生命，我沒有希望，我沒有要求。至於幸運，到了殘歲終年，也是不可多得的。老和死，那是一切。」

他們走出月臺，找一個清靜的地方舉行告別。

「好，再會！」

「再會！」

不知所爲何來，他們互相親了一個吻，來了一個長的笛聲，火車開始移動了。

「哦！我的孩子！我是這樣愛你，」伊分納夫忽然喊着，「你是我所遇的最真實的人。」

「祇有你是最關心我的朋友，」沙寧說，就笑着跳上火車。「我們分別了！」他叫着，「再會！」

火車迅速地從伊分納夫身旁過去，像沙寧似地決着心去了。紅燈陰現着，接着成爲不動了。伊分納夫悲傷地紅燈的消逝，然後打從燈光陰暗的街道走回家。

「我來喝口酒，澆澆悶，可好？」他想；他走入旅舍，他的暗淡的乏味的生命，也像一個銅錢一樣，和沙寧同去了。

第四十四章

火車中的空氣很窒息，燈朦朧地亮在許多污穢乘客的臉上。沙寧坐在三個村人的身邊。當他進來的時候，他們正在談話，一個半臉在暗中的人說：「你說，百事都壞嗎？」

「不能更壞了，」沙寧旁邊的人說，說這話的是一位頭髮斑白的老人，聲音是很孱弱的。「他們只爲自己打算，全不顧到我們的。你儘盡興地談說，但到了爲利益而爭鬪，常是強者得利的。」

「那麼，爲什麼又要爭吵呢？」沙寧問，他已猜到他們所非謗的事。

這老人回頭看着他，討問地揮揮手。

「我們能做什麼呢？」

沙寧站起來換了位置。他知道這些村人的不中用，祇知過過畜生的生活。對於他們的壓迫者，既不能反抗，又不能剷除的。渺茫地期待着什麼奇蹟會見到，在這種期待中，毀滅了他們幾萬同類，而他們始終祇知過着畜生的生活。

夜了，旅客都已睡眠，而坐沙寧對面的一位商人卻是例外，他正在罵他的老婆。她一蹙不蹙，只是眼睛含着恐怖看看四周。

「你這母牛，等一會兒，我要給你看看！」他叱着。沙寧早已睡着了，忽然這婦人一聲哭，把他驚醒了過來。這人一閃縮回他的手，但沙寧已看出他在虐待他老婆。「你是這麼一個野獸！」沙寧忿極地說。

那人駭得一縮，閃動着細小的眼睛癡笑着。

沙寧抱了疾意走上車後的露臺。當他穿過車廂的時候，他看見旅客我枕你累地躺着。天近破曉，他們的憔悴的臉，在曙光裏現得是鉛色的，各個臉上表現着一種絕望和痛苦。

沙寧站在露臺上，吸着朝氣。

「人是一個多麼壞東西！」他想。他逃避掉，就是只有一會兒也好，打從這混濁的車裏逃避掉。

東方的天際發出了紅光了。最後的夜色，已消失在那邊草原的地平線上了。沙寧不考慮一下，他遺下行囊在他的背後，從翻板跳下去了。

火車發出如雷響的聲音，當他身邊經過，那時他正跌在堤上的柔軟而潮潤的沙上。當他站起來，他大笑着，那車後的紅燈，已經去遠了。

沙寧發出一聲快樂的呼聲。「那是好呀！」他喊。

他周圍的一切，是這樣的自由而寬大。草野廣闊平正地躺在四處。直伸延到渺茫的遠處。沙寧瞭望這廣漠的原野，他深深地抽了一口氣。他於是對着暢快而燦爛的曙光走去，那時曠野現出了活氣，在高穹的天宇之下，披了青藍的神奇色彩；那時候，最初出現的東方光線，撩亂他的眼，沙寧覺得好像在前往，前往去會太陽了。



足本世界文學名著

▲內容有趣
▲百讀不厭
▲譯筆暢達

一英國之部

英國小說集 三
沙氏樂府 四
金銀島 四
雙城記 七
鐵工馬南得 三
維克妻致函傳 三
撒克遜劫後英陸 五
塊肉餘生 印
魯濱遜記 四
魯濱遜漫遊記 二
愛麗思漫遊記 二
愛麗思鏡中遊記 二
格列佛遊記 二
佛蘭克林 三
小公子 三
潘拔德 三
水嬰孩 一
壁絲姑娘 六
天路歷程 一
鄧肯自傳 三
全河王 一
黑女尊神記 二

一法國之部

女性的禁治 二
魯濱遜故事 一
玫瑰與指環 一
亞德王故事 一
魯濱遜 一
鐵信 一
馬克白 三
爭門 三
哈夢雷特 三
該拉大將 三
人與超人 二
少奶奶的扇子 二
莎樂美 二
亞瑟丈夫 二
英國故事集 二
法國小說集 二
法隱記 五
俠隱記 七
橫俠隱記 三
茶花女 三
悲慘世界 三
苦兒流浪記 四

一德國之部

苦女努力記 六
田園交響樂 二
虛誕德德 四
菊子夫人 印
聖安東尼之誘惑 三
卡門 二
愛與死之角逐 二
德國小說集 三
百慕三戰事 三
戰爭 三
格林童話集 五
高夢勃 一
沉鐘 二
少年維特頌 二

一其他各國

木鏡遊菲記 四
北歐小說集 三
弱國小說集 三
日本小說集 三
唐吉訶德上 七
唐吉訶德下 七
青島 印
安徒生童話上 四
安徒生童話下 四
瑞士魯濱遜 四
天方夜談 三
伊索寓言 二
放浪記 二
鄒拉 二
父親 二
羅馬故事集 二
希臘故事集 二
日本故事集 二
印度故事集 二
西藏故事集 二

上海四馬路二八號 啓明書局 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能効修自進增 度程文英高提

英文自修讀本

英漢對照 華文講解 無師自通

本書係供給學

生課外閱讀及自

修之用，語體說

明，華文註解，

英漢對照，讀者

自修，有無師自

通之樂，無檢查

字典之勞，打破

歷來閱讀英語枯

操之成見。

泰氏英文法 [附習題] 一元四角

Tanner Correct English

新中國 (對照本) 一元四角 (英文本) 六角

天方夜談 (對照本) 八角五分 (英文本) 六角

泰西三十軼事 (對照本) 八角五分 (英文本) 五角

泰西五十軼事 (對照本) 七角五分 (英文本) 三角

伊索寓言 (對照本) (英文本)

英語之門………四角五分 英文新聞紙讀法………五角

自學英語會話………三角 英文中譯法………三角五分

活用英文法………四角半 英文造句與作文………四角半

英文法表解………四角 英文應用文寫作………四角半

常用成語 350 字………三角半 英語一月通………三角

常用英語 2000 字………三角 英文作文範本………三角

局書明啓 路洲福 號八二三

名家作品一翻家名

人餘百一家作 國五十三別國

三十五國短篇小說選

包羅世界文壇作家

彙集近代不朽名作

本選列為選集世界短篇名著之專集，凡近世世界名家短篇小說，無不收入。內計各國代表作品，其數目之豐，雖難枚舉，但選擇力求其精。除人書，收錄之，得與世界文學之流，及現在之趨勢，每篇之前，皆附有作家之小傳，使讀者得知作者身世與其作品之影響，不但可作一部世界文學史之參考，且可先出小說及新詩選等十二部。本選用德國報紙三十二開六本精印，分裝十二厚冊。

百萬餘言 一千餘頁
洋裝十二冊 每冊三角

合購全部特價三元

譯述者

魯迅 周作人 曹遠白 伍光建 徐蔚南
胡東 茅盾 王雲五 徐志平
黃源 趙景深 張資平

英國小說名著 (一)

日本小說名著 (七)

法國小說名著 (二)

南歐小說名著 (八)

德國小說名著 (三)

中歐小說名著 (九)

美國小說名著 (四)

北歐小說名著 (十)

舊俄小說名著 (五)

弱國小說名著 (三)

新俄小說名著 (六)

新俄詩選名著 (三)

上海四馬路啓明書局印行

兩本效率最高修學工書具

三 種 檢 字 法

(1) 查檢字數 (2) 四角號碼 (3) 部首檢查

啓明
字典

本字典內容充實，收集單字一萬五千，凡新與詞語盡量加入，且注音正確，解釋詳明，檢查便利，為其他同等字典所不及。附錄中各科參考表等十餘種，完全切合實用。

精裝一冊

實價一元七角

啓明
辭林

本辭林材料新穎編制得體，內容豐富。單字一萬五千複詞約十萬，包括各科名詞，重要人名地名及流行較廣之俗語詞，及新名詞，解釋明白簡簡潔末有各科參考表十餘種，適合中學以上程度之用。

精裝一厚冊

實價四元

各書局均售

啓明書局印行

上海四馬路三百八十八號

中華民國廿九年六月七日

沙 寧

Sanino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三版

內政部註冊執照警字第七九二〇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贈送

實	價	一	元
原	著	M. Artzybashev	
譯	述	周 作 民	
發	行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本書編號：118

57

712247

